拾德

第一三六期　五十年八月號

西德魯爾工業區素描

1.

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四六號

經辦局日戳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台幣

管理局日戳

手續費 角 元

經辦員 局長

本聯由經管理局存查

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戶

臺灣劃儲第 二五八七 號

拾穗月刊社 左營郵箱第四六號

經辦局日戳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台幣

訂戶姓名訂號地址

手續費 角 元

經辦員 局長

本聯經管理局登帳後寄交帳戶

請用德士古潤滑油

德士古公司出品潤機油適應各種機件急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拾穗暑假優待訂閱

自五十年八月一日起
至五十年九月卅日止

訂閱拾穗全年一份或半年二份者

送贈

春閨夢裏人
蕾綺表姊

（兩者任擇一種）

訂閱拾穗二年一份或全年二份者

送贈

白衣女郎
朱門恩怨

（兩者任擇一種）

※訂閱價格※

半年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元
二年廿四期一百元　三年卅六期一百四十元
（請利用背面劃撥單訂閱，國外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致讀者

經過十七個月的連載，以美國梭尖油田的開發爲題材的長篇小說——「大地的狂熱」——終於在本期結束了。「大地的狂熱」是一篇動人的小說，但它却也是一篇最眞實的美國石油工業開發史。美國的石油工業多年來執世界的牛耳，但在它的石油開發史上，梭尖油田區確實是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現在這一篇小說便以細膩的筆調寫出美國早期的油人們是怎樣地用血和汗造成了這一塊里程碑。自由中國正逐漸地在走向工業化的道路，國人也逐漸地對工業予以重視，所以我們相信這一篇小說是非常值得向讀者推薦的。「大地的狂熱」即將列爲拾穗譯叢，作爲單行本出版，請讀者們注意本期的預約廣告。

自下一期起，我們將刊出另一種連載的長篇小說，題目是：「衆目睽睽」，這是一部描寫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地下間諜組織反抗德軍的故事，極爲引人入勝，但故事却又極端忠實，並非憑空虛構。

這一期我們願意向讀者介紹「我是瑪格麗特公主的廝役」一文，它忠實地報導了英國皇宮中的珍聞秘史，因此在英國禁止出版，英國皇太后爲此向遠位小廝提起訴訟。我們覺得這是炎炎溽暑中可以一讀的消閒小品。

目錄

風土遊記
- 西德魯爾工業區素描……九五
  西德魯爾工業區於戰後復興已呈顯了它那欣欣向榮的新面目。
- 我是瑪格麗公主的廝役（上）……一
  公主的親信男僕寫出了英宮的回憶錄，引起了英國皇族的軒然大波。

珍聞秘史

太空知識
- 太空飛行與太陽系的測量……五二
  怎樣利用太空航測出地球與太陽的距離。

歷史故事
- 美國開拓西部史話……三三
  從愛尋皮毛的獵人到西部的牛仔，這裡告訴你美國西部最精彩的故事。

戰爭武器
- 從最高決策談國家興亡……二一
  英國二次大戰中兩件戰爭武器的最高決策故事。
- 日本投降始末……五九
  十六年前的本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內幕珍聞。

工程科學
- 躍進中的電子科學……六八
  最新電子科學的發明和應用。

醫藥衛生
- 偏頭痛與外科醫師
  杏林病刼親歷記之（十五）……七七
- 特殊感覺器官—認識我們的身體第八篇……八一
  嗅覺，視覺，聽覺，觸覺……

傳記人物
- 左輪巨子考爾特……八八
  他是個改良家，推銷家以及非常精明能幹的商人。

和平之聲
- 饑餓之友—介紹聯合國特殊機構之（七）……四五
  介紹糧農組織。

音樂藝游
- 室內樂（二）……一〇一

短篇小說
- 腐畫……一〇八
  她急忙地奔到育兒室，取下了一幅極幼稚的油畫。
- 無語問蒼天（下）……一二〇
- 紳士淑女……一二九
  他們是一對標準的紳士淑女，但在畫室中却是最蹩脚的模特兒。
- 紐約大都會傳奇之（六）……一四七

長篇連載
- 大地的狂熱（十七）……一五三

拾穗專欄
- 名曲唱片……一七一
- 西書評介……一七五

中華民國五十年八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張明哲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六號

經銷處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 六期三十元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國外訂閱每期另加郵費新台幣四元。

零售價目：

台幣六元 美金三角六分

港幣一元五角日幣一二〇圓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書

封面介紹

西德魯爾工業區素描

魯爾工業區的杜易斯堡，位於魯爾河入萊茵之口，它擁有二十個碼頭，是世界內河港口中的最大港口，每天有三百艘船隻在此進出。

我是瑪格麗特公主的厮役

大維・約翰・潘著

何毓衡譯

大維・約翰・潘係公主親信男僕。在公主下嫁薩士前解退，並爲文報導此位國際頭條新聞人物及世界均感興趣的公主宮生活。特別是親眼見到公主與湯生上校最後的分袂，以及婚前那些能一親芳澤的護花使者玩樂情形，夫婿薩士進入宮中。言行等等。英國法庭已頒令禁止本文發表，甚至母后伊利沙白也一反皇家常規史無前例地向法院具文起訴，與這個僕人起來。告他有違入宮工作時所簽署的承諾：不得撰寫有關宮內的見聞。但潘也有理由，認爲：該項承諾僅在宮中任職期中始有拘束力。——譯者——

新書預約

大地的狂熱

每冊定價二十元　預約特價十二元

本書是一部文筆生動細膩的小說

具有歷史價值

預約期限九月十五日截止

款付各地郵局〔二五八七〕劃撥戶

新書出版

高忠實度與立體聲

(Hi—Fi談叢增訂再版)

每冊定價十二元　訂戶七折優待

愛好音樂人士不可不讀此書

愛玩電唱機的朋友不可不備此書

款付各地郵局〔二五八七〕劃撥戶　小額郵票十足通用

我曾經在不列顛新聞主管羅塞彌爵爺處服務了約一年，便從朋人的「後門」消息中，聽到克勞倫斯宮裡瑪格麗公主手下有個空缺。

寫了封求職信後，便接到瑪格麗公主宮中亞當戈登爵爺約見的回信。他再看了一遍我寫的那封信，又問了問我在侍候餐膳與侍候人方面的經驗，戈登爵爺最後這樣地說：

「我想你得到瑪格麗公主隨身從僕這個位置是沒有多少問題的，」他又說：「你個兒高，機伶，又有執行將來職務時所需的風度。」

聽了這話心裡有些兒忐忑，想不到一見面他就告訴我可以得到這份差事。亞當爵爺繼續告訴我，對公主的稱呼，我一直是稱她爲「殿下」的。

瑪格麗公主

我並沒有想到在公主手下服務的待遇如何，但是戈登爵爺把這事提出來。「你的基本週薪是五鎊十先令（合美金十五元四角）。而所得稅，國家保險金自然得從其中扣除。」我與這位財務主管談了約半小時，在我告辭之前，他問我：「你能有空留在這兒吃飯嗎？」我告訴他可以的。於是他說：「既然如此，公主殿下在今天下午二點半接見你。」

他伸去按了按桌上的電鈕。幾秒鐘，母后的僮僕在門口出現。戈登爵爺站起來伸出手：「謝謝你，潘。希望你走運，同時在宮裡工作時快樂。」

午餐以後，我被引到餐具室，在那兒認識了年高六十二，在宮中服務了四十年的傑克•金甫先生。

他是個極爲爽人物，從一見面起我和他就很談得來。在他的辦公室聊了有四十五分鐘。明顯地他是非常喜愛公主的。最後他看了看錶說：「我想是去見公主的時刻了。」

金甫先生領我走過了幾條走廊，到達了公主私用起居室的門口。我們走過了那扇門，但在右手的第二扇門，金甫先生站住。他朝我轉身並且點點頭，再輕輕地敲門。緊張地我拉拉領帶，清清嗓子。

裡面一個細小的聲音說：「進來。」

金甫先生推開門，第一次我在公主前面出現。

金甫先生說：「殿下，這是潘。前來見您的。」

以前我也見過公主幾次，那不過是羣衆中的一個普通人。可是現在就在我的眼前，一個嬌小可愛的身材，冷靜而完全輕鬆。我審視她的臉，其容貌不是千百個報紙和雜誌的攝影記者所能照得像的。瑪格麗，二十九歲的美貌佳人。

她的臉並沒有厚施脂粉，是由一個專家——她自己來化粧，她的雙眉經過了眉筆的潤色，唇膏塗得很勻，甚至在嘴唇邊隆起了愛神的箭弧。但最動人的還是那對極大而深藍色的眼珠，在她開始了迄今仍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談話時，向我閃爍着友誼的微笑。

她整理了一下穿着絲襪的膝蓋上的長裙，說：「現在，潘，你告訴我所有你從前所做過的事。最後你是在那兒。」

我應道：「殿下，我是羅塞彌貴爵爺的隨身侍僕。」

「你在那兒作了好久？」

「一年，殿下。」保持這樣不斷地說「殿下」，我應覺得太誇張了點，但是我記住戈登爵爺的話，繼續這樣稱呼她。

她繼續說：「你在他那兒做些什麼事？」我回答：「殿下，工作是侍膳，候侍起居，清潔銀器。」

公主點點頭。在談話中她用一枝長的金煙嘴在抽煙

。現在她傾身向前，佯作莊重地把煙灰彈到左手小茶几上的銀質煙灰缸內。

「我知道你在皇家陸戰隊中服役過。」

「是的，殿下。我服務了五年。」我回答。

她往後靠回去：「到過些什麽我方。」

我的手抓攏來又鬆開回答道：「殿下，最遠我到過加拿大，美國，和西印度羣島。」

思考地她噴出一口煙，再看看我說：「我很有把握，戈登爵爺已經向你解釋過你在這兒的職務了。」

一陣喜悅，我說：「是的，殿下，都已交代過了。」

說到這兒她忽然站起來，把煙嘴放下笑了笑：再一次伸手和我握着說：「好，潘，我希望你在這兒替我工作時能愉快。」力圖抑制興奮的情緒，我躬了躬腰，向後退了一兩步轉身朝門走去。

她又說了：「啊，等會。你的名字是什麽？」「大維•約翰，」我說。公主又問：「那人家普通怎麽稱呼你？」我回答是：「殿下，我喜歡被稱爲約翰。」

「很好，就這樣了。」

我離開了房間——那個後來我熟習了每一個細微末節的房間。牆壁漆成淡綠色，白色的頂，淺灰色的巨幅地毯。在壁爐前舖了一張小的淡紅灰藍色的波斯地毯。我並不認爲這種室內裝璜是出乎瑪格麗自己的選擇，但事實如是，何況，這時它是母后的家，公主不過是分享者。

對着奶油色的門是兩扇窗，外面是花園，覆着樹蔭的散步場，再遠看到聖詹姆斯公園。其中左邊那一扇窗是法國式的，打開到一個小陽台。兩扇窗都有落地双層窗簾，裡面是白色網紗，外層則是厚的淡色紅緞。

兩窗之間靠着牆是瑪格麗公主的書棹和一張彎脚的輕質座椅，上面有綠白相間的椅墊。

棹子右邊有兩個小的相架，一個是查理王子，另外一個是公主安（都是英后的兒女）。中央在墨水架後面豎了一個高約十吋木質的十字架上附有象牙雕刻的耶穌像。

靠近法國長窗在房間左邊遠處角落是一張圓棹，總堆着些英國，美國，歐洲大陸出版的最新雜誌。挨着左邊牆有張普通的粉紅罩衣的長沙發，兩邊各有茶几一方，及一把扶手椅。門的左邊角落另外有張圓棹，立有一個公主半身雕像係由大理石鑿成，高爲二呎六吋。

右側門後，是具身歷聲唱機，放在一個裝有幾百張艷色封套的唱片櫥上。

我從後門離開了克勞倫斯宮；穿過天井回到羅塞彌爵爺的家。難關算是過了。整個事回想一遍，謀職的事

樣樣都做得好，心中甚是愉快。

星期天下午，把私人行李都裝在兩個已經相當陳舊的箱子中，提進了克勞倫斯宮。這時宮中幾空無一人。公主和母后都到文澤的皇家別墅渡週末去了。餐具室中一個下手接過了箱子，領我到了我自己的房間。

那是在一樓宮後面的老房子，推窗而望是天井，及克羅西斯特公爵所住的約克宮。下手把箱子放在門裡的地上便離我而去。

我以驚奇的眼光瞧瞧房子四週，身子靠在關好的門上點燃了支煙。這帶蛋黃色的粉白牆和天花板，使我立刻想起了苦修和尚的斗室。引起了這兒非久留之地的意志銷沉的觀念。

幾天以後，我知道與我分享這間小屋的還有三位客人——公主的愛犬。在我上班的第二天，管家金甫先生告訴我：「你看到你公主的三條小狗嗎？」我縐了縐眉說：「是的，我看到它們在宮裡各處跑。爲什麽？」

「很抱歉的告你是這兒並沒有犬舍，同時你的公主又不讓它們呆在她臥室裡，於是它們要跟你同房了。」

我只好說：「那我眞該死，沒有三條狗我已經轉不過身來了。」但這也無所謂，反正是要和它們住。我聳聳肩前往地下室的行李間去取它們的三隻籃子。我把一個放在靠床尾的牆角，一個放在牀頭，另外一個要另找地方，那只好塞在床舖下面了。

日子一長也就慣了，祇是房間裡老是一股狗窩的味道。替它們其中的兩隻——細麗罕•尊尼和庇品洗澡也是我日常工作之一。這項任務做起來常是最有興趣的，但是這些家伙一等我把它們都洗乾淨，馬上又逃到花園裡泥地中打滾去了。

第三條狗是黃白色的長耳西班牙小狗名叫羅莉，是公主最心愛的，也總是親自替它洗澡。事實上，這頭小犬就在公主臥室隔壁的皇族浴室中洗浴的。

在我到克勞倫斯宮的第一天，金甫先生告訴我去攝政街一家指定爲皇家從僕作制服的裁縫店量身。又一次我的幻想破裂。在我的想像中皇家從僕的衣服量裁都是精細的，但全部量身過程只花了十分鐘，裁縫以漫不經心的態度大略記錄。

當制服送來，我拿到寢室裡穿上這粗嘩嘰的上下兩件頭制服。褲子太大像袋子，領口又太小，只好坐下來把銅鈎和扣眼放出來。這樣才能呼吸和勉强可以見人。

這種號衣最可惡的是材料最容易惹上狗毛，纖維的絨，和灰塵。然而服裝上配的肩章，左胸前的皇家暗記，使我覺得有種宮內人物的感覺。

接下去的一個禮拜，大都是種日常例行工作。讓我告訴你瑪格麗公主每天生活如何。

自然克勞倫斯宮的活動是在公主起床之前早就開始了的。對我而言，如向前述是由狗開始。每天第一項差事是牽狗出去散步。再就是去大門的警衛室去拿公主的報紙，把報紙拿回放在餐具室之後，便去傳達室取郵差所留下的公主信件。報紙和郵件整理好放在公主早餐托盤中，與其他的僕人坐下來用早餐，爲時八點十五分。

八點三刻開始監督公主殿下早餐的準備工作。把那木質的普通餐盤舖上白布，從地下室的廚房中取出她的早餐。公主每天早上總是吃同一樣的食品。包括一盤新鮮水菓——香蕉，葡萄，一個橘子也許一個梨，別的東西她是從不吃的，常常連送上去的東西碰也不碰。回到餐具室，我給她在黃白色瓷壺中沏上一壺淡的中國茶。

九點，一切就緒，端了木盤從餐具室進入了皇族電梯。這具電梯除了我自己和母后隨身男僕之外，其他佣人是禁止使用的。電梯送我上了二樓的公主臥室。電梯對面有門兩扇，由母后衣着官和公主的衣着官綠碧，戈登夫人住着，後者爲蘇格蘭人，年有四十，隨侍公主已有二十三年。

沿着牆再往前走和門同側是兩個高衣櫥，裡面是戈登夫人替公主保存的大批衣服。衣櫥之間有扇門通公主的浴室。走廊的最末端在同一邊是公主臥室的門。

這門外放有一個低的四輪推車也就是我放早餐的地方。安頓妥貼，我回到戈登夫人門口，敲敲門同時告訴她：「早安，早餐送上來了。」

戈登夫人領着我們走到臥室門口，她不等裡面應聲，推着放了早餐盤子的輪車進去，把它停在床的右邊，也不和公主說話就拉開窗簾。

但是如果我的公主有約定事項待辦，那她必須早起，我常聽到戈登夫人强硬地說：「瑪格麗，是起床的時候了。」

戈登夫人把昨晚公主穿過的衣服，加上亂丟在四處的鞋子，打火機，煙嘴和其他東西都搜集攏來。鞋子，打火機，煙嘴交給我帶回餐具室，那兒我存有清潔用的刷子和擦鞋工具及各色鞋油。她的鞋全是手工精製的，沒有大小印在上面，我猜大概是五號，因之清潔起來也並不費事。打火機刷乾淨以後加油，煙嘴要通洗。

這些做好，便整理她私人信件送到她的起居室放在書棹上，報紙是隨早餐盤子送上去了的。這時我在她的起居室中，要澡花，撣灰，整理，把昨夜用過的髒杯子和銀質酒盤帶出來。這就已經到十點。下一個鐘頭我的工作得要跑遍整個克勞倫斯宮。十一點要是瑪格麗公主

仍在的話，我便從廚房取一玻璃罐的鮮橘汁送到起居室去。

在這兩小時之中，公主躺在床上聽收音機和看報紙，一成不變地她是把看過的報紙隨手棄置，床上有，地上也有。

十一點剛過，我常帶了她的鞋子，打火機，煙嘴去她的臥室，戈登夫人會把公主早餐的車推出來讓我收去。因爲公主有在床上抽煙的習慣，那麽在碟子裡留有一二根香煙頭並不足爲奇。

當作這類工作時，我知道了公主與戈登夫人間的關係是如何地親密。她們是互叫名字的。戈登夫人也是唯一能稱公主殿下爲「瑪格麗」的從僕。常常我聽到公主從浴缸裡這樣地叫：「綠碧，妳忘了我的洗澡粉」或是：「綠碧，今天妳給我穿什麽衣服？」有次我甚至聽到她叫：「綠碧，我眼睛裡弄進了肥皂。」綠碧便趕忙去幫忙。

自然從公主還是六歲的黃毛丫頭的年齡，戈登夫人便和她在一起，關於她對於衣着及化粧上的建議，公主總是接受的。戈登夫人把配衣服的鞋子等選出來放在床前，除了極少數幾次例外，公主在那天早上總是穿上的。

公主對於衣着的觀感是無懈可繫的，當我在約十二點半遇見她下樓時，總是梳洗美麗，容光煥發。白天服裝換下來，不是送到洗衣作清潔或燙平就是掛回到衣櫥中去，也許一掛就是六個月方始再穿。一件服裝再穿乙次之後，可能就送到某個慈善機構去了。我個人有幾次也携帶了那牛皮紙包的衣服或其他穿戴的物品送往「好人遭難救助會總辦公處」——這機構是照料那些因死亡或身體受害而遭受金錢困難的社會有身份人士的。母后便是贊助人。

晚禮服公主也是一樣，大約只穿兩次，每次穿過以後便送回原店修改，翻製。我也和其他人一樣總認爲公主是世界上最時髦的女人，世界每一個時裝店都會大量供獻其產品。但當我發現公主所穿的一針一線都是自己付錢的時候，實在驚異不止。這件事是戈登夫人引起我注意的，有一次我在她房間歇脚，她正忙碌地清出一件服裝給公主穿了赴一個少女初次舞會。戈登夫人取了那低胸淡藍色禮服貼在自己身前照照鏡子。

「這可花了不少納稅人的錢了，」我說。

戈登夫人却狠狠地回答：「公主穿衣服自己花錢。人們都不瞭解的。」

公主的奶罩，睡衣，毛巾是由宮裡指定的洗衣店洗的。他們每天到後門來收髒衣籃。公主的貼身內衣則由戈登夫人自己洗，常常掛在一個小電爐前烘乾。她選中

有花邊稀薄的白色尼龍內衣。

每天早上，戈登夫人親自携着一套乾淨內衣送進公主的浴室。總得半小時，公主才洗完澡回到臥房。穿上衣公主走到梳粧台前坐下來開始化粧和做頭髮，這都是自己動手不假旁人之勞的。即使外出參加大的宴會，她也是親自美容的，施粉，擦口紅，畫眉，塗眼皮。她用兩把大銀刷子的一把來梳髮。只有一次赴國宴時，才將她的美髮師叫進宮來。

在通常的日子，我自己在正午時吃午飯，到十二點三十分，沿着走廊到達電梯口候着公主殿下下樓來。她是非常守時的，我候着是爲的怕她在進餐前另有吩咐。一般情形她總是笑容滿面地從電梯內出來，招呼道：「早，約翰，今天天氣如何？」或是「請你跟我到起居室來。」

就在這每天早上初見面時刻，我能把公主的心情猜出來。有時候晚上睡得太遲，那她就沒有那種好脾氣，大步從電梯中走出來，一語不發朝我瞟一眼，大踏步進入起居室，砰的一聲把門關上。這種情形之下，我就會回到餐具室候她按鈴。這種情形之下，也就是她會叫我在送她的橘汁上去的時候加一瓶伏特加酒。把她最喜愛的這種飯前酒喝下去，好像平了一些氣，很快地她又回到經常那種樂天的個性。

我發覺得她壞脾氣的日子很少。瑪格麗公主是我知道的最甜的人物，替她作事總使我感到快樂。普通我常在她身後二三步跟進起居室。在房子裡她是任何話都說的。有一次我外宿假後清早才回宮。公主笑笑，仔細地朝我瞧瞧：「約翰，今天早上你看起來好累。晚上太晚或者早上太早？」

我悲哀地回答：「殿下，怕是說對了。覺得躺在晒衣竿上都睡得着。」

她笑了說：「噢，誰都是一樣，我有時也享受一點這種樂趣。」

此次以後，我和公主大家都熟習了，凡是受夜間睡得很遲的影響時，彼此常交換歪臉色。

這種時候，她常常對前夜之事作點評論——特別是看過戲之後。她喜歡戲劇，也是個有見地的評論家，如果她自己覺得好，總會極力介紹我去看。有許多次公主走到書棹旁拿起一兩張電影或是戲劇票交給我說：「這兒，約翰，喜歡要嗎？」有回由於公主客氣，我看了一場「西邊的故事」，她自己竟看了四五次之多，我可以想像是那種擊搗的音樂韻律和狂異的舞瘋迷了她。

差不多的早上，在公主急翻她的棹上日記看有什麽約會。等我接受了她的交待之後，已經下午一點鐘，那時，公主已經看完她的私函，沿着她起居室的走廊走入主走廊。已在她的對面的房間，陪伴公主進午餐的宮中人物已候齊，包括女侍官愛麗斯皮克；亞當戈登爵爺；新聞秘書約翰•桂芬少校；母后之女侍官及母后之私人秘書馬丁吉利特上校，這些人都站在室中自斟自飲候公主及母后駕臨，這間房名之爲晨室，是個大房間，二十四呎長，十六呎寬，陽光充足及空氣流通，淡藍及奶油色的木器也是風雅的。

等公主及母后駕到，男仕中的人會給公主及母后各奉上一杯琴酒。一杯酒的功夫，侍者報告請在圖書室中用餐並推開拉門，這時我已早在室內恭候了。由母后及公主頭先，大家走進圖書室，在中央大圓棹邊各就各位。午餐閑話涉及參加即將來臨的各種節目，公主常以詼諧音語批評她已參加過的節目或遇見的各色人物。這常使母后用：「啊，瑪格麗。」來止住她。

依利沙白母后

有時政治參與到談話的內容中來，母后和公主都急忙地轉換題目，對政治不發生興趣是她們的傳統。午餐是大銀盤遞送，席上男女都自擇其喜好。瑪格麗總拿很多的肉，對於洋芋和甜食却不上嘴。

約在二時十五分午餐完畢，瑪格麗回到起居室，記日記寫私信或者檢照片貼相簿。這本豐富的皇家家族相簿，都是在別墅中親友家中她自己所照。許多是狗的照片。

公主並利用這餐後閑暇來練習她自己所寫的參加官方典禮的演講稿。下午我常保持與她連絡，看看起居室中有什麽我可以做的事。常常我正趕上她在練習演說，從室外我就聽到那細小的聲音。第一次我發現她在背誦，叩門而入進到起居室，她手中拿着打字機打的講稿，上下的走着。稿子擧在胸前頭昂着，那是公主準備去主持醫院擴建典禮的。我低着

頭在整理插花，清潔她的書棹，她仍然走着唸着。走了一兩分鐘到壁爐前止住，轉身過來說：「現在，我能爲這個建築主持揭幕深感愉快。」她手拍了下問我：「聽起來怎麽樣，約翰？」

我回答：「殿下，完美極了。」但她好像並不爲動。

她滿是沉思地回到書棹，用筆槓去一些句子又回到壁爐。這一次她大聲了點：「現在我以極愉快的心情來宣佈這個偉大建築的啓用。」我聽到她自己嘴嘴說：「好一點。」

大概是四點三十分，我用白布墊的托盤送上公主的下午茶，放在屋子中央的小棹上旁邊擱一把椅子。普通這是一壺中國香茶，一盤三明治，二三塊蛋糕。她差不多都是一個人單獨吃下午茶，奇怪她不去陪同也是單獨的母后。

一小時以後，她乘電梯回到臥室，作她當天第一次，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換裝。

有時她獨自一人消磨整個的黃昏，這種情形我常發現她躺在長沙發上，脚擱得老高，鞋子踢得老遠。有次我還記得進了房間發現她是這樣：直直地睡在長沙發上，頭枕着兩個繡花椅墊，深色的頭髮散披在臉上。眼閉着在聽音樂——一張剛發行的長唱片——她那金的長煙嘴在如夢地隨着旋律而起伏。

她穿着午夜藍色綴有金扣的下午裝躺下，小腰身，大裙子，眞是美極了。她僅淡抹脂粉，低領口上露出來的双肩在柔和的燈光下反射着絲織品樣的光采。旁邊咖啡棹上有杯半空的威士忌。銀質煙灰缸中有三支吋長的煙蒂。

看到她這種心緒，我機敏地忘掉進房子裡來的任務，悄悄地退了出去。如果她不外出，在八點鐘我把簡單的晚餐送進去放在咖啡棹上，她常常豎起一本卒裝艷色封面的小說伴着她吃飯。

夜間十一至十二點，她按鈴叫我吩咐道：「我去睡了，約翰，把你的狗牽去，你也睡吧。」

說完她走進臥室，我也就牽着那蹦蹦跳跳的皇室小狗們回房安歇。常常我睜眼想就在這個建築物那邊五百呎外，我的公主也在準備睡覺。

我想告訴你們一件雜差，後來簡直成了我在克勞倫斯宮中的一項例行公事，做起事總令人新奇而有趣。進宮來不多日子，我就知道第一個經收公主私人函件的竟是我。也是我從這項工件中知道公主對這部份的外邊人非常討厭，特別取了個外號叫這些人做：「自作多情人物。」

這些人寫請求信——求見或是對他們家庭或財務困

難予以援助。外加上一個星期總有十來封從男人來的求婚信——好多宣稱他們是富可敵國。可供給她一個終生以奢侈生活。

最惱人的也許是那些寄到宮裡來書明我的公主收啓的小包裹。有一陣子公主一定要親自拆開過這些包裹而發覺其中物品，因爲我被派分檢她的函件不久之後，她叫我去以一種痛苦而討厭的聲音告訴我：「約翰，不論任何情形，凡是你事先沒有仔細檢查過的包裹不要送上來。如果你認爲有問題的東西就處理掉。」

我不知道她當時用意何在，只應道：「是的，公主。」但不久我找出眞像來了。幾天以後，這些包裹其中之一寄來被我打開。令我嫌惡地竟發覺那是一套稀薄似膜的內衣和一個建議的紙條。

每天早上，我坐在餐具室角落的椅子上花半小時的功夫替公主分檢郵件。平均二十多封信函之中能找送到公主起居室的書棹上的也不過只有五六封。爲了協助郵件分檢工作，我把那有案的多情人物的信封及郵戳留下分檔以便和新進的信件相核對。祇是那些眞的信我一眼都看得出，公主所有朋友寫信給她時都有種暗記。這些我會送到起居室去，整齊地——沒有拆開——一疊放在書棹的吸墨紙上。

那些多情人物想與公主接觸，寫信自然不是唯一的方法，還有電話。一個星期總有十來次，焦急的總機接線生會打電話來問我：「公主認不認識××先生？」有時候竟是遠自非洲或美洲來的長途電話。有時候他們以親戚身份自居要求親身與公主談家務事。這時宮中便會鈴聲嗡嗡，急詢公主女侍官皮克夫人是否公主知道有這麽一位姓名的人。

要是打電話進來的人明顯地證明爲一個「多情人物」，那麽總機或者門房值勤警員就會回答：公主不在宮中，並建議不必再打電話來。要是證明爲她所熟識朋友打來的話，那麽就接到公主的臥室或起居室去，也像平常的女人一樣話匣子打開，東長西短地會花上半小時功夫。

「自作多情人物」中有一個公主是悅意的。在我與公主服務期中，他像時鐘一樣地準，每逢星期一早上他打發信僮適當地送一束花來。並附上一張簽名爲E的條子，上書「敬致愛忱並祈福祉。」這話也從來沒有變更過。

這些花總放在她起居室中，有件小事却註明了他對這種無害却高雅的舉止是如何的喜愛了。那是我們從文澤的皇家別墅回來的星期一，公主行裝甫卸便下到起居室來，欣賞室內的花。我是因爲給她送信才到屋子裡來的。她突然雙眉緊促又仔細地瞧瞧屋子四週說：「約翰

，我那位自作多情朋友送的花呢？」

直到那時我還認爲署名E的是瑪格麗公主的密友，因之並未把他列入瑪格麗的自作多情人物名單中。當些我面有疑問地問：「殿下，您指的誰？」

「約翰，當然是那個E，」她愉快地說。

「殿下，今天早上怕沒有送來。」我告訴她後，她那小脚一蹬突然地說：「什麽意思沒有送來，星期一早上總是有的。」

我那時還有點迷糊而問道：「我得請您原諒，殿下，我總以爲那花是伊利沙白夫人所送的。」

對這句話瑪格麗笑了，她說：「才不是，E是眞實的——我最好的自作多情的朋友。」於是她告訴我：「去替我找找看。」

倒是相當地守信，花像平常一樣地送達，只是我那天也去文澤，戈登夫人收下了那一小把含羞草與水仙花的花束。把它們擺在公主的臥室中。

對於我那位可愛公主依舊身無所屬的事實，使我替她悲哀。雖說曾經有過湯生上校，直到現在我還覺得她還沒有能從那心碎的愛情厄運中復蘇。在公主，上校，母后的最後分袂時——我也在場。

整個的這件事使我感到意外。對於最後一面的安排，也是那天下午才有所聞。當公主召我到起居室——臉上顯得容光煥發，春風滿面——以愉快的神色告訴我：

「約翰，今天我在等一個特別的客人來這個房間與我進下午茶，預備三份，因爲母后陛下也參加的。」

最後一次進宮的時湯生上校

「什麽時間我去大門候客人？」我問。公主看看她的錶回答說：「四點半，」後來又加了句：「他是守時的。」

那個下午我還沒有警覺到我是在準備瑪格麗公主生命中一個最沉痛的場面。在起居室的中央我擺下了橋牌棹。

一切就緒……

最後我刷乾淨了制服，在敞開了的前門旁就位。正如公主所預言——四點半——那扇巨大園門向後拉開，一部由綠衣車夫所駕駛的轎車，越過庭院在階前數步停住。我移步向前到碎石道上拉開後邊車門。使我驚異不止的是我認出了這位高而晒黑了的人物竟是彼特，湯生。

我又奇異地發覺瑪格麗和母后並沒有在起居室候着，大概她們聽到車子開進來的聲音，隨着湯生之後在轉角處看到母女二人沿走廊來迎。

他們都向前走了兩步，她的手抱着他的闊肩而親吻。他們眷戀地擁抱了幾秒鐘。湯生摟着她的腰。公主抬起頭瞧着他說：「噢，彼特，」停了一會：「看到你眞是不可思議。」

她那深藍色緞料衣服在她退後時碰着他，她不自覺地用手去整理裙子。在她這種令人瞭解的興奮情緒中，瑪格麗公主一反皇家常禮竟捨在母后之前第一個去迎客人。依皇家的規矩如果母后在場，她是家族的長者，那總是她第一個去歡迎客人。這次，伊利沙白母后一點也不以爲意，甜蜜地微笑着。

瑪格麗朝母后微微一欠身，並給湯生一個留意的注視往後退。母后抓住湯生的手有幾秒鐘，然後才說：「彼特，隔了眞有好久了。你能再來眞是好。」

湯生顯出注意的神色，以幾乎察看不出來的鞠躬說道：「夫人，回到這兒來不只是令人感動。能夠到這兒來晉見您同公主更比又回到家鄉的倫敦更爲快慰的。」

直到這時，他們都好像忘記我也在場。還是母后第一個破除了這種魅惑。她放開了湯生的手，轉身向我示意地說：「茶是準備好了？」

「是的，母后陛下，我馬上去侍候。」一鞠躬我走到瑪格麗，湯生，母后的前面，慢慢地領着朝起室而去。

立刻我回到餐具室，坐了半小時抽香煙。大概五點鐘一陣急促鈴聲，瞅瞅牆上面的指示器：公主殿下起居室。忙着趕進去拉開門，他們正起身離座。本來他們在談着什麽，等我一進屋，便中止了談話而都瞧着我。

我說：「您按鈴嗎？母后陛下，」母后回答說：「是的，約翰。我們的客人要走了。」他們繞過棹子朝我走來，我退到門邊站在一旁。母后領先進到走廊，後面的公主與湯生手牽手跟着。

公主瞧着湯生，她的嘴唇泛出了種平靜的微笑。他莊重地審視她的臉色。他們倆誰也沒有開口經過我的面前

也走入了走廊。在走廊中他們和母后都停了一會，我趕忙在他們之先領着路走向前門。

外面，彼特，湯生的車夫已經坐在車中駕駛盤前候着，園門外站着的値崗警員打開大門注視着我，等候我給他打開園門的信號。其他的僕人在這個下午都不許到宮中這一部份來。但是我却在，能夠見證我的公主一如其他女人在這種場面中的舉止。

他們三個停在台階頂層成半圓形站着，母后居中。好有一會並無動靜。深深地抽了一口氣，湯生轉向母后，拿起她的右手溫和地吻了她的双頰。站直了腰，仍然握着她的手說：「陛下，我是愉快極了，然而向您告別，又是這樣令人難過。」

朝瑪格麗瞅了一眼母后退後了。

湯生轉身對着我的公主，他們含情脈脈地相望着。他以手抱了瑪格麗，把六呎二吋之軀彎下來，緩慢而從容地吻她的双頰。在擁抱當兒，瑪格麗双目閉合。下顎上揚，她一定試在極力忍住要墜落的淚珠而微微地戰慄着。

不情願地，瑪格麗讓湯生退後和鬆開他的手。我知道這就是他們最後的分別了。用不着誰說，我把兩扇前門拉開。

依然他們還未開口，但是千言萬語都在一吻之中。湯生再瞧瞧瑪格麗，停了幾秒鐘，他轉身過來在我後面大踏步走向候着的座車。並朝在門口站着的兩個女人輕快而激動的揮手。母后一動也不動地微笑。我的公主却回報以絕望輕短的擺手。

甚至沒有等車子開動，母后和公主同着轉過身，昂着頭急奏地走回宮中。

當我正在餐具室中回味下午所發生的事情，公主在起居室的召喚把我帶回到現實之中。她獨自坐在書棹旁寫她私人的日記，等我走近她掉過頭來說：

「今天晚上，我和母后陛下一起吃飯。」

我甚爲奇異，公主從沒有到樓上母后起居室中與她共進晚餐的前例。我儘量悄悄地收拾茶具，讓瑪格麗仍在不斷寫她的日記。

那天晚上，我和母后的隨身男僕共同侍膳。一張小圓棹擺在起居室中央一霎沒有扭亮的吊燈之下，只有陰沉光色的壁燈在燃着。也只有盤碟的響聲打破沉寂。

母后和往常一樣吃了一頓三道菜的晚餐，但是瑪格麗顯得很悲傷而食難下嚥。

九點半鐘正趕我把圓棹拿出來到走廊，從打開的房門中我聽到瑪格麗在說：「明兒見，母親。」

她們吻了一下之後，我又聽到公主越過房間走向門。她臉板着大步橫過走廊進入電梯。半小時後我進入公主的起居室，原意是進去作歇夜以前的整理。然而從門

裡傳來古典樂的柔和旋律。聆聽這種罕於播唱的古典樂曲唱片足以顯示出她的心緒，我第二次遲疑地考慮是否要去打擾她。

我對那天晚上皇宮氣氛刻骨銘心無法忘却。我想到平日歡愉的公主竟在她的房間中憂傷獨坐時，心中實感不安。在餐具室中抽了兩三隻香煙，看看錶剛過十一點，站起來又朝公主的起居室中走去。

這次門開了，房子是在黑暗中。我越過門檻扭亮電燈。空氣中濃厚地充滿煙味。在瑪格麗的書棹上有一個會倒有威士忌的空酒杯，旁邊是半打觸熄了的香煙頭，最注目的是公主的私人日記還擺在桌上。我手裡端着杯子與煙灰缸，站着那裡凝視了幾秒鐘。但我不能去碰它。

我敢說公主的內心感觸，都以她那工整的書法寫在上面。瑪格麗在離開房子之時一定是紛亂煩惱。要是在普通情形，她對於日記是最細心的，把它鎖在抽屜中，鑰匙藏在一邊。

今天下午我所佈景的一場戲算是唱完了，現在曲終人散……我的思潮漫遊到瑪格麗公主床旁小桌上的三張照片上。那都是彼特，湯生的。

她是不是仍然清醒地瞅這三張相片。這些相片一直在那兒沒有挪動過，甚至公主與東尼•阿姆斯壯•鐘士的羅曼史盛開期中也沒有拿走。

這以後在克勞倫斯宮中彼特湯生的姓名只再提過一次，那就是當天晚報登載他與美麗的比利時姑娘瑪格•魯絲訂婚公告。我第一個想法是如何不使報紙被瑪格麗看到。我瞪着這個報告，想起與彼特•湯生最後一面是如何使她紛亂不安，而今要是看到這一小段定會進一步感到痛苦。

然而遲早她是會看到的，於是我把報紙摺起挾在腋下有決心地走向她的起居室。我敲敲門却沒有回答，走進去看到公主背對着我坐在書桌旁寫信。她說：

「約翰，什麽事。」

「沒什麽，殿下，報紙來了。」我說。她並沒有停止書寫，但告訴我把報紙放在桌上手肘旁。我看她朝報紙瞅瞅。於是放下筆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公主讀完那項宣告然後把報紙放回桌上。我還以爲她以泰然之態接受這種打擊。突然她抓起了報紙以渾身之力朝屋角擲去，落在茶几上。整個那天下午報紙都沒有再動過。

自此以後，瑪格麗公主即沉緬於戲院，宴會，夜總會和社交酬酢之中。每晚護花使者中總有一個開車或乘計程車來至克勞倫斯宮携着她前往倫敦五光十色的夜市。這羣人很快獲得了一個「瑪格麗小組」的渾稱。

她回宮時我很少起來的，但是她進進出出克勞倫斯宮的每一個行動，門房警衛都得登記下來。早上我去那

兒取報紙或信件，值崗警員對於「你的小公主」會作點評語的。事實上有一次我去門房，瑪格麗仍然沒有回來。正趕到達門口，她與報紙一齊進來。

大門外進來了畢利•華萊斯的小車。值崗警員趕忙整理制服跳到園門旁。他拉開門，瑪格麗和華萊斯長驅直入，看到警員慌張的神色顯得愉快。

瑪格麗包在皮大衣之中，畢利的夜禮服都綴了，一面朝門口開去一邊尚在談笑。他們一未接吻，二未握手。公主硬起腰打了個呵欠說：「謝謝，畢利，我玩得很痛快。回頭再打電話給你。」

在華萊斯先生的車子轉過去時，瑪格麗朝着我歡欣地說：「早，約翰。」進到房子，她把貂皮大氅從肩頭滑下來，顯出裡面淺藍起花緞質的酒會裝。她直接就上了床，到下午一點鐘才起床。

公主夜出之地——那總是一擲千金的最奢侈處所——是要付錢的。有好多大餐館雖以公主駕臨爲榮。而情願免費招待，祇是他們並不容許如此作。護花者會付帳，還有非常慷慨的小費。公主從不帶錢的。她的手提袋中滿裝着她的打火機，香煙盒，脂粉，和手絹。

瑪格麗有她自己的銀行帳戶，當她外出購物爲嬉之時是開支票的。正因爲我的公主從不帶現鈔，因之也就發生了一些令人玩味的事件。有一樣，就是當她上教堂的時候，我得爲她準備奉獻的錢。

有個週末在文澤，她計劃着去皇家教堂，像往常一樣她問我要上教堂的錢，那我在她的盤子裡放了一張一鎊的現鈔。但是她並沒有完全奉獻。才沒有，她按鈴子叫隨母后下來的宮中管家（他事後告訴我）：「你能把這一鎊換成兩張十個先令嗎？」

管家掏掏口袋，找出兩張票子，遞給公主，並接回來她那一鎊錢——我的那一鎊錢。公主於是秘密地說：「不要告訴約翰。」可是他沒有服從公主殿下的懿旨而全盤告訴了我。但我仍不知道爲什麼她要這樣作。

直到下一個星期我才找到了答案，第二個週末我們又去了文澤。那個星期六的晚上，她並沒有問我要上教堂的錢，而我也就忘記了這回事。

星期天的十一點二十五分，她穿上了深灰色服裝配褶裙和一頂白色花瓣帽。打扮妥當準備去教堂了。我看到她要出門而記取了到什麼地方去時，我知道她並沒有錢。想到在教堂中奉獻盤傳過來而公主無法捐獻時將遭遇到的尷尬，我真急了馬上追了出去。慌忙之中，真難爲情地我忘了任何的禮儀叫道：「妳有上教堂的錢沒有？」既未稱殿下也未呼公主。

但是瑪格麗回過身快樂地對我說：「有了，謝謝你，約翰。」我是要想私下知道了她在那兒來的錢，於是

我告訴了戈登夫人。當她解釋一切之後，兩人都不禁失笑。

戈登夫人親眼看到公主好像犯罪似地走到梳妝台前，在放手絹的抽屜中亂摸索一陣而拿出一張十先令的鈔票。這張票子還是前個週末管家換給他的。

早期公主的護花使者中最受寵的不可否認要算畢利•華萊斯。他不但與公主就是母后也是最親密的了。比起其他人來他具有必需的氣質，而母后在場時他也總有話可說。這個本領是有必要的，母后雖然美得令人心悅，但她對年青人不善詞令，許多小夥子一見她在場就「僵」了。

如果談話鬆弛下來那只有可怕的沉寂，母后也只有找個藉口——像牽狗出去散步等——而離開。只有畢利能使她笑。杜米尼克•伊利阿特 Dominic Elliott 以及樸隆季爵爺 Lord Plunkett 也是言談能隨便的人物，這些人聚合起來場面是生動的。

公主稱華萊斯先生總是叫「畢利」，樸隆季伯爵爲「派屈克」，對於杜米克尼•伊利阿特她則特別取了個字叫「杜杜。」

這三個人來接她時總會賞一個吻。但也祇是兄妹式的在臉頰上親一下。在宮裡他們常僅稱她爲「公主。」樸隆季爵爺較之其他二人有點距離。雖然他常常是她夜出的官方護花使者，但二人極少單獨外出。我覺得他和派屈克在一起並不像和其他兩個一塊兒那樣輕鬆。

在一次公主殿下與愛麗絲•皮克小姐洩露了的談話中，我從旁聽到她們在計劃一個八位客人觀劇的事。七個客人定了也答應去。於是討論第八位該請誰好。皮克小姐在建議名單中找了一遍，並且用筆鈎劃，突然她抬起頭對瑪格麗說：「派屈克如何？他一定喜歡來的。」

公主殿下狠狠地瞧了她幾秒鐘才說：「派屈克——妳是指樸隆季伯爵？」「是的，公主，」愛麗斯皮克回答：「他行不行？」

瑪格麗臉一沉說：「妳知道他並不太喜歡女性伴侶。我還決定不下是否要請他。」

然而愛麗斯皮克却堅持：「我想是應該。如果您高興的話，他可以作我的伴。」「好吧，」公主說：「就這樣。」

在我服務公主殿下的頭六個月中，耳聞目睹了許多公主與華萊斯，伊利阿特，樸隆季等的空穴來風的謠言。但從我處身宮內的有利地位而言，我可以認定這是無聊的閑話，無庸置信。對於公主與那最受寵的護花者們間的關係，我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

他們的友誼是基於好閑談，好吃，愛藝術的共同興趣。

在沒有認識阿姆斯壯•鐘士先生之前，瑪格麗由這些人作伴在文澤的皇家別墅裡渡過了許多週末。

我是極少數人之一能夠看到公主的閨房，現在我想解釋一下僅只有皇家族人及公主的親信從僕所知道的那個房間內部情形。

臥室完全是繡樓氣氛漆成了粉紅色，高處在克勞倫斯宮的一角，俯瞰聖詹姆斯公園，濃蔭大道，遠一點就是她姐姐伊利沙白女皇的家——白金漢宮。

一進門你所能首先感覺的是那種由簡單形成的迷人的美。放了一張大的雙人床，深色木質光亮的床頭板在門後貼牆放着。這張六呎乘四呎的床上有乳膠床墊。床單是白色棉質並有粉色的絲邊。兩個羽毛枕頭蓬鬆地双疊着，裝在與床單相配的枕套之中。上面舖着名貴的粉紅色鳧（北氷洋的一種雁）毛毛毯，頂上是鮮艷而厚的罩單。

夜間，戈登夫人便在床上放置了全長薄似膜的尼龍睡衣。右側床頭小桌上有個淡黃豬皮相架，框着三張半身照片，是在我服務公主期間最令人注目的事。但而後……

這個桌子上還有二具電話，奶油色的那個是白金漢宮女皇的專機，另外一具黑的是經由克勞倫斯宮總機接外線的。

五斗櫃上墊有塊白色枱布，上面擺有架小圓夜光鐘，左右放着父母的照片——先帝喬治六世和母后。梳粧台的兩側垂着粉紅間白的印花隔簾，桌前一張低圓凳同樣覆以同質同花布罩。

梳粧枱的大玻璃板上如其他婦女一樣，亂置古色古香的女人化粧用品，修指甲的小鑿，幾小瓶面油；一套髮刷包括兩把綠色骨質金邊刷子和同質料的手鏡，以及一把普通化學梳子。

屋角裡還擺得有另外一個抽櫃。上面也有照片，這回是女皇和菲力浦親王，皇儲查理太子和安妮公主。靠近廳門又是一個比其他較大的衣櫥，櫥門上有全長的鏡子。右邊的那扇門則是通到公主洗澡間去的。

我們經過這扇門便處身在一個約四步的小走廊過道之中。跨進那一端左邊的門則已在香霧迷漫的皇家浴室裡了。這兒脚下舖的地毯和臥室內相同。盥洗具裝在左手較遠的角落。右邊則是白瓷浴缸。兩枚單裝克羅米電鍍的冷熱水龍頭上公主添了一個冲洗用的橡皮蓮蓬頭。

橫架在浴缸上是個克羅米電鍍的條盤，其上按有一面可調整的鏡子。條盤的分格中則是肥皂和海綿。沿着牆釘在縫中有小的玻璃格架，高與肩齊，爲放公主洗澡藥粉和香水用的。左邊牆上沿着熱水管的電鍍扶手則

掛着公主沐浴時用的踏脚墊。

與此爲鄰並有法蘭絨垂簾隔着的是放有香皂，小指甲刷的面盆。面盆之上方鏡一張，兩翼各有白漆浴室小櫃。從天花板下垂下來的强光燈泡由白色玻璃罩籠着，因此室內極爲明亮。

有一個雨天，我記得很清楚，公主從一項顯然乏味的典禮回來。母后正把狗放到花園裡去跑動，而在半開的克勞倫斯宮宮門站着。母后問她：「親愛的，妳過得愉快嗎？」但是瑪格麗愠色滿面地回答說：「說實話，媽，膩味透了。」

母后眉毛一揚。聳聳肩說：「不要緊，親愛的。妳要常記在心裡，雖然是沒意思，但還是要裝得有興趣」

即是瑪格麗與母后在宮中有電話可連繫，但她倆似乎對互通電話有點害羞，如果有事要彼此通訊時都用文字，小紙條裝在封好的信封中，封面都用官方稱呼：伊利沙白母后陛下，或是瑪格麗公主殿下。而寄信人不論母或女在信封左角下簽上名字的字首。

瑪格麗最歡喜的消磨黃昏方法是由一個護花者陪着前往五光十色的倫敦西尾區。這些人正是我以前提過的有梅菲區（倫敦商業區）的百萬富豪畢利•華萊斯；蘇格蘭伯爵的年青美貌兒子同時又是梅菲區花花公子杜米尼克•伊利阿特；女皇皇宮副總管樸隆季爵爺；和有錢而又年青的單身漢克利斯多•勞埃德。

這些人都是被皇族所接待的，有的名字甚至與公主發生了羅曼蒂克的關係。由於這些人之一的陪伴，瑪格麗有時參加衆人看戲，劇終之後，她又邀請大家回到克勞倫斯宮來共進很晚的晚餐。

這種晚宴對我却是件苦差事。常常要到夜間十一點才開始吃喝玩一直鬧到半夜過了好久才散。我也要等到公主入睡以後方始休息，那總是清晨二三點的事了。

有瑪格麗小組的人在一塊晚餐常是異常歡樂的。主客在正式的餐廳吃過了之後，十來個人魚貫進入她的起居室開起舞會來。唱片播放着，他們把鞋子踢掉，白蘭地一喝，雪茄煙一抽，他們都忘形得披頭散髮起來。即是在歡天喜地當兒，却沒有一個人會忘記以「公主」或「殿下」來稱呼公主的。

這種宴會之後，瑪格麗會光着脚走下走廊到前門來向客人揮手送別。

要是和護花者有約時，瑪格麗化粧和換衣的時間就會比通常稍長一點。記得有個特殊的夜晚，她等畢利•華萊斯先生來接她外出，公主沿着走廊不安地走向起居室，對着在候遣的我示意跟進去。她以優美的步伐走到房

子中央，以跳趾尖舞旋轉着把裙子散開，然後又繞着房子舞了幾步。才說：

「你去門口等華萊斯先生，他七點鐘會到。」

「是的，公主，」我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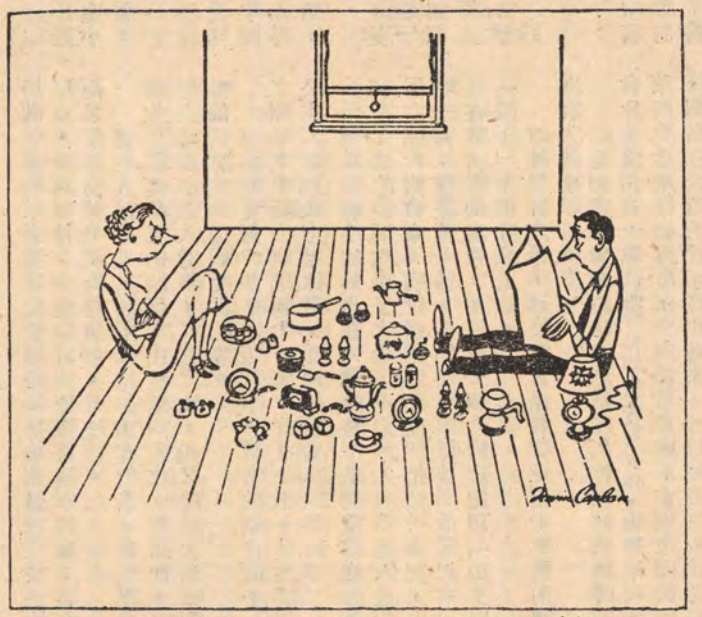
老規矩，畢利•華萊斯遲了十五分鐘才開着那部小轎車到來。我引導他沿着走廊至起居室。她坐在長沙發上抽煙，大裙子鼓起來圍在身上。等她一看到華萊斯先生，把香煙放在長煙嘴中，輕巧地沿着地板滑向我們。

公主在宮內走上幾步迎候着他，情深地瞟他一眼在双頰上輕快地一吻，然後說：「哈囉，親愛的，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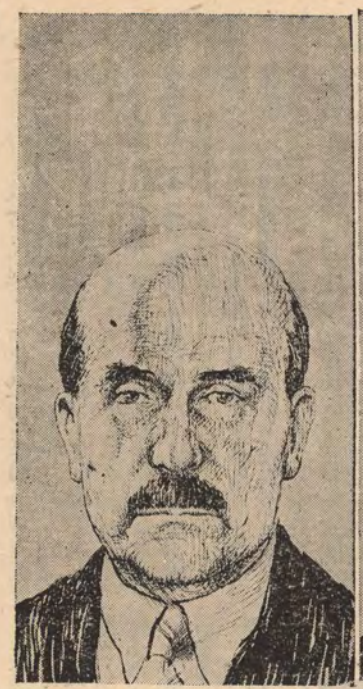
他回答：「公主，晚安。」頭微微一低。她那三條愛犬討好地在他那晚禮服褲子上撲跳。他彎腰下去趕它們。

他們離宮去了戲院或是夜總會。事後從大門警員那兒我知道他們在第二天清晨兩點鐘才回宮。

（下期續完）



漫畫：「不要着急，絲迪愛，這些是單獨結婚禮品的房間公寓的裝飾也夠了。」



主張大規模轟炸德國的邱吉爾科學顧問林德門

發展雷達防衛英倫的亨利若爵士

從最高決策談國家興亡

英國 C.P. 史諾爵士 作
王　塗　譯

作者簡介：Sir C.P. Snow 史諾爵士，英籍，在科學界文學界以及政治界同負盛名。首在劍橋大學研究核子物理，頗有發現。後轉入文學界，著有小說數部。過去廿年任英國公職，亦多建樹，本文所述之故事，作者曾親歷其境。氏曾數度訪美，去冬講學哈佛。本文摘自哈佛講稿。

從兩件故事說起，一件是雷達的故事；另一件有關戰略轟炸。

我們這一時代，任何國家都遵循着同一準則，就是有關國計的基本決策，都由少數人在秘密中完成。這裡所謂基本決策，是意味着與國運有關，牽涉到興亡存續茲事體大的重要政策。就像：一九四零和一九四一年英美決定研究原子彈，一九四五年美國決定利用原子彈，四十年代後期的美國和蘇俄製造核子彈，和決定發展洲際長程飛彈等等。

所有這些決策，包括許多其他與政治及科學有關的決策，皆在秘密中完成。這些重大決策事實上也理應由政府中最高階層的極少數幾個人去秘密完成。不過，這些決策，皆與複雜的現代科學有關，因而增加了採擇上的不易。尤其不難的是：這些決策，係由顯要人士如總統，閣揆，閣員，軍方首長等所選定或認可，然而他們對決策本身牽涉到科學方面的爭論，又無法深切了解到足夠加以可否的程度。

國家祇要存在，就少不了決策這一會事，而其影響又非常重大。那末，我們如何才能使這些少數人士秘密地產生最明智的決策呢？沒有人能提供最完善的辦法。不過下面一則故事倒有一些可供我們借鑑的地方。

× × × ×

這一故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直到戰爭結束，地點在英國。是二個人和二件決策的故事，一是關於發展雷達的決策，這與英國的存亡有關，最後救了英國。另一是盟國猛烈的戰略轟炸的決策，這與德國的經續有關，結果德國賴以倖存。

話分兩頭，先說主角之一亨利•惕若爵士（Sir Henry Tizard），我相信，他才是將他的科學觀點，應用於戰時英國，最爲得當的人。此外，我更以爲，在一

本文作者史諾爵士

九四零年七月至九月的保衛英倫本土大空戰中，惕若的戰功，決不次於任何人。現在且從他的身世介紹起。

自從和他初次見面看到他中年的樣子，直到一九五九亨利•惕若逝世，在外表上，他沒有老多少。他並不英俊，頂上沒有掉光的幾根頭髮，略帶紅色，臉部下顎奇闊，兩隻透明的藍色眼睛，炯炯有神，透露出無限生趣。個子並不高大，和所有功業有成的人士們一樣，身體頗爲健壯。

他那遇事不退讓的個性，以及帶幾分威嚴的樣子，頗適合於領導。他是海軍軍官的兒子，因此承襲了軍官們所具有的絕對愛國家的觀念，同時却具有所謂水手們所特有的勇往直前的衝勁。對於科學技術，總是急起直追；在爲人方面，向上，機警，正直，負責，有修養。他曾經是科學研究工作者，在牛津教過化學，不過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學問雖還不錯，可是仍難擠入純粹科學的第一流，因此轉向對政府高階層科學方面的執行工作感到興趣。當他加顯進入政府科學及工作研究部以後，在決策方面，就頗具左右的影響力。不過他並不是達官貴人們的奴才——他還是脫不了書生氣——相反地，當局倒非常賞識他並且信任他。他愛權力，他也愛像他一般肯犧牲，本性正直而強毅的同僚。

就在這時，出現了這故事的另一位主角，他原是惕若的好友之一——後來却成死對頭。此公係名人溫士頓•邱吉爾之左右手，冊封却威爾爵士（Lorol Cherwell）原名林德門（F.A. Lindemann）。

在任何角度看林德門，他該是天分甚高的用心人。小說家筆下的燙手人物。也有一些像中歐的企業家，略帶灰白面色，有某種程度的莊重，修飾合度，年青時該是網球名手，目下漸漸發福。

林德門那份莊重也有些使人受不了，有那懍然不可親的神氣，甚至可說過於凌厲，會令人緊張而不安，尤其是那些用低沉聲調說出來的他所謂的幽默，別人聽來總覺得未免帶有惡意的尖酸，不噓而虐了。他毫無嗜好，從不飲酒，忌暈腥，靠蛋白，乳酪和橄欖油過活。外表儘管冷冰冰，內心可激動得很呢。

惕若也是很衝動的，並且沉不住氣。林德門儘管衝動，可是控制得法，可以不露聲色。這可從他們所開玩笑中明顯的比較出來。惕若儘管嗓門響，甚至出語粗鹵，然而日子一久，你就會發覺，他祇是忠言逆耳。林德門呢，他可以使你越想越不對勁。

幽怨的人

記得英國政府發表授勛名單的那天早上，剛好遇到

林德門，我特爲故意說，英國的授勛制度所引起的，也是甘苦不一，少數獲勛的人的歡樂，遠抵不過未獲授勛的人的失望！林德門聽我這樣說，素來戚然的臉色，忽然開朗，愉快地答道：「誠然。假使他們不能明瞭，人民之所以痛苦，就是因爲他們不能分憂，在這種情形下得了勛章，又有何用。」

他內心深處，實際上是藏着一股怨氣的，所以任何事情總比別人激烈。

和惕若一樣情形，林德門也是科學家出生，在牛津任教過一短時期，也是自知無法成爲第一流而一事無成，所以終於也就離開了學術界。他們兩人不但際遇相同，這時並且還是好朋友呢。不過惕若離學術界而就職行政工作時，林德門却轉入另一境界，就是打入英國的上流社會和保守黨的政治圈子。

初看似乎奇怪，沒有搭線就能鑽入小圈圈？道破了也沒有什麽希奇，關鍵在林德門有的是錢，外加一份決心。多少代以來就如此，英國上流社會之門一直暢開，對豪富而有決心的人，從不拒絕。所以不消幾個月，林德門就走遍了上流社會的大飯店，吃他那簡單的素食。不久就會上了溫士頓·邱吉爾，眞可說一見如故，立刻就交上朋友，也決定了他後段的前程。

邱林之交實際上是非常純正的。林之跟定邱吉爾，忠心耿耿當然沒有問題，邱之對林可也從沒有要什麽花腔。到後來，大抵由於政治傾向關係，在邱吉爾集團內部，林德門常與別的核心人物引起磨擦，老邱知之甚稔，不過從不爲別人所動。

× × × ×

時至一九三四年，惕若和林德門都已五十左右年紀。他們二人中，惕若奮鬪較久，所以也比較成就大，辦事方面他深獲當局信任，在政府官員中他是有力份子，並且因功而封了爵位。林德門就差得多，科學界人士並不把他看重，並且認爲他祇唱高調不切實際而遠離他，所以在科學界他不值幾文，儘管軋上政界朋友，照樣提不高身價。

於是，頗爲突然地，惕若奉命研究英國國防計劃。就當時的戰略觀點看，英國處境非常不利，政府當局的科學官，軍事首長，以及少不了的一些其他高級官員們，都爲一旦戰爭發生如何抵抗敵人的轟炸問題，而感到爲難，並且想不出對付的善策。這時空軍部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名曰防空科學企劃委員會，成立之初，並沒有受到多大的重視，委員人選的發表，也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祇是對惕若奉命擔任主任委員，倒不免

兩位英國名科學家：左勃賴蓋脫，右，希爾，均爲諾貝爾獎金得主。

略感輕微的驚奇。

這一專門委員會成立之初，僅有委員三人，另兩人一爲希爾（A.V.Hill），另一名勃賴蓋脫（P.M.S.Blackett）。此二人是有眞才實學的著名科學家，學術上的成就也遠在惕若或林德門之上。希爾係世界聞名的生理學家，早於一九二二年獲諾貝爾獎金。勃賴蓋脫，那時還祇三十七歲，已是有名的物理學家了，後來他也獲諾貝爾獎金。

惕若有眼光，他知道希勃兩氏，不但學問好，並且見解獨到，決策的能力特別强，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時間需要爭取，他們面前的任務，不但是何項最高科學政策需待決定，（關於這一點他們很快就定出了，）並且還有介紹給武裝部隊接受的問題，因爲沒有武裝部隊的合作，這項科學決策就不能發揮作用的。決策問題對他們毫無困難，似乎像「非此」「即彼」一般容易。「非此」就是選定後來稱之謂雷達的這項武器作爲防空的對策，「即彼」則是就此毫無對策。

委員會決定採用雷達作爲防空對策的時候，雷達尚未問世，祇在研究發展階段，眞要在戰爭中發揮效力，恐怕還要等上三四年。惕若，希爾和勃賴蓋脫，自有他們的見解和信心，認爲除雷達外，不可能有別的防空對策。毫不懷疑地，委員會就把雷達作爲對付空防的決策

定下來了。至此，還祇是紙上的決策，距付之實現，還有一段距離。

假使惕若那時沒有得到擔任執行工作者應有的信任，工作可能推行得沒有那麽快，事實上他們工作得非常順利，沒有遇到阻擦，也毫無磨撥，在英國政治圈中，祇有獲得絕對信任和當局的全力支持，才有此可能。因此，沒有多久，惕若委員會就爲雷達申請達數百萬英鎊的鉅額經費，當局眉都沒有皺一下就批准了。

下一步驟就輪到具體的推動了，特別是對防空軍官們的訓練，要說服他們，使他們衷心接受，還要使科學家和軍方，互相了解。再不久，惕若的雷達站也建立起來了，並且符合理想，又加勃賴蓋脫有力的推動，開始分別進行爲軍事人員和科學工作者的訓練工作。

對軍人主要要介紹作戰不能憑猜測和衝動，行動要經過科學化的分析。對科學家們又不同了，請他們提供給軍方的作戰方法，務必設身處地想過而且是確切可行的方法：實際做起來，並不容易。

惕若委員會一九三五年一月舉行第一次會議，到年底，重要決策皆已推出。到一九三六年底，大部已付諸實行。誠可說歷史上第一等有效的小委員會。不過，決策的過程中，也有過起勁的爭論。

對立開始

一九三五年年中，林德門獲邱吉爾的暗助，居然擠入惕若委員會。簡直可以說自從林德門踏進委員會，就擾得這委員會沒有一刻安寧。當時假使有幸能列席一次他們的會議，該有一些熱鬧的場面可看的。委員們的臉色本身就是好境頭，林德門，希爾，和勃賴蓋脫都是高個子並且很結實。勃賴蓋脫和希爾穿着是好好壞壞沒準則的，惕若和林德門這方面是老手，勢必條褲黑衫，參加會議更正式些，常禮帽總備的。會議席上，林德門的發言儘是唱反派，凡是惕若委員會的決策，不管過去的現在的或將來的，他拿定主義一律加以冷譏熱笑。勃賴蓋脫和希爾都不是涵養功夫特別好的人，更沒有興趣坐在那裡儘聽一些無聊的話，所以眞給他攪得夠受的。惕若當然也不會好受，面孔紅一陣白一陣，倒底涵養好，儘管心理光火，知道發作不得，鬧翻了更壞事，祇得忍着氣。不過，自從林德門初次在委員會發言以後，惕若就十分確定，他們兩人的多年友誼，勢必一筆勾銷的了。

再說林德門，他有他的一套，深信祇有他的一套，才是唯一可行的一套。因此，基於他强烈的愛國心，覺得惕若和他的同僚，阻礙了他的計劃的發展，必需去位，委員會由他來領導，國防才能眞正地建立起來。

惕若委員會的論點很簡單，雷達雖未問世，不過惕若和其他委員都深具信心，認爲一定會成功，此外英國那時的空防，認爲祇有靠雷達，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當時委員會選定雷達，決無半點偏心，因爲會中諸委員並無一人正式接受政府委托直接負責發展雷達這項使命。祇是就當時環境設想，就有限的時間，人力物力而決定發展雷達該有第一優先，並且不但是製造器材一項問題，還有正式運用的配合問題。

林德門的觀點截然不同，一則雷達尙未證明有效，因此研究發展上絕對輪不上優先，二則他這位科學家，有一點投機取巧的意思，那時他有兩樣醉心的科學計劃，一是利用紅外線偵察敵機的行踪，這個當時大家就認爲很不可能，時至今日更是普遍地認爲不可能了；另一計劃是利用飛機將帶有降落傘的炸彈投在敵機之前。

林德門十分有種，十二個月來，他一直固執已見，別人的主意一定很糟，祇有他的才對。每次會議他都喋喋不休，一有機會就準備從頭辯起。他十分堅强，能在對方毫不動搖的情況下長期堅持，他那番毅力，確是非常了不起。

對立愈來愈尖銳化了。儘管林德門拚命反對，惕若還是我行我素將雷達方案放在第一優先向前推進。爭執更行激烈，這時別的委員可再也忍受不了林德門的偏狂。一九三六年七月，委員會正準備一分報告，林德門仍唱反對的老調，不過方式又進了一步，他說不便讓委員會的秘書們知道，要求秘書們離場，這一下使希爾和勃賴蓋脫都受不了啦，立刻提出辭職，對如此無理決不加以原諒。

沒隔多久，委員會改組，惕若仍舊擔任主任委員，勃賴蓋脫和希爾回委員會仍任委員，不過林德門給排擠出去了，該職由愛潑登（E.Y. Appleton）繼任，愛氏係至今仍活着的最偉大的英國無線電波傳播權威，雷達本身就是愛氏基本理論的應用。愛氏入委員會，就意味着雷達政策的勝利，也就是惕若的勝利。雷達站建立了，雷達機構也組織成功了，到柏林戰爭時，雷達的應用雖不盡善盡美，不過已能及時發揮效能了。

此起彼落

惕若對林德門的第一回合，勝利歸於惕若。及戰爭發生，他的空防系統就發揮作用了。這時他擔任空軍部的科學顧問。看他的日記，一九三九年九月開始，至一九四零年五月，他生活得匆忙而有生氣，都是視察空軍基地以後在晚間寫的。工作方面，他做得比任何國家任何人都好，將科學方法深深地印入年青的軍官們的腦中

，使他們自己對科學方法具有信心，而樂於自動應用。

到五月十日，德國攻擊法國，邱吉爾上台，林德門以首相私人朋友和科學顧問的姿態出現，惕若大概已經預料到，他握權的日子不會很久的了。

六月一日，惕若奉召至唐寧街十號見林德門，可惜得很，沒法找到當時的談話記錄，我猜想，兩面都難免談得很露骨。惕若的日記簡明地寫着：「六月四日，見林德門於唐寧街十號。明顯地，首相已令彼「儘快推出」一切新東西以備今夏可用，這樣一來，究竟是誰的建樹，就沒法分得清了。」

三週以後，情勢已趨明顯，林德門權勢深及惕若主持的空軍部科學計劃以後，惕若正式辭職。從此，他就不再有權力，祇在飛機製造部門擔任一些不操實權的科學顧問之類的工作。後來英國空軍又請他任職於航空委員會，不過再沒有機會給他發揮最大的才能。情勢無法勉强，林德門主持英方作戰的科學大計在位一日，惕若就離不開那張冷板凳。

惕若失勢以後，我看到過他的。他很堅强，沒有半點痛苦和不得志的可憐相。還有，他祇五十六歲，正是處在生命活力的高峯，我深信，祇要找到機會，他是歡迎再和林德門鬪個明白的，看看究竟誰是誰非。

這一機會終於來了，那是一九四二年，題目是「戰略轟炸」。我們都還記得，那一年內，主要戰爭正在俄境膠着，西方國家在歐洲戰場上，苦無行動可以採取。因此，靜極思動，西方領袖們對任何行動的主張，基於軍事的理由，存着易於接受的傾向。另一實情是這樣，唯在軍事意識上不敢恭維，就是英美兩國數年來一直相信，認爲除英美之外，別的國家決不可能負擔所謂戰略轟炸這一戰策。好戰的國家如俄國和德國，對戰略轟炸並無多大信心，因此在這方面的準備就非常有限。在英國方面，戰爭前一年確認過這項戰略，但成熟的執行計劃尚付缺如。總說一句，戰略轟炸在英國，方案是有，但信念上不夠成熟，所以尚未積極推出。這時林德門顯得突出了，他獨對此一戰略有信心，極力主張火速推動。

一九四二年，那時他已是却威爾爵士，並在內閣佔有一席，決定將戰略轟炸付諸行動。因此他在內閣會議上，秘密提上一案：發動戰略轟炸。主要內容是集中全力生產轟炸機和炸彈，猛炸德國工業區，十八個月後根據數學方面的預測，成果爲德國主要城市半數以上的房屋將遭全毀。

這份計劃傳到惕若面前，他研究了全盤的統計以後，肯定地寫下他的結論：指出林德門對成果的估計偏高，將比實際高出五倍。

計劃也傳到勃賴蓋脫手裡，他也獨立而堅定地指出

，成果高估了六倍。

大家都知道，假使戰略轟炸的成果，眞像惕若和勃賴蓋脫所估計的一般低，那麼轟炸攻勢這一計劃，根本不值得全力推行，該找其他善策爲宜。這時輪到惕若出來唱反調了，宣稱戰略轟炸發揮不出大功效，不值得全力以赴。

在秘密政治中，我就從未見過，一個屬於少數的意見，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轟炸這一回事，竟然能轉而牽涉到與忠貞有關，屬於惕若等少數人的意見終於有口難辯，敗將下來。這次政治舞台上的空氣，眞是英國會議中少見，歇斯底里到嗅得出含有政治迫害的程度，惕若竟被稱之爲失敗主義者。戰略轟炸計劃終於獲得抬頭，林德門就領導全英國傾全力以赴。

戰略轟炸的結果究竟如何，戰後就一清二楚了，當初惕若說林德門估高五倍，勃賴蓋脫說估高了六倍，戰後實地查察戰果，指出林德門高估了十倍！

惕若和林德門的對頭做定了，戰後也未恢復友誼。林德門和惕若分別於一九五七和一九五九年先後逝世。

× × × ×

我所以講惕若和林德門的故事，因爲深覺得故事本身對最高決策這一問題和科學家們選定決策的原則皆有啓示性的教訓。

關於科學性質的決策這一會事，各國的情形大致相仿。英國如此，美國和蘇俄也是一樣。科學一被政府當局看中，沒有國家會比別的國家來得「放鬆」一些，科學性的決策，情形也是一樣。美國在科學和決策這兩領域內，也乏任何優勢可憑。和美國以及蘇俄的科學家們談談，聽聽他們政府中對科學方面所採取的政策，使我感到驚奇的，不是他們的不同，而是其相似。科學家們深深地相信，祇有在自由的空氣內，科學才能發揚光大。我也深深地希望如此，不過時勢所趨，絕無可能。科學需要探討，也需要別的科學家的批評，這些當然已在一些秘密科學方案中辦到了。科學該在正反兩面都加過詳考慮的狀態下才易獲進展，早期在保密範圍內的一些沒法解決的秘密問題，如今也都有了解答，我甚至深深地懷疑，一件秘密科學方案，如核子武器等是，假如能獲公開發展，其在進展上的速度，是否會與秘密發展有明顯的不同，誠屬不幸。

還有一點，我們必需認識清楚，今日的秘密決策，秘密科學方案等等，所採取的方式，却阻礙了更多秘密的獲得，更削弱了決策本身的效果。在上面的故事中，惕若對抗林德門敗下陣了，即使他所代表的是眞理，再

也找不到支持，假使那時他能將他反對的根據提到皇家學會，或一般科學家面前請求公開評斷一下，林德門恐怕連一星期都站不住。惕若當然無法這樣做。這種情形，在許多最高決策和科學方案的許多爭論中存在，以前有過，現在仍舊存在，將來也無法避免。

那末，對於像惕若林德門那類爭論，我們有何好辦法可以採用呢？在這範圍頗廣的秘密政策領域內，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使最高決策和科學方案，製訂得更切合實際和更凜明一點呢？

這就與許多該避免的事情有關了。我總覺得，在戰爭時讓林德門不稱職地這般獨斷獨行，已是危險，沒有科學家和他接近，在他周圍儘是些政客，以爲他是絕頂凜敏，無所不知，而讓他弄權，更是萬分危險，我們不該給任何一個科學家，如給林德門一般大的決策大權。

我以爲還有一點更爲重要，對某一類科學家，我們不能付以任何決策的權力。這類科學家就是不肯脚踏實地而愛投機取巧的科學家。失敗的決策，十分之九該歸罪於投機取巧。科學家假使醉心於投機，要詭計，不論代價如何，絕對不該請他擔任任何政府決策。這與他的如何稱職無關。與他的詭計如原子彈計劃如何見效，以及詭計如林德門計劃在敵機之前空降開花彈如何笨拙，都無關係。更與他的自信心無關，事實上他的自信心愈强，事情就變得加倍危險。

計謀用不得

實際如此，任何人醉心於計謀，就是一件危險事情。他選定的決策，錯誤的成份一定也大於正確的成份。他對他的詭計的信心愈堅强，那就離正確的判斷更遠。醉心於取巧，光明的一面就會迷糊了他的眼睛，認爲其他盡屬枝節，盡可克服。我碰到過一件事，那事與詭計相比，究竟還該次了一等，那是看英製噴射機首度臨空，誰能說這不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後來知道，事實上德國早有過了，聲勢還遠爲雄壯呢。

藐視正理原屬不智：技藝水準差不多的社會，所能產生的發明，大致會相類似。美蘇之間，在軍事技術方面，大致投上差不多數量的人力與物力，因此水準也沒有多大分別，在這種情況下，那一方面也無法保持長期性的技術頭先。這種領先，並且還談不上決定性的優勢。夢想着西方世界整體的軍事技術能永遠決定性地勝過東方國家，那是一個危險而不切實際的思想。這種空想，正是標準的投機家的想法。其爲害於西方國家，遠超過其他怪誕的思想。歷史上和科學史上，找不到長期領先的例子。

上面談到的，皆是反面的和該避免的。從惕若和林德門一案，我們也可以導出一些該如何做的正面答案。最要緊的一點，對解決困難的任何對策，該有圓滿的解釋。同時深具信心。在雷達案中，惕若和委員會諸公，都不是投機取巧之士，他們確實深信雷達爲唯一希望，林德門所具有的僅是鷄零狗碎的一片詭辯而已。在戰略轟炸一案中，林德門深具信心以爲他握着贏得戰爭的秘訣，惕若雖然洞悉其妄，然而意見無法受到應有的重視，也是徒然，所以最高的決策階層，對任何經過思考過的意見，是不能輕易忽略過去的。

另外一點也很清楚，我們需要更多像惕若一樣的人，也需要更多像惕若一樣的委員會，去接近最高決策當局恐怕唯有他們才是：在危機中爲我們找出正確決策的最佳保證。亨利•惕若，當然稱得上傑出，是科學家也長於行政，懂得學術上的一套，也了解政治上的另一套，所以在他領導下的委員會，也就絕不平凡了。

另一項事實是，大部份理論科學家，在四十歲以前，他們的建樹最佳也最富創造性。四十以後，似乎某種能力減退，對某些一瞬即逝的靈感，不易把握。不過四十以上的科學家們並不缺少經驗和閱歷，祇是他們很少像惕若一樣，踏入政界而已。

假使一般科學家並不擅長行政，就根本不請他們入政府擔任行政工作又如何？不必擔心科學和政府會就此脫節，仍請他們坐在科學的原位上，碰到有問題時，請他們向賢明當局提建議就得了又如何？

我熟悉此類問題。凜敏的有識之士請教過他們的，也從他們那裡取得過不少眞理的，不過仍舊不理想。有時，甚至相反地，根據他們的出發點產生了決策，同時也產生了危機，甚至影響到人類的希望。最大的危機是我們不敢面對未來。

歐洲如此，美國也不例外，我們都將面臨未來，未來究竟呈何面目雖不得而知，然而變是免不了的，主要的是我們該控制住如何變法。

科學家絕對置身政府之外既然不是好辦法，因此我提倡科學家該在政府各階層參加活動。所謂科學家我是指受過自然科學訓練的人們，並不單指工程人員而已，工程人員，也是我們所需要的。還有科學家該具有一項我們社會上所特別感到缺少的特性，這項特性，簡直已缺少到連我們自己都不再認識的程度，這項缺乏，祇有科學家才能加以補足，它就是科學遠見。

我當然不是說所有科學家都具遠見，也不是說科學家以外就絕對沒有人有遠見。遠見，到底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的。美國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Henry L.Stimson），在致杜魯門總統的備忘錄中，詳述原子

彈所引起的後果，所具遠見，遠較當時其他政治家的見解爲深刻。但是芝加哥的科學家們，在他們有名的函件中，表示反對使用他們參加製造的原子彈，又有另一番新見解。史汀生有他的政治立場，科學家們却另有他們學理上的憑藉，他們才清楚一連串的後果，那要靠他們的科學經驗，才會產生的。

我相信，目下有許多有意義的工作，我們輕易地將它放過了，正好比算術沒有發明以前，舊石器時代的人譏笑會用手指計數的人一樣。不妨假定大部份的科學家不具遠見，不過假使有人具有，那怕是一點點，給他機會發掘出來，這比利用他們的經驗等等重要得多。因爲，科學本身，也是日積月累的，科學家自己知道，科學本身隨時代而變，他們今日所了解的，絕對比廿年以前最佳的科學家們所領會的更多而更好，也絕對不如廿年後他們的學生們所知道的更深切更完善。正因爲科學在變，祇有科學家憑他們的遠見，才能爲我們顯現出一些未來的影子。

這就是我强烈主張科學家該進入政府的最大理由。不過有人會問，即便再有好得如惕若委員會一般的科學團體出現在今日的政治舞台上，世界情勢恐怕也不見得會改觀吧。

我覺得，這祇是似是而非。二十年來我一直和英國政府的行政人員們有着密切的連繫，我對他們的尊敬，遠甚於對其他我所接觸到的同樣機構的人員，他們忠實，守法，剛毅，但是也慷慨，就人性的立場看，他們該算得上完美的了。不過，絕對還缺少些什麼。

要知道，今日的行政，也是隨時在變，所謂政策，固然因任務不同而性質各異，也祇是主宰短時期的一種東西，當我看到政策的推行忽東忽西舉棋不定，我常記起冰島寓言中的一句句子，道是：「斯諾里是冰島的智者，祇是不具遠見。」

這句冰島的寓言便我永誌不忘。對西方的社會看得愈多，我愈覺得斯言之可貴。透切地看看美國，情形也是一樣。我們有無限的能力，對了解我們的一切固有方式，猶如了解我們的手掌一般清楚。然而對了解未來，還是不夠。這就是我要一些科學家過問政治的道理。當今日世界的暴風雨過去了，歷史又翻過一頁以後，後人爲我們這一代寫墓誌銘的時候，無法不爲我們寫上：「智者，祇是不具遠見。」那就眞眞可悲了。

譯自生活雜誌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 × × ×

美國開拓西部史話

開筆譯

美國開拓它那廣大的西部地區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冒險壯舉之一，這是一個開拓疆域的故事，其勇往直前不讓前人。這是一個集勇敢，痛苦與犧牲人類生命於一體的故事，從事這項壯舉的男女們，一經出發游歷或卜土定居，從不因艱難困苦的阻撓而回頭。

一八〇〇年時，密西西比河以上的美國西部，無邊無際，一片荒野，它那整個面積的大小沒有人曾測量過，它那深入的內部從來沒有白人到達過，只有幾名搜集皮革的獵人曾涉跡它的邊緣，他們描述着說那兒的廣大天地使人類感到邈小；平原綿延，一望無際；遙遠的高峯，永遠覆蓋着白雪。那兒草木茂密，狩獵甚豐，水牛之多，令人難以置信。同時這些獵人們又說，那兒有印第安人——永遠是好疑而叵測，時常表示友善，但有時亦喜殘殺。

美國對這一片具有誘惑性的神秘地域並無所求。可是到一八〇三年，突然由於國際關係的變化，美國變成了取名爲路易西安那這一片廣大西部土地的主人。（拿坡侖那時面臨厄境，他需要錢但不需要土地）路易西安那的購入，使美國的疆域擴充了一倍。它從墨西哥灣起

向北直達加拿大邊境，西自密西西比開始以迄於西班牙及英國的殖民地。

在購買這片廣大的土地以前幾個月，美國傑弗遜總統曾秘密地組織了一個探險隊，穿越西部，尋覓通往太平洋的水道，以便和富庶的中國通商。當兩位探險家，路易士和克拉克從旅行回來以後，他們的發現使神秘轉變爲現實。那裡雖然有高山峻嶺，可是人類可以量度。那裡雖然沒有一直通航的水道，可是有的是陸路他們可以從陸路到達通海的大河。

愛國人士大聲疾呼着：「美國人的未定命運是征服這個大陸—衝過這片廣大的土地直達太平洋……將歷經了一百世紀的酣眠振醒過來。」命運愈來愈接近了；未來的前途正等候着人們去拾取。

穿越大陸直達西海岸

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七日，威廉•克拉克中尉興奮地在他的鹿皮面的紀事冊上記下了下列字句：「我們已看到了大海，引起了莫大的欣喜。」克拉克和梅立韋德•路易士上尉以一年半的時間從事着這片新購的路易西安那地區的探險，並想成爲第一個自陸路到達太平洋的美國人，他們的南行路線共歷經四千一百卅四英里，所經者多爲原始荒野的地區。

那時候的西部正是荊棘遍地，當他們溯密蘇里河鼓槳而上時，蚊虻，蠅蚋和山人掌驅使人馬瘋狂欲絕。他們又碰到一種可怕的大熊，用他們的單響毛瑟槍無法擊斃。「我們寧可碰上兩名印第安人而不願意遇到一頭大熊。」路易士在他的日記裡這樣紀載着。不過他們也找到了「平曠，肥沃而美麗」的平原，此外還有自山上吹下的空氣，「是驚人的乾燥和純正。」

他們於一八〇四年五月自聖路易出發，四十六個人駕着一艘五十五呎長鐵架的平底船，由兵士們在岸上步行着把這艘船拖上了密蘇里河。他們在北達柯太的營砦裡度過第一個痛苦的冬天，那裡的氣溫降至華氏零下五十度。以後他們一共是卅個人繼續以小艇和獨木舟溯江而上。他們現在有了一個最有價值的旅伴，那是一位十七歲的印第安姑娘撒喀加維（意義是鳥女 Bird-Woman），她是雇用作爲翻譯的印第安人恰蓬尼烏的妻子。撒喀加維出身梭梭尼斯（Shoshonis）的西部一族，後來給另一族的印第安人捕獲作爲俘虜，又轉賣給她的丈夫。

探險隊抵達密蘇里的三叉口（Three Forks），此地以往白人就從來沒有到達過，他們在整個夏季中都在覓路通過洛磯山脈，但看來似已絕望。有一天路易士偶然碰上了幾個梭梭尼斯的女人，她們領着他到一處印第安人的營地。在這裡他遇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幸運的巧合事件，原來那裡的酋長竟是撒喀加維的兄弟。

這些友好的第印安人告訴美國人，在許多英里之北穿過苦根谷（Bitterroot Valley）的一條通路，在那裡有許多條西流的溪澗，可以引導他們到一處「白人居住的大湖（早期的中國商人）」。他們感謝撒喀加維，竟然度過了探險隊的最大危機，可是從這裡開始距到達哥倫比亞河河口的西海岸還有三個艱苦的旅程。他們到了西海岸以後，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堡壘，並在那裡度過了一個爲濃霧包圍着的寂寞冬天，然後於一八〇六年春天

開始回程進發。在來行路程上他們曾跟幾個偷竊的印第安人打了起來，殺死了兩名。可是在全部探險隊員中却只有一名軍曹死於疾病，這是唯一的一件意外死亡。

粗獷原始的印第安人

像路易士和克拉克那樣的探險隊，多次地出發遠征以後，茫然無知的地區逐漸地定了名和測量了距離。現在對於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多懂得一點了，在美國有近五十萬的印第安人，他們幾乎全部都是在二萬五千年前從亞洲遷移來的。他們有幾百個部落，也有幾百種方言。

多數跟白人接觸的印第安族都是在最近這幾代從東部和北部退到原野裡去的，他們騎馬並學會了放槍，因此發展而爲一種新的游牧生活，他們以牧畜水牛爲生，間或跟少數安居務農的部落交易換取穀類。

曼登族是印第安人中的非游牧民族。他們定居在上密蘇里一帶的鄉村裡，築壘自衛，他們建造土製的房屋，耕種土地，並對白人表示歡迎。一八三二年，賓夕凡尼亞的畫家喀德鄰向西旅行，曾訪問過這個部落，最初印第安人對他能維妙維肖地在紙上創造感到害怕，後來他們對他非常崇拜，因此他能進一步參觀曼登族最隱秘的祭典，這是任何其他白種人從來沒有繪畫過的。

曼登族的秘密祭典

這些平原上的印第安部落永遠是爭戰不寧的！他們爲了爭奪富庶的狩獵地區，爲了偷竊馬匹和槍械，爲了往昔的被竊和戰敗而從事單純的報復行動，一八三三年八月間的一個早晨，阿興涅婆族突然襲擊他的世仇黑足族，這一次流血的戰爭，因爲被一位藝術家查理•波特茂看到了，所以便在歷史上紀錄下來，那時波特茂正向西部游歷，替一位探險家兼業餘自然學家的普魯士王子馬克息未林寫生作畫。

波特茂和王子也跟喬治•喀德鄰一樣在曼登族那裡停留了一星期，這一個部落也許可以說是原野上具有最複雜文化的了，他們有着秩序良好的村落生活以及苦心經營的宗教，他們的儀式爲很多其他部落所模倣，在喀德鄰和波特茂訪問和繪畫的那一時期，曼登族約有人口一千二百五十名。可是在五年之內，由於天花和虎列拉疫病的侵襲，殘餘的竟不滿百人。

征服山岳的獵人

是什麼在引誘美國人西征？有時候是酷嗜冒險，有時候是愛好自由呼吸，可是也有一些人是夢想着財富。從早期的法國冒險家開始，所謂財富的意義便指的是獸皮。現在，在有一個短時期中，是獵取獸皮的狩獵人完成了西部山嶽的探險，他們使大規模的西遷在最短時期內可能實現。

一八二二年，威廉•阿希禮建立了後來改名的洛磯山皮毛公司，他派遣獵人上溯密蘇里到黃石河區域去，那裡的印第安部落黑足人和亞喀拉斯人對侵入者加以恐怖地攻擊，在這情形之下，阿希禮便下令獵人們南下越過洛磯山到仇視較少的懷阿明去。在途中，他的獵人們發現了南行途徑，後來其中一部份就成爲奧里岡通道，是西遷的移民車隊自東至西的主要路線，阿希禮指示他的獵人們狩獵一年以後，在綠河集合，那時候他將從陸路派遣供應車隊到那裡和他們聚會。

因此，於一八二五年七月，產生了一年一度的大聚會！公司裡的獵人們恣情歡樂，放縱狂飲，自由的獵人們和印第安人用獸皮來換取自聖路易運來的貨物。

一八三二年是獸皮貿易最旺盛的一年，約翰•傑可勃•亞斯妥的美國皮毛公司，用自己的車隊侵入了這一年一度的大聚會，在皮毛貿易上傾力競爭。三年以後，他的公司勝利了，獨佔了全部山林貿易。

一八三七年的大聚會中，出現了一位著名的觀察家，威廉•杜魯蒙特•史蒂華上尉，他是一位蘇格蘭貴族，滑鐵盧戰役的老戰士，他非常嚮往於山林生活。他以前曾四次參加這種大聚會，對皮毛獵人們有很深刻的印象，這一年他以副領隊的資格參加了車隊，並隨帶了一

位廿七歲的巴爾的摩藝術家，阿爾弗萊特•傑可勃•米勒同行，他在那裡所作的素描，爲史蒂華準備了以後在他的蘇格蘭老家裡作大幅油畫的資料。

米勒用水彩畫顏料生動而迅速地把當前的景色描了下來—半哩長的車隊迤邐地越過草原而來，組成了這一年一度的大聚會，山嶽獵人是一種特別的行業，他們多數是孑然一身地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嚴寒，饑餓和印第安人相搏鬪。如果他是幸運的，他帶來了成包的皮毛，也許剛夠還清他以前欠皮毛公司的債務。在獵人大聚會中，他放縱地尋求歡樂，洗盡了寒冬的艱苦，然後又整備好行裝，重新開始他的浪跡生涯。

之後，像開始那樣突然地結束了這一行事業，皮毛貿易時代過去了。一八四〇年是最後一次獵人大聚會，海狸氈帽已過了時，皮毛的市場消失了，那些山嶽獵人，有些跟他們的印第安親戚們定居了下來，有些利用他們辛苦獲得的對山地的優越知識，引導移民的車隊西征。

笨重的篷車開始艱苦西征

在寬廣的密蘇里河以外有長達二千英里最殘酷的地區在等候着美國人去征服。在一八四〇年時有成百家全體家族駕着有篷的大車，笨重地駛過，去遙遠的西部尋覓他們的機遇，當他們經過的時候，盛暑的炙熱迅速地將青草曬成焦黃。帶鹹味的河水使人畜患了疾病，在令人窒息的灰塵與熱潮中，瘦骨磷确的牛羣在筋疲力竭中哀鳴，然後例斃道旁，把大車在危險的印第安人區域裡闖了淺，粗陋的荒塚和腐臭的動物屍骸造成了西征旅途中的里程碑。

有一粒旅行者，五十四歲，原來是一家政府機關的繪圖員，名叫戈爾茲孛羅•勃魯夫，他厭倦了華盛頓京都裡的寫字台工作，於是組合了六十五名同志出發西行。從他這一次的長途跋涉中他經歷到旱道艱苦的最深刻的印象。「這裡有一墳墓……」他紀載着，從他所紀錄的符號上可以看出幾乎每天都可以發現荒塚。「一大羣狼迎候着我們……人畜均已疲累，饑渴交加，渾身塵土……看到幾輛大車燒燬後的餘燼……三頭騾子倒斃在此……留作饑狼的食糧……兩名最不守秩序的人打算離開。他們愈快決定愈好……到移民地點至少還有一百五十哩」

對所有掙扎西行的移民們來說，時間是最無情的了。他們必須在十月初下雪之前越過最後的一座山頭，可是一切都往往不如人意，甚至到他們新土地的朔望也感到了恐怖。

密蘇里是多數大車的出發點，之後路徑就分歧了。聖太飛通道向西南行，夫德克薩斯和墨西哥。而最常行

的一條通道是向西北走，又名奧里岡通道，上溯北濛拉特河，越過地維特和平原以後又進入山地，到了蛇河，通道又再度分岔，南行的經過西拉斯去加里福尼亞，北行的去奧里岡。

奧里岡！傳教士們曾談到過那兒的葱綠山谷，豐盛的木材和狩獵不盡的野物，一八三〇年的車隊已經向人們證明滿裝的大車可以直達哥倫比亞河，一八四二年，有一百名旅行者出發；兩年以後，增加到一千四百名，當這一百年結束以前，西遷的移民已經達到了最高潮。

德克薩斯的戰爭

當第一批開拓者首途往西北去奧里岡的二百年前，有一些美國人已經開始在西南通道以下的地區定居下來，在西部的平原與山谷間，移民的美國人發現印第安人一般都是未開化的，好戰而漂泊無定。可是在西南方面，他們却發現了有開明文化的居民，他們的信仰和形式都和西班牙人相似。

移民們首先一點一滴地匯聚起來的地方是今日的德克薩斯。自從一八二一年墨西哥自西班牙手人得到獨立以後，這一點一滴的移民便變成了一股洪流，兩年以後，史蒂芬•奧斯汀註定命運要成爲德克薩斯歷史上的第一位偉大的人物，他跟墨西哥的新政府成立了一個協議，使美國人在慷慨的土地贈與條件下在那裡定居下來。到一八三二年在他的殖民地中一共已有了五千七百名移民，並且還有更多的人陸續來到。墨西哥人於是開始動腦筋想攫取這美國人的殖民地，並停止實行免費供給地土的辦法。在以後五年之內，那兒燃起了戰火，最後當墨西哥的總統聖太•安那被德克薩斯軍隊裡的英雄，山姆•赫斯頓俘獲以後，戰爭的勝利終於贏得了獨立，十年以後，德克薩斯併入美國成爲第廿八州。

長征入猶他

兩種不同的動機鼓動着兩大有組織的移民運動：探尋宗教上的自由和追求黃金。一八四四年六月，一名依利諾斯的暴民謀殺了一位處身囹圄的的摩門教徒，約瑟夫•史密斯。（摩門教中的預言家）於是有八萬名的徒衆決定放棄他們的家園和豐茂的農由，離開依利諾斯州的那伏，首途西征，在他們的教徒中有不少是窮困的移民，他們只能徒步跋涉，把他們所有的行李裝在兩輪車上拖着前進。在這些「手推車的移民」中有一位英國人，名叫約翰•乞斯萊特，他紀述着一八五六年他們這一團體在旅行時所經歷到的恐怖意外，他的故事開始於是年九月，當時他的同伴們正開始爬上一百英里長的洛磯山陟坡，準備越過七千五百五十呎的山脊。

「到了晚上，天氣一天比一天的冷起來了，情形愈來愈嚴重。天氣又寒冷，食糧又缺乏，從過度耗力所引起的疲憊和困倦立刻產生了反應，我們即時想到在這種情形下，在安營過的營地上如果不埋葬幾具屍體簡直是不尋常的了。……在我們的輜重裡現在只留剩了幾磅糖和乾蘋果，約有四分之一袋的米，和少量（約爲廿到廿五磅）的硬麵包，當我們越過山脊的這一天，我的責任是留在最後面，看有沒有人沿途停留下來……我們所有的人手都去全力推動一輛車子，車子才能移動一段路，然後我們又回來推動另一輛……因此我們這一小羣人到達山頂差不多花了三倍時間……第二天早晨，我們把所有的屍體都集合攏來，其中有各種不同的年齡，和不同的性別，一共是十三具屍體，都是凍僵了的。我們掘了一個大方洞，把這十三個人都埋了進去，三四具屍體排成一層，一共是三層。後來我從以後路過此處的移民那裡聽說，第二年夏天，狼刨開了這個荒墓裡的屍體，他們的白骨紛散在那裡四周。」

摩門教徒的陸路旅程在遭逢的災禍上說來尚無法跟幾千名因爲聽到了神秘的「黃金」字樣，而從海道啓程往舊金山的淘金者相比。他們於一年中從最初的八百人擴充到四萬，拋錨在海灘上任其顚簸的遺棄航隻超過了四百艘，因爲船上的水手們都跑上岸去掘金了。

瘋狂淘金熱

約翰・奧古斯都・蘇特最初想把這個消息保守秘密——這個消息便是一八四八年一月裡的某個早晨，從他的新鋸木廠的溝渠中所找到的金屑，可是這個秘密沒有保守好，有一個人搖着裝泥土的瓶子在舊金山街上高喊着：「黃金！黃金！美國河裡流出來的黃金！」於是從舊金山東北蘇特的鋸木廠裡發現了黃金的故事，不脛而走的傳遍了世界，無數人擁往加里福尼亞。

從一八四九年起，愛爾蘭人，荷蘭人，中國人，法國人，澳洲人紛紛航行越過大海來到這有發財機會的地方來。東部的美國人只要能找到一艘看起來可以渡海的任何船隻，便蠭湧地開始他們的艱苦航程，繞過和倫角到舊金山，有些人取道巴拿馬，從陸地越過狹窄的地峽，乘船去舊金山。幾百名旅客得了黃熱病，可是從這條路走可以縮短幾星期的行程，還有一些人——約爲千分之十——駕着大車從陸路走，不過所有的路線都以舊金山爲目標。

經過艱苦的旅程到達目的地以後，眞正困苦的時期可眞正開始了。在冰冷的溪澗裡或是酷熱的太陽下的淘金人遇到了驚人的物價：一所鶴嘴鋤要廿塊美金，一個洋薯售價一元。在瘋狂的淘金之下，人們易於挖掘到的

淺層金子立刻就淘淨了。於是便有人合夥組成公司，從事比較像樣的開礦工作。

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湧入如許龐大數目的人口，於是在舊金山的遲鈍小村落裡引起了空前的騷亂。給黃金迷了心竅的水手們放棄了他們的船隻，由於房荒嚴重，這種船隻便拖上海灘來用作倉庫和旅館。新來的人們住在蓬帳和破屋裡，有幾所簡單構成的房屋，一個房間裡擠上廿個人，有一所屋子一年的租費高達十二萬元，有一種開賭場的人高興付四萬元一年的租金來租用一座帳蓬。

街道上不是泥濘就是灰塵。賭徒，娼妓，投機商人都蠭湧而入，有一位居民說：「舊金山在一天內完成，但生長都花了半個世紀。」

黃金使有些人走了運，但也使第一個在他的地上發現黃金的人，約翰・蘇特遭到了毀滅的厄運。這一位瑞士出生的兵士，他於一八三九年來到加里福尼亞，建立了繁榮的殖民地，其中包括了他的鋸木廠。可是現在淘金的流民湧來了，踐踏了蘇特的田地，「買」了他的食糧和家畜，可是很少付錢，結果他們甚至把他從他的土地上擠了出去。蘇特終於一文不名的死去。

牛仔與印第安人的衝突

現在到了一八六〇年，美國西部開始了令人難忘的時代。那就是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時代。西行的主要通路已經計劃好了。在早期充任過斥候和開拓者角色的冒險者，現在擔任了另一種並不減少危險的工作——那便是牧牛童。

來自德克薩斯的大羣長角牛，引成一陣吼鳴連連灰塵飛揚的巨浪，它們出發驅往阿比侖尼，維契泰，道奇城等舊牛城。牛仔們便在那兒把工資花在烈酒，撲克和舞場姑娘的身上，牛在這些城市裡養得肥肥的，然後販賣到中西部各城市或運到東部去。

牧牛開始成爲一項大賣買。當他們在德克薩斯北部賣出他們的牛羣時，牧牛人很快地就發現那裡的肥沃草原能使牛羣長肥，遠比留養在他們自己的牧場裡更爲合算，因此他們就開始把德州北部作爲他們的牧場。在漫長地驅牛往德州北部的途中，爲了保護有價值的牛羣，牛仔們騎在馬上與酷熱和孤寂奮鬪，可是印第安人却潛躡在他們的後面，因爲印第安人自己認爲這片土地是屬於他們的。

印第安人不喜歡他們，最初當移民們經過的時候，多數的印第安人保持着某種程度的和平，接受白人的金錢和貨物，簽立條約均分土地。現在印第安人看到白人們屠殺着水牛，他們喝着白人的威士忌，成千成萬的人

死於天花和其他的疾病。他們又看到白人們用牛和犁擴大他們墾殖區，一切的情形看來很清楚，印第安人明白自己正走上絕滅的厄運，他們受到了欺騙，地盤愈來愈小，饑餓逐漸迫近，他們於是掙扎圖存，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一連串小鬪爭和流血的屠殺事件展開了，成千成萬的人在爭鬪中死亡，美國西部的歷史上寫下了血染的一章。

美國印第安人的現況

由於白人們永不停止地往前推進，美國的印第安人不但損失了西部，並且也失去了整個的大陸，他們被逐出了原始的土地，變換了他們原來的生活，印第安人面臨着新的移民和他們的新擴展的政府，引起了無數複雜而永久存在着的問題，一直到今天尚全部未曾解決。

印第安人的問題幾乎不存在了，原因是印第安人幾乎絕了種，向西移民的大浪把全國印第安的人口從一七〇〇年白人剛開始大量移民時的一百萬人，減少到一八七〇年向西部移民的大風潮過去以後的廿萬人。這種大量的減少乃係一般人都認爲印第安人是一種頑固的阻碍，正如一八三〇年傑克遜總統稱之爲「自由，文明和宗教的懲罰」。這一年年初時，傑克遜曾下令所有的印第安人移向密西西比河之西，遠離文明區域。到一八七〇年多數的印第安人被迫移往紅人特居地，那是美國西部一片範圍極廣的地區。從此以後他們在美國便成爲大社會中單獨的一個小社會，他們算是公民但同時却又低於公民—即使在專爲少數民族居留的土地上，他們的情況依然十分窘迫。

美國印第安各族酋長的聚會

印第安人的特居地等於是一所維持着最低安全的監獄，在居留地的外圍有軍隊巡邏，防制印第安人外出。這種劃定區域的辦法是美國政府努力的結果，希望把好戰的印第安人不再捲入戰爭，並且離開新移民們所居的

地區。可是這樣一來，特居地內的生活也使印第安人在文化與經濟上成爲一個新萌芽的國家型式，印第安民族最初在特居地中放棄了他們自由而流動的漁獵生活，安居下來變成賴耕種爲生的農夫，到一八八七年，政府開始把特居地劃分爲若干區並分配給各族。

可是美國的印第安人和到美國來的其他外國人並不相似。他們的本意並不想打破舊日的枷鎖，在不同的世界裡建立起新生活，印第安人只願爭鬪着來保衛他們舊日的生活方式。當他們獲得了分配的地區以後，他們便迅速地轉向自己一向情願的部落社會的生活方式。結果許多印第安人的地主把土地賣給了白人，自己窮苦的挨過幾年，最後終於得靠他們部落的救濟爲生。

由於外來文化對土地的束縛，部落對他們的供養已不能維持了，於是在特居地的印第安人漸漸地只好靠聯邦政府的救濟爲生。而美國政府在南北戰爭時開始對印第安人的事務作單純的監督。美國政府中的印第安事務局對特居地中印第安部落生活假定了一種經濟和社會上的控制，有時加以顧問，有時則放手不管，有時使他們隔離，有時告訴他們什麽方式是對他們有益的，有時則幫助他們如何在窘迫的環境中生存。

並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住在紅人特居地裡。由於印第安區域中生活的窮困，使許多印第安人離開那裡，散居各地，而在劃分特居區土地的同一法規裡也規定凡離開特居地的印第安人也可以授予美國公民的資格，至於其他公民權他們也逐漸獲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在特居地上的印第安人已可享有跟其他美國公民相同的權利和義務。到了今日，美國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印第安人—一種是在特居地上的印第安人，他們接受政府控制，生活在窮困的環境裡，不過他們有自己的社會；另一種是同化的印第安人，和其他美國人一樣的生活着。

今日這兩種印第安人的總數約爲四十萬人，代表着兩百種部落。其中的半數—由於互相通婚的關係，已經很難正確地得到正確的數字—已不再住在特居區，有些離開那裡的印第安人覺得轉變生活方式很困難。有些却非常成功。印第安人一樣開設公司，坐在法官的席次上，或者管理着政府機構，雖然印第安人在膚色上也會遇到過一些社會上或政治上的歧視，不過美國政府也在竭力減少這種宗族和宗教上的歧視因素，以使同化的印第安人受到公平的待遇。

不過其他一半，約廿萬，留居在特居地內的印第安人，依然存着一個很大的問題。特居地內也有一些村落

是不成問題的，因爲它跟其他美國村鎮同樣的繁榮，可是大多數地方繼續遭受到政府領導錯誤的土地政策的惡果，並且無法擺脫印第安人揮霍的習慣。他們的衞生設備很幼稚，學校很缺乏。特居地內印第安人的平均壽命是四十歲，而其他美國人平均是六十二歲，更糟糕的是由於特居地上牧畜過度和地質上的浸蝕，根本養不活這許多人，可是許多印第安人都寧願選擇留住在特居地裡，拒絕引導他們外出同化，威廉•豪斯，一位奧格拉拉•薩奧克斯族的紅人去年向印第安事務局表明了他們的態度：「我們仍然願意做一個印第安人。」

譯自Life April 24, 1961

一位業餘彫刻家剛完成了一座巨大的大象，他驕傲地請他的朋友參觀。

「你用什麽做模型？」其中有一位問道。

「我不用模型，」彫刻家回答道。

「你沒有模型，怎麽能彫刻得這樣神態畢肖呢？」

「喔，」他高興地回答道：「我只不過是把不像大象的那一部彫去就是啦。」

※　※　※

有一天兩位朋友在街上見面了。甲說，「嗨，老喬，我看到今天早上的報紙，說你那有錢的老姑母去世了。」

「對了，」乙回答道：「你想想看，我花了八年功夫裝出非常喜歡她那隻該死的貓的樣子，就爲的是希望能使她在遺囑裡記得我。」

「眞的嗎？那麽她給了你什麽呢？」

「那隻貓！」

聲微的平和

介紹聯合國特殊機構之七

友之餓飢

Peter Lyon 著：慈譯

糧食生產和人口繁殖是多年來一場奇異的競賽，現在在這場競賽中已經有了一個新的令人興奮的事實—糧食生產已經快到可以供給人口增加的需要了。

過去，這場競賽談不上競爭，生產永遠比生殖落後很多；在歷史紀錄上每年都有些地方鬧饑荒，舉家挨餓，很多人成爲餓莩。

可是，這場競賽突然逐漸地接近了，接近得幾乎並駕齊驅，因爲生產在最近從邊線得到了有經驗的教導，儘管生殖是跑得强健而輕快，達到前所未有的一年五千萬人口的紀錄，而二者的距離是愈來愈短了，造成這一顯著變化的教導，就是糧農組織，聯合國的一個特殊機構，由於它在這場決定性的競賽中所表現的成功，是值得爲之作兩聲歡呼讚美的。

顯名思義，糧農組織是兼顧吃飯和耕作兩方面的，這種强調是極其自然的，因爲耕作者（包括漁業及一般生產業者）在世界各行業中的人數僅佔五分之三；但是人人都得吃飯，據糧農組織告訴我們，大多數的人吃得不對，所以糧農組織的產生可以說是爲了關懷世人的幸福。

首先，食物的發熱量一八九〇年美國農業化學家亞特華脫（Willeur Atwater）將之定爲標準單位。然後是一九一一年一位波蘭出身的美國生物化學家芬克（

Casimir Funk）發現了維他命，卡路里與維他命組織了食物的營養，形成了一門科學，使我們今日考慮到我們的食物。

但是對農業經濟學家來說，營養不僅是一種食物的科學；而且好比一個路標，指示豐富經濟的方向。感謝營養學，它使得耕作者可以對特定的作物作大量的生產，國際貿易因而繁榮，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得較好。從一九三〇年，他們獎勵一種「健康配種；」戰時由於迫切需要豐收，他們已經形成他們的理想了。

最具影響力的這些經濟學家之一是麥克道爾，一位澳大利亞人，一九四二年他在華盛頓代表他的政府作國際小麥協定的談判。由於他和那一羣美國農業部的新政人物的會談，引出了一組提議，稱做麥克道爾備忘錄，一個戰前的組織以實行弗蘭克林•羅斯福的世界性的四大免除的第三項—免除窮困。

那是一些勇敢而慷慨的提議，因此當然地引起一位勇敢而慷慨的婦人—伊蓮娜•羅斯福—的注意，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她請麥克道爾到白宮去。她聽取他的意見；後來他又被邀請，這次是和羅斯福總統共進晚餐。他的談話可以清想得出的，因爲差不多同時，他在一本著名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假如聯合國，」他寫道，「決定免除糧食的不足，第一個步驟是……免除窮困，這需要每一個國家採取行動和國際的行動以協助那些缺乏技術知識和經濟資力的國家，以求改進糧食的生產。」

羅斯福總統同意這種看法，在一九四三年春天，他邀請了四十三國的代表到維基尼亞州的溫泉城，舉行一次糧食農業會議。到了一九四五年十月，聯合國憲章生效了，糧農組織正式組成，以求達成兩項最重要的目的：提高營養水準和改進糧食的生產與分配。約翰•奧文爵士（以後是包以德•奧爾伯爵），一位高個子，濃眉毛的蘇格蘭科學家，被選爲糧農組織的第一任總裁，「假如各國不同意對他們大家都有益處的糧食政策，」約翰爵士說：「那他們什麼也不會同意了。」

有許多前兆是可以探測出動向如何的。但是開始時大多數國家是同意的。

一次考查顯示在世界上最擁擠的地區（亞洲、中東、非洲、拉丁美洲），需要最爲迫切，那裡沒有足夠的糧食使人吃飽，而在那些比較繁榮的地區（西歐，北美，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都有剩餘。

假如一個地區有多餘的糧食，而另一個地區卻是不足，則以你我天眞的看法，主要的不過是一個分配的問題而已。約翰•奧文爵士也是這樣看法。他提議成立一個世界糧食委員會，以穩定糧食價格，建立糧食貯藏以

防止歉收，經濟分配剩餘的糧食。他的提議在一九四六年哥本哈根會議時很爲人熱心贊助，但是最後被否決了。出口糧食的國家和進口糧食的國家的意見不能一致。

糧農組織提議成立一個世界糧食會議以完成這些問題。也因同樣的理由而被否決。於是約翰•奧文爵士於重新選舉總裁時無意再作候選人了。「人們需要麵包，」他說：「而我們給他們小冊子。」

糧農組織的次一任總裁是勞雷士•道德，一位美國的牧場主人，曾經當過農業部的次長。這時—一九四九年—世界糧食的價格已經下降，剩餘的糧食在北美已經聚集起來，而饑餓者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都逐漸嚴重。道德提議成立一個國際商品交換所，購買剩餘的糧食，以特殊的價格賣給迫切需要的國家。但是被否決了。還是出口與進口糧食的國家不能一致。

現在，一個糧農組織的商品問題委員會成立了；委員們强調至少要有一個緊急糧食貯藏的計劃，以對抗饑荒。但是即使是這個理想，也被否決了。在北美剩餘的糧食依然是愈堆愈高，而世界上別處的饑餓者的問題也仍然是愈來愈嚴重。

第三任糧農組織的總裁是菲力浦•加登，一位美國人。他指定一個由八個國家組成的糧農組織的小組在華盛頓開會，以處理剩餘糧食的問題。那是一九五四年。現在美國的剩餘糧食已經堆集如山，但是只作了很少的幾次用途，譬如上一年運送小麥到巴基斯坦去減輕饑荒，還有在一九五四年夏季幫助中歐與東歐的洪水災難。

剩餘的糧山，在美國是一個困惱的問題，維持費很高。而饑餓的地方則長遠的饑餓，糧山是可悲地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出不起國際小麥協定所規定的價格，但是就沒有別的方法解決嗎？每一次關於處置剩餘糧食的提議都被否決了，少數支持這意見的國家大爲不滿。多數國家爲的是怕得罪人，壞的簡直是沒有心腸，那麼什麼也做不成了？

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做了最後一次努力。哥斯達黎加的代表阿伯脫向聯合國大會提出一個提案，再一次强調一個世界糧食貯藏處，用剩餘的糧食穩定價格和改善貧窮國家人民的營養。糧農組織被邀請重新研究這件提案，並作報告送回聯大。這提案以四十六對零票通過採用，只有美國棄權，各國之間終於同意了。

他們是同意了；但是他們辛勞的結果證明他們只是在追尋一個幻影。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落在戈達•布勞博士的桌子上，她是一位精神飽滿，愉快的女人，糧農組織的商品部門的主管人員，她寫的報告，闡明了那

不相容的理論，清楚地指出爲什麽國與國之間對於那使人困惱矛盾的剩餘與不足的問題不能同意。

饑餓，她向聯大報告，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它的原因是貧窮，它唯一的治療在於這些貧窮國家的經濟開發，並不僅僅是缺少糧食使饑餓者痛苦；是因爲沒有錢去購買糧食。一個世界糧食貯藏機構並不濟事，因爲糧食不久就空了，只能以贈與來塡塞牠—但是誰來贈與呢？

至於剩餘糧食，對於解決這問題也無濟於事。他們不能減價出售，也不能奉送；任何一種都會危害出口同一產品國家人民的幸福。譬如說，假如美國給予印度小麥，這慷慨的行爲對於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將被認爲是一種危害。總之美國剩餘的糧山對於那些饑餓的人民並不好於一個樂觀的幻影。

不久以前，布勞博士從糧農組織的總部所在地羅馬到紐約聯合國來的時候，她向我談起關於貧窮和富足。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中年，黑髮，她用不着對她自己的食物的卡路里多加注意，她是個精力强盛的人。她出身於維也納，一九三五年在那裡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以後又得到倫敦經濟學校的博士學位。她有一副愉悅的態度，寬鼻子，集中心力工作時眉毛皺起得很厲害，從她同事的口中知道她差不多所有時間都是這樣，她也是世界上有數的幾位享有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能夠清晰地了解那極端複雜的農業經濟問題。

她在秘書大廈糧農組織辦公室接見我，想到剩餘糧食她皺起眉頭，百分之八十的剩餘糧食在美國。「當然，數目仍然在增加。」她說。

這是實情。現在是多於一億二千五百萬公噸的小麥，大麥，燕麥，玉蜀黍和粟粱—足夠，至少在理論上，四億五千萬人一年的食用。

布勞博士不耐煩地搖搖頭。「你不能計算多少人口需要多少食物，」她說：「在亞洲他們寧願挨餓也不願意吃某幾種剩餘糧食。」（在巴基斯坦荒年時，許多饑民拒絕美國小麥，他們希望要米。）（亞洲荒年時，草根樹皮泥土，均可充饑，譯者曾目覩樹皮被剝一空之慘狀，所謂饑不擇食，那有寧願挨餓之理，以上事例，恐另有內幕，嘗思亞洲有些政治腐敗國家，經手官員常令慈善事業爲之變質，良可慨嘆—譯者。）還有，布勞博士繼續道：「差不多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澱粉—不是最好的營養食物。」

糧農組織的口號是—讓人人有麵包吃，但是麵包中含蛋白質很少，世界上的饑民最需要蛋白質。他們日常的食品中澱粉太多。

「不過，還是有方法使用剩餘糧食的，」布勞博士說：「譬如，美國和印度正在作一種安排。我願意想着

我的報告對於這安排實行的可能是有幫助的。」

去年美國以非常慷慨的條件，賣給印度一千六百萬噸剩餘小麥和一百萬噸剩餘食米。結果印度因而能夠成立一所國家糧食銀行，用來應付未來數年可以預料的缺乏。布勞博士是太謙虛了：她的報告幾乎完全確切地提供了美印協定的方法與目的。她也警告他們要保護別的出產小麥的國家的利益。這一次，美國和印度都保證每一個與印度有糧食交往的國家，印度繼續購買與以前一樣多的糧食。雖然如此，這件交易還是引起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嚴重的不安，至於泰國，是以出口食米生存的，反對得最爲强烈，外交官辭職了，政府幾乎退出東南亞公約組織。

「明顯地，」我說：「剩餘可能是衝突。」

布勞博士衷心同意地點點頭。「剩餘糧食看來好像是一個容易的答案，」她說：「如此的具有引誘力，但是對於貧窮只有一個困難的答案—經濟開發。」

這一方面，糧農組織從沒有逃避艱難的路徑。一開始就從事低度開發國家的技術援助，以便多數人可以吃得較好。這是一個巨大的工作，勞苦的工作，而且很難想像，一件不被感謝的工作。

這些地區的土地，由於好多世紀來過分的使用，常常是貧瘠的。農田或者是屬於無知的地主，或者是由於祖傳析產，一再分割，結果成爲一塊塊的小田，無法實行合理的耕種。耕種者自己可能是無知，迷信，無能，頑固，懷疑改變，對於增加他們收獲的努力感到氣憤。他們是受當地神教傳襲方法的束縛。

在和如此不易合作的人共事時，糧農組織派遣的送舊迎新的專家們，必須具有天使的性情，英雄的氣質，尤其是他們的專長要關懷如此卑微的瑣事，像家禽疾病的處理，較好的使用鍘刀或施肥的方法，下面隨便舉出幾個專家們從事的工作：

亞勒德是一位德國漁業專家。他被派遣到亞馬孫河，他發現當地的印第安漁人用弓箭捕魚，他表演給他們看如何用小的尼龍網可以捕獲較多的魚。印第安人笑起來了。他們當作魔術看，他們再度乘船捕魚時還是用他們的弓箭。亞勒德就找他們的兒子們和他一道。當孩子們回家帶回比他們父親更多的魚時，父親們終於被說服了，於是另一次贏得進步的勝利。

亞塞是邁阿米大學熱帶糧食研究室的主任，糧農組織派他到那哥不爾（Nagpur），印度中部的一省，去勸告橘農的合作。他發現在那個多產而饑餓的國家有那樣多食物的浪費而大爲驚詫。「印度人仍然要求他們的水果與蔬菜每天是新鮮的，」他說：「結果是全部充斥到

市場上去，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能賣出去，其他的損失了，加工的裝置可以節省那些損失。」他花費一年的時間提倡加工與包裝。他的結論是食品加工在印度可以成爲一項主要的工業—假如習慣可以改變的話。

華納是一位瑞士的乳酪專家。八年以前他被派到尼泊爾去勸告生產乳酪。他的分乳器，他的攪乳器，他的乳酪壓製器，和他的鍋子，罐子，由尼泊爾的苦力背上一萬五千呎的喜馬拉雅山。在途中，華納發覺他們是多麼需要這種蛋白質豐富的食物啊。「我們除去午飯吃米，晚飯吃薯以外沒有別的，」他回想道：「或者，變換一下，午飯吃薯晚飯吃米。」八年來，華納組成一項工業：許多製酪場從當地的牛奶製造乳酪和奶油；他已經訓練了二十多尼泊爾人在他走後管理這幼稚的工業。

布里多是一位比利時的昆虫學家，專門研究控制蝗虫的。他在非洲從事滅蝗工作二十多年，他接受了糧農組織派他到中美洲的工作。因爲那裡是迫切需要的：一九五〇年蝗虫毀滅了尼加拉瓜一半以上的收獲，而又蔓延至巴拿馬到墨西哥。因此布里多忙碌起來，他步行，騎馬，坐吉普走遍了中美，尋找蝗虫繁殖處。兩年中他走了三十萬哩，引用阻止蝗虫形成大羣的方法；組織噴射運動。在去年八月他宣佈：「蝗虫已經在控制之下了。」

現在糧農組織差不多有六百專家在全世界從事各種工作。這是麻煩的工作，待遇很低，常常是身在異域，周圍的人們對你說着聽不懂的話而且很少感謝之意。

糧農組織同時也進行一項重要的長期計劃—大規模重建整個地中海流域。

十五個國家和地中海流域接壤，這裡的景象說明了人們可以如何地破壞他們的環境。這裡，在它的東端，是西方文化的搖籃，在那肥沃的半月形地帶，一萬年前就產生了農業。那一度是一片葱綠，廣大的森林，豐富的牧場，肥沃的草地，今日則大都是光禿的岩石，深峻的峽谷，不毛的童山與荒漠。冲蝕是如此嚴重，據估計在伊拉克和阿爾及尼亞有些流域，假如聽任自然發展的話，一世紀內恐怕無可耕之地了。那一地區大部份是在衰退的情況，那裡的偉大光輝已屬過去。

糧農組織提議在那一區要徹底整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二十年內，灌溉的的土地可以加倍，至於產品，感謝肥料，機械，和改良的品種，也可以加倍，所以對土地合理的運用，將可以使人民的收入增加一倍，這些並不僅僅是奇妙的幻想。譬如希臘的專家們就曾經證明花七元一畝的肥料，每畝可以增加收入二十元，灌溉使得叙利亞的農產增加三倍。從美國進口改良玉蜀黍配種

，使近東的收獲量大大的增加。

對於這有希望計劃的主要關鍵在於恢復地中海森林，一九四三年，羅斯福總統乘飛機從開羅到德黑蘭時，他從飛機上向下看，渴望看到黎巴嫩可資憂祝的森林。可是只見到重山濯濯，以後他回到華盛頓，在備忘錄上記下這點，作爲擬議中的糧農組織的一項方針：「森林是最重要的。請美國代表提議將之包括於糧農組織憲章中。」沒有一個農業家不同意森林是最重要的這一概念。糧農組織也以此作爲主要計劃的一部份，提議地中海的各國政府，差不多加倍擴充他們的森林面積，從五千萬擴張到九千三百萬畝，這樣可以穩固土地，貯藏水份和中止浸蝕。

這計劃是大膽的，但是這是設計以恢復這一區域往日的壯麗光輝。百分之九十的花費希望是出自直接有關的十五個國家。其餘的—十五億元—必須由外來投資。當我們想到字母是從這地區產生，基督教，猶太教，依思蘭教都是從這個地區產生時，頓有不勝今昔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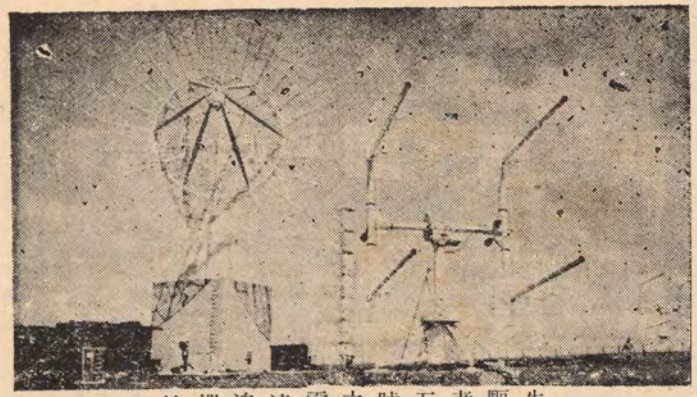
由於多方面的努力推動，糧農組織已經能夠提高世界糧食的產量超過人口的增加量。這是一項顯著的成就，但是並不足夠。不錯，糧食生產已經穩定地趕上人口繁殖了，但是這是一個殘酷騙人的事實。不幸，富足的國家與貧窮的國家的距離正在擴大。糧食生產最成功的國家，大都是最不需要的國家；在拉丁美洲，尤其是在遠東，糧食生產是落後的。

所以，一年以前，糧農組織發動了一次世界性的反饑餓運動。最終的目的是在免除饑餓與改善營養。

糧農組織的職員們都深知實情，他們不相信這運動在五年以內能夠達到目的。印度的外交家賓納，他現在是糧農組織的總裁，他是最清楚障碍所在的：一九四二年他擔任孟加拉的救災事務，那時有一百萬人餓死。糧農組織的職員們希望在這運動中能夠完成的是，讓我們全體，無論貴賤，都能面對這一不能忍耐的問題：我們的集體財務已有被包圍的危險，爲什麼還要有人餓死？爲什麼少數人暴殄而多數人挨餓？

國家之間已經同意反饑餓運動，他們在聯合國大會時一致贊成。他們請糧農組織設計如何運用剩餘的糧山，如何分配給最最需要的六個國家，包括加拿大與美國，作爲解決這一問題的支援，贏得一致的支持。至於採取何種行動，還需要等着看。假如糧農組織能解決了剩餘與不足的矛盾，它將贏得全世界不止兩三聲的歡呼與讚美。

譯自 Holiday June 1961



先驅者五號之雷達追縱站

太空飛行與太陽系的測量

—威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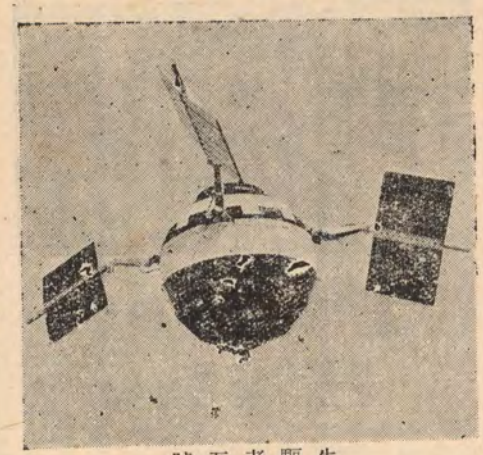
利用望遠鏡觀察法，地球與太陽的距離有二十七萬餘公里之誤差無法確定。太空船如先驅者第五及蘇俄的探測火箭正向金星前進，將可使未定之值獲得答案。

幾世紀來天文學家都在以日益精確的數字來繪製太陽系的天體圖，各行星的軌道目前已極爲精確，足可預測出幾年以後地球與任何一行星之間的角度關係，精確到數百分之一秒以內。如果僅爲觀察或預測用，則目前繪製太陽系天體圖的工作，可謂已完全竣事。但在這天體圖上却有一項極重大的缺陷，雖然圖中所有的角度關係都是正確的，但惟獨缺少正確的距離標度。目前有了太空航具可用以探測太陽系，這一個缺陷就更形嚴重了。欲求到達另一行星上，星際領航員必須要精確的知道它們究竟有多遠—但是他無法獲知。

至六月份我們可能知道蘇俄在二月十二日射出的金

星探測火箭距離它的目標接近到何種程度。當這具太空船射出後兩個星期，蘇俄根據追踪統計表，測算出它將在五月下旬通過距金星十萬公里的地方。這一個預測可能表示出太空船在以動力飛行的階段內，產生了極小的誤差—確實是小而又小—而致使它與計劃中的軌道有了偏差。（這具太空船是由一個環繞地球飛行的人造衛星上向金星發射出去的，這是一個極爲可觀的技術成就。）蘇俄的科學家也和其他人一樣，不知道他們所計劃的軌道如果正確達成，探測船是否就能到達金星。

目前對太陽系所作的幾次最精確測量中，彼此之間也有萬分之四的差別，這是軌道計劃家所面對的最大難題。它顯示出即使探測船的導向完全無誤的對向金星，它也將會與目標中心相差一萬六千公里，或與金星的表面相差九千六百公里。



先驅者五號

由於蘇俄聲稱他們的最重要目的是測量星球之間的距離，他們似乎不會在中途去改正探測船的方向。雖然這種改正可助探測船到達金星，但是也將使軌道計算中的未確定數字增加，因此也將使測量距離的精確性減少。蘇俄可以由探測船發射的日期及預計它到達金星附近的時間，推算出一個仍可稱爲是最精確的星際距離。

這些距離並非是太空飛行計劃人所面對的唯一未知數，由於地球繞日旋轉一周所走的距離也無法獲得一個精確的數字，因此地球本身的眞正速度也法獲悉。同時也就使太空船在放射時，地球上放射點的位置與速度都成爲未定數。太空船射出之後，我們無法正確的獲知它將飛向何處，可能飛多遠，它的目標何在，如何瞄準。

望遠鏡並沒有多大幫助，天文學家已將利用光學以求獲得最精確數字之方法全都用盡，因此不得不另尋其

它的技術方法以增進對距離之知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發射出一個强力的雷達信號，然後測量它到達附近星球及反射回來所需之時間。利用這種方法，已然獲致了許多有價值但非決定性的數值。另外一種最使探測太空工作感到興趣的就是利用太空探測船本身作爲測量工具。爲了這一個目的，探測船是否飛近其它的星球並不重要，四十三公斤的美國太空船先驅者第五號，去年射出之後被追踪了三千五百萬公里，獲得了極有價值的距離資料。如果蘇俄能和它們七百公斤重的金星探測船保持更遠距離的無線電聯絡，他們應該可以使先驅者五號所獲的距離數值獲得更進一步的改正。

天文學家用來計算太陽系天體間的距離單位稱之爲天文單位

先驅者五號內部情形

(Astronomical Unit 簡作A．U．)這是地球中心至太陽中心的距離，換言之也就是地球繞日軌道的圓周半徑。大約在三世紀以來，人們就已經知道天文單位約爲一億四千八百八十萬公里。最初的約略數字是日出及日落時觀看太陽的中心而獲得的，兩次觀測之間的距離—地球的直徑—作爲基線，兩次的觀測角用可作爲三角計算所需的兩個角度，三角形的第三個角（通常多指這個角的二分之一）稱爲視差角。天文學家定太陽之視差爲一個天文單位距離下，地球赤道半徑之對角角度。

利用幾何測量法計算，地球的半徑可以精確到正負六十六公尺以內，遠較天文計算中任何其它數字之精確度爲高。根據傳統，天文學家一直認爲太陽視差爲一基本數字，而天文單位爲演繹數字，而不問其由何獲得。

太陽視差的正式數值爲弧度八．八秒，係一八九六年國家天文曆書會議所定，一直未會更改。這一個數字在大多數的天文學統計表上仍然沿用。這一個會議同時也給地球的質量定了一個正式的數值，妙的是它竟和太陽的視差值相互矛盾。一八九六年所定的

地球質量，推算出太陽的視差應爲弧度八．七九秒，而這〇．〇一秒之差使一個天文單位相差了十六萬公里。

直接測量太陽的視差是不適宜的，因爲它的角度小於十秒，且太陽的光源不是一個點。因此天文學家就轉用間接的方法以使太陽視差的數值更爲精確。目前已具有的數值竟達十一種之多。

一八九五年，著名的美國天文學家牛康布（Simon Newcomb）綜合一百四十年來觀測太陽及四個內側行星的結果，獲致了地球質量與太陽質量之比。由此他推算出太陽的視差爲八．七五九秒，天文單位爲一億四千九百三十四萬公里。牛康布自知所得視差過小，而天文單位又是極其大，因此次國家天文曆書會議開會時他的數值就被擱置了。數年後天文學家瓊斯（Harold Spencer Jones）又將牛康布的數值予以更正，使視差略增爲八．七六四秒。此後就無人求得過如此小之視差及這樣大的天文單位，（參閱附表）。牛康布的計算很可能是受了觀察錯誤的影響，當火星及金星距離地球最近時，它們的直徑角度相當大，（火星爲二十秒，金星爲六十五秒。）再加上其它的因素使測定它們的精確位置極爲困難。

一八九八年，柏林烏拉尼亞觀象台的哥斯達夫．維特（Gustav Witt）發現了一顆小行星「愛神」（Eros），使測定天文單位有了一條新的道路。

愛神星是一個不規則的形體，最大直徑不過二十四公里，是一個極佳的光源點，此外它有時繞到距地球二千二百萬公里以內，較金星更近，可造成極大的視差角。有兩個國際間的活動已組織起來，以觀測愛神星。第一次是在一九〇〇年及一九〇一年間，（當小行星的最大視差角爲二十八秒時）。第二次在一九三〇年及一九三一年間，（當小行星處於最佳的相對方向，它的最大視差爲五十秒）。第一次的結果，使皇家地理學會的韓克斯（A. R. Hinks）測出太陽的視差爲八．八〇六秒，正負千分之四，第二次的結果使史賓賽瓊斯（Spencer Jones）所得之數值爲八．七九秒，正負千分之一。瓊斯的結果是根據十四個國家中的二十四座天文台所攝的二千八百四十七張照相而得。他們二人的數值雖然都是以愛神星爲根據，也仍然是本世紀所獲得的最高與最低數值，二者使天文單位相差了二十七萬公里。

一九二一年德國的諾特本（E. Noteboom）及一九三三年維特也都用愛神星推算過太陽的視差。瓊斯所利用的是三角計算法，而諾特本及維特則測算愛神星的軌道受地球月球質量影響而引起的變化，由此他們測算地球的質量，再進而推算出太陽的視差。他們二人所得結果竟然完全相同：八．七九九秒，正負千分之一。

一九五〇年，辛辛納堤天文台的雷比（Eugene K. Rabe）將愛神星的軌道變化作了一次更玄妙的分析。他自一九二六年開始觀測愛神星，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止，他非但引用了地球月球的質量，同時也利用了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及海王星的質量。這些計算需要利用計算機，雷比所得的太陽視差證實了諾特本及維特的數值，且使之更爲精確，它是八•七九八三五秒，正負萬分之三•九〇。這個數值就是我們目前太空技術研究院中用來設計及分析軌道的根據，很可能蘇俄所用的也是這同一數字。

雖然這三個根據愛神星而個別計算出的數字極其相近，而其它的方法也同樣可靠的求得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之一就是直接求得地球的速度，藉之可易於推算出天文單位及太陽視差。測算地球速度的方法之一是利用一顆星的光線所產生的光譜變移，這個變移是與地球的速度成比例的。一九二八年瓊斯以光譜攝影法觀察二十一顆星，測算地球的速度，然後用這個速度推算出太陽的視差爲八•八〇三秒，正負千分之四。一九四一年威爾森天文台的亞當士（Walter S. Adams）分析了牧夫星座的三十七張光譜圖，以推定地球在軌道上不同點其速度所引起的光譜變移頻率爲若干，藉此變移，亞當士算出太陽的視差爲八•八〇五秒，正負千分之七。

最後求得的一個視差是一九五〇年耶魯大學天文台布羅文（Dirk Brouwer）所發表，他與雷比是以正統方式推算的最後二人。布羅文將月球所受的干擾作了一次更精細的研究。當月球接近太陽時，太陽對月球軌道的影響也最大，距離遠時影響也小。其變動的幅度視日、月及地球間的距離而定。布羅文仔細的分析某些星座的受月球掩遮情形而推算出其變動。由此而算出的太陽視差爲八•七九二五秒，正負千分之三。這一個數值是本世紀中所獲的第二個最低值，也是頗有疑問的。這種方法最重大的錯誤來源，是由於月球表面的不規則引起了掩遮時間的不規則。

首次利用非正統方式而獲得成功，是一九五八年麻省理工學院的林肯研究室的工作者所完成的。他們自學院的磨石山（Millstone Hill）天文台對向金星發射了一個强力的雷達信號，然後測量收到反射波所需的時間。在行經約有八千九百六十萬公里。費時五分鐘之後，回來的信號極其微弱，使每一個脉波無法自收音機的雜音中顯出。但利用發送出帶有標記的信號，然後將收到的信號用計算機加以分析，就可使信號與雜音區分。信號往返所需的時間，推算出太陽的視差爲八•八〇二二秒，正負萬分之一。第二年曼撤斯特大學的賈德瑞爾天文台利用它的七十五公尺無線電望遠鏡，又重覆了一次

麻省理工學院的實驗，求得了太陽視差爲八•八〇二秒，正負萬分之五。這兩個數值極爲接近，使天文單位的差度僅餘三千二百公里。在另一方面，他們使天文單位較雷比的數值短了整整六萬四千公里。

雷比的天文單位是去年計劃將先驅者第五號射入金星附近的軌道時所利用的數值。我們斷定他的天文單位是最適宜的一個，它有諾特本及維特作爲後盾，同時也沒有超出亞當士的數值。

如果我們追踪先驅者第五號的時間較長—至少六十天—我們就可以核對雷比的數值了。它與實際的數值有任何差別時，都將使軌道發生偏差。我們希望藉先驅者第五號所作的基本軌道測量，是它的沿徑速度（Radial velocity），也就是它自地球上射出後與地球成直線的速度。測量這一個數值，可以辨別出天文單位與實際數值的差度到萬分之五。時間愈長則差度也愈益顯著，因此追踪先驅者第五號的時間愈久，其結果也愈精確。

先驅者第五號的沿徑速度，是利用設於夏威夷及英國賈德瑞爾兩個追踪站，測量它們所發出的無線電信號所產生的波長變移率而推定。在每一次追踪過程中，地面的電台就向先驅者第五號發射出一個超高週率的信號，太空船收到這個信號之後，把它的週率減低十七分之一，然後輸至發射機，再將信號送回地球。連續不斷測量往返信號中所產生的波長變移率，就可以獲得計算探測船軌道所需的各項資料。當信號至探測船往返的時間可以測出後—在最後接觸的數日中，它所需的時間已達四分鐘—最重要的一點是發射機送出的信號與收到的信號間有任何微小的差誤都必須測出。爲達到這個目的在賈德瑞爾的追踪台裝設了一個氣鉋標準週率產生器。

先驅者五號一共追踪了一百另八天，自三月十一日射出，至六月二十六日它距地球三千五百九十萬公里止。最後的信號來自太空船上的五瓦特發射機，它的距離遠較預期者遙遠。當先驅者五號到達一千二百萬公里時，一具一百五十瓦特的發射機應當開啓，但因太空船上電池容量減低，而致在五月二十一日後未能開啓，這一架大型發射機的距離，預計爲一億六千萬公里。至六月末，五瓦特發射機送回的信號已極端微弱，常被雜音所掩蓋。但利用統計技術仍然能將信號自雜音中分出，只要接收機能感受到先驅者五號的信號，就仍然能夠獲致有用的資料。

在我們的研究室中，我們由波長變移數值計算出先驅者五號的軌道，同時也計入了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及土星所引起的影響。這一個數值再以根據電比太陽視差所預計的軌道來和它相較。結果顯示出雷比的數值應當減小萬分之一•一。將雷比的八•七九八三

五乘以萬分之一。一得〇。〇〇〇九七，即爲應減去之值。因此由先驅者五號所推算出之太陽視差應爲八。七九七三八秒，正負萬分之五。由此換算出的天文單位爲一億四千八百六十八萬公里，正負一萬三千六百公里。如果我們能按照預期，追踪先驅者五號至一億六千萬公里，我們就可使太陽視差的精確度增進至萬分之一秒以內，並使天文單位差度小於三千二百公里。

由於先驅者五號的行程我們獲得了對雷比數值信心的程度，雖然並不一定能改進它。我們現在可以相信天文單位不會小於一億四千八百六十五萬七千六百公里（雷比的最小值），也不會超過一億四千八百六十九萬四千四百公里（先驅者五號所獲的最大值）。二者之間仍有三萬六千八百公里的未定值，要等候看蘇俄的金星探測船是否能將它減小了。

Scientific American Apr. 1961

我們在加里福尼亞州參觀了一家專門製造計算機的規模龐大的電子儀器公司。當我們參觀全廠一週，最後到達一處表演它們的最新計算機示範操作的地點，我參觀之後，覺得這具機器實在太龐大而複雜了。我便詢問那兒的一位服務人員，假如這具機器有了故障時，他應該怎麽辦。他沒有開口，只是用手指一指掛在計算機上面墻上的一個小盒子。在那小盒子的玻璃板裡面是一具中國算盤，盒子下面有一條附註：「遇有故障時，敲破此玻璃。」

× × × × ×

一對夫婦搬進紐約一家新公寓，不久就舉行了一次相當熱鬧的派對。電唱機響徹雲霄，賓客們猛踩着地板踏拍子，又有人敲着銅鼓伴樂—於是電話鈴響了。

女主人接了電話。當她擱上電話以後，她喜形於色地對她丈夫說道：「我們運氣好，沒有挑選公寓的下一層，我眞是高興。剛才那人打電話來說，下面簡直是鬧死啦。」

日本投降始末

Samuel Elliot Morrison 著
張以准 譯

一九四五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下結束。本文爲山姆爾·伊略特·摩里遜（Samael Elliot Morrison）教授對這一劃時代史事所作的詳盡紀載，摩里遜原係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曾獲普立茲獎金。著有麻省航海史及哥倫布傳。一九四一年他志願開始撰寫二次大戰美國海軍史。他曾服務過十一艘戰艦，獲得數枚金星勳章，退休時階級爲海軍少將。本文係其大作的最後一章，第十四卷中摘出者。

當美軍佔領塞班島，馬尼拉和琉球等重要基地後，日本政府仍宣稱爲戰略性的撤退，日本人民對於他們失敗的命運仍一無所知。因之，日本政府及軍方高級人員中有一部分已洞察失敗前途的人感到進退維谷。愛國心驅使他們設法擺脫戰爭，而承認失敗却只有羞辱與自殺一途。即使日皇本身亦覺得身陷泥淖之中，他本人亦希望和平。事後麥克阿瑟元帥問及日皇何不及早採取行動時，日皇作出咽喉被割的手勢。

早在一九四五年，盟軍進攻呂宋之後，日皇裕仁已在和平運動中扮演積極的角色。他的干預必須細心而秘密，以免觸怒政府的傳統與制度。正月底二月初時，他曾與七位「重臣」私人個別談論過——首相及樞密院主席等。他發現人人盼望及早結束戰爭。前首相近衛坦白陳述日本已面對相當程度的失敗，並請皇兄立刻採取行動終止戰事。

然而對軍事集團的恐懼使他們一事無成。四月初盟軍登陸冲繩島，蘇俄宣佈日俄中立條約作廢，使日本面對着新的危機。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小磯將軍辭去首相職時，重臣們早已料到。他們現在推心置腹於內大臣木戶侯爵，木戶是日皇的親信知友，日皇把政治商談的大權賦給他。新首相八十餘齡的鈴木寬太郎男爵於四月七日就任，他在四十年前曾任低級海軍軍官參加對馬海峽之戰。他當時是退休海軍上將，並爲樞密院主席。他就職的那天正是主力艦大和號被擊沉的日子。和平主義者的東鄉茂德被任爲外交大臣。

而軍事領袖於鈴木組閣的條件是勝利地結束戰爭。這位新首相必須裝作同意，他也知道皇帝的意思是要他終止戰事；而爲了對軍方負責，他又必得宣佈一些死硬的聲明。

發動一次戰爭只需對付一個敵人；而和平的敵人却至少有兩個以上。自然，日本必須知道同盟國與美國的態度。盟國除了更兇猛地發動攻勢外別無表示。也許假如羅斯福總統多活六星期，他會接納約瑟夫•C•格羅的意見，公開保證如果日本無條付投降則可以保全其國王。美國國務院自戰爭由始便已預見及此。因此，美國政府在宣傳上有意放過裕仁而集中力量攻擊東條及軍事集團。美國政府所以如此，亦有其理由在：一方面情報顯示裕仁本身並不希望戰爭；另一方面一次大戰時德皇的逼迫形成日後希特勒顚覆政府之苗。轟炸東京時皇宮免於災禍；由於國防部長的堅持，陸軍轟炸機沒有光顯兩大宗教藝術中心：日光與京都。

格羅先生是羅斯福總統的同學知友，在珍珠港事變前曾任日本大使多年。美國人中再沒有比他更了解日人的個性，他由鈴木政府的言談中偵知出其眞正渴望和平的意願。他了解爲要達到對日和談目的，保留日皇地位將有助於談判。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日，格羅先生被任命爲助理國務卿。他發現許多高級官員對他並不表贊同。報刊及許多專欄作家及電台一致要求：「裕仁必須退位」。李海上將探知許多平民上書總統要把裕仁列爲戰犯[redacted]蘇俄政府也希望廢除君主制度，使共產黨於無政府狀態中圖利。

格羅先生聽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廿三及廿五日對東京的毀滅性轟炸後，他拜訪總統請求他作次明白的演講。總統打算在卅一日發表談話認爲日本投降後裕仁地位不受影響。哈利•杜魯門就任總統第六星期，他覺得這件大事必須徵得軍事領袖的意見。在他要求之下，格羅先生請教於馬歇爾將軍，佛萊斯特與史汀生部長。他們對此問題表示同感，但是認爲在當時冲繩島尙未攻下，此一聲明只會讓日本政府誤解以爲盟方求和。因此而失去

了向日本伸手謀取和平的機會。不過事實上此項保證並不會被接受，因爲兩個原子彈的投下及保證日皇在位聲明後，日本陸軍海軍領袖仍然反對結束戰爭。

六月一日，由高級官員及原子科學家組成的總統顧問委員會，建議對日立刻使用新原子武器，且事先無需加以警告，選擇地點以能顯示其「殺傷能力」者爲佳。另一個方案——事先申明將投於日本人烟較稀的地方以示其可怕——被否決了。因爲政府怕日本人把盟軍俘虜移去作試驗。再則無人敢預言炸彈的效果如何。如果先加警告而結果失敗，會使美國喪盡面子。

六月十八日，冲繩島即將攻下時，格羅先生敦促總統對日皇地位發表聲明。但是其他高級幕僚却請求暫緩，總統決定把此事在波茨坦與邱吉爾史達林的會議上提出。波茨坦會議預定七月十六日開始。

新墨西哥原子試爆成功後。邱吉爾在波茨坦說：「世紀末日到了！」

此時，日本一些較有責任感的政治家覺得進退維谷，無所適從。五月九日德國投降消息傳來之後，比較現實的軍方領袖明白假若蘇俄參戰則本島將無法防禦。鈴木內閣贊同以一切力量使蘇俄中立並且設法得求有利的和平。一些半官方人士曾向東京的蘇俄大使試探但無結果。由首相，陸海軍領袖，外交大臣組成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於六月八日開會批准一項基本決策：日本將奮戰到底。但是十天之後，他們又投票決定經由中立國家——特別是蘇俄——提出和平。

木戶在第一次會議之後立刻提出一項計劃由日皇批准後送給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他展開一連串和政府高級人員的會商，但是拖了數日仍無結果。日皇又在皇宮召集最高會議支持外交大臣東鄉的建議派遣特別使團赴俄京欲以外交途徑結束戰爭。

這時冲繩島已經失守，B二九隨時可以轟炸任何城市；換言之，戰爭已輸定了，但是日本人民對這不可避免的事實毫無準備。反而鈴木首相聲稱冲繩島的失守「加强了日本的防禦力量」並且對「美國加以重大精神打擊」。官方電台對「和平主義者」加以警告；戰爭工業急速增產；呼籲人民建築防空設備並儲備糧食以備急需。

同時，日本駐蘇俄大使被史達林所拒絕，蘇俄駐日大使也拒絕磋商。日皇因此又召集鈴木建議派特使到莫斯科把日皇私函交給史達林。東鄉立刻贊同並派近衞親王前去。日本政府向蘇俄使館徵求同意時，蘇俄在七月十八日才覆以不熱心的信函。因爲史達林已經決定對日宣戰。

七月廿日是個晴朗的夏日，杜魯門總統，邱吉爾首

相和蔣介石委員長發表波茨坦宣言，聲稱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波茨坦宣言大要如下：

㈠「必需澈底消滅」日本軍國主義及其影響。

㈡盟軍將駐防日本重要城市地區直至日本完全恢復「和平，安定與正義的新秩序。」

㈢開羅宣言的規定得絕對實行，日本領土只限於北海道，本洲，九洲，四國及附近諸小島。

㈣日本軍隊「澈底解除武裝後」，允許兵士歸鄉並賦予過和平生產生活的機會。

㈤「我們不希望日本民族被奴役，國家被毀滅，但是必需懲辦所有的戰犯……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及尊重人權必得實現。」

㈥日本可以保留維持經濟的工業，但不得再武裝；她可以與「世界各國互通貿易。」

㈦當上述目的達到並已建立起負責而愛好和平的政府後，盟軍應自日本撤退。

㈧日本政府應命令「所有日本軍隊立即無條件投降」，否則將受到「立即而絕對的毀滅。」

七月廿七日，日本收到此項宣言的廣播後，高級人員立刻討論對策。外交大臣東鄉主張等待並避免作任何官方聲明。因爲按照日本當時環境，發表宣言只有取悅於軍方而加以坦率拒絕。不幸的是鈴木首相打翻了蘋果車，七月廿八日，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指出：內閣認爲波茨坦宣言和開羅宣言同樣地無理而不可接受，並且不值得發表官方聲明。他又指出，飛機的增產已經給日本帶來勝利的希望。

波茨坦宣言中並未明確提及日皇地位問題，但是（正如小磯政府時的重光前外交大臣對我證實）第七條有關撤退盟軍條文中提起「負責而愛好和平的政府」，似乎是指戰後人民有權自行決定將來的政府形式。

假使鈴木內閣能立刻決定依據波茨坦宣言作爲談判和平基礎，也許原子彈不會在日本投擲。鈴木的記者招待會加速了它的來臨。

國務卿貝爾納斯覺得日首相的話仍然「死硬」如昔。他和杜魯門總統都希望在波茨坦宣言發表後，日人會改變態度，杜魯門已決定如果日本不接受波茨坦宣言將使用原子彈。七月廿四日，他簽署命令空軍「在八月三日左右於較佳能見度的天候下投擲特殊炸彈」。

西經時間八月二日時，投擲準備已完成。八月三日四日（東經時間）天氣欠佳。但是四天後能見度甚佳。李梅將軍決定於八月五日裝好原子彈並在六日擲下。

被選擇執行任務的是美國空軍上校保羅・W・第白茲（Colonel Paul W. Tibbets）其B二九機的綽號是

「快樂的艾諾拉」（Enola Gay）。海軍兵器專家威廉・S・柏生上尉（Captain William S. Parsons）負責管理與投擲原子彈。

八月六日二時四十五分，「快樂的艾諾拉」自基地出發，隨同有兩架觀察機。在琉璜島上空飛機漸降到三萬呎高空。七時卅分柏生上尉及其助手最後一次校正炸彈。測候機報告廣島上空天晴。九時十一分B二九到達城市上空，是時命令擲彈官湯瑪士・W・佛勒比少校（Major Thomas W, Ferebee）執行，他於九時十一分在高三一，六〇〇呎高空時速三二八哩將原子彈投下。敵機對「快樂的艾諾拉」未加襲擊。它於十四點五八分返回基地。

結果至爲可怖。炸彈正投在一個廣場上，日本第二軍在操練，兵士們被炸飛開了，城市四平方哩以內一切被焚。估計死者有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其中包括軍人，重傷者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一人，十七萬一千人無家可歸。一九五九年七月卅一日，日本軍方宣稱廣島死者共六萬零一百七十五人。

杜魯門總統於八月六日（西經時間）在奧古斯都號巡洋艦上獲得報告。他告訴軍官們，並且說：「這是歷史上的大事。」

八月九日清晨蘇俄對日宣戰。十時木戶與鈴木首相聯絡後並告以日皇希望即速接受波茨坦宣言。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日皇皇宮召開，開會期間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爆炸，時間是十一時一分。會中僅堅持必須保持日皇制度。陸軍部長阿南，陸軍參謀長梅津和海軍參謀長豐田大將堅持三點：㈠海外日軍由日本政府自行解除武裝。㈡戰犯由日本法庭自行審判。㈢盟軍駐日數量應予限制。東鄉指出盟軍必然會拒絕，而且日本的勝利希望已失去，日本不應當再拖延和平的企求。但是在阿南，梅津，豐田的堅持下，無法獲得結論。

十四點卅分在內閣舉行的會議亦徒勞無功，他們坐了七小時，而且也知悉了廣島長崎的噩耗。八月九日廿二時卅分散會後，鈴木和東鄉進謁日皇告以內閣及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的討論均無結果，並請他自行召集會議。裕仁同意了。八月九日廿三點五十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在皇宮地下防空洞中舉行。

這是木戶，重光和東鄉數月來夢寐以求的。在御前會議中鈴木辯稱主張立刻接受波茨坦宣言，東鄉和海軍大臣米內加以支持。阿南和梅津大將，豐田大將却認爲如果盟軍拒絕接受上述三條件則將戰爭到底。平沼男爵領導下展開長久的討論。鈴木要求以「御旨」決定解開死結，這是史無前例的事。日皇起立宣稱結束戰爭乃是唯一的方法以解救日本人民的無邊痛苦，然後離開議室

。接着鈴木宣稱：「陛下的決定便是本會議的決定，」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於八月十日二時卅分散會。

御前會議並無正式決定力量，八月十日二時卅分左右又立刻召開內閣會議，御旨被一致通過。

八月十日七時，日本以照會送達中美英蘇政府稱日本政府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希望日皇仍爲統治者的意願應被尊重。

當日，內閣討論是否應對國人公開。結果決定俟日皇的御旨公佈，因有恐於軍人的叛變，這種可能誠然存在。八月十日上午，陸軍大臣阿南召集東京上校以上的軍官宣告此項決定並請他們維持軍隊秩序。陸軍部中的擾亂使他不得不以書面發出警告。米內大將發對海軍發出類似的警告。

東京與華盛頓的電訊經由瑞士不斷地聯絡着。八月十日七時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文件於次日（西經時間八月十日）同時接到。在華盛頓，此項消息引起與東京相彷的動盪。是否日人全部接受宣言中的條件？杜魯門總統，國務卿貝恩奈斯，史汀生和佛勒斯特，李海上將和其他一些官員不斷地在白宮討論。他們提出共同的問題：如果允許裕仁保持皇位，可能會引起「政治的可怕反動」而廣續戰火。杜魯門總統決定冒次險，同國務卿起草答覆日本提議。在徵得倫敦，莫斯科和重慶的電報同意後，此回文於西經時間八月十一日經瑞士轉給日本東京。東京外交部於同日中午收到電文。

貝恩奈斯八月十一日的文稿中包括五點：

㈠「自投降之日起，日皇及日本政府……聽命於盟軍總司令部，司令部有權採取適當步驟以執行投降條件。」

㈡日皇授權其政府及皇軍總司令部簽訂投降書並命所有軍隊解除武裝。

㈢投降後，日本政府立刻將所有戰俘及被拘平民遷至安全地點等待盟軍接收。

㈣日本政府形式最後將取決於日本人民的自由意願。

㈤盟軍將駐留日本直到「波茨坦宣言全部實施」爲止。

貝恩奈斯的文告在日本高層引起新的緊張。大多數人已絕對相信日皇制度之可以保存，而且內閣亦大致接受；但是阿南，梅津和豐田仍死硬地堅持自行繳械及限制盟國駐軍，否則決不投降。這件事並在一般社會軍方引起狂熱的爭辯。盟國答覆到達不久，有羣青年軍官在陸軍部請求阿南立刻停止和平談判。以後兩天中一直維持着這種緊張氣氛。東鄉於八月十三日接覆斯篤哥爾摩日本大使來電報告美國堅決拒絕蘇俄與中國廢除日皇的

要求。

十一日貝恩奈斯聲明發出後，杜魯門總統命令所有空軍B二九暫停活動。但是到十四日爲了幫助日本政府迅速決定，又命令戰略空軍再度出動。

八月十三及十四日夜晚，七架B二九在東京投下約五百萬傳單，印着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文件全文及貝恩奈斯聲明日譯。這使日本人民首次了解眞象。八月十四日八時卅分木戶帶張傳單進謁日皇請立刻採取行動，並稱此傳單對民心有極深影響。日皇若不立刻發表聲明，他將可能無法控制前線的軍隊。鈴木首相隨即進宮。他和木戶會盡力使阿南將軍以理智判斷而仍無結果，他們促請日皇迅速召開御前會議（即在皇宮召開的最高戰爭指導會議）。這是史無前例的事。依照日本憲法規定，御前會議並需由事前商得首相與三軍首長的同意。日皇在召開會議前曾請數位高級陸海軍長官採取步驟以使三軍服從其停戰命令。於是他在宮內召集最高戰爭指導會議。

會議於八月十四日十一時於防空室內舉行，鈴木報告稱與會大多數人已同意接受貝恩奈斯聲明，但是他希望日皇在決定前先一聽反對派的意見：阿南，梅津和豐田情感激動地重述以前的反對意見。日皇接着說出久欲一吐的意見。他認爲延續戰爭只會帶來加倍的毀滅，全國將被淪爲灰燼。盟國的答覆已承認了他八月十日七時文告中並表示出「敵人的和平友善的意向」。羣臣們應當立刻草擬文告以詔示人民。

大事已定。八月十四日十四時四十九分東京廣播電台向全球播出日皇的決定。內閣自十日已開始草擬詔告，終於定稿。八月十四日廿二時五十分日皇正式簽署。十分鐘後日本正式承認接受盟國條件並將國書交請中立國轉達。這項重要消息於八月十四日十五時五十分（西經時間）送至杜魯門總統。他於同日十九時在白宮正式宣佈並下令全國放假二日以慶祝。

雖然政府事先已準備妥善，但東京情勢已無法控制。軍部及參謀總部的死硬派仍在計劃兵變。東經時間十四日夜至十五日間，他們拜訪近衛師的司令官森猛中將要求命令部下不服從投降的旨意。森猛因拒絕而被刺殺，其兩名部下假造命令包圍皇宮並扣留次日中午預備廣播的文告錄音。東區軍團田中將軍悉知此項陰謀乃親赴日宮接收近衛軍而在八月十五日八時左右敉平叛亂。

是日有人計劃謀刺鈴木首相，木戶和平沼男爵。阿南已不知所措，覺得最光榮的下場乃是切腹一途。學他樣子的有四個謀叛者，田中大將和神風特攻隊之父大西瀧次郎中將。

八月十五日，日本電台整早預告有重要消息於中午播出。它告訴聽衆中午將是他們從未聽過的聲音，一般

衆均以爲是戰鬪到底的詔告。反之，裕仁簡單地叙述戰爭經過後，宣佈他已接受盟國條件，請求人民重建國家，最後他說：「忠實的臣民們，我們請你們誠實地執行我們的意願。」文告中仔細地避免了「投降」一詞。但是大多數子民均已了解日皇已宣佈接受盟方條件而結束戰爭。日人均感木然無措，至二星期後盟國登陸後亦復如是。

東經時間八月十四日的日本文件立刻被貝恩奈斯國務卿所接受。他立刻遵照四國決定請日本停止敵對行爲。此文書於東經時間到達東京，日皇於十六時發出停火命令。美國海軍早已於卅六小時前（八月十五六時十五分）停止攻擊。但是日皇對三軍的停火命令直至九月二日在米蘇里艦上簽降書後方頒佈。

這次是日皇毅然代替政府作下重大決定。它需有相當的勇氣。陸軍領袖與豐田大將對原子彈爆炸似乎無動於衷。他們辯稱美國總共只有兩枚原子彈。而且在進攻日本本土時亦決不敢輕用。神風特攻隊可以擊敗任何來犯，而且爲了國家榮譽，應當在日本本土作最後一戰。何況誘敵來攻可以一舉消滅之。這個論調是以前對人民宣傳而使人民對日本的眞正失敗一無所知。皇家的一紙聲明並無法完全克服反對意見。

一位廉明而愛國的法國銀行家約克•巴達先生，他於戰時被拘於北平，與外界完全隔離，他一直以爲日本終將獲得勝利。亞洲（夏威夷羣島之一，檀香山所在地。）有些年老的日本人不懂英語，停戰後還以爲日本已獲勝，羣集在亞伊亞高地等看日本艦隊勝利駛入珠珍港。

在盟國方面，咸認爲即使無原子彈，單憑八月中可以完成的海上封鎖便可以扼殺日本經濟，B二九及海軍炮火可以毀滅日本大城市而且迫使日本於短期內投降。海軍上將金氏與李海深信此說不疑。不過是否正確則永將無人知悉。不過其中有些事是可以確信者。如果自八月十五日以後仍然繼續B二九及海軍炮火地氈式的轟炸，會使日本人遭受到比原子彈更痛苦的損失。而一九四五秋冬至一九四六年的九州與本州的登陸與日人的絕望抵抗會使人驚詫。所謂八月中日本已無軍事力量之說並不確實。二千五百五十架神風飛機已使用了，但是還剩下五千三百五十架，另有七千架正在修配中。五千個青年正接受特攻訓練中。這計劃並將所有飛機散成小隊分藏於九州，四國與本州西部以出其不意地攻擊來犯的盟軍軍力。考慮了這些因素，我們可以相信進攻盟軍必然會受到相當可怖的損傷。而登陸後的接觸戰更將使双方受到將來難以補償的生命與財力損失。日本尚有足夠的

軍火，美國陸軍會僅在北海道一地就發現了數千噸軍火。而在這場戰鬪中蘇俄必然會全力參加，而事後日本若不全部置於鐵幕之內，也會像德國和韓國一樣成爲兩個國家。

我們也必須指出，在兩枚原子彈投下後，波茨坦宣言已接受，近衛師叛亂已平，日皇文告見世，但是日人是否眞正投降，尚有疑問。裕仁派遣許多皇親到軍隊中作說服工作。他的弟弟高松親王及時地於八月廿六日抓住特攻隊青年而清除了機場使盟軍安全着陸。特攻隊曾誇稱將於米蘇里號進入東京灣時將之擊沉。如果這些陰謀實現，必將再啓戰端而使世界不知伊於胡底。

只有當這些事實與因素被準確估計後才能了解原子彈對日本投降的影響如何。

譯自大西洋月刊

有人踏進了一家專售玩賞用的禽畜店，他指着一頭籠子裡的大狗說道：「這隻大狗要多少錢？」

「五十元，」店員回答道。

「那邊一隻比較小一點的呢？」

「一百元。」

「那隻最小的呢？」

「二百元。」

那位顧客感到迷惑了。他又問道：「假如我沒有買狗，你要討價多少呢？」

× × ×

一位醫生跟他的太太約定了會面的時間，不料到時候他因爲要出診去了，所以便在他的辦公室門口上貼了一張便條，告訴她會面的時間。可是醫生太太看不懂她丈夫所寫的字，她想了一會兒，忽然靈機一動，把這張字條交給藥房裡的人。「你看得懂嗎？」她問道。

「等一等，」醫劑師說着，就回進配藥室去了，然後他很快地拿了一包藥放在櫃台上，說道：「一共是大元八角五分。」

躍進中的電子科學

永坤譯

電子科學在最近半世紀的驚人或就，不但改變了世界上的物質文明和震撼了整個工業界，更引起了征服太空的激烈競爭的波瀾。

回顧五十年前，人們立刻會想到那電子技術的極端原始時代。那時就連無線電「Radio」這一名詞都沒有人知道，當時人們稱無線電爲「Wireless」，並不使用週率「Frequence」一詞而說波長「Wavelength。」

雖然，那時候在美國，出現世界上第一家無線電機行叫著「電器進口公司」首次售出第一架家庭用無線電報器，取名爲「德令科電報機」，但這家公司爲了要取得大衆相信，更要使警察相信，這種機器可以不用電線而經由空間發送信號，確爲一種事實而非騙局，確實大傷腦筋。

那時，人們所祈求的，就是利用四只乾電池和一條約一吋長的火花線圈以作船舶對海岸的長距離通信，而想要看看究竟可以達到何種紀錄，（偶然也有九十哩的紀錄）。當時有人天眞地預想人們的語言或可利用無線電而經由空間（後來稱做以太）傳遞，而更有富於想像的人，却異想着發送電信往火星。

現在，擺在人們眼前的許許多多的電子奇跡，在五十年前，就是最聰明而有遠見的人，也不會預料到的。譬如，電子計算器，有色電視，電視錄像器，雷達，廣播器，微波，變阻，熱電機器，陰極射線管，以及許多別的東西。

今日，電子科學所應用的產品，那麼多采多姿，精細巧妙，尤其是在無線電及通訊界的日新月異的進展，實令人咋舌。

最近數年來，由於家庭日常品的逐漸電子化，迫使多少年來的日常衣食住行所應用的物品起了變化，有造成另一個嶄新局面的趨勢。

在這裡，筆者願介紹我們日常所接觸到的幾種即將大衆化的電子器具，籍以了解電子科學的貢獻，並對牠的前途給予一個新的瞻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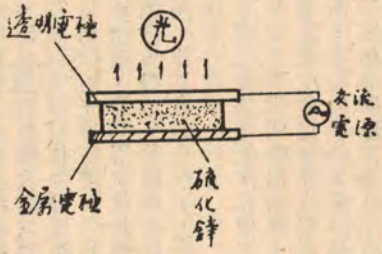
一　電子照明——光壁

日光燈在台灣，已是常見的照明器具，近年來，其普及的迅速實屬驚人。因爲日光燈比原有的白熱電燈有幾個優點，譬如，光線很像日光光線——鮮明，光亮——所以在設計大廈時，可以省却中間的庭園地（因裝設通普電燈時，光線不足，故需設中間庭地以引進日光）使寶貴的建地能全部利用，而且日光燈較爲省電，在同一亮度所耗電力僅爲普通電燈的三分之一，換言之，在同一電力之下，日光燈比白熱電燈，能發出三倍强的光亮。

不過日光燈雖有這些好處，但麻煩亦不少，附件較多不用說它；最討厭的，就是晚上會吸引大量的蚊子和昆蟲，好像家裡裝了一盞誘蛾燈一樣，在愉快的晚餐時，常會把主婦們弄得狼狽不堪，所以人們對於白熱電燈或日光燈這一類點或線的照明，並不感到滿足，於是夢想着，企求着有一天生活於一座「四時如畫，五彩繽紛」會發光的建築物內，那裡有明亮而鮮艷的鮮橙色天花板，咖啡色的地板，淡綠色的牆壁，發出柔和而迎人喜愛的光線，但科學家告訴我們這已不是夢想了。

電子照明——光壁——這實現人類夢想的照明在二十世紀已經登場了。這魔術般的玩意兒，從下面的附圖和說明就可以明瞭，如圖所示，在下面的金屬電極及良導電性的上面透明電極的中間夾入含有微量誘電物質的螢光

第一圖



S 光壁之構造

發光體如硫化鋅（Zns）等組成，在上下的二個電極兩端接上約七〇〇伏特，三百週以上的高週交流電源時，二電極間之螢光體就會發出光亮。

發光的原因雖仍未確切明瞭，但多數科學家都相信可能與變阻晶體的作用一樣，含在螢光體內的誘電物管受了電子衝擊變爲離子化而發光。如此電能不需熱能作媒介而直接發光，使人類的理想照明得以實現。更有趣的是，光的明亮及色彩隨電源的電壓及週率而變化。家庭內如備有調整電源電壓及週率數的設備時，照明的光度及色彩可隨意調節，如此人類的生活環境將可進入一個多彩多姿似幻實眞的境界了。

電子照明的可能性遠在一九三六年已由法國人發現，經二次大戰中變阻晶體的發明才嶄露頭角。

現今在美國 RCA，西屋等廠家不斷的改進下，已有正式商品問世。如美國 Sylvania 廠家的「板狀燈」及 RCA 出品的光增幅器等都爲電子照明的產品，由於此種照明的出現，吾人已可預見未來新型建築的照明設計，將有革命性的發展。

二　電子照相

電子照相的話題，近來時常在報紙及雜誌上出現，那麼電子照相是什麼呢？簡單的說，就是乾式照相，或不需化學處理而用物理處理的攝影法。

電子攝影法比舊式的洗水法更省事，更快，而且更便宜，所以對於一般性急的攝影家，眞是一個好消息。

它的攝影程序簡便迅速，故發明不久，在傳眞電報，電子計算機之紀錄及其他通訊方面，已被廣泛地開始應用。

在長足進步中的印刷技術裡，最令人頭痛的問題就是因印刷高速化而帶來的靜電問題。原來在印刷中，由於印版磨擦的關係，很容易產生靜電，而靜電的累積，又很容易阻礙了印刷的速度，所以在高速印刷的程序中，靜電的消除是一項頗爲辣手的問題，但是，如果積極地利用這一靜電使與某種物質配合，是否能爲高速印刷開闢一個新生的局面？這一理想一直在許多科學家腦中盤旋，並被許多技術者所嘗試過。到了一九三七年，美國人卡爾生發明了一種高阻抗的光導電物體配合靜電的方法，遂創造了電子照相的先聲。目今市場上已有正式產品如美國 Haloid 公司出品的「乾照相片（Xerography）」、R.C.A. 出品的電子感光紙（Electro—FAX）或日本理礦公司的 Richo—FAX 等等。

使用較廣的光導電體有二種即硒（Selenium）及氧化鋅（Zno）。這兩種半導體在電子照相中，都是利用「眞空昇華法」將硒或氧化鋅分別在鋁板或紙上附上一層薄膜後，使之成爲電子感光板或感光紙，這些等於現用的照相軟片，然後再通以高壓直流電（約四千至七千伏特）使表面因電量放電（Corona—discharge）而變爲帶有數百伏特電位的靜電帶電體。因硒及氧化鋅爲兩種構造相反的光導電體，所以使用硒的 Xerography 需施以正帶電，而利用氧化鋅的 Electro—FAX 等感光紙則施以負帶電。此種感光板及感光紙，一旦經過帶電處理後，即具有感光性，因此帶電處理工作必須在暗室中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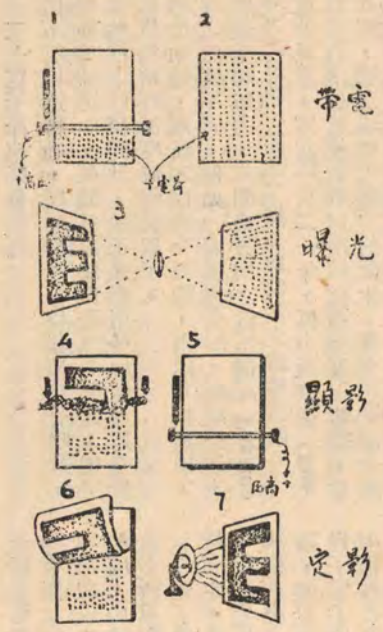
電子感光板感光紙，在使用時，與普通的攝影軟片一樣，隨感光的强弱印出潛像，換言之，感光板或感光紙上的帶電强度會隨曝光的强弱而發出變化，所以光膜上的潛像，不是化學的，祇是靜電的作用而已。

電子照相的顯影不過是在感光板或感光紙上，撒上

相異的帶電微粉體（Toner）即可，例如 Xerography 要撒負電微粉體，而 Electro—FAX 等感光紙則要撒上正電微粉體，就能完成顯影程序了。說起來很簡單，這不過是利用異性相吸的靜電基本原理來達成顯影的目的（參照第二圖之四）。

至於定影的方法，就 Xerography 的感光板而說，先需利用「靜電吸引法」等把附在感光板上的微粉體翻印至紙上然後把紙加熱，（參照第二圖之五，六），而 Electro—FAX 等感光紙只要直接加熱就能完成照相程序，因爲顯影用微粉體都是由合成樹脂與顏料混合做成，加熱即融化在紙上成爲一幅與實物一樣的攝影作品。因 Xerography 能連續地複寫母板之影像，故在工程方面的晒圖工作已廣泛他被應用。茲將 Xerography 的製造攝影程序列舉於第二圖。

第二圖



§ Xerography 之製造程序

電子照相經過上述—帶電，曝光，顯影，定影，四個步驟後就算完成，其優點爲迅速，簡易，不用浸水，而且在帶電處理工作以前可以在明亮的地方製造保存及處理，感光紙，定影也不必在暗處進行並調整微粉體的加熱溫度便能修整像影等等，但也有若干很明顯的缺點尚待改進，如孤立的線條較爲明晰，但顯現一幅畫像時其清晰度僅限於周邊，中央部份缺少明暗的中間調而呈現白茫茫的一片。不過電子照相發明以來不到幾年的時光，已經開拓了廣大的市場，尤其是在電訊方面，配合高度的電子技術，廣泛地被應用於高速遠距離傳眞，它能以每分鐘十英尺的驚人速度複製文書並配合高速印寫用陰極管，使電子計算機的紀錄步入一個新的境地。

三　電子冷凍與發熱機

一種不需馬達轉動，同時也沒有機器振動的噪音，而且祇轉換電流方向，便能爲冷凍與發熱的裝置—電子冷凍與發熱機—已經問世，並正式應用於如極力避免機器振動的恆溫槽等溫度測定裝置了。

我們都知道，兩種不同的金屬線，兩端互相連接，若其兩端之溫度不同，例如一端接以火燄，他端接以氷塊，即將產生起電力，我們普通稱之爲熱電（Thermo electric）之現象，而此二條金屬線稱之爲熱電偶。

熱電的現象，遠在一八二一年，係由西培克（See beck）發現的，他曾使銅線與鐵線在兩端互相熔接，並在一端加熱，發現了熱起電力的發生，現今利用這一熱電的現象，使得熱電偶儀器，能夠測量至攝氏數百度的溫度。

倘若這一熱電偶的一端通以電流，將會變成怎樣呢？恰巧與上述的現象相反，另一端便降底其溫度，若將電流轉變方向，此端則發熱，溫度便昇高。這一現象早於一八三四年由潘第發現，普通稱之爲潘第效應。但發現返今百三十年間，一直被人等閒視之，然由於晚近半導體材料的迅速發展，熱電才逐漸爲人們所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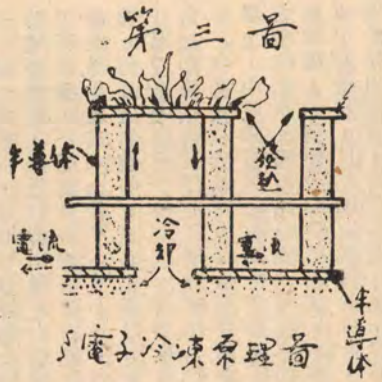
當初潘第的實驗曾使鐵與康線互相熔接，在一端熱電偶上通以電流，而在攝氏零度時，他端僅能吸收三點一耗卡路里的熱度，直到於一九五四年，由史密斯，與陶格斯拉的共同研究才有驚人的發展，即曾使鉍的合金與鉍組成的半導體通以電流，便能降低攝氏二十八度的溫度，由於此一熱電效應的驚人發見，熱電逐爲科學界人士所重視，很快地就成爲熱門的科學了。

電子冷凍與發熱機的優劣，全繫於熱電半導體的效能而定，換言之，機器的優劣，視在半導體通以電流時，所產生的焦耳之加熱效應的大小而定。譬如舉電子冷凍機來說，如果半導體原件較差，即原件固有抗阻R較高，通以電流I時，原件本身便產生I^2R的焦耳熱，阻碍了電子冷凍的效應，因而不能獲得良好的冷却作用。如何獲得優良的熱電半導體材料，即熱傳導因數須小，而熱起電力大，這仍是今後研究工作的重要課題之一。

迄今已被開發的半導體材料即有鉛與硒（Se），鉛與鉈（Te），銅與鉈，銅或銀與各種合金等等。除外尚有其他各種金屬的氧化物也正在被研究之中。據說，現今的熱電半導體材料每張均能降低攝氏三十度的熱，及二十度的發熱作用。（參照第三圖）

電子冷凍與發熱機，雖然不需要機器的轉動，但因其需昂貴的半導體材料以及直流電源，因此相當地阻礙了大衆化的理想，然而現今美日等國家相競發表了冷房機（Room Cooler），冷汽車器（Car—Cooler）氷

第三圖



電子冷凍原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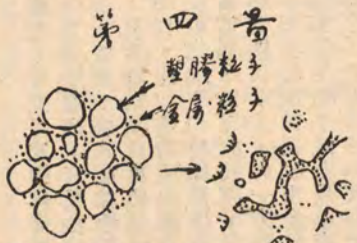
筒及烹飪器等家庭日用品，相信不久的將來，電子冷凍及其他利用熱電的日常品，可以大量地在家庭中出現的。

四　導電性塑膠

二次大戰後化學工業的突飛猛進，曾使塑膠工業有驚人的成就。塑膠因具有極佳的電氣絕緣性，所以在電氣材料裡，向以塑膠做爲絕緣物，但不久的將來，塑膠更將別開生面地以新姿態出現，能夠成爲導電性的材料，並有奪銅的地位以做成電線之趨勢。

讀者之中，有的也許還記得在一九四九年，美國曾發明了一種名叫「馬該得」的導電性塑膠，活躍在當時的飛彈裡而轟動了一時的事。其實，導電性塑膠的原理也很簡單，不過是在塑膠裡摻混了若干的金屬粉而已。不過原理雖然如此平淡無奇，但製作起來却並不是那麼簡單，因爲塑膠電線必須具備像銅線一般優秀的導電性而且還要兼有塑膠獨有的柔軟性。因此，金屬粉的摻混率及金屬粒子的特性乃是目前研究工作的中心課題（參照第四圖），譬如高導電率而低抗阻的銀，碳，銅等金屬粒子的特性及其摻雜量比例，均成爲今後實驗工作的主要對象。一般而言，金屬粒子的摻雜比率，大約在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五之間，視粒子的特性而異。

第四圖



塑膠及金屬粒子混合後之狀態

「日本電氣通信研究所」最近發表了一種新的導電性塑膠，摻混的金屬粒子約爲塑膠粒子的五分之一，即約百萬分之一公厘（1 micron），然而，導電性却極佳，即有水銀一般的低阻抗，據云它的特性可能凌駕美國的「馬該得」之上。導電性塑膠在美國，除已用於軍事方面外，並已逐漸應用於各種產業方面，尤其是在無線電界，顯有取代現用的印板配線之勢。例如其他液狀塑膠不但可做

電線之用，更利用它的乾固性，能夠保護線路的掉落，此外漿狀塑膠可做爲電容器，粉末也視其金屬粒子的摻混比率而能做成各種的電阻器。更有趣的，便是與人絹，木棉及呢龍等人造纖維摻混做成各種各樣的電氣棉被，保溫衣，及電氣座褥等家庭用日用品，其用途眞是那麽多彩多姿，實有令人嘆爲觀止之感。

總之，我們的生活由於電熱線的線熱源之應用，已經躍進到一個新的界域了。

五　電子式交換機

撥一次號盤，立即可以接通全國任何一地的自動即時電話裝置，最近將會出現。由於磁石式及共電式的人工交換機，不能應付日趨繁複的現代通話需要，早已被演進爲步進式（Step—by—step System）自動交換機。但最近的趨勢，步進式不但更進爲交叉式（Cross—bar System）所取代，而且半電子式或全電子式的自動即時電話裝置亦已研究成功，距正式生產爲期不遠。

步進式的自動交換機是利用固定於馬蹄形觸排接點羣上，由電磁石驅動的接帚摺合至所需的接點，接通所希望的電路。因電路中機械轉動部份較多，容易發生各種障礙，如觸排接點磨耗過劇，不僅常使機器動作失靈或引發雜音，且易縮短機器的壽命，其他如各種繼電器過於耗用電力，接點的閉合動作緩慢等都是急待改進的缺點。

其他在長途電話控制系統裡，記錄著申請用戶的電話號碼並迅速尋找空線電路及計算電話費用等機能迄今仍需人工操作，凡此等對於發展一迅速，確實，可靠的新交換方式以符合全國即時直接通話的理想，實爲一大障礙。

交叉式自動交換機是使用十字交叉式觸排接點代替步進式的旋轉觸排接點，一旦信號進來，交叉處的接點，就由繼電器的動作而閉合，故較步進式能縮短動作範圍及時間，減少機件磨擦，具有抑制雜音及迅速等優點，除此以外交叉式的控制部份，能配備精巧的繼電器羣以代替步進式的人工操作，可完成部份自動操作的目的。不過電路部份仍需依賴繼電器羣接點的開閉，以致在時間上尚無法達到不需停頓間歇的要求，另一方面控制部份的記憶機能未夠理想，因此控制部份改用全電子式，而電路部份仍襲用交叉接點的半電子式全自動交換機就應時而起，並已正式問世了。在日本的一部份大公司的P.A.B.X（私設交換台）已經在使用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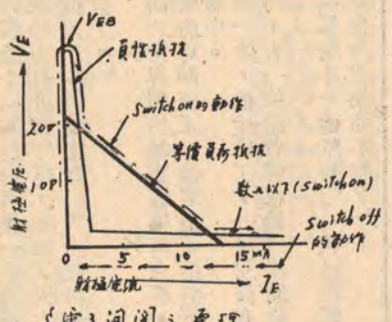
在一九五九年，日本的「電電公社電氣通信研究所」比美國貝爾電話研究所爭先了一步，發明一部完全不用機械接點的全電子式自動交換機，控制部份使用Parametron（日本東大教授後藤英一發明的電子原件

）電子回路電路，部份採用電話晶體及電子記憶裝置。

茲簡單說明其使用程序如下：

用戶拿起話筒撥號時，先由Parametron構成的Marker傳號器檢得此信號，立刻命令電子記憶裝置記錄發訊用戶的號碼並變爲二進位的數字（只一與零代表的數字）號碼，當用戶撥完號碼後，Marker傳號器亦已完成查號手續，檢得受訊用戶有否佔線，如爲空線則能在極迅速的瞬間，經過晶體回路接通双方的通話。自用戶拿起話機撥號以至接通，所需時間，就一百門電子式交換機而言，僅需八毫秒而已。故實際使用時，以一萬門交換機來講，只有七個電子記憶裝置及一個Marker已足夠應付用戶一切之撥叫要求。換言之，電子式交換機因配有像閃電一樣的電子開關機構，所以具有即時通話的特性。電子式開關即是利用變阻晶體的負性抵抗特性（參照第五圖）換言之，利用PNP及NPN二種晶體組成的複合晶體的基極串瓶接上電阻（第五圖是串聯五十KΩ）使基極保持一定的負電壓（界限負電壓）制止回路的電流，如將射極的電壓逐漸提高到達某一電壓值（如圖VEB）時，回路的電流驟然增高，超過此一電壓值，晶體的阻抗將自十數百萬歐（MΩ）變至數歐（Ω）以下的低阻抗使易於流通較大的電流，所以如將VEB以上的衝脉信號電壓送進晶體的輸入處，晶體的集極上使驟

第五圖



{電子閘閘之原理

然地流通電流，換言之信號進入晶體，才閉合晶體回路，而此一閉合動作在衝脈信號過後，射極只能有極少的電壓，仍能保持其動作。如需把其回路回復原狀即將射極的電流回復零點即可，如此將會取替有接點的機械式開關而可做快速，無接點的電子式開關了。

當然，電子式交換機需配合比現用的撥盤式電話機快近三倍速度的按鈕式電話機，才能發揮它的眞面目，然而，因它全部配有固體電子原件，故比交叉式等利用機械式接點操作者，有幾個很明顯的優點，即是：

一、電路開閉時間僅及交叉式的百分之一以下，而且動作正確，可靠，能經常保持複雜而高度的機能。

二、體積僅爲交叉式的二分之一，在電子零件日趨精巧情況下，其外型且有繼續縮小的趨勢。

三、因爲沒有轉動部份，所以不損耗機件，能節省電力，延長使用壽命等。

不過電子式交換機，迄今仍留有若干技術上的困難，在經濟的觀點上亦頗成問題，但這些困難的打開乃是時間問題，因此吾人可以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全國自動即時通話的理想，很快就可以實現了。

（譯自電話科學九月號十二月號一九六〇年）

小女孩的外婆上她家來了。她上床時媽媽對她說：

「親愛的，今晚你禱告時，不要忘記了外婆，你要禱告上帝，讓她活得更長更老。」

「噢，媽媽，外婆已經老得夠了，」小女孩說：「我寧可禱告上帝使她年青一些。」

× × ×

一位著名的精神病科醫師正受着電視記者的訪問。

「大夫，你怎麽會知道某一個人確實是有神經病呢？」

「這很簡單，我只要問幾個神精正常的人非常容易回答的問題，就可以測驗出來了。」

「是那一類的問題呢？請你舉個例吧。」

「例如，」大夫回答道：「柯克船長曾繞地球航行三次。他在某一次航行中不幸逝世——請問他去世的航行是那一次？」

「可是要回答這一個問題，」記者說道：「你必須好好的唸過歷史才行呀。」

× × ×

美國田納西州曼斐斯城的市長亨利•羅勃想了一個有效的方法來抵制很晚打電話到他家裡來的人。

無論是誰接到電話之後，就記了打來的電話號碼，並回答說：「市長於明晨一早回話。」

羅勃市長非常守信，他第二天六點鐘就打電話。

他說：「打過電話的人從此再也不在太晚的時候打電話了。」

× × ×

紐約世界報的城市版編輯查理•却賓是一個容易發脾氣的專制魔王，他老是使他的下屬永遠處於緊張的狀態中。

有一次，他生病了，一星期沒有到辦公廳，當他回來時，有一位記者要求給一星期的假期，却賓光火了。

「假期！」他吼着：「我已經離開了一星期，難道這麽長的假期還不夠？」

杏林病切親歷記

偏頭痛與外科醫師

作者：Leo M. Davidoff M.D.
譯者：葉　衛

說來奇怪，偏頭痛這毛病跟我家似乎結了不解之緣，我個人被它纏崇了數十年且不說，而家中四代幾乎都有人患這毛病，上自我外祖母、我母親、以及我的三個姊姊，下至我的大女兒——她從八歲起得這個病，如今已是廿一歲了。這種祖傳獨症是我們家一切苦惱的根源。當然，我不是說偏頭痛是一種遺傳性的家族病，而是說有這種遺傳性頭部血管特質的人受着生活的磨折與鞭策最容易引發偏頭痛，痛得厲害時簡直跟腦瘤的劇痛差不了多少。

我最初的病情如何已經記不太清楚，所能回憶的最早的發作是在少年時代，大概讀高中的時候。不過那時候情形輕得多，不像現在這種突擊性的發作，直到醫學院畢業之後，才慢慢變成目前這樣的病狀。我還記得在學校時？發作的次數極少，甚至遇到考試爲了趕功課常有不吃不睡的時候，却也並不引起頭痛，這在目前是非發作不可的。以後年事漸長，個人行動也逐漸獨立，不再老是居於班級的一分子，而頭痛這毛病似乎也跟着長大，在我記憶中它是越來越嚴重了。

我發作的情形是這樣的：最先在兩側顳鬢部隱隱作痛，可以繼續幾個鐘頭到半天之久，有時會忽强忽弱，但多半是徐徐增强，一直達到痛的極峯，之後才消退平復。在初期我常吃四片亞司匹靈（一•二五公分）來把它制住，後來發現不吃藥也會自然消退，才知道痛的起伏未必是這種藥的效力。久而久之，我養成一種能夠在痛的初發時强制壓抑的忍耐工夫，以免在做事時因痛而中斷工作，其法無非是把全付精力貫注於手邊的工作上，而將頭

痛暫時忍住，如果痛還繼續進行，那就相當吃力，往往咬緊牙關，面色嚴肅得近乎猙獰，這樣雖然可以拖延頭痛進行的時間，但最後還是免不了要發展到極峯方罷。平常如果在沒有工作的時候發作，那我就可以舒適地躺下來或是敞在椅背上任它進行，那就很快到達極峯，並且痛的程度輕得多。

我是個外科醫生，在醫院裡擔任神經外科的工作，通常手術的時間是在下午一點半開始。如果頭痛發生於上午，正值我要做腦開刀之前發作，那情形就相當麻煩，我既不能臨時取消開刀，又不能制止頭痛的進行，只好再咬緊牙關，同時把躺在頭上的手術汗巾紮得緊緊，不顧一切地硬闖難關，熬過三四個鐘頭的艱難手術。這種腦開刀一向被稱爲「穩重而細膩的對中樞神經組織的專門技術」是包含着無數嚴密而精細的動作，稍有疏忽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一點也不能馬虎大意，而我這時爲了要剋制頭痛，不得不把全付精力注於雙手，結果竟使每一個動作都比平時更嚴密更精細，而常常獲得意想不到的好成績，似乎頭痛這惡魔跟在旁邊督策着我一般。然而所付的代價却要馬上加倍償還，當手術完畢，汗巾一解開，牙關一放鬆，那眞是山崩地裂，剛剛被壓制的頭痛正如脫韁野馬衝射而出，頭底部和兩鬢的脈搏呼呼蹦跳像鞭子抽擊，臉色蒼白發青，冷汗直冒，手足冰涼，全身發抖，兩眼畏光，一絲小光線就會刺痛得睜不開眼來，同時翻胃嘔心，想吐又吐不出來，食慾全失，見到食物簡直可怕，因此平時在手術後例有的洗澡，更衣，口授開刀紀錄，與助手檢討開刀經過以及巡視病房等例行工作根本就不可能去做。一直熬到劇痛的極峯過去之後，才連忙叫一部計程車，踏臥在車座上，疾駛回家，一進門直奔上床，燈也不開，衣服也不脫，就爬在被窩裡，可是又不能馬上睡着，頭擱在枕頭上也痛，要把枕頭蒙在臉上，兩手緊緊抱着頭才能慢慢入睡。翌晨醒來，覺得有點恍惚，渾身疲憊，肚子也餓了，但是很輕鬆，似乎一身沉重的痛楚全卸掉了。這時要解一次大量的小便，色清如水。吃過早餐，元氣全復，心境平靜，精神愉快，又恢復了平日對工作的恆心與毅力，直到下次發作爲止。幸虧這種劇痛並不常有，尤其碰上開刀的機會更是不多。

患偏頭痛的人久病之後，對於自己在什麼場合之下會發生頭痛都有自知之明。我個人就有多次經驗發現某些食物如綠胡椒，青花魚等對我會誘發頭痛，其他因素如便秘、失眠、喝酒、飲食失度等等都是導火線。然而這些都不過是誘因而已，最重要的根本因素我相信還是精神上的焦慮與緊張。只是表面上不那麼容易看出來，因爲其間的關係不像數學算題那樣，焦慮加上緊張等於頭痛那麼簡單明瞭，相反地，這種心理上的焦慮與緊張往往是作

爲幕後的操縱者，它間接地透過其他的事件來導發頭痛。以我而論，有些時期如果遇到好幾個困難的大手術接連地排在一起，那麼我就得一天到晚爲這些手術傷腦筋：一面擔心今天手術的成敗，一面又煩惱昨天開刀病人的情況如何，另一面又得盤算明天手術的進行步驟，思潮如水，昨天、今天、明天的一連串思慮川流不息，弄得整夜失眠，到清晨剛剛倦極思睡的時候，鬧鐘已經響了，起床時無精打采，一側頰鬢部隱隱作痛，暗示着山雨欲來的前兆。對早餐毫無興趣，習慣性的排泄也停止了，一種莫名的煩躁不寧的情緒籠罩全身，假如不强加控制的話，簡直要想自殺。儘管吞服了大量亞司匹靈還是無補於事，頑强的頭痛終要按着它預定的過程發展進行。

雖然如此，可也並不是每次緊張失眠都會引起頭痛，有時會一連幾個月平安無事，幾乎使我忘記有這毛病。還有一點奇怪的是，頭痛不一定是當你正在煩惱緊張的時候發作，它可能在事前或是事情過了之後才發作。我工作的地點是在紐約市內，而家却住在鄉下，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住在市內，週末放假才回家一趟。在家兩天可以輕鬆一下，隨意閱讀，休息，整理花園，或是弄些雕塑的玩意，只要跟醫院通一二次電話保持聯絡。這種每週一次的休息是不可或缺的調劑，否則就無法維持工作的效率。然而每次一到星期天晚上，一切閒散的情緒就完全消失，心理上又開始緊張起來。一到九點鐘，我就自動上樓整理明早進城的行李，把一星期需用的物品和換洗衣服裝進口袋，還早早地提前上床。如果那天晚上太太約了鄰居來家裡玩，那我可就煩了，心裡唯恐他們坐得太久，延誤我上床的時間，因爲客人來玩總是興高采烈地開放音樂，大聲談笑，雖然平時我也喜歡這種熱鬧，可是星期天晚上一過十點就沒有閒情領受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我可以睡得像根木頭，可是星期天晚就往往失眠，因爲明早我得在破曉起床，由太太駕車送我上車站趕早班列車進城，頭天晚上總把鬧鐘撥到比充裕的時間還要早一刻鐘，並且要老早就趕到車站恭候。要是太太預備出門的動作顯得慢了一些，我還得按捺着一肚子的不耐煩，在旁坐立不安地示意着。每逢這樣的早晨，頭部就沉重發脹，半邊隱隱作痛，預告着一個「灰色星期一」的來臨。

一年當中，我有一段休假的時期，可以全家出去旅行一兩個月，遇到這種時候，頭痛的情形則又不同。在我準備休假之前，有好多事情需要清理妥當，首先得把醫院病人的手術作一番安排，使得我離開之後不會留下剛開過刀的嚴重的病人，雖然我的助手們都很能幹可靠而且樂於代勞，但我還是不放心一開完刀就離開。此外還有醫院的份內工作以及一般私務都得花工夫交代清楚。然而在這樣煩忙的時候，我的頭痛却從來沒有發過一次，相反

地，當假期一開始，出外旅行的第一天以至一兩個月之間，幾乎每天都有或輕或重的頭痛，只差沒有弄到嚴重發作的程度而已。

我深覺患偏頭痛的人都有一種特殊的性格，雖然各人之間難免大同小異，但多半可以歸納爲同一個類型。在和爾夫博士所寫的「頭痛」這本名著中，對這一類病人搜集了很多病例，並且一個個加以分析說明。當我讀到的時候，我突然覺得書中所描述的那些患者，跟我本人性格之相似竟遠超過我自己的親屬。根據和氏的研究，這一類病人的性格主要的特點就是所謂「求全癖」（Perfectionism），也就是事事求全到了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步。記得有一次，我爲了手術室裡的某些設備未能滿意而大發脾氣，實際上那是屬於董事會管的，與醫院司事無關。等到下一次董事會的時候，那個被我指責的董事很生氣地對着我說：「我知道你的毛病在那裡，你是個有求全癖的人！」當時我一面承認他的批評，一面反問他，假如有一天他自己腦裡長了一個瘤，那麼他要找一個「求全癖」的外科醫師呢，還是要一個對手術不求盡善只要弄得差不多就行的家伙？求全癖固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尤其是加上了偏頭痛更是個人的痛苦，然而求全癖的人所可自慰的是：這世界還爲他留有相當的地位讓他表現他的優點；而這世界也可告慰的是：居然還有這些求全癖的人來爲它完成許多非週全盡善即歸失敗的工作。

譯自 When Doctors are Pateints

三種選擇

「當我們做錯了事以後，有三種方式可以選擇，」教師對班上的學生們說：「他可以下決心以後決不再做錯事，這當然是最好的，可是事實上辦不到。他也可以由於這一次錯誤而終身成爲一個懦夫，這是最優的辦法。他也可以下決心使這一次錯誤成爲他終身的教訓，由於這一次的經驗，如果下次再碰到同樣情形的話，那麼他便知道怎樣去對付它，這是對他最有益的。」

認識我們自己的身体　蕭美譯

特殊感覺器官

「聽覺、視覺、嗅覺、味覺……」

你有沒有試過在喧鬧的大都市中心和朋友談話？假如有過，你就會特別感覺到那些無休止的喧鬧聲：諸如火車的鳴聲、警笛聲、汽車的喇叭聲、報販的尖叫聲、以及皮鞋走在人行道上的「完嗒」「完嗒」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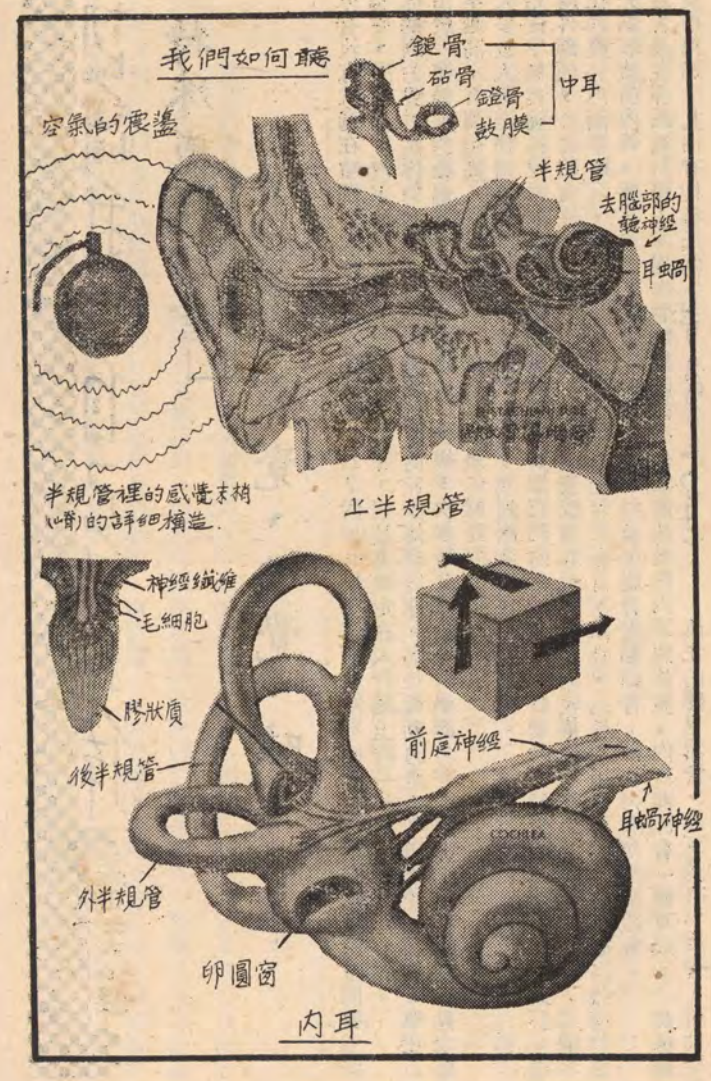
你聽到的聲音是你的聽覺器官把你周圍空氣的震動傳譯給你。這些震動的產生可以由於一個氣槌擊在石板道上，由於一隻鈴裡的金屬器互擊，或者由於一位樂手吹奏着薩克索風（樂器名）的蘆管。每秒鐘的震動次數越多，頻率越高，音調越高。音量的響度或强弱係取決於震動的力量。

大多數人所能聽到的聲音約在每秒鐘震動四十次到兩萬次之間的聲波。

始於空氣震動的聲音如何到達腦部能夠鑑別辨認它們的部分？這些震動乃沿着管狀的外耳到達鼓膜。這條管就稱爲外聽道，表面覆有毫毛和分泌耳脂的腺體。管成漏斗狀，以幫助收集聲波並引導其到達鼓膜，或稱耳膜。

在鼓膜的內面是中耳，裡面有三塊小骨：叫做鎚骨、砧骨、鐙骨、三骨相接橫過中耳以把來自鼓膜的震動傳遞給充滿液體的內耳。聲波震動了鼓膜和與其相接的鎚骨，鎚骨推動砧骨，砧骨再順次推動鐙骨。

鐙骨接在卵圓窗的膜上，操作的時候就像一個活塞般推動內耳的液體。內耳裡面有一個耳蝸，一個像蝸牛狀的螺旋形甬道，其內有柯替氏器（The organ of Corti）——眞正的聽覺器管。內耳還有半規管，幫助給予我



們平衡的感覺。

柯替氏器由特殊的神經細胞所組成，這些細胞滿佈於耳蝸內，胞體位在由結締組織纖維構成的基底膜上。神經細胞有許多毛狀的突起，毛的尖端與一層所謂覆膜相接。由海綿質骨形成的耳蝸體有許多微細的甬道，來自特殊細胞的神經纖維即經由這些甬道以把刺激帶往腦部。

每側中耳均經由一條所謂歐氏管或稱耳咽管的徑路以與口腔內側相通，這條管的任務是用來平衡中耳內的和外面的大氣壓力。

平衡感覺器官有兩種神經感受器，它們位在三條所謂半規管的膜狀管，和內耳隣接耳蝸的兩個小囊。三條半規管互相排成直角，像一隻箱子的隣近的三個平面。在半規管裡面的神經感受器是許多毛細胞，毛的尖端埋入一片膠狀質的羽毛體。當我們頭部一動，液體就會衝擊羽毛體。這種壓力激發了感受器，而把頭部變動姿勢的信息傳達給腦部。

第二種感受器是位在兩個小囊內，它也是一些毛細胞把毛埋入一種膠狀質內，但在兩個小囊內的膠狀質的表面覆有一層石灰石的微粒，稱爲耳石。頭部的運動引起耳石的移動，因而使毛細胞感受刺激並將其送出。

眼球常常被用來比作一個照相機，這種比法並不完全正確，但是我們可以由於想起照相機的幾個相關部分而幫助瞭解眼睛的一點構造和功能。眼球和照相機都是一個密不透光的暗室，祇是照相機形如匣子，而眼球是球狀。照相機的四壁通常由硬的金屬或塑膠質構成，眼球的外層——鞏膜由粗韌的纖維組織構成。眼球由於其位在頭顱的一個骨質眼窩內而得到進一層的保護，眼窩的週圍襯墊有脂肪組織以保護眼睛免於震盪的損害。

在眼球的鞏膜內面緊貼有一層脈絡膜，滿佈血管以營養眼睛的生活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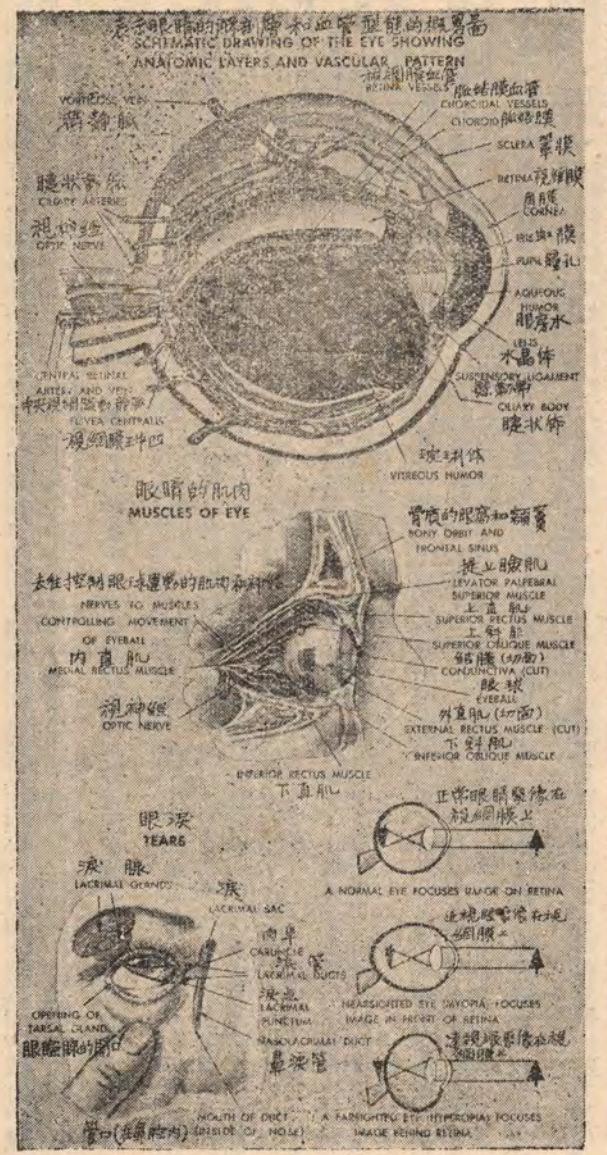
照相機和眼睛都有一片凸透鏡來把物像聚在一層感光面上，在照相機裡的感光面是一捲或一張膠片，在眼睛裡的是一層感光的神經細胞，稱爲視網膜。在照相機，可以變動鏡頭和膠片的距離以保持遠近不同的物體的物像聚合在適當的焦點。在眼睛，則由於一些小肌肉來自動地變異水晶體的形狀，因此我們能夠看清不同距離的物體。

更有相似之點是所謂光圈，可以開大或關小以讓不同強度的光線通過凸透鏡。在照相機，其光圈可以由光電

器或用手來調節。眼睛的虹膜則可以自動地調節以適應強度不同的光線，這種調節作用是靠着在眼睛前方的一些纖小的虹膜肌。眼睛虹膜的開口就是所謂瞳孔。

就眼睛和照相機來說，單純的凸透鏡若不經過「矯正」則不能產生清晰的物像。此因凸透鏡的外緣和其中心

部份，其使光線曲折的角度各不相同。照相機的鏡頭是幾片不同的玻璃組合成以矯正之，人類的眼睛則部分由角膜以矯正之。角膜是由鞏膜延伸出的一片透明膜，在瞳孔的前方向前凸起。角膜的曲度可以略微變異以矯正由於凸透鏡邊緣所產生的視覺誤差。但是在有些人，角膜的表面變得參差不平以致視覺糢糊，此即所謂散光。



在角膜的前面有一層平滑而透明的保護性組織稱爲結膜，這種結膜也被覆在眼瞼的內面。眼瞼還有成打的纖小的眼瞼腺，分泌一種油脂以潤滑眼球和眼瞼的表面。並且還有淚腺參與進一層的保護作用，淚腺位在眼窩的外緣，分泌眼淚以清洗保護性的膜並維持其潮潤。

在角膜和水晶體之間的部位充塞着一種鹹性的清晰的液體稱爲眼房水。在水晶體之後的眼球則充塞着一種凝膠狀的物質稱爲玻璃體。

眼球的最內層視網膜本身乃由八層神經組織所構成，大多數的這些層包含有神經纖維或神經核，但其與視覺最直接有關的一層則含有特殊的神經細胞，稱爲桿狀細胞和錐體細胞其所以如此命名乃因其在顯微鏡下看如桿狀和錐體狀。桿狀細胞對光線的敏感性比錐體細胞强，而在另一面，錐體細胞對顏色比較敏感。當我們在夜晚的月光下想看清一件物體，我們要靠桿狀細胞。少量的光線通過水晶體落在視網膜上刺激了桿狀細胞，再從其經由視神經傳遞信息而在腦部形成視像。

當光線的强度增加，錐體細胞開始增顯其在腦部成像的作用。在燦爛的陽光下，桿狀細胞可能繼續把信息送往腦部，但在這種情況，它們顯然很少有成像的作用。像鼠類和鳥類動物，在白天睡覺而晚上外出掠食。在其眼睛的視網膜內就祇有桿狀細胞。

視覺的銳敏度可以被幾種眼睛的缺陷所影響。前面提到過的散光就是一種不正常的情形。其他常見的缺陷是近視和遠視。近視是通過水晶體進入的光線匯聚在玻璃體裡，在視網膜的前方。遠視在理論上說，是物像匯聚在眼球的後方。無論近和遠視都是由於晶體或角膜的曲度不正常，或者由於眼球形狀的不正常。

耳朵和眼睛有時候被列爲距離感受器，因爲它們使得人體機器能夠經過一段距離以測定並評價物體。其他需要和身體直接接觸的感覺器則稱爲接觸感受器，它們包括觸覺、壓覺、痛覺、熱覺和冷覺。它們也可以包括在我們的肌肉、肌腱、和關節裡面類似的特殊的感覺感受器，並加上那些在重要器官裡面收納液體和氣體的壓力及化學的刺激的感受器。

在皮膚裡面的每一種接觸感受器均各有其特殊的裝置，並位在身體最能發揮其功能的部位。舉例來說，在指尖和舌尖的觸覺感受器就發現比較多。觸覺感受器形似一只鈴，內有一條螺旋形走的神經纖維。

痛覺感受器祇是些赤裸的神經末梢，在皮膚和其他器官的組織細胞裡。熱覺和冷覺各有其特殊的感受器。深壓感受器稱爲環層小體（Pacinian Corpuscles），在顯微鏡下面看來像些小洋葱，一條單獨的神經纖維通向其球部的中心。

有四種基本的味覺：甜、酸、鹹、和苦。味覺感受器大都位在舌部，惟在軟顎和會厭也有少許味蕾——味覺感受器。在舌部，味蕾都在舌尖，兩側，和舌根。嬰兒的味蕾要比老年人的多。

雖然在顯微鏡下面看起來的味蕾都差不多，但是在舌根部的味蕾是感受苦味，在舌尖部的味蕾通常感受甜味。在舌頭兩側的味蕾分成兩部分，靠近舌尖部位的味蕾是感受鹹味，靠近舌根的味蕾則感受酸味。

假如你的口腔完全乾燥，你將不能夠嚐受任何味道。祇有在口腔裡面的物質被潤濕以後才能產生味的感覺，這種潤濕通常是靠着你的唾液腺所分泌的足量的唾液。

嗅覺是一種距離感受器，在低等動物它顯然地要比人類的重要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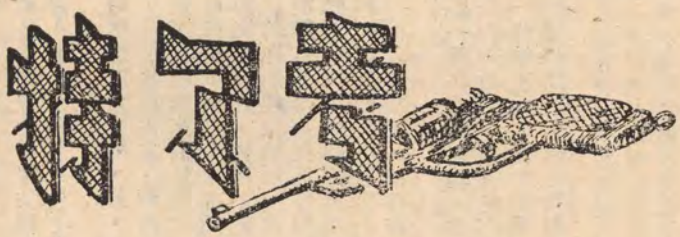
我們的嗅覺器官是位在鼻腔的頂部。一條長球莖狀的神經組織沿着分隔鼻腔和腦部的頭顱骨架伸出，在骨架上有許多小孔，神經纖維即經由這些小孔通往在鼻粘膜裡的一層毛細胞。在人類，這種含有嗅覺感受器的粘膜區祇有大約四分之一平方英寸大，但是在一隻狗的嗅覺感受器的區域却有四十倍這麼大——表示其嗅覺的相對的重要性。

嗅覺感受器是一種化學測定器。要「被嗅」，一種氣味首先必須被溶解在由鼻粘膜分泌的粘液裡。科學家們曾經發現祇有那些能夠通過一組特定的「可嗅性」裝置的物質才能夠被鼻子測定。

嗅覺器官是一個敏感而複雜的化學裝置，能夠從許多種體積和形狀的分子裡面，迅速而斷然地選出某些與你有關的氣味。這些感受器敏感到足夠測定被稀釋成三百億分之一的物質。

（完）

左輪巨子



張時譯

山姆•考爾特（Samuel Colt）常常被人稱爲左輪鎗的發明者，而實際上他並不是——在考爾特生前一百五十年便有位英國人以左輪鎗向當局註冊，但是這個英國人也不是眞正的發明人。考爾特曾被人讚爲機械天才，這點也少有證據可考。有人稱他爲大量生產之父，他並不是。如果美國有人配稱爲大量生產之父，那應該是發明軋棉機的伊里•惠特尼（Eli Whitney）。他設法製造了可變的機器使大量生產成爲可能。考爾特是自伊里，惠特尼二世處學得這種技術。山姆•考爾特自稱「上校」，可是他從未當過上校。

那麽，山姆•考爾特可是個騙子？當然不。他四十二歲時便有力量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兵器廠。他在兵器界的令名歷久不衰——他死後一百年間，他那製造左輪和半自動手鎗公司的名字還是極其著名，他四十七歲去世，已是百萬富豪。但是考爾特並不是個發明家或機械天才。他是個改良家，推銷家以及非常精明能幹的商人。

要綜觀考爾特的事業，只需看他十四歲時的性格便可了解。考爾特家住麻省華爾鎭。考爾特貼了張告示，上寫：「山姆•考爾特將於一八二九年七月四日將隻小木筏炸上天去。」

這孩子把一包黑色炸藥綁在木筏上，引線用岸邊的電池連起。炸藥力量太少，決不能把木筏炸上天去。火

藥引發後，木筏飄流開去，旁觀者身上沾滿泥水。他們認爲考爾特在惡作劇，想羣起而揍之。不過有個青年機匠救了他。他名叫伊里夏•魯特（Elisha K. Root）

魯特把這孩子帶走。兩人正經地坐在附近一根木頭上。

「告訴我，」魯特說：「你這主意那裡來的？」

「從一本書上，」孩子說：「科學大綱。」

「我知道這本書，」魯特說：「但是並沒有講可以在水底把電流通過去，你怎麽做的？」

「我用黑油帶捲在電線上。」

這次，小山姆•考爾特並不是改良一項產品以應售，他在改良山姆考爾特。他爲了自己的將來，儘力地改良山姆•考爾特。他和魯特的邂逅只是件幸遇而已。

魯特是個將成爲機械天才的機匠。他的計劃是設法受教育——所有具野心的機匠均如是——以便改行。他不斷地從一家工廠轉向另一家。華爾池後廿一年，考爾特已可聘請魯特任他工廠的廠長。魯特設計了製鎗的較經濟機器，而且設計以改良考爾特左輪鎗。考爾特死後，魯特繼任該公司總經理。

山姆•考爾特是個好動的孩子。他最初在安默斯特的一家私人書院念書。但是他和校長處不好，所以在校不到一年。考爾特的拼音一向沒學好，他會同時用兩種不同的字母拼一個字。十六歷時，他在双桅船柯佛號上當見習員，它載了棉布和傳教士自波士頓駛向加爾各答。旅程共歷時四個月。然後它經倫敦回國。在返國程中，青年山姆•考爾特製了具木質左輪模型，他希望以後把它用金屬鑄造。

現在哈德福的華茲伍斯學術俱樂部便存着考爾特的兩件另件。一件是鎗的撞鎚，它顯然是用小刀彫成的，上有安全位置與發射位置的凹槽。另一件是有六個小洞的圓筒，不是手刻的；它又光滑又圓，像是用車床車出來的。我願意相信小考爾特用刀彫出撞鎚，但是圓筒決不是他手製的。

關於考爾特想出左輪的主意，有幾個故事。有個人說他是看柯佛號舵盤得來；有人說這主意是來自絞盤，船員起錨時，繩子捲在絞盤上旋轉，絞盤底部有一圈凹槽，可以在轉動時一點點固定起來而不至倒退。

第三個故事是威廉•愛德華在他「考爾特的左輪鎗故事」中說的。愛德華指出有位美國人伊里夏•柯利爾曾經製了一柄燧石左輪鎗。他在美國運氣不佳，便到英國去，並於一八一八年獲得註冊權。根據愛德華說，在英國買了約價值四至五美元的柯利爾左輪運往印度。可不可能山姆在加爾各答看到柯利爾的左輪鎗？

山姆•考爾特已能製出第一把實用的左輪鎗——連

發手鎗——因爲他利用撞擊引火。鎗管入口處的火門上置有一個銅帽，撞鎚擊着銅帽，乃發火而引燒火藥。

考爾特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圓筒每次轉一格。柯利爾的燧石左輪是利用一個彈簧轉動圓筒。這種機構過於複雜。考爾特經過數次改良後，在撞針上連個槓桿到圓筒後方的許多凹扣上。發射鎗彈便自動地帶轉圓筒一格。他把槓桿定名爲「推舉器」。而今日却通稱爲「推手」。這種機件可是考爾特發明的？它的歷史比考爾特長。不過考爾特的確是改良了它。

考爾特的最後難題是如何使圓筒位置固定而旋轉時仍與鎗管保持一線。他最早的左輪是一個由彈簧拉緊的針推在圓筒的外洞中，現代的左輪也是應用同樣原理。

青年考爾特經過長程航途回家後，無力雇請槍匠實現他的理想，他設法找個名叫安生•蔡斯的槍匠爲他製造兩具模型。他沒有什麽積蓄，而且也沒有人願意以高薪僱請這個十來歲的孩子。他只好繼續流淚作個表演笑氣——英國化學家亨佛雷•達維爵士發現的氧化氮——的小販。

有人說考爾特利用輛推車裝置他的設備。不久，他便在大廳中表演笑氣。現在學術俱樂部中還存有一張廣告，上書參觀一次收費五角，節目精彩異常。

他在東岸各處流浪——北自緬因南迄瑪利蘭——自稱爲「加爾各答，倫敦及紐約的高爾德博士。」實際上他並非博士，而且在上述城市亦不過住了數日而已。他如何掩飾他的少年容貌呢？他蓄了鬍鬚，使他看上去至少大五歲。他的外表本來便顯得强壯魁梧。他的神氣也十足。觀衆對他的假科學表演以及一些自動嗅開笑氣的傻瓜頓爲傾倒。

這時考爾特在巴地摩爾找到了一位比安生•蔡斯更好的鎗匠——約翰•皮爾遜。皮爾遜替考爾特製了許多鎗；來福鎗，獵鎗和一些短銃。這些鎗由考爾特夫人遺贈給華茲伍斯學術俱樂部。

山姆•考爾特廿一歲時向親戚借些款項到英國去申請註冊。首先得到英國註冊是很重要的，因爲英國不承認美國的註冊。一八三六年二月他又回國取得美國註冊權。

山姆•考爾特一生事業中有幾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議。他在數週內以廿三萬美元改良一家公司。但是金額並未收足，考爾特自己便認了一百股而沒有付款。不到一年公司便在紐澤西州帕德遜佔有一家絲廠，並且開始製造鎗械。

山姆•考爾特可曾親自在廠中監督？當然沒有。他把工作交給表親杜德里•賽爾丹，他是公司的老闆兼司庫。而考爾特却到華盛頓去把考爾特手鎗的早期樣品呈

送給傑克遜總統，並且大事宴請陸軍顯要，希望能得到陸軍的訂單。

杜德里表親是個謹愼小心的新英格蘭人。考爾特雖然也是個新英格蘭人，可是二者性情却大相逕庭。他極想高飛遠揚。一次宴會花上五十元買幾瓶酒又何妨？這是恰當的開支。但是杜德里表親就不這麽想了，他有次看了考爾特的賬單大光其火。

「我不相信這些名酒便能提高你手鎗的價值，」他說：「你的用費簡直驚人！你不是在賣鎗。如果要公司不垮，你必需賣鎗。你在華盛頓作什麽？花公款來遊宴？」

「你怎麽賣鎗？」考爾特問。

「決不用十瓶名貴的酒。」杜德里表親說。

「我們要賣給陸軍，」考爾特說：「那是唯一的大市場。」

「你宴請低級軍官決賣不出去，」杜德里表親答。

考爾特的如意算盤並未成功。他喜歡那些宴游——算公家的賬，但是他們對他毫無益處。他設法使陸海軍試驗他的鎗，但是全打了回票。

美國在佛羅里達州和印第安人有小戰爭。考爾特有個朋友威廉•哈利上校是時正在佛州。哈利了解連發鎗爲當前所急需，印第安人趁美軍在換燧石火鎗的彈藥時衝鋒，而實際上印第安人的弓箭便是連發武器。哈利寫信給考爾特，稱願買一百支連發的長短鎗。

考爾特帶了武器前往佛州，路程頗爲艱苦。考爾特於二月中自查理斯頓寫信回來，說：「我走了十天極可恨的路途才到達此地……即將乘政府帆船於廿日左右出發。」

他到達佛州的鳩比得營時，由於哈利之助，以每支一百廿五元之價售給湯瑪士•季斯普將軍五十支鎗。他得到一張國庫的六千二百五十元支票，又以現款賣了些左輪，然後回程。回去的旅程簡直近於災禍。一八三八年四月十一日他自聖奧古斯丁寫封信回去（該函尚保存於康涅迪卡歷史會社中），他說：

「從鳩比得營出發，經過十四天的勞頓後才於昨夜抵達此地……雖然離開紐約已經不遠，可是我此次霉星高照，不知何時才能抵達。我搭的那條航駛印第安河的船，因爲一直碰到頂頭風所以停航了。

「我和兩位先生於昨日一同離船，小船却在離岸一哩處沒頂，使我們在水中四小時之久。」

該函的重點在於考爾特失去了六千二百五十元的支票。考爾特最後回到紐澤西州帕德遜城時，杜德里表親簡直要瘋了。

「你怎麽能把錢都弄丟了？」他咆哮道。

「我告訴你小船沉了，我在水裡泡了四小時。你想是怎麽了？」

「我想要六千二百五十元的支票。」杜德里說。

這時考爾特才廿四歲，他的表親是公司的司庫。考爾特和以前一樣，他毫不膽怯。

「一定把錢給你，」他說。

後來政府果然補發了一張支票。

不過公司的業務每況愈下。陸軍情願要單發的燧石火鎗而不要考爾特的五發鎗。全國的經濟不景氣，平民的購買力異常之低。

浪費公帑的山姆•考爾特和謹愼的商人杜德里•塞爾丹之間的摩擦，經過四年之間終於宣告結束。一八四〇年約翰•艾勒任公司司庫。考爾特發了最後一次脾氣。他寫：「我知道塞爾丹先生不會講我的好話，」這句話裡他拚錯了一個字。

艾勒接手後約一年，公司失敗了。考爾特極感失望。他和艾勒的最後一次談話頗有意思。大概是如此的：

「你有什麽好抱怨的？」艾勒問：「你根本沒有虧本。你的股票款到現在，還沒有拿出來，你還欠公司錢。」

「我有註冊權。」考爾特說。

誠然，合約中規定如果事業失敗，註冊權仍得歸還考爾特。

「一百塊錢賣給我我都不要。」

考爾特破產。但是他仍頂嘴說：「一萬錢你都買不到手。」

艾勒認爲考爾特過份誇張得可笑。

在帕德遜所製造成的左輪和長輪究竟如何呢？短銃沒有力量，大多數的口徑太小。實院上考爾特的點四零口徑比當時陸軍的點五四口徑經燧石火鎗的威力爲大。每支帕德遜左輪都備有兩個彈筒，一個發射完了，另一個立刻可以裝上去。

考爾特自始至終就不相信輪轉方法不能運用於長鎗上。因爲彈筒前端與鎗管後端必須有些空隙，否則彈筒不能動。火藥廢氣也由此空隙逸出，如果輪胴和後膛不保持一直線，則鉛頭可能自彈身折斷並在空隙間發生劇撞。如此則廢氣將擊到支持來福鎗的前臂。

前考爾特的屬員傑姆士•米契爾曾經找出許多山姆•考爾特的來往函件而編成「考爾特」一書。曾經自一位考爾特左輪的推銷員引下列的話：

「如果我能對左輪長鎗更有信心點，則我可能會多賣幾支出去……上次我在南卡洛琳那州聯軍的季斯特將

軍面前試放，結果花了整夜時間才把臉上的火藥與鉛片移淨。」

希蘭•白登奉命使用左輪長鎗組織一隊猛擊兵。他結果仍然拒絕使用考爾特長鎗。

自從帕德遜失敗後，考爾特脫離武器事業約六年。他致力於研究海底電報，以使船入港之前能先行知悉。他也在夢想許多港渠防禦的深水炸彈。

當初在德薩斯州與印第安人作戰的一部軍隊奉命赴墨西哥作戰。山姆爾•華克上尉被派北上勸說考爾特製造更大更好的左輪鎗。華克和考爾特設計出了空前的大左輪鎗。

華克上尉奉命訂購一千具左輪鎗。考爾特既無廠又無錢。但是他和康納迪卡州的艾利•惠特尼作了次交易。惠特尼有家工廠。賺錢的是考爾特。他有資本在康州哈德福籌建自己的工廠，他在那裡製出一串稱爲「天龍」的左輪鎗。「天龍」是指當時的龍騎兵。考爾特的天龍鎗與以前華克上尉設計者大致相同，只是輕了半磅。考爾特又自政府獲得一千支鎗的訂單。他也製了點三一口徑的小天龍。不久，他把點三六口徑鎗介紹給海軍。

一八五一年，考爾特大爲飛煌騰達。春初，新選的州長湯姆士•賽模指定考爾特爲中校兼侍從官。他沒有職務，只是社交的隨員。他從此便自稱上校。他認爲這是個周旋子權貴的良機。年末，他把考爾特鎗送往倫敦的「大展覽會」，其中包括八十九種鎗。

次年，考爾特設法請正在籌劃著名的日本之行的比利司令官將裝飾漂亮的手鎗呈送日本國王及王親國戚。考爾特得到一些餽贈，但是並無訂單。

一八五二年，考爾特在倫敦設廠製造左輪，希望改變英人反對美國鎗械的觀念。他生產了約五萬支鎗，但是並不能算成功。一八五六年他放棄了倫敦廠。當年他赴俄國希望能售出些製鎗的機器，他還希望參加沙皇加冕大典，並出席沙皇新婚之舞會。因爲賽模是赴俄祝典大使，便設法把考爾特列入使團名單之內。

山姆•考爾特借機會呈獻了一對金柄三號「天龍」左輪。目前約價三萬五千美元。

歷史並沒有記載沙皇對左輪的觀感如何，但是考爾特却因此在倫敦泰晤士報大出風頭。

考爾特早在一八五三年便計劃自己設廠。哈德福地方沿康河有塊二百英畝的便宜地。它所以便宜因爲每年春天均被洪水所掩。考爾特買下這塊地，築了一道防波堤建設了他的工廠和家。

這道防波堤上植有一行楊柳。他又開設了一家小柳木家具工廠。

內戰快爆發時，考爾特生病了。這病——似爲嚴重

關節炎——終於攫去了他的生命。他預知戰爭即將爆發，而且他自己站在南方一邊，他願意把所有的鎗械賣給南軍。他在一八六〇年於哈瓦那寫了封信，命令：「日夜加工」。他復行所有南軍的合同，並且預備在南方建廠。

考爾特已瀕臨死亡。但是他仍在不斷改良考爾特鎗，南北戰爭發生第二週，他預備籌組「考爾特左輪康州第一團」，他讓該團使用一千支來福鎗。除了供鎗外，考爾特的條件是自任上校團長，但是該團尚未正式成立，考爾特已於一八六二年一月十日去世。

考爾特的工廠在童年知友魯特的經營下，爲南軍製出成千武器。戰爭結束前一年，該廠被焚，但又再建起來。

考爾特工廠仍在製造全球馳名的左輪——有一件是今日爲人熟知的單動作的「和平神」。今日，考爾特鎗已製造所有型式左輪與自動手鎗。

★

★

★

譯自一九六一年二月「True」

兩個喝醉了酒的人跑進了動物園，在一個獅子籠前面停了下來，當他們站在那裡欣賞的時候，獅子忽然吼了一聲。

「走吧，我們走吧」，其中一個人說。

「你要走就走好了」，另外一位說道：「我要等這場電影看完了再回去」。

× × ×

牙醫生跟一位有錢的病人在討論即將開始的手術。

「你願意局部麻醉藥嗎？」他問道。

「我付得起最好的，」病人回答道：「用進口貨好啦。」

× × ×

在一家大百貨公司裡，有兩位售貨女郎在注意着一個漂亮的年青男人在佈置櫥窗，她們對他都很有好感。

「我喜歡跟他交個朋友，」其中的一位女孩子對另一位說。

「那可不必啦，」另一位回答：「他已經結了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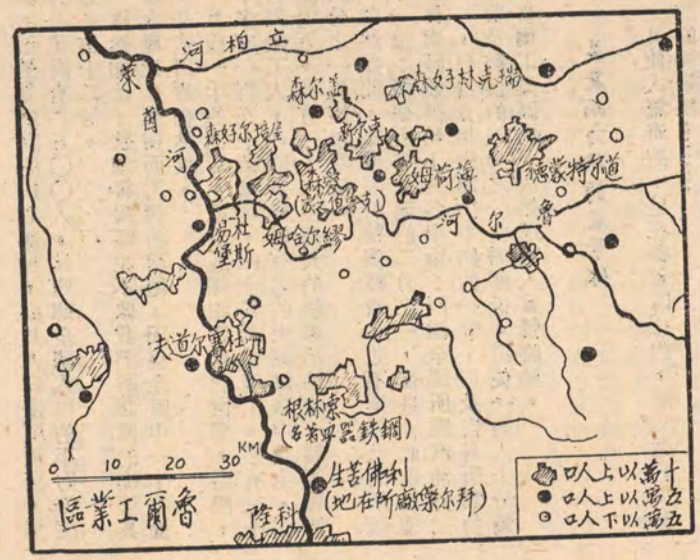
「你怎麼知道？」

「這是我推想出來的，」那一位有把握地回答着：「我已經有好多次看他佈置櫥窗裡的那些美人，可是最近我發現他把那些假美人的手掌都向上了。」

西德魯爾工業區素描

潔心譯

所謂「魯爾區」（Ruhr-gebiet）南起魯爾河，（Ruhr），北迄立柏河（Lippe）（註：見附圖）。可是在目前，魯爾區的南部，已經很少再見到大礦區和重工業，因爲自從祖孫二代以來，大礦區，冶煉廠以及巨大的起重機，都已慢慢地向北遷移，但是却尚未遷移到極北的立柏河一帶。目前的密集地帶是在「愛姆歇爾」河（Emscher）的兩岸附近。這是一條人工開鑿的河流，用以排洩各工業的污水，而事實上，它也的確是名副其實，因爲河中的水色，已經變得黃而混濁。因此，我們可以說，眞正的魯爾區，是集中在「愛姆歇爾」河的兩岸（該河並不大，所以在地圖上未曾顯示。）



上面所說的，指出了魯爾區的南北界限。依照一般的說法，魯爾區的東界，是止於哈姆鎮（Hamm），西面則止於莫阿斯鎮（Moers）。可是東西方向內的確實法定界線，是誰也無法一口指定的。因爲，所謂「魯爾煤礦區住宅協會」，並沒有劃出一定的界線。這個住宅協會，僅僅負責計劃，使魯爾區中的十八個城鎮的有限的住宅空地和工廠用地，不致陷於混亂和阻塞的情況而已。

綜括來說，魯爾區的範圍是這樣：東西橫闊一百公里，南北縱深三十公里，一半屬於「萊茵省」（Rhein-land），一半屬於「佛斯特法命省」（Westfalen）。「魯爾煤礦區住宅協會」，好像是一把鉗子，將這二個省份之間的鬆懈部份，加以緊束，使得魯爾區的居民，可以過一種井然有序的生活。該協會的總辦事處，位於「愛森」（Essen）。該協會既不是政治機關，也不是自治機關，而是一個負責計劃與建議的機關，但是效果及影響却是十分廣大。

四十五萬名礦工

魯爾區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平均每平方公里有一五〇〇人。西德全國人口的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公里二二〇人。至於魯爾區的核心部份，則其人口密度更高，每平方公里計有二五〇〇人，比西德全國人口的平均密度，要高出十二倍。

雖然如此，整個魯爾區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具有鱗次櫛比，擁擠而汚黑的房屋，因爲全區中一半的面積，却是田野和林牧。

其他一半的面積，就全是煤和鋼鐵的世界。這裡，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個礦坑，四十五萬名礦工。另有三十萬名鋼鐵工人，在許多舉世有名的大鋼鐵廠中謀生。在礦區附近，就有三十三座高大的鼓風冶煉爐，製造魯爾區三分之一的鋼鐵產量。

雖然如此，魯爾區的整個經濟，並不單單祇是鋼鐵工業一種：西德所需玻璃的二分之一，便是在此處製造的。魯爾區並供給下列各產物：西德全國所需汽油的三分之一，自身食用所需的牛奶的一半，以及自身所需的馬鈴薯及鷄蛋的三分之一的需要量。這使一般人十分驚奇：魯爾工業區內，居然還有人兼營農業。

美麗而自然的風景線

尤其使人驚奇的，是在魯爾區以內，居然還有美麗而自然的風景線……

誠然，提起魯爾區，大家都會聯想到那一層如同「金鐘罩」似的污濁的塵霧。在魯爾區核心部份，這些從空氣中下降的塵霧，的確有些使人不慣。但如果除去這點不論以外（其實，這一點也可以慢慢地設法改善），則人們還可以在如下一種詩意盎然的環境中生活：一片和悅宜人的河谷盆地；魯爾河的支流，穿過盆地中的草原；在夏季，草原上的蒼鷺，逐食着幼小的青蛙。愛森市的南郊，有一個美麗的湖泊，魯爾河的支流，就會合於此。這一帶的水面上，反映出葱鬱的懸岩倒影；點點風帆，與白色的游覽汽艇，靜靜地從水面上滑過。

就在這一個「巴爾登內」（Baldeney—See）湖岸的小山上，築有克虜伯家族的別墅：「許格山莊」（Villa Huegel）。在這座別墅裡，克虜伯家族，曾經接待過許多皇冠人物：從德皇威廉一世，一直到依索比亞的皇帝。目前，這一座巨大的克虜伯別墅及其優美的庭園，已被指定作陳列及展覽之用，關於這一點，下文還要談到。

這些小山和丘陵，是魯爾區南部的特徵。這是所謂「丘陵地帶」（Bergisches Land）「煤層礦山區」的外緣。在這一地帶的中心，就是有名的「優厚煤層」，德文的專門名詞是 Floeze。這些優厚煤層的趨勢，是由南向北。愈向北則煤層愈厚，諸如：「毛塞加特煤層」（Floez Mausegatt），「總統煤層」（Floez Praesident），「加特林煤層」（Floex Geitling）等。同時，優美的風景線，也是從南向北，以及從魯爾高原，向西面的「佛斯特法命省」的低地而減色。

但是，人們如果要將整個魯爾區的景色，儘收眼底，最好還是在晨光曦微中，從杜易斯堡（Duisburg），坐飛機向東飛：無數的火焰，在那些燈光閃爍的，底底的城市中，向上吐露，而這些城市的邊界，則交相錯疊，無法很清晰地將其分別，但見許許多多的工廠，大廈，火車站，鐵道行車號誌，載貨列車等——然後又是另外一個城市，又是另外許多在夜空中閃爍的熊熊的火焰，從這一頭的地平線，一直延長到另一頭的地平線，好像是在同一個大工廠之內，由東面的魯爾區高原，向西面的底地，下傾六百至一千公尺的坡度。這裡的工廠，全都採用三班輪值制，不斷地工作。

煤鋼是經濟的支柱

自從一七五八年，第一家煉鐵工廠「聖安東妮」（St. Antony）「奧斯特菲爾脫」（Osterfeld）成立之後——因此，這一個地方，就被稱爲「魯爾區之搖籃」——優厚而豐富的煤層，就把各地的鐵礦，吸引到這

裡來。但是，眞正能承受化鐵爐內沉重鐵礦石的巨大壓力的不碎焦煤，還要等待一八八〇年左右「氷凍法」（Gefrierverfahren）發明後，才能繼續不斷地供應。就在那一年不久之前，煉鋼工業界採用了「湯馬斯煉鋼法」（Thomas—Verfahren），使得煉鋼工業界，可以利用廢鐵爲原料，來達成大量生產鋼鐵的目的。

除去煤和鋼二者是魯爾區經濟的支柱以外，煤的精煉工業（即煤中副產品的分離），亦在其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僅僅煤焦油一項，其中即含有二百八十六種化合物，魯爾區的化學工程師們，有辦法從其中提煉出一百六十三種。目前已有許多藥品，染料。以及各種塑膠類產品，由魯爾區輸向全世界，成爲現代文明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在兩次大戰時期之間，同樣地以石炭和焦煤爲基礎的，是氮氣合成工業。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含有氮體甚多之石炭，已可設法完全將其轉變成氮體。至於煤之氫化汽油之合成，亦應在此一提：以前的汽油，是以煤爲原料來合成；現在是從輸入的原油來煉製。於是，在魯爾區的「蓋爾森克依爾新」（Gelsenkirchen）城市中，設立了一個西德有數的大煉油廠。

魯爾區工業的分組，也可以從它們相互之間的需要，以及它們的運輸系統中，很清晰地得到概念：譬如萊茵河以及萊茵至海爾奈的運河（Rheinl-Herne Kanal），可供大批貨物的出入，如煤，油，鐵礦砂及硫磺礦石等。因此，鋼鐵工業的重心，就落在「杜易斯堡」（Duisburg），也就是有名的所謂「礦冶之城」（Stadt Montan）。反之，在「道爾脫蒙特」（Dortmund），靠近「立柏河」（Lippe）一帶，則是屬於化學工業和煉油工業的範圍。西德全國的產品中，很少能不與魯爾區的工業發生關係。所以，西德全國的經濟是與魯爾區互相糾纏而不可分。甚至於其他各國的人們，也知道珍視魯爾區重工業的產品：在「北萊茵－佛斯特法命」省（Nordrhein-Westfalens）內的七個工業從業人員中的一個，就是依靠產品輸出國外爲生。在工具製造工業中，每三個從業人員，就有一個賴出口爲生；在普通機械工業中，其情形亦復如是。

魯爾區的重要出口品如下：機器，車輛，鼓風爐，軋鋼廠以及翻沙廠的產品。如今，任何人可以在魯爾區訂購一套整個的企業設備，譬如說：整個煉鋼廠，或是整個礦場設備。最近不久，西德替印度的「魯爾開拉」（Rourkela）煉鋼廠設計及製造整套設備，由克虜伯公司與「西德機械公司德馬格」（Demag）出面訂立合約。其中主要設備，係由該二公司自行承造，至於其他零星設備，則分由其他三十五家公司及四千家小工廠

轉輾承包，方竟全功。

波蘭人與德國人的混合

一共有五百萬以上的人口，生活在魯爾區之內。但在一八九一年時，僅有人口八十九萬。至一九三九年，已增加至四百三十萬人。幾乎有一百萬人，是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方始增長的，其中有九十萬人，是從波蘭，捷克等地被强迫遣返之德國人。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描述這一幅生動的的流徙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有一個青年，從波蘭的「瑪蘇黎」鄉（Masurischer Landkreis）遷居到魯爾區的「蓋爾森克依爾新」或「愛森市」來，從事於挖煤的工作，與「佛斯特法命」省的一個姑娘結了婚。隨後，這一個挖煤人的幾個親戚，就從東普魯士趕來，至於其餘的侄女，侄甥，姊妹和聯襟等人，則仍留在原處，一直等候到一九四五年二月，蘇聯的紅軍，進入了東普魯士。然後，這些人向西流徙，去依靠或找尋他們的兄弟或從兄弟。如今，魯爾區域內的居民，已經不再是純粹的「萊茵省」人，或是「佛斯特法命省」人，而是一種從東部來的波蘭人與德國人的混合。

有人說，魯爾區域以內，沒有文化氣息之可言，這也不盡然。在「瑞克林豪森」（Recklinghausen）市內，已有十四年之久尚未舉行的「魯爾謝神演劇」盛典，已於一九六〇年恢復，且曾由前總統霍以斯（Heuss）教授，在新建的「謝神劇院」基地上，舉行破土典禮。此外，克虜伯家族的「許格山莊」（Villa Huegel）中的陳列與展覽，也能吸引全魯爾區與萊茵省的觀光客。在二年以前，克虜伯曾在「許格山莊」，舉辦了一個「印度藝術展覽會」，規模之大以及搜羅之廣，就是印度本國人民，也爲之咋舌不已。

在「薄荷姆」市（Bochum），一位名叫薩拉定・許密特（Saladin Schmitt）的先生，曾於本世紀二十年代之間，創立了一個專演莎士比亞戲劇的傳統。此外，薄荷姆市還設立了一個「國際傀儡劇研究所」（Internationales Puppenspielinstitut）。

其他的許多文化學術機關，有：薄荷姆市的民衆天文台，「道爾特蒙德」和「愛森」市的大圖書館。在「愛森」市內還設有「工程技術館」（Haus der Technik）以及「西德科學獎助協會」（Stifterverband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等。在「繆爾哈以姆」（Muelheim）市內，有一個最有名的學術研究機關，名叫「普蘭克石炭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

Fuer Kohlforshung)，由齊格勒博士(Prof. Dr. Ziegler) 所主持。彼曾發明採用有機金屬化合物 (Organo-Metallic Compounds) 爲接觸劑，以製造聚乙烯，因而震驚了全世界化學界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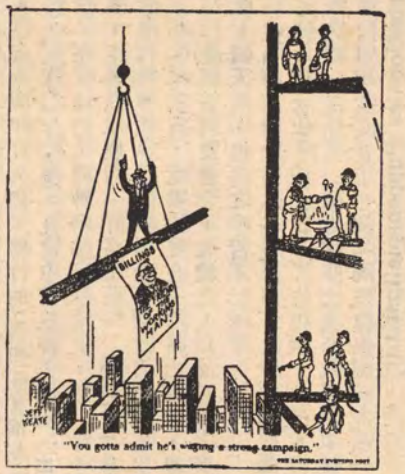
最近，有人建議，在魯爾工業區內，設立一所大學，但因地點問題，引起劇烈之爭論，以致未能遽作決定。無論如何，當此一大學一經成立，必能成爲全魯爾區域的一個精神文化的重心。

埋頭苦幹的人

西德的石炭和焦煤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二以及鋼鐵產量的百分之七十一，都集中於魯爾區域。遠在一九一二年時，克虜伯公司，已經研究製造出不銹鋼料，隨後於一九二六年發展一種「燒結而成的硬金屬」(Sinter-Hartmetalle)。魯爾區域又出產鋅、錫、柴銅和黃銅；從煤焦油中，又製造出各種各樣的塑膠品。「魯爾氣體公司」(Ruhrgas)，是歐洲最大遠程輸氣企業的基本支柱，該公司的輸氣管，可直通至「法蘭克福」(Frankfurt) 和「哈諾佛」(Hannover)。「萊—茵佛斯特法命電力公司」(Rheinisch—Westfaelische—Elektrizitaetswerk) 的配電系統，是大規模的電力聯絡網的創始。關於魯爾區工業界之能成種種奇蹟，人們已經不再感覺到驚奇：因爲這是魯爾工業區在盛名之下應該具有的能力。至於這些盛名之獲得，並不由於煤和機械，而是由於魯爾區的人材。

然而這些人材却從來不發一聲，而只知道埋頭苦幹。

譯自西德 Scala 雜誌一九六一年二月號



漫畫：競選者無不處利

室內樂

From Chanson to Canzone

(二) 從「牧歌」到「歌謠曲」

在我們一生中，如果有一件難忘的事，恰好發生在一個易於記憶的年月，那是頗令人愉快的一件事。歷史學家非常高興查理曼大帝在他的帝國登基時，適是公元八〇〇年。讀文學的學生，一面哀悼着英國大詩人參塞(Chancer)的逝世，同時却也高興着他的逝世恰是易於記憶的公元一四〇〇年，同樣的，讀音樂史的學生也高興的樂於牢記曾經有一個意大利的音樂評論家名爲阿多西(Giovanni Artusi 1550—1613)者，在一六〇〇年著作了一本極力評擊該時代音樂改革的書，貶斥孟特維地等音樂家的倡興新音樂(Nuove Musiche)，他提醒人們「新音樂」正猖獗的風行於全歐，正在推翻一切舊的傳統，尤其是濁佔樂壇的「教堂音樂」，他的立論頗聳動聽聞，但却也未能擋住音樂改革的潮流。「新音樂」誕生了「歌劇」，「器樂」，於是也誕生了「室內樂」，以至也誕生了最早期的同音的古典交響曲。新的改革潮流不但在音樂如此，同時在其他的各種藝術方面，以及宗教方面，對於十六世紀的末年，新的改革精神皆在勃發興起中，强烈的擴展，流風所及毋遠弗屆，歷史學家非常重視此時期的重要性和影響後代之巨，命名此一時期爲「巴洛克時期」(Borogue Period)，這名字很難說明此一時期的意義和性質，「巴洛克」的釋義是變異多幻，奇詭多

端。在此之前另有一時期，被稱爲「哥德時期」（Gothie Period），那時代的意義是表示野蠻，粗魯，現代史學家對此兩時期的文物並不着意讚揚。

處於此兩時期之間的另一時期，爲「文藝復興時期」，時約爲自十四世紀中頁至十六世紀的中頁，「文藝復興時期」是一個浪漫時期，人類發現了本身，整個世界是人類的征服物，那也是一個有名的宗教改革時期，影響了其他文化的復興，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的重新發掘，延續與發揚。在藝術方面，那是講求對稱，和諧與平衡的時期。到了末期，過度開展的結果，發生了過度激烈的改革，也就是「巴洛克」時期的抬頭。在「巴洛克」時期崇尚新奇和異端，平衡和對稱被視爲平淡無味，浮誇的虛飾，光怪陸離的表現形式，却成爲一時風尚，天主教教堂裡加多了繁文縟禮，儀式典章多以炫耀人們耳目爲能事，「多姿多采」佔據了大衆的幻想，神秘思想氾濫，崇祀聖者，深信宗教所宣揚的奇跡，狂熱，活力充布，矯飾炫耀成爲這一文藝時期的最大特色。

舊有的傳統失去了把握，新的獨立不羈的探討成爲十七世紀的偉大力量，在這世紀中，思想與行動的領袖人物，匯成爲一股使人激奮的力量。在科學方面，笛卡兒（Descartes），加利略（Galileo），凱布勒（Kepler）以及後期的牛頓（Newton）；在哲學方面，又是笛卡兒，斯賓挪莎（Spinoza），洛克（Locke）；在文學方面，米爾頓（Melton），莫里哀（Moliere）與彭揚（Bunyan）；在藝術方面，羅賓斯（Robens），黎布郎（Rembrandt），梵拉斯魁茲（Velasqrez）；在政治方面雷濟留（Richelieu），克洛魏爾（Cromwell），與阿多夫（Gustavus Adolphus）。

最後一組的人物，使人想起這一時期中政治與戰爭的紛擾，三十年戰爭（1618—1648）使德國受了蹂躪與災害，在整個世紀中無法恢復。英國的共和政治（Commonwealth）與法國路易十四的絕對君主專制，使巴洛克時期顯現出它的反叛天性。總之，這個時期，尤其於其中頁，文藝復興後期的理性與寧靜已被摒棄，起而代之的是情感的衝動，隨處是戲劇化的景象，色彩强烈對比的戲劇化，富於儀典色彩的教堂藝術的戲劇化，新建築的使人興奮外觀的戲劇化，在整個激奮煽動的潮流中，新音樂「巴洛克時期」也遂之起始。色彩隨處可見，成爲教堂寵物，栩栩如生的壁畫與繪畫，在光輝耀眼的教會聚會與民間賽會，在教堂高僧的祭袍上，戲劇化的色彩表現於詩歌與舞台劇同樣的染色於新興的音樂，有了這五彩繽紛的顏色，作曲家們能夠創造了殊異往昔的作品。在巴洛

克時期中，第一個表現了這種獨特風格的是路加瑪倫齊奧（Luca Marenzio）—一個意大利「牧歌」的作曲家。

喬斯昆・底斯・普萊斯（Josquin des Pres 1450—1521），早於瑪倫齊奧幾十年，他奠定了歌曲中表示情感的風格，使瑪倫齊奧相繼在歌詞與歌曲兩方面成就了極密切的關聯。在他的牧歌中，他的音樂不但能確切吻合歌詞中的一字一句的情調，同時也能描述出詞句後面的氣氛，他的努力沒有虛費，他的牧歌是一幅幅的畫景，更像一首首的詩。瑪倫齊奧在作曲時，屢感該時之傳統音階旋法（Modes）範圍過於狹窄，對其作曲的運用頗多阻礙，中是他深加研究，使旋法音階在本質上引伸而變化，於是開始了「調性音樂」（Tonality）的嚆矢，一直沿用至今。在調性音樂上有長調與短調，以及一些半音階和聲，從音樂歷史方面的觀點來看，這是瑪倫齊奧的最重要的成就。僅調性音樂系統的伸展一項，便使瑪氏的牧歌在描述詩意與戲劇效果方面有了長足的改革；更毋遑論及和聲的變化運用。爲要研究瑪氏對音樂的貢獻和成就，我們必須再進一步研討該時代音樂作曲所習用的「旋法音階」和改革後「調性音樂」兩者間的差別。

在十六世紀瑪氏之前的作品，概以固定旋法爲不二法則，可以統稱爲「旋法音樂」（Mades Musie），其時的音階系統，備有十二種旋法，在音域上限於兩個八度之內，每種旋法中全音與半音各有不同之排列，例如多倫旋法（Dorian mode）的音階爲D—E—F—G—A—B—C—D，二、三與六、七之間爲半音，餘爲全音音程，另一種孚雷吉亞旋法（Phrygian mode）的音階爲E—F—G—A—B—C—D—E，一、二與五、六之間爲半音階，其他的各種旋法，也與此類若。在旋律進行中皆墨守之此音階規則，甚少在中間變易一音或昇降半音，因此爲教會歌曲中之大忌，同時在旋律中音程之上下也有硬性規定，如F至B，不論上下，從無一見，在和絃方面在三部或四部的對位法中約皆全爲協和音的三和弦連續進行，除在極短的過門樂句，才允許有不協和音的存在。和弦全依旋律音符作爲基調，甚少變化，因此雖爲不同情感的歌曲，但在結構上却如出一轍，幾使人有千篇一律的呆板感覺，而音樂本爲需要表示出不同的詩歌內容，以如此極少變化的模印而想表達出千情萬緒的樂曲，毋異緣木求魚。

在調性音樂中，我們知道有長調與短調，每種包括十二音調，各長短調的音調，各有其不同的特質與音色，每調的基音，即是音階的第一音，是調性的中心，旋律與和聲俱以此爲基幹，以此音爲基音的和弦，常給人以安

和滿足的感覺，在樂曲的結束時運用，也富有終結的意味。在調性音樂中，旋律的進行自由活潑，毫無限制，和聲的結合，調性的中間轉變，以及隨意的運用各種音程，以適合曲中所需的情感變化，都有極寬廣的範圍。瑪倫齊奧是作曲家中第一個獲得調性音樂的個中眞諦。他的牧歌可以自由描述人類不同的情感變化，在此方面是以前的旋法音樂所望塵莫及的。他的影響及於後來的作曲家，特別是卡洛遜休奧度（Carlo Gesualdo, 1560—1613），以及另一有名的早期音樂家孟特維地（Monteverdi, 1567—1643），猶其是後者對調性音樂的發揚開展，達到了完美無暇的地步，爲初發現者的瑪氏所夢想不到。

但是旋法音樂並非於一日間所造成，所以它也不會輕易的在一朝一夕之間從根摒棄，在十七世紀的初期，這兩種音樂各自存立，份量也幾同相等，前者多存在於教堂音樂的領域中，而後者則爲新興的世俗音樂所寵愛。時勢所趨，雖然有後來居上之勢，但作曲家們有的却仍難釋念過去，在實際上有時更難掙脫自昔以來所加於音樂上的束縛。從舒慈（Heinrich Schutz 1585—1675），普塞爾（Henry Purcell, 1659—1695）以至十八世紀諸作曲家的作品，雖明屬調性音樂，但仍有旋法音樂之跡象可尋。直至臘莫（Rameau）的「和聲律典」（Codification of harmonic Law）的問世，調性音樂始成爲作曲家們奉爲圭臬的唯一宗則。

巴洛克時期在樂壇上最顯明的現象爲「器樂」的興起。器樂的最初形式始於十六世紀的末期，稱爲「歌謠曲」（Canzone），此種器樂（風琴或笛），爲從法國歌唱曲「牧歌」（Chanson）而來，其沿變如下所述。

從哥德時期以至進入巴洛克時期，也就是從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三百年中間，法國人，不論地域，都流行歌唱「牧歌」。作曲家以當時短小的抒情詩歌，大都爲世俗的自然詩歌，如充滿了愛情和春天的詩歌，以及「戀慕」，「玫瑰的花朵」種種的短詩，將之譜寫爲歌唱曲，它們的最後形式便稱爲「牧歌」。大都編作爲四聲合唱，以對位法形式出之，歌句之結構以及形式大多根據原詩之內容及節奏，歌曲之重覆部份也一如原詩。所以「牧歌」的音樂形式與當時的詩歌相同，多爲ABA或ABBA的形式，即爲結尾時常重現歌首之樂句。

在「牧歌」風行的三百年中間，它本身也經歷了不少變化，從長度、形式、與內容方面都有顯著的沿變，從它改易爲意大利器樂曲的「歌謠曲」時，它已從原來的每曲二十小節的長度增加成爲六十小節，（所有一六〇〇年以前的音樂，並沒有小節之分，此處之小節，係後代音樂家將之劃分者。）在型式方面，原來爲對位法的形式

，但後來改爲注重和聲的「音符對音符」型式（Note against—note—Style）。

「牧歌」於一五五〇年以前流行於巴黎、安特威布、威尼斯等地。後來其對位法的四聲合唱因於歌唱時，或欠缺一位歌者，故有時偶或以樂器代之，此種樂器大多爲古式的六弦提琴（Viol），但有時也或用他種樂器，如笛或鍵盤樂器，久而久之，發現全部以樂器代替人類之歌唱，却甚能得到悅耳和諧之樂音與和聲，於是成爲器樂的「歌謠曲」，所以「歌謠曲」可以說是最早的器樂形式，同時也是室內樂的最初雛型。

最初從「牧歌」特意編寫爲「歌謠曲」的作曲家有意大利的瑪康頓尼奧，於一五二三年寫作了第一集的風琴「歌謠曲」，他的兒子傑羅拉莫繼其父印行了不少同類的編曲，他的老師安德拉卡布雷利（Andre Gabriel）用了同樣的方法編作了更多的作品，在這時期裡，這三位是顯著的有名人物。不過這個時期的所謂「歌謠曲」，僅全屬是歌唱曲「牧歌」的模擬之作，在本質上談不到創作，僅是用風琴的特有音色有所表現而已。在風琴「歌謠曲」流行之後，絃樂與吹奏樂器漸次抬頭，甚至有凌駕原來獨佔樂壇的風琴之上，所以在巴洛克時期的沿變期間，風琴「歌謠曲」已漸改變爲其他管弦樂器的「歌謠曲」。第一首包括各種樂器的「歌謠曲」於一五七二年，由尼可拉文生鐵諾（N.colo Vicentiro）在米蘭所印行的「La Bella」爲始。此曲集稱爲「演奏歌謠曲」（Canzone da Sonar），意爲非歌唱，而全爲樂器而作的音樂。

在一六〇〇年，室內樂起始了最早的嘗試，我們仍有追溯在一五八〇年至一六〇〇年一段期間內，即是文藝復興期間「卡美利塔」（Camerata）最始成就的必要，所謂「卡美利塔」是一五八〇年代，於意大利的富羅稜斯，一些貴族，音樂家，詩人在巴帝伯爵的府邸中，集合而成的一個藝術團體，他們嚮往於古希臘的藝術，建築，文學戲劇和音樂，在模擬的創作中，發現了古典的美，在這個「卡美利塔」的團體中，著名的人物有詩人雷紐西尼「Ottavio Rinuccini），音樂家加利略（Vincenzo Galilei），卡凡巴里（Emilio del Cavalieri），伊里（Jacopo Peri），嘉西尼（Giulio Caccini）。他們在研究古希臘的戲劇中，發展了另一門新的音樂戲劇藝術，以器樂伴奏歌唱的戲劇，也就是歌劇的最初興起，成爲以後一門引人入勝的音樂藝術。

加利略，天文學家之父，爲「卡美利塔」團體中主要領導人物之一，他主張戲劇的言語必須附屬在音樂言語之下，即是用一定的音樂法則和風格，諸如固定的調性，旋律的進行方法，來表達劇情的對話，歌唱方面應該符

合和反映劇本中言語的含義和節奏，兩相配合融匯，以達到戲劇和音樂混合藝術的高度成就，爲要證明他這項原則，他引用了他團友中的創作詩歌和舊約耶利米悲歌的章節寫作音樂，可惜他的作品已經失傳湮沒，未能重現於現代。但他的友伴中如俾里和嘉西尼却秉其原則創作了最初期的歌劇作品。俾里以雷紐西尼的牧歌寫作了音樂史上的第一首「歌劇」仙女（Dafne），和另一齣希臘神話故事的「幽利達斯」（Eurydice），演出於一六〇〇年，另外嘉西尼也作了同名的「幽利達斯」的歌劇，較前者約遲二三年後演出，這三齣早期的歌劇，除了第一齣已失傳，其他兩齣仍傳留至今，在內容上我們看出音樂（指器樂的伴奏）在整個歌劇中所佔份量尚甚少，充其量不過僅爲不擾亂歌唱的伴奏而已，所以往往佔了較低音部份，與歌唱旋律的進行有和聲的關係。在歌唱方面也祇是「單音曲」（Monody）與「室叙調」（Recitative）的簡單原則而已。但在樂調方面，却已脫離「旋法」音樂而進入「調性」音樂的新音樂。

這新形態的音樂在舞台上尚未臻於完美，但嘉西尼却在其他音樂的形式上盡力發揮，他刊出了他的「牧歌」和「小歌謠曲集」，在歌唱曲中已不是歌劇中的「室叙調」形式，而爲抒情體的旋律，小歌謠曲對後來的器樂曲及室內樂曲皆有超越的啓示作用。

有的樂史學家以爲意大利這些歌劇的先驅作曲家，並不像一般所認爲的具有重大意義，他們認爲歌曲吻貼歌詞並富於抒情的旋律，並非新創，乃是流行於幾個世紀以來，法國牧歌的原本風格，至於伴奏部份，自古以來在經文歌中已屢見不鮮，至於歌劇中的的「室叙調」與古來教堂的齊唱曲（Plainsong）也實不分軒輊。

如此說來，這些人的努力豈非白費，但我們可以指出兩點：㈠在法國的牧歌中歌曲雖已達到歌詞的文字意義，但這些人的作品却更深一層將歌詞的情感融匯於音樂中，這兩者間頗有區別，就是說後者即便是沒有了歌詞，他的音樂却仍能夠獨自存立，其表達情感的戲劇力量，較之前者毫不減色，甚至更形深刻，這便是器樂曲蛻化自聲樂曲的最早表現，也是音樂發展的重要里程。㈡是音樂與戲劇的結合，成就最早雛型的歌劇，其成就的意義也非常重大，因不屬本篇的範圍，故不擬再加贅述。

總之十六世紀的末了，是西洋音樂發展的重要紀元，是器樂曲漸次進入獨立自存的境地，也是室內樂的發軔時期，舊的對位法音樂漸易爲「音符對音符」的和聲音樂，樂曲的主旋律活潑自由，可以表達種種色色的感情，

獨佔了樂壇多世紀以來的教堂音樂已漸趨式微，世俗音樂如牧歌，舞蹈組曲等漸被作曲家所重視。在樂論方面，「旋法」音階的沒落，「調性」音階的興起，種種聚匯成一派燦爛美麗的遠景，爲近代西洋音樂帶來了萌芽繁盛的前奏。

（待續）

上期勘誤

頁	行	誤	正
91	5	歌劇院	歌劇
91	8	舊永	舊永
92	6	工作	之作
93	8	考無實際	考茲實際
97	2	四聲合唱樂器奏出	四聲合唱由樂器奏出
97	6	尤期是	尤其是

南美洲有許多規模較小的航空公司，有幾家並不能經常使用最好的航空設備。在有一個南美國家的首都裡，一位美國商人打算到內陸一處較偏僻的地方去，他已經坐上了一架飛機，可是駕駛員却從駕駛室裡出來向乘客們宣佈說，除非更換其中一個引擎，他不能駕駛這架飛機。旅客於是都下了飛機，可是幾分鐘以後，航空公司通知他們再上這架飛機。

「我想我們應該換另一架飛機了吧？」這位美國人說，

「不，」航空公司經理回答着。

「那末這架飛機要換引擎嗎？」美國人又堅持着問。

「啊，用不着，」經理回答道：「我們已經換了一位駕駛員。」

畫　膺

Robert Standish著
彭　憲　成譯

正當司徒克利教區的鐘樓敲着七響的時候，一個外路客帶着滿身雪花進入司徒克利灣的酒店內。這人一身城裡打扮，顯然與這鄉村酒店格格不入。他的穿著入時，好像很有幾個錢，但他並不是那種闊氣得足以令人起敬的人。他脫下大衣，露出一套黑色夾克和條褲——傳統的高貴服裝——煞像一個過重三十磅的意大利中年男高音。「來一份双料白藍地和蘇打，親愛的，」他朝櫃檯走去，帶着諂媚的笑容說。但他這份慇懃沒有獻上，因爲漂亮的女侍瑪西，不喜歡生人叫她「親愛的。」

酒店內只有另外一位顧客——一個陰鬱的中年人，蓄着散亂的鬍髭，抱着一大杯啤酒，坐在火爐旁邊凝神。

「眞冷呵，」外路客對爐邊的人打量一下招呼道。

「我倒暖和得很哩！」爐邊的人回答道，一邊伸手到粗布夾克內掏煙斗。

外路客又轉向女侍瑪西說：「聽說司徒克利伯爵是你這邊的常客，今晚要是他來的話，勞駕關照我一聲，好嗎？」

「等他來時，我會的。」

坐在爐邊的人頭也沒回地說：「如果你想從司徒克利伯爵身上弄錢的話，白搭了。回爲我知道他已是一文不名了。」

「我不想從他身上弄錢，」外路客說：「恰好相反，我是來給他設法找錢的。」

「何不早說？如果你隨身帶了來的話，請到火邊來，我就是司徒克利伯爵。」

這話頗使來客失措，他端着酒杯走向爐邊，從馬甲口袋內取出一張名片：「詹姆士•B•郝金斯。美術商，倫敦攝政街五一二號郝金斯畫廊。」「司徒克利伯爵，」郝金斯說：「我們要談的是一件高度機密的事，不知是否可以找個比較隱秘的地方？」

「如果你不在乎冒着風雪步行三哩到堡裡去的話，」司徒克利伯爵說：「那地方倒是足夠隱秘的了。」

最後還是瑪西出主意給他們帶到店主東的一間空着的私室去。「好吧，郝金斯先生，」兩人坐定之後，司徒克利伯爵說：「我洗耳恭聽了。」

「司徒克利伯爵，也許你會高興知道。」郝金斯開始說：「我對府上的歷史已經作過一番研究。現在我要講一個故事，其中疏漏之處還請你指正，這故事始於一八〇四——一四年的半島戰爭，令高祖司徒克利伯爵一世在戰事結束時，滿載戰功凱旋歸來，帶着榮耀與一唔一紀念品，其中包括許多名畫——唔——從陶倫莫林諾公爵家得到的。詳細情形暫且不談——」

「郝金斯先生，有一點你必須補充，否則沒有我這

個人在以和你談話了。那便是他還帶回了公爵的獨生女兒，人家說我承襲了她的美貌——當然已經大大地減色了。』

『關於那批畫，』美術商好像沒有聽見他的打岔繼續說：『也許你知道，是世界上私人珍藏的第三位—帝王不包括在內—依我的估計那批畫若在今日拍賣大約可值五百萬到一千萬英磅，其中十一幅懸在國立美術館，五幅在巴黎的盧浮宮，六幅在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我可以數出它們的全部下落——只除了一幅。』

『如果你希望從司徒克利堡找它的話，郝金斯先生，』伯爵說：『不妨告訴你，我所有的畫沒有一幅是名作了，——盡是一批贋品，是伯爵一世混在好畫中的。據說其中有些不只是贋品，而且是贋品的贋品，其價值還抵不上它的畫框和畫布。』

『就算這樣吧，』美術商冷靜地說：『一八二一年這批畫曾經詳細地登記過目錄，我這裡有一份，是原始目錄的副本。』他拍拍皮包說：『最先出售是兩幅埃爾•格拉哥（El Greco 1548—1614 西班牙畫家，雕刻家及建築家）的作品，那時伯爵一世和他的岳家的關係似乎相當疏遠，這筆買賣是由西班牙大使代理陶倫莫林諾公爵出面磋商的，那是一八二二年的事。繼埃爾格拉哥的兩幅歸還西班牙之後，又沿着同樣途徑談過一次交易。陶倫莫林諾公爵希望收回另一幅，叫作「祈禱的少女」（The Praying Lady）的畫，當時被認爲是出自荷蘭畫家彼得•戴•胡赫（Pieter de Hooch 1629—1677）的手筆。

『司徒克利伯爵一世拒絕出售這幅畫，到他死的那年一八三七年，也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登基的那一年，還保留着。一直到一八八九年這幅畫仍爲府上所有，被借到倫敦舉行的荷蘭名畫展覽會上出現。』

『現在我們再談到一九一一年，令尊伯爵四世，不幸估計錯誤了那些——唔——參加比賽的馬匹的速度和持久力，抱歉地說，被迫出出售舉世聞名的「司徒克利珍藏畫集」的精華，以滿足賭徒們無饜的慾望。』

『我記得那批畫被拿走那天的情形。』伯爵辛酸地乾了杯，『當搬運車曳出了城堡的院子，當得—得的馬蹄聲消逝在遠處時，母親在傷心痛哭——那是我一生僅見她哭過的一次。』

『慘極了，司徒克利伯爵，眞的慘極了！』郝金斯咯咯地說着，到酒巴去斟滿了酒來，『不過，不要爲這事太傷心了，因爲馬上我便要帶給你一個好消息了。—非常好的。首先我要强調的一點是那幅「祈禱的少女」決不在那天拿走的一批畫之中。同時麥吉遜畫廊的老闆——他父親便是代表令尊處理那批畫的——向我證實

過直到一九三二年，那幅畫仍在令尊手中，當時有一家公司出價八千吉尼，令尊回信稱——「此畫任何價錢均不出售，」那封信我親眼見到。』

『這就令人費解了。』伯爵說：『一九三二那年我正在澳洲，手頭緊得很，我寫信給老頭要兩百英磅作爲同家的盤川，他回信說：「別傻瓜，要是我有兩百磅的話，便會親自來看你了。」而你告訴我同一年他却拒絕了八千多磅出售一幅畫，奇怪，那不像老頭的行徑——且等等，我想起一件事了，有一幅畫，不過記不清是那一幅了，我父親答應過母親決不出售的，可能就是你講的那幅。』

『現在有點門路了，』郝金斯的眼光和聲調中充滿了興奮。『你想那幅畫現在何處？』

『除了認爲它已經不在堡裡之外，別無所知。再不然就是摔在什麼角落裡給蜘蛛網遮蓋了，明天我去找找看。』

『不，不必麻煩了，待我告訴你，』美術商意味深長地頓了片刻，『「祈禱的少女」已經在郝金斯畫廊的保險櫃裡了。』

『那麼你還嚕囌個什麼？』伯爵說：『再說，那幅畫怎麼跑到你那兒去的，是你偷去的？』

『不，伯爵，不是我偷的，是我在拍賣場上買來的，——只花一百八十五基尼，我有收據供你查核。至於怎麼會離開府上的這一點，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膽敢說一句，正如你剛才所承認的，一定是令尊大人當時經濟上非常拮据，因而悄悄地賣掉了它，過後又忘記提起了。』

『胡說八道，』伯爵憤怒地叫道：『我父親不是個賣假畫的騙徒。他欠人的錢，從不賴賬，這便是他經常身無分文的一大原因。他說出的話，從不失信，那幅畫是他答應過我母親不賣的，他便不會賣，隨你編一套什麼鬼話去解釋你爲什麼擁有那幅畫，可不許誣蔑一個已經死了不能爲自己辯護的人的榮譽，那個人生前是不會像他兒子一樣降低身份和你這種人說話的，更不用說和你喝酒了。既然已經聽了你這麼多，我還是繼續聽下去，可是不要再誹謗我家族中的任何人。』

郝金斯先生被他這番話弄得頗爲尷尬，於是道了歉繼續說下去，『首先，向你翻一件老案，有一個名叫韓斯•范•美哲倫的荷蘭畫家僞造了好多幅佛瑪（Jan Vermeer of pelft 1632—75 荷蘭畫家）的畫，而在一九四二年以高價賣了一幅給德國的戈林。美哲倫本身是個懷才不遇的畫家，這種人是相當危險的，他經過一生研究佛瑪及彼德•戴•胡赫的作品，之後抄襲了他們的風格與技巧製造贋品。在法國南部瑞菲亞拉海濱一座出租的

別寓內，他抄襲了他們的高貴風格與技巧繪出那些奇妙的作品，然後用他獨特的方法使其年代變老。其中一幅題名爲「首途以瑪斯的門徒」，經過巧妙的安排發現，再經專家鑑定，於一九三八年一百五十幅荷蘭畫展覽中列爲上乘。』

『接着是二次大戰，戰後人們揭揚露了韓斯•范•美哲倫涉嫌將一幅佛瑪的「基督與淫婦」賣給戈林。佛瑪的畫被列爲荷藍的國有財產，因此他不僅是盜賣國寶，而且還是通敵，以致受到審訊。在這双重罪名之下，他唯一能替自己辯護的只有吐露實情，終於他宣佈道「我賣給戈林的那幅畫，不是佛瑪的，而是韓斯•范•美哲倫的。」他這一宣佈引起相識他的人的喝采與興情的嘲弄。』

『但却害慘了那些鑑定專家，若他說的是眞話，他們的聲譽將何在？難道這些經他們鑑定的古代名畫，眞是這個一直被他們評價平凡的人畫出的？是的，他沒有給他們留下一點情面，在嚴密的監視之下，重演了他的技藝，記明了他本身就是當代第一流的偉大的畫家。』

『他雖然洗清了那兩個罪名，但却俯首認罪於另一項僞造書畫的控訴之下，當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他已經關了兩年之後，他被判決還要監禁一年，就在他度過五十八歲生日之後十八天因心臟病突發而死了。』

『這段故事倒很有趣，郝金斯先生，不過，我還不了解這和我有什麼關係？』伯爵茫然地問道。

『你會的，伯爵，馬上就會了解的，』郝金斯像哄小孩似的說：『韓斯•范•美哲倫，不僅仿造了佛瑪，同時還冒充了幾幅戴•胡赫。這事並不奇怪，因爲佛瑪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也就是他身後二百年才出名，許多未經他簽名的作品迄今仍誤以爲是戴•胡赫•特博克（Terborch 1617—81 荷蘭畫家）甚至林布蘭（一六〇七—一六六九荷蘭畫家）諸人之作。

『依我的看法，那幅一度認爲戴•胡赫的「祈禱的少女」實際上是佛瑪的作品，不過這也無濟於事。』

『爲什麼？』

『因爲，多謝，韓斯•范•美哲倫使佛瑪和戴•胡赫的畫在市場上變成了滯貨。誰願意花下二十萬英磅買一幅佛瑪的作品，結果却發現是上了韓斯•范•美哲倫的當，懂我的意思嗎？』

『今天，若是沒有其他的有效證明，你就找盡天下的畫家站在一堆聖經上發誓說我的這幅畫是佛瑪的傑作，也沒有人再相信他們這些草包了。這幅畫基於它的歷史可以賣得一大筆錢，要不就根本賣不出手。現在你開始了解它和你的關係了吧，伯爵？只要能確定它正是半島戰爭結束之後，伯爵一世從西班牙陶倫莫林諾家中拿回的那幅，我們便跳過了困難的第一欄——』

「「我們」跳過了第一欄，郝金斯先生？』

『是的，「我們」，伯爵，你知我們的是天生一對。我有了這幅畫沒有它的歷史，賣不出去。而你有它的歷史又沒有這幅畫，也不值錢。所以我說我們兩人來個合作。』

『我懂了，郝金斯先生，』伯爵漸漸了解道：『我們將你的那幅畫移植到堡內什麼地方，然後我們「發現」了它。然後你帶來一批馴養的專家睹吹一陣，說它是佛瑪的作品，然後我們平分這筆贓款。』

『對不起，不是平分，而是八二開。同時還得請原諒，我很不喜歡你用「贓款」二字。至於說將畫「移植」到堡內，我倒認爲它只是到倫敦作了一次短暫的旅行而回家。而且還有一點，雖然與事實稍有出入，我們要特別記住，這幅畫自從伯爵一世從西班牙回來之日，便一直沒有離開過司徒克利堡，除了一八八九年借出去展覽過一次之外，那時韓斯•范•美哲倫還在搖籃裡。』

『郝金斯先生，』伯爵沉思着道：『即使是平分利益，我還不見得會確會參加你這騙局，不過有一點我能確定的是低於這個條件我是決不幹的，告訴我，我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錢？當然是不作肯定的。』

『討價是廿萬英磅，伯爵。我們多少可以讓讓點，但不會少得太多，我已經釣上一個德克薩斯州的大頭——』

『你倒是不打自招，郝金斯先生，同時也拖我下水，變成一個像你一樣的大流氓了。不過我想我這一點破落的正直遺風也值不得這十萬英磅了。平分？』

『好吧，平分，』郝金斯滿臉心痛的樣子。

當司徒克利伯爵冒着風雪步行三哩回到司徒克利堡時，發現堡內一片漆黑，原來司徒克利夫人吃過一頓冷清清的晚飯之後便上床了，她的電毯燒斷了電燈的線路，這是入冬以來的第三次了。

『十萬英磅！』她聽丈夫講起郝金斯這段奇遇之後，不禁吃驚得叫了起來。『撒個小小的謊值這麼些錢眞不算少。再說那「祈禱的少女」是否離開我們堡裡短短的幾年，這事對那個德州人又有什麼分別。』伯爵加上一句，然後脫衣準備睡覺，讓他太太去體會這話的意義。

『這麼多的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親愛的。』她像夢囈似的說：『我們可以到瑞菲亞那海濱去過冬……我可以買一件新的皮大衣……我們將恢復足夠的僕人，還有新式廚房……水電也可以修理，親愛的，我一直不願意訴窮，可是我們的日子實在過得太寒傖了，有時總不免會有點牢騷。告訴我，親愛的，這事是不是非常不榮

譽！」

「是的，親愛的，非常不榮譽，」伯爵說：「所以我們不要自欺，那會使它變得更醜。」

「我奇怪爲什麽你母親要你父親答應不賣掉那「祈禱的少女」——如果是那幅畫的話，看來好像是的。」伯爵夫人爲着新起的一個念頭弄得睡意全消了。

「也許它實在太美了，使她無法割愛。」

「你確信你父親沒有賣掉它嗎？」

「當然相信。」

「若是這樣的話，」伯爵夫人繼續說，「「祈禱的少女」應該還在這兒，明天我要找找看。」

「去找吧，去找吧，——可是今晚先睡覺！」

一星期之後，在黑夜的掩飾之下，郝金斯先生帶着他的「祈禱的少女」來到司徒克利堡將它懸在畫廊內，那兒曾經懸滿舉世聞名的「司徒克利珍藏畫集」之處，現在只剩下寥寥幾幅贋品了，當郝金斯先生回倫敦去之後，司徒克利夫人獨個兒走上畫廊。那幅畫是個美麗可愛的少女跪在一間好像是私人的小教堂內祈禱，陽光透過窗戶的顏色玻璃，照在她的臉上，呈現着一種靈氣的光輝。司徒克利夫人覺得這畫誠然美麗，但並不美麗得足以令人無法割愛。她花了一點時間將畫布從框內取下，然後取出特爲帶來的捲尺準確地量度畫布的尺寸；測得結果是三十三吋零一點，乘二十六吋半。

她回到樓下的圖書室，伯爵正在裡面喝威士忌和蘇打，她打開「司徒克利珍藏畫集」的原始目錄，那是一八二一年，伯爵一世親自登記的，每幅畫不論是傑作或臨本均註明了詳細尺寸，準確到八分之一吋。他從西班牙帶回的「祈禱的少女」是三十四又八分之一吋乘二十七又八分之三吋。

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那個沒好心的郝金斯今晚帶來的畫絕對不是司徒克利的「祈禱的少女」，除非你相信這畫是你的高祖在全部珍藏中唯一量錯了的一幅。這一點我是不相信的，我已經量過畫廊中所有的畫布，除了這幅之外，其他的都和目錄相符。」

「我一點也不吃驚，親愛的，」經過片刻的沉思之後，伯爵說：「我和你一樣有個奇異的念頭，「祈禱的少女」根本沒離開過城堡。」

「那麽，它在什麽地方？」

「這也許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的事。」伯爵說。

「你既然知道這回事，那麽當郝金斯帶來買主的時候，你會緘口不言嗎？」

「我怕我會的，親愛的，你爲什麽哭？」

「我怕你不會的，親愛的，所以我哭。我已經受夠

了窮困。」伯爵夫人回答道，同時又試着找出一個藉口以寬解良心上的內疚。「只要買主自己滿意他的交易，這也算不得十分不榮譽。再說，我們誰也不能確定司徒克利的「祈禱的少女」便是佛瑪的原作，可能——很可能——伯爵一世從西班牙拿回的只是一幅古老的臨本，而郝金斯先生發現的却是原作。無論如何，我是願意作此想法的。」

「你去相信你的想法吧，親愛的，不過我仍然相信是貧窮剝蝕了我的道義感，而將我變爲一個機會主義者和流氓。在結束這個話題之前，讓我說一句，我們兩人的看法中，我寧願選擇我的，海盜之所以成爲傳奇中的英雄，是因爲他們有勇氣在桅頂上掛一面黑旗。」

兩天之後，郝金斯先生從倫敦打電話來說明天他將帶那個「德克薩斯的大頭」來。他們來吃午餐是否方便？

到時候才發現這個德克薩斯的大頭，竟是一個矮小精明生氣勃勃的矮老頭，名叫漢梅敦。他本來在他那一萬五千畝的牧場上養了一羣子的牲口，想不到臨到晚年却因爲買主們常抱怨他的牛肉有石油氣味，逼他放棄了這門心愛的畜牧事業，頗不情願地變成一個石油鉅子和藝術贊助人。

漢梅敦先生一進門摘下帽子，連一杯雪利酒也不肯飲，便急着上畫廊去看「祈禱的少女」。在那冷徹骨髓的畫廊中熬了卅多分鐘，與其說是欣賞毋寧說審查那幅畫，回到圖書室之後，漢梅敦先生站在火爐前面，如釋重負。就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之內，他與司徒克利伯爵之間產生了一種微妙的同情，也許一部分是因爲這德州佬也經歷過貧窮，一部份是因爲他們兩人都愛好牛馬，而談得投機。

「先生們，」最後漢梅敦先生面對着東主和郝金斯說：「我想現在該談正經生意了。司徒克利伯爵，郝金斯先生告訴我說剛才我們看過的那幅美麗的畫你索價廿萬英磅，折合我們的美金是將近六十萬，這筆數目不算小，但另一方面說來也是微不足道，因爲這畫如果眞如你所說的——我一點也不懷疑你的話——依我的愚見，一件美的作品經歷了三百年歷史的演變而健存，實在是無價之寶。談牛馬生意沒人能唬得過我，但談起畫來我是完全外行。這一幅除了它本身的美之外，對我還有一項特別的興趣，因爲我的土地原是西班牙國王賜給陶倫莫林斯公爵廣大的采邑土地的一個小角，據說這一家族還是府上的遠祖。

「因此，我決定依你的價錢買下這幅畫，不過，有一個條件，」——此時郝金斯先生喉嚨內高興得咕嚕咕

嚕作響，幾乎壓過了爐火的劈拍之聲，——『這個條件便是你，司徒克利伯爵，憑你的榮譽依你的最佳判斷與信念對我說一句話，這幅畫是佛瑪的作品，如你所說的情況之下，歸於府上擁有，而且一直爲府上擁有，成嗎？』德州佬走過來伸出手。『握手爲定。』

約有十秒鐘的沉寂，看來似乎更久，司徒克利伯爵的手插在口袋內，『不成，漢梅敦先生，』最後他慈牙一笑道：『我不願在這條件之下賣出它，我沒有資格答應你這要求，我和你一樣不懂畫。再說我也沒有在司徒克利堡內活一百五十年。你要買這幅畫，便得盡你自己的職責去找最公正的評判——找我們的國立美術館，紐約的大都會，或者荷蘭政府，我不能對自己外行的東西加以保證。』

德州佬站在伯爵前面，藍眼睛內閃着了解的光彩，『那麼，這生意不成了，』最後他說。

這緊張的場面直到吃飯的時候才鬆弛下來，他們開始談些別的事情，郝金斯先生氣得直咬嘴唇，司徒克利夫人勉爲其難地找些話題。這頓飯吃得不算愉快。

飯後，當伯爵夫人帶領漢梅敦先生到宴客廳去參觀亞麻布的屏風時，郝金斯先生對伯爵咆哮道：『爲什麼你要弄糟這筆生意？』

『告訴你也不會懂得，』伯爵冷冷地回答。他說出這話之後又感到後悔，因爲他知道事實上他們兩人誰也不比誰更高尚。坦白的說，他和郝金斯兩人串通一氣去誆騙一個有錢的買主，而且幾乎誆騙到手，要不是他在純粹的商業談判中介人一項私人的榮譽的話。

當漢梅敦先生辭別司徒克利伯爵時，感到非常懊喪，他不知道——因爲他不能知道——對方爲什麼不肯和他握手成交。

德州佬和郝金斯走了之後，伯爵絕口不提這件事，逕自一人出外漫步，直到刺骨的西北風將他趕回淒清的堡內。

伯爵夫人準備好了午茶和煎餅，『親愛的，我看你眞不是個演反派的角色，』她說：『你的演技實在不高明，不過，我高興你所做的，——你知道，那德州佬眞精明，想出這方法來對付你。』

『我想我也高興，親愛的，』伯爵抑鬱的語氣顯得言不由衷，『我們已經過了這多年窮得像教堂的老鼠的日子，再過幾年也不在乎了。』

事情並沒有了結，司徒克利伯爵是個樂天知命的人，能夠讓一個暴富的夢想輕易地從手頭溜走，但伯爵夫人却感到貧窮的壓力更加厲害，因爲她不僅要操作這設備不足遠在一八八八年才修理過的古堡內的家務，同時還苦苦地相信着「祈禱的少女」藏在牆裡的什麼地方。

可是城堡的裡外都是用大塊石頭砌成的，很少幾處秘密的隱藏之所，寬大的地窖可以不考慮，因爲裡面那麼潮濕，如果藏着「祈禱的少女」的話早就腐爛了。

當郝金斯先生從倫敦來取回他移植的畫時，恰好伯爵不在家，因此他們得以時間來檢討這件事，雖然伯爵夫人並不喜歡這生意人，但她知道他有足夠的理由抱怨。

『唔，夫人，』商人說：『我用不着假裝對這件事十分開心，我已經盡力完成了我的分內工作，我弄出了這「祈禱的少女」，我弄出了那大頭，誰想到臨了你丈夫會忽然爲着什麼榮譽而變卦？』

『郝金斯先生，我該讓你了解，』伯爵夫人說：『我丈夫是個正直的人，——一個幾乎，但不是完全，經不起重大考驗的正直的人。』

『這些事我是不懂的，夫人。』郝金斯先生說：『我不是一個帶着家徽和家訓的伯爵，我的座右銘是 Cave—eat emptor——顧客當心，而且，』他接着說：『一開始我就確信。「祈禱的少女」決沒離開過司徒克利堡，記着我的話，它一定在這裡什麼地方。這一幅，』他指着他即將携走的畫，『是一幅臨本，它很老，也很好。大概是在荷蘭，當原作剛問世，還沒有流到西班牙去時摹臨的。它，不是韓斯•范•梅哲倫的，因爲他不是個摹臨家，范•梅哲倫是像佛瑪和戴•荷赫一般創造畫，因此這幅畫不及范•梅哲倫的好。』

『我也該對你承認，』郝金斯先生，』伯爵夫人赧然說道：『當你將畫送來之後一小時：我便知道它不是司徒克利的「祈禱的少女」了。』

『請問如何知道的？』

『因爲它的尺寸不合，畫廊內所有這些不值錢的畫的尺寸都和一八二一年的目錄相符，我量過你的畫，與目錄所載有出入，不過，』她紅着臉說：『這事要是我，恐怕就會和漢梅敦先生握手了。』

『當然你會的，夫人。當然你會的。』郝金斯先生

由東說道：「女人們——對不起——夫人們對事都比較現實些。你曾聽說過一個女人吹噓她的「誠實」嗎？當然你沒有聽過。一個女人面臨着她丈夫所面臨的關頭時，她將問自己「我會被發現嗎？」再不然她就壓根兒不作這件事，這便是女人。」

「你對女人們的了解眞不少，郝金斯先生。」

「夫人，」商人大言不慚地說：「我們這一行眞是詭計多端的生意，經常遇到的人有最好的也有最壞的。言歸正傳，我相信「祈禱的少女」就在這附近五十碼之內。」

「可是藏在那兒——誰藏的？」

「當然是伯爵的母親啦。她愛「祈禱的少女」更甚於金錢。

「讓我們追溯到一九一一年」郝金斯先生接着說：「據我所知，那時債主盈門，傳票不絕。老伯爵夫人那麽摯愛着「祈禱的少女」，曾經費盡苦心獲得她丈夫的允諾不將它出賣，現在這可憐的老夫人該如何隱藏它不至被債主們掠走？只要這幅畫仍然能看到，總不免有僕人會走漏消息。她迫切地要從破產中拯救這件可愛的東西，無疑地，它是一件可愛的東西。它的價錢並不重要，雖然我們知道已經有人出到八千基尼，老伯爵還說它是任何價錢不賣的，由此可以想見其美的程度。

「稍微耐性等一等，夫人。」郝金斯先生繼續說：「一幅畫是不容易藏匿的，讓我們爲這可憐的老夫人設身處地想一想——有了，我知道該怎麽辦——」

「眞的嗎？郝金斯先生？」伯爵夫人熱切地問道，嘴唇興奮得張開。

「如果我在她的處境，」商人說：「我會買一瓶綠色顏料塗在它上面，你知道新顏料是很容易從老顏料移上去的，然後在上面刷上：「主佑吾家平安」（God bless our happy family），將它掛在育兒室內——這便是我的做法，或是類似這樣的做法，然後讓那些債主們去搜找吧。」

郝金斯先生回頭只見伯爵夫人一溜煙地跑上樓去了。五分鐘之後，她拿着一幅幼稚的油畫，上面歪歪斜斜地畫着一抹夕陽的餘輝映着司徒克利堡的剪影。她的脖子上掛着一條捲尺，她的手興奮得發抖。「這是我婆婆畫的。」她沙聲說道：「掛在育兒室內。量量它，郝金先生，我不會——我的手抖得太厲害。」

當商人量畫時，伯爵夫人跑到圖書室去取一八二一年的目錄。

「這幅畫，」郝金斯先生說：「尺寸是三十四又八分之一吋乘廿七又八分之三吋。」

「那麽，郝金斯先生，我們找到「祈禱的少女」了

。——你眞了不起？」

「當之無愧，夫人，我承認。」商人毫不客氣地回答。

「郝金斯先生，要是你娶了太太的話，我眞爲她抱憾。嫁給一個像你這樣深切了解女人的人一定不會幸福。」

「現在，你看吧，」商人沒有理會她的話，「現在用不着我去找大頭了，等我將上面的塗鴉洗去之後，多的是大頭來找我了。」

「郝金斯先生，你是否覺得那個——唔——德克薩斯的大頭，那個可愛的小老人漢梅敦先生會認爲我們上次的行爲不道德了？」

「這是生意，夫人，」郝金斯先生帶着教訓的口氣說：「生意和道德是沒有多大關聯的，這個你還不懂？」

「我想，我不大喜歡這種想法，」伯爵夫人反唇相譏道。

大約三個星期之後，在攝政街，郝金斯畫廊的後室有一個動人的小慶祝會，兩幅相似的畫並排站在照明的畫架上，眞的和假的「祈禱的少女」。兩者都是可愛的作品，但一個是死的，一個是活的。司徒克利的「祈禱的少女」，出自佛瑪的手筆，是在眞正的祈禱。那不僅是一張可愛的面孔，一付漂亮的身段而且作者抓住了一點無法抓住的東西——無以名之，姑稱之靈魂。她似乎擴展到無窮的舒適與平安。她的憂鬱被含蓄在祈禱中的希望所掩蓋。

「我沒有想到，」司徒克利夫人肅然起敬地說：「憂傷會是如此美。」

司徒克利伯爵和郝金斯先生再度回頭對着畫。伯爵猛一驚道：「乍一看，她活生生的——她在幸福地笑着。」

「可能是的，」門口有人慢吞吞地說：「因爲有人告訴了她，明天要和我一道飛回德克薩斯去。」

「漢梅敦先生，」伯爵夫人顫抖着說：「請不要作這打算了，恐怕我已經離不開她了。在我們的生命中再沒有那麽多可愛的東西足以抵償她的離別。」

「可是，才三個星期之前，你還罵我太懂得女人來着！我服輸了。」郝金斯先生洩了氣。

孩子跟他的媽媽鬧了一天的彆扭以後，媽媽對她永不聽話的小寶寶恨恨地說：

「好吧，你愛做什麽就做什麽好了！現在我看你是不是還聽我的話！」

無語問蒼天（下）

圓地文子作　饒　蔭譯

翌晨，秋雨以啜泣般憂鬱嘆息的聲音下降。眞佐子和夫都已去學校，智子剛好無課在家替我熨衣服。

「今天恐怕又要騷擾一場了……。」

「聽說是爲了要買汽車，……要十萬圓？……這價錢也能買一部汽車？大概只是一些破銅爛鐵吧，……哥哥實在太傻了。」

「你哥哥下樓時，這熨斗別忘了藏起來。」

我提醒智子，她點頭答允。片刻後二樓的扶梯發出呻吟聲，披着毛巾睡衣的徹睡眼惺忪地下來了。不知什麽原因，智子竟忘了我適才的囑咐，我自己又爲了究應如何對付即將面臨的難題而憂慮不勝，無暇注意及此。

「媽，爸說什麽了？我和那邊說好今天交錢取貨的，過了今天恐怕要被人捷足先得了。知道了嗎？快些想辦法吧。」

徹瞪着我爲他忙亂的準備早餐，以不容置辯的語調說。他在家，進餐也好更衣也好，從未自己動過一次手，每一件事都要我們像伺候太子般爲他慇懃服務。夫和我以及其他弟兄們都沒有這種貴族化的習慣，但徹利用高壓政策爲我們培養成了這習慣。妹妹們是他的擦鞋童，我則在他沐浴時擔任擦背的職司。別人一定要說這才是養成並助長徹那暴戾兇頑有我無他的性格的眞正原因。可是事實是，我們做這些事絕無一絲一毫出於自動。我們只是懾於他的暴力，不得不如此而已。我要說，認爲世界上不可能有這種異常的人類的人是幸福的；因爲他們不知道也未遭遇到像徹這樣性格的人。

我習慣性的用畏縮的眼窺視着徹的臉色，婉轉地說，十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一時恐怕無法籌措，不過爸已答應盡力設法，要他等爸回來再說。於是千篇一律的責問又開始了。他大聲責問爲什麽不向教師組合通融一下，又說至不濟常吉那裡總可借用。似乎我的回答未能使他滿意，徹站起身來對我大吼。雖未舉手毆打，但在他身旁的食桌却遭了殃，拳打足踢，就差不會翻身。口中還「渾蛋」「畜生」的罵個不停，根本不容人有置喙的餘地。這是他的標準作風。在半威脅半發洩中，他被自己的怒火所激動，情緒亢奮呈半瘋狂狀態。

以往在這種場合決沒有誰膽敢介入漩渦的，唯獨那一天智子竟挺身而出，插入了我和徹之間，說道：

「哥哥，別再罵媽了。家中怎會有十萬元的？……如果我家還這末富裕的話，我早就任意使用了。」

「什麽！」

徹的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直射向妹妹身上；就像饑餓的野獸找到了犧牲品，饞吻大動，一種近似愉快的衝動在他胸中洶湧而起；對待父母時僅有的一絲寬赦也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是卑視、冷酷、暴虐混合成的使人發抖的目光。

「你放什麽屁？」

徹怒吼着捲起袖子，以威武尊嚴的姿態大踏步向前，檢起舖在疊上熨衣服用的白布丟向庭園。

「你幹什麽？」

智子似早有準備，沉着地責問着。同時以快速的手法舉起手頭的衣服向哥哥的臉上打去。

「畜生，胆子眞不小，居然敢動手！」

他想不到會有人胆敢反抗自己，怔了一怔，立即又暴跳如雷，右手猛力向妹妹摑去。智子側身避過攻擊，另一件衣服又脫手而去。

智子盡力避免和哥哥過形接近。她的伶俐更激怒了徹，他咆哮着在狹小的房中到處追逐。我試圖中止二人的爭執，站在他們中間懇求着，哭訴着，也承受了無數兇猛壯健的鐵腕。驀地，我瞥見徹的目光向了熨斗，露出了獰笑。我打了一個寒噤，不加思索的向它衝去。但我還是遲了一步，徹已抓到了熨斗的電線正向身邊猛拉。天幸徹的蠻力和熨斗的重量使插頭跌落了。他僅得到一根電線，熨斗却到了我的手中。抱着沉重的熨斗，我沒命地向廚房逃，窃喜這危險的武器已被沒收。把它藏在壁櫥裡後來不及透一口氣，又急急地奔回起居室。剛到門口，我立刻爲眼前的景象呆住了，連叫喊的力量也頓然喪失。徹正壓在智子身上，她的頸部纏上了一條花色

的繩子，徹在出死力地絞拉。智子當然已無法出聲，連原先這末狂吼怒號的徹也閉緊了嘴唇。剛才還充滿了野性的呼喚的房間，一瞬間突然變成死寂一片，空氣似已被凝固，時間也已停滯不前了。

「智子將被殺死！」這一思想閃過我的腦際，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立刻推動了我，一躍向前，隨手搶到一個黑色物體。當我知道手中拿的是丈夫的黑腰帶時，它已套上了徹的脖頸。我還依稀聽見徹的喉頭「咳，咳」的響着。

「媽。」

遠遠地傳來智子微弱的呼聲。我俯身向倒臥在疊上的徹的頸部再一次用力拉緊。當我這末做時，我絕未想到自己正在殘害親骨血；我只覺双手灼熱如火，和身下的動物的體溫正逐漸地不斷地下降。

「媽，哥哥，……不動了。」

智子窺視一會後說。我看見了，我看見了智子仍平安無事地在我身旁，於是我從噩夢中醒了過來。

「哥哥死了？救不活了？」

「死了，救不活了。」

我聽見自己冷冷地回答。

「不這樣的話，現在躺在這裡的不是他而將是你。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說完後，我以一個殺人慣犯的鎮靜態度，用手去試探徹的鼻息。

「媽，血！……」

智子尖叫起來。我默默地俯視着自己的手。徹的鮮血把我的手染得異樣的鮮艷和生氣。

（二）

「今天讓我們單獨在一起並不只常吉個人的意見……我也衷心希望如此……因爲你即將接受正式審判，在判決前恐怕沒有多少時間容許我們單獨相會了。那件事嚴格的從法律觀點看來，你當然不能說一無罪責；但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極可能得到緩刑的處分。……不過……這似乎並不能算是問題的眞正解決。」

晚餐後我們靜躺着，夫開始說話了。

「就是呀！我對入獄一事並不介意。只要我活着，我到的地方就是我的牢獄。我自覺永遠不敢再面對陽光了。……殺死徹的一瞬間，我只覺所有骨骼已成粉末，全身如水母般軟弱無力。但過後，一種巨大無比的力量又重重地壓在我身上。現在我已不再試圖擺脫這日夜壓迫着我的無比沉重而又無可搖撼的重壓了。……」

「我很了解你的這種心情，因爲我自己是一個共同

犯。將來如果你眞的入獄的話，我也將和你分享這痛苦，至少在精神上是如此。事件發生後我立即向學校提出辭呈，同仁們都對我表示同情，頻加慰留，但無法改變我的決心。……只是在未覓得適當的繼任人選之前，我有義務繼續負責下去。……」

接着夫告訴了我女兒們的現狀。

不幸發生後的三四天，智子曾一度情緒亢奮，但不久她就恢復了常態，而且變得較前愉快。學校回來幫妹妹調理晚餐時，長時期以來久未聽到過的輕脆悅耳的歌聲又復蕩漾在夕陽餘暉中了。也許是爲了頻慮到這骨肉自殘的一幕將給年青的妹妹以不良的影響，智子本人至少在外表上看不出這不幸事件曾給她若何損傷。她對哥哥的死視同自然死亡，因此對母親絕無絲毫敵意或恐怖感。僅從她未來的幸福着想，她採取這種冷靜理智的態度毋甯是對的；可是夫對此却似別有感觸。

「常吉們還因她能擺却憂鬱的束縛而欣慰不止。」

聲調中包含着無盡的寂寞。

「意思就是說，女兒們認爲你做的事不但沒有什麽可以責難的，相反的，爲了你給她們帶來了幸福而感謝。回家去看看吧，和徹在世時已完全改觀了。……整個家庭就像是一部嶄新的機械，日常事務進行得如此完美，氣氛又是這末融洽明朗，甚至會使你感到寡情。……那個叫做徹的人曾在我們的生活中罩上一層慘霧愁雲，現在霧消雲散，孩子們第一次體味到溫馨的家庭給予她們的幸福。就憑這一點你在孩子們心目中已成了一個救世主。」

「是嗎？有時候我也有這感覺。」

要是沒有徹，我們的家將是何等的甯靜幸福！十餘年來這夢囈般的耳語每天在我耳邊響着，而每一次我都如逆浪行舟似地盡力加以拒殺。現在智子和眞佐子對哥哥的死的態度增加了這耳語的力量，使我無力再予掩耳不聞了。記得智子曾說這哥哥不是人類的話。徹無限止的利己主義和無邊際的苛責嬖求，完全排除了妹妹們心中的親愛感。在名義上，她們承認他是哥哥；但在感覺上，她們只能說他是自己家裡一個無法理解的怪物。誰消滅了這討人嫌的動物，她們就向誰表示衷心的謝意。但是夫和我，父親和母親的心情就不能這末單純和天眞了。我渴盼知道，夫對此事的眞正意見爲何？如果也有和我相同的地方，那末其程度又如何？因爲我相信，在這世界上，他是唯一能與之開誠佈公地討論有關徹的事件的人。然而，他却三緘其口，只是用那種使我無法忍受的眼光凝視着我。這又是爲了什麽呢？

翌日回家時，我立即證實夫的話並未過甚其詞。我

甚至有夫的叙述還不足完全表露出這個家中瀰滿着的光明溫暖的感覺。常吉還代找了一個管家婦，在孩子們不在時代爲着家。

「太太，我大胆地說我完全了解您的情緒，因爲我媽也爲了我弟弟而受盡苦楚，常會興起一勞永逸的念頭。……可是如果眞的實行了，那末在一個做母親的人看來，其痛苦將千百倍於前者。」

管家婦三言兩語就擊中了我的要害。

「現在事情已成過去，看在兩位小姐份上，您也得振作起來。您似乎不必把這事看得太嚴重。懦怯，在這世界上已不適用了。……」

或許是我每日獨坐愁城茫然無所手足的情形激發了她的同情心，她自動的替我打强心針。

連智子居然也向我激勵。

「媽，您放心吧。不管法院將如何判刑，我已決定，明年畢業後就入××大學營養研究所工作。爸辭職後有退休金可拿，加上我的薪津，負擔眞佐子的學資是絕無問題的。何況輿論都對媽表同情，想必不致認眞執行的。現在我只有一個願望，希望爸和媽好好地休養一個時期。您們已是這末疲憊和勞悴。」

就只一月之隔，智子突然變成了一個大人。熱情和自信鼓勵着她，眼中流露出異采。

「就事論事，哥哥得到這樣的結果也只能算是他自作自受。那一天您如果稍有遲疑，我縱然不死也必重傷，您自己恐也無法倖免。……媽，請別一味想念死去的哥哥，想想活着的我們吧。……這次的不幸使眞佐字和我都如夢大醒地感悟到媽對我們的重要。媽，您永遠把哥哥看作孩子，難道就忘了我們不也是孩子嗎？……」

智子連勸帶激，一時我竟爲之語塞，只隨口答應。

「智子，媽知道。」

但是事實上，我感染家中寧靜明朗的氣氛越深，則對曾經存在，但在意外事件中消失了的徹，沒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同胞姐妹在內，爲他流下一滴眼淚這一殘酷事實益增其感慨。我確切地感覺到，一個新的影子——我創造了它，又用自己的手把它從這世界上抹去的徹的影子——又在我的體內生長了。

在家裡已看不見精力充沛的徹的肉體，連象徵他的遺骨也找不到。家人不願我看見它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又怎能强迫自己不去看它呢？

某日夫出外後，我下了決心向來訪的常吉說出了心事。

「徹的遺骨怎麽處置了？我未曾跟他和女兒們談起過。……不過我很想看看它。我自信即使看到了它也不會激動的了。」

常吉不即作答。俯首撫弄着衣袖，沉思片刻後說：

「哥哥曾告誡我不可向你透露。不過您既然這末說，我可以告訴您實情。」

依照夫的願望，徹的屍體被送請解剖。橈倖夫和我默默地擔憂着的腦神經不正常的現象並未發現。火葬後遺骨的極大部份已被帶往夫的双親藏骨之所；剩下的一小部份則決定存入高野山的納骨堂。

關於後者，夫對常吉這末說。

「在淳子尚未恢復自由之身前，這骨灰暫時放在你家。在她刑期屆滿後再送它上山。那時候將只有我們三人，我，淳子和徹，一同登山。」

「讓我看一看它吧。自從我殺死了他以後，我忽然有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已較他在生時更形親密的感覺。他就像是一具我親手製成而又隨便損毀的玩具，在他死後才眞正地爲我所擁抱所寵愛。現在我對他的愛和因他橫死而生的憐憫的感情截然不同。我曾聽說過，要使那些染血沙場的將士們的母親平靜下來，只有使她們親眼目睹一些白骨。現在我的心情也是如此，我希望在法院開庭之前能看一看它。」

我的訴說打動了常吉，他背了夫在翌日午後當我獨自在家時，拿來了放在茶葉木箱中，外披白布的骨壺。

「嫂嫂，您不會做那些抱着骨壺自殺的傻事的吧！」

常吉把木箱放在膝上，双手重疊其上，用試探的口吻說：

「假使您眞的這末想不開，那無異致哥哥於死命了。因爲他現在已把全部希望寄託在您重行恢復正常生活的信心上。」

「這一點我很明白，常吉。如果我眞的想死，早就在那孩子死時追隨於地下了，還會活到今天嗎？我要活下去的，因爲我清楚地感覺到，沒有任何時候比現在更需要我活下去的了。要是連我也不再存在的話，在這世界上，還會有誰能夠或願意證明，曾有名叫徹的人曾經和我們一起存在過？……是的，我是非活下去不可的，不論生活將如何的痛苦和難受！……」

「那就行了，徹就交給您了。不過我與哥哥有約在先，下次我來時您可得把它還給我。」

常吉再一次試探着看看我，然後把木箱遞給了我。

他回去了。爲了避免爲管家婦發覺，我把木箱藏在袖內，上了二樓，進入了那間曾是徹的寢室的房間。在那裡，他曾發出兇野的吼聲，直透到樓下起居室，使我們提心吊擔如坐針氈。現在那裡已無任何遺跡足以使人回憶起徹的存在和過去。向陽的一角排列着兩只書桌，上面堆滿着智子姐妹的書籍和筆記本。而牆壁上掛滿了

的女人服飾；明顯的告訴人這是少女的香閨。在我不在時，這房間業已重行佈置過。就像在我眼前隱藏徹的骨灰一樣，他們希企由於佈置的改變完全抹殺徹的一切。這末說來，我也注意到了起居室也不知在什麽時候面目全非了。從茶櫃、衣櫥、以至炭盆桌椅等，無一不改變了它們原來的位置的情形看來，這不僅僅是女兒們，也是天的意旨。照說，夫對這些微末細節也毫不疏忽的態度正證明出他對我的摯愛和體貼，我應該如何的感激和高興才對；可是說也不信，我非但不因之而感動，相反的，我直覺這只是一種做作，一種姿態；我無法騙除自己不快的感覺。爲了應付徹無聲的要求，十餘年來，夫和我已習慣於說謊和演双簧。難道這習慣已深到如此程度，竟使他在不知不覺中使用在我身上了嗎？那末，我被保釋出來的那一天，特地和我在旅舍借宿，可能也只是他掩刷自己眞正感情的一種手法罷了。我相信，他雖在表面上不得不對我表示寬慰和同情，自承共同犯；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對我一定有非我族類的感想無疑。廿餘年的結婚生活中，我敬愛他，我信任他，對徹的問題也聽從他的意見，和他採取同一態度；雖然這不完全是由衷的信服，而多半是由於無法抗拒的自然習性所致。但在殺死徹後的今天，我發現在夫和我之間已有了類似牆壁般，不可思議而又使人異常不愉快的東西。夫在警局門前迎接我時我就有了這感覺；直到我抱着徹的骨灰，在二樓寂寞的房中獨坐時，才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了它的實質。隔絕了我們的是一個無形的黑色陰影——那是徹！

以撫慰兇性大發的徹時同樣的戰慄的手，掀起白布打開木箱，戰戰兢兢地捧起潔白光潛的骨壺。曾經這末浮燥專橫，桀驁不馴的徹的肉體現在已不再佔有任何空間了。當我想到他殘留在這世界上的只剩了這小小的不足一握的遺骨時，那一天的噩夢又一次化爲濃厚、黯黑、無法溶解的液體包圍了我。夫自始即反對以「不便」作理由，掃除障礙的所謂合理主義。現在想來，這合理主義很久以來就盤踞在我腦際，那一天不過把它付之行動而已。他或許想說，現在你已發覺自己處於無補過又不能自拔的痛苦深淵了吧！然而他不曾出口，爲了怕我再製造一件不幸，如此而已。這從他特別强調，一般輿論都對我有利，和暗示我已做了一件十分正當甚或可讚許的事這一點可獲明證。

夫曾對我表示過他是一個共同犯，而且除了未曾實際行動外，其內心之痛，自疚之深較我猶甚。但是我懷疑，他是否如他自己所說的眞的已受到了如此嚴重的損害了。一件兇案中，被害者是自己的獨子，而加害者又是自己的愛妻；處在這樣複雜地位的人仍能像他這樣甯靜

安祥契然置之是可能的嗎？或許的說法不太公允。我總之，這事件之後，我的感覺變得異常的敏銳。我對夫現在所表現的行所無事言笑如若，和對任何事物都能納入同一軌道加以處理的信念深信不疑的態度深表不滿。

先則隱匿起遺骨，在我受滿刑責恢復自由時却又要我和他帶着骨壺徒步上高野山，然後把它安置在他祖父母藏骨之所的納骨堂內。於是乎一幕家庭悲劇於焉閉幕。如果這確是夫的想法，那末由我看來，這未免太幼稚而淺薄了。

不知名的憤怒之火在我胸中開始燃燒。它正試圖對遵循夫的指示，在人生的旅途上漫步前進的我加以反抗。復仇般猛烈的情感在我心中萌芽茁長。不錯，夫對此事的處理法是順乎人情合乎事理的；而我表反感的却也正是這些合情合理的事。

我掀開骨壺蓋向內窺視。我看到了淡黃色的骨灰中放着幾塊白白的細細的枯乾了的骨骼。我檢起其中之一審視着。這是廿年前在我體內奪走了我的血肉而長成的。生育他的是我，毀滅他的也是我。我怎樣才能適應這矛盾呢？對他殞滅一事的無窮盡的懷念……如果這就是愛，那末對殺害親生子的母親的這種追懷逝者的眞摯情感，應該怎麽說才好呢？嘆息？還是輕視？

我忘却了哭泣，淚腺也停止了活動。狂風暴雨正襲擊着我的靈魂，我只覺自己正在癱瘓，正在溶化。

迷惘中，我把手中的小白骨放入口中輕輕地咀嚼，它變成了硬硬的小石粉，觸痛了我的舌頭。我咽下了這些粗硬的骨屑。骨粉刺激了我的咽喉，我嗆着咳着。在我强忍着吞下它的一刹那，在生時永遠無法和解的徹立即回到了我的體內，使我有說不出的甯靜和輕鬆。

最近我發覺電話和客人突然劇增。那些來客全是我從未見過的，舉動又十分可疑。他們常常和夫會談直至深夜。這情形使我連帶地想起日來家人對我似也採取了謹愼小心的態度，就像以前我們對待徹的，使人頗不習慣。

「眞佐子，客人是誰呀？……前幾天也來過的。」

我問剛送茶回來的眞佐子。

「××工業社的課長和職員。那個工業社欲投資於某一厚生事業，想邀請爸去負責。」

眞佐子胸無城府地回答。

「厚生事業？……是幹什麽的？」

「好像是收容像哥哥一樣，性格異常的青年，加以教導療養的機構。那社長聽到爸對哥哥所採取的溫和的態度和持久不衰的努力非常感動……據說社長本人也有類似的孩子，有時候使他們十分困惑。……」

「唔，原來如此。」

我淡淡地點點頭。夫一定在固辭這職位，但結果又必將承諾無疑。

……如果在我有生之年仍能在減少像徹這樣的不幸事件上有所助力的話，我又何惜這區區殘軀……這不但對社會有益，而且也是我自己一個贖罪的良機。……

我立刻幻想出了夫在說這些話時那强忍悲哀的苦澀的臉容。

「夠了！」我在心中對着幻想大叫。我對殘殺徹的事至今還未能完全理解，我只希望自己有機會能更愛他些，更被他損傷些。我從未想過如果徹再復生，將使我有粉身碎骨的可能。你們認爲失却徹無異移去一個討厭的障碍物；但我，殺死他的母親，却仍願讓他活在我的心中；我要給他溫暖，我要使他繼續生存下去！

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夫和女兒們變成了和我完全不同的人類。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是這家庭中的一員了。我不應該回家的，警局拘留所或未決監才是我應該回去的地方。只有在那裡我才能回復自我，才能把我全部思索力集中在探索徹的往事上。也只有在徹的伴護下，我才能獲得活下去所必需的勇氣。至於結果是驅我陷入苦悶的急流中結束了生命，或是因之而跳出無邊際的汪洋大海，我不知道，也無意知道。

我已決心今夜向夫明白宣示，延長保釋期一事絕非我的本願。

客廳裡夫的聲音遽告沉寂，代之而起的是如被叢草掩蓋着不見天日的小溪的嗚咽聲。我不能忍受這聲音，掩耳站起身來。

「媽，您怎麽了？」

眞佐子帶着恐怖的眼光看着我。

這是已窺破了徹仍活在我心中的恐怖的眼。

譯自日本文藝春秋六十六期

有人在一條靜靜的溪邊垂釣，一個陌生人走過來問道：「捉到了沒有？」

「沒有，」那人回答道。

「這可眞奇怪了，我聽說這一條溪是鱒魚的好地方。」

「一點沒有錯，」是那人的回答：「怪不得牠們都不肯離開了。」

× ×

一個不太注意時事的老頑固，聽說他的孫子居然希望長大起來做一名太空人，他不覺大感驚惶。

他非常憤怒地說道：「我們這一個家族裡從來就沒有人進過馬戲班。」

紳士淑女

Henry James 作
陳明煊譯

時常爲我應門的司閽的妻子進來報告說：「先生，外面來了一對先生和女士。」當時，企盼的心情使我直覺想到模特兒的身上去。這兩位訪客雖然後來證實身份恰如所料，但並不是我素來喜歡的那一類型。乍見之下，你絕難料到他們實際上並非前來購繪肖像的人。那個男子年約半百，身材修長英挺，短髭微呈灰色，所著的深灰色外衣剪裁得十分適體。從這兩點特色着眼，職業經驗（我指的並非一名理髮師或者成衣匠的經驗）告訴我他該是一位名流—如果名流們常常儀表非凡的話。但事實上，我每每發覺堂堂一表之輩並不當眞就是社會名流。當我對那婦人掃過一眼之後，就越發證實了上述矛盾律的可信。她的儀表也是過分出色得使她難以成爲一個名人。普天之下，才貌双全簡直是太少了。

最初，這一對男女誰也不開腔，僅只並立凝視，似在互相謙讓發言的機會。他們顯然很害羞，木立着任我觀看，到後來我才明白他們當時採取這種態度實在是最有效的手段，羞窘之狀幫助他們達到了目的，以往我雖然見過想把自己容顏搬上畫布却羞於啓齒，期期艾艾不

勝其苦的人，而這兩位新朋友的驕躍神態則尤非他人可及，通常不是由男的宣稱「我想爲內人畫一幅像」，就是由女的聲明「我想爲外子畫一幅像」，萬一名份上不是夫妻的話，那情形就更有趣了，假若兩人希望被畫在一起呢！他們總會找出第三者來代佈這項消息。

『我們從李維先生那兒來。』那女的終於開口了，那種朦朧的微笑使人想起了一幅被溼海綿壓過的委陷畫像，隱約訴說着她那既逝的美麗。以女性的標準論，她的身材是既高且挺，在年齡上她比男伴約小十歲；她的神情裡含蘊着最濃最深的女性哀愁，她的面孔雖然一無表情，但是那張鵝蛋臉上的風霜遺跡仍像地面裂痕那樣難以掩飾，韶光之掌將她恣意玩弄了一番之後棄而不顧；她的身段苗條而呆板，剪裁得十分精美的深藍衣裳顯然跟她丈夫的衣服同出一人之手，這對夫妻令人一望而有富而節儉的印象—他們無疑地喜以金錢易取大量的享受。倘我亦將供其享受時，我應該考慮考慮條件如何。

『呵，是克婁德•李維推薦了我嗎？』我反覆的說着，同時表示對於他這一番好意的感激。雖然，我深悉他一向專畫風景，這種舉動根本說不上有所犧牲。

那婦人用力的望着男伴。他舉目環顧室內，最後視線停在地面上，但隨即以手撫頸，舉目欣然對我說：「他說你是我們該找的人。」

『當人們願意靜坐時，我會極力設法令人滿意的。』

『是的，我們很愛靜坐。』那婦人連忙接口。

『二位是要畫在一起嗎？』

兩位來賓更換了迅速的一瞥，『如果你連我也畫的話，我想價錢是要加倍的。』那男人期期艾艾的說。

『唔，這個當然，畫双人當然要比單人代價高一些。』

『但願我們能夠還給你相當的價值。』丈夫許諾着。

『感激之至。』我答道，暗自感念這種希有的同情，滿心以爲他所指明是潤筆之資。

那婦人突呈驚訝之色。『我們是爲了那些插圖而來的，李維先生說你可能錄用我們之中的一個。』她說。

『錄用你們……畫插圖！……』我如墜五里霧中。

『用……用她做插圖人物的樣子。』那男子羞紅了臉。

至此，我始恍然大悟李維對我對了什麽忙。是他告訴這双男女，我正爲某些雜誌小說畫插圖，經常需要許多模特兒。這是實話，不過另外一件事則也絲毫不假—撥開金錢的酬報不談，我迄今連個畫像名家的虛名也還

未曾搏得—我所畢生希望寄諸插圖畫，在繪事上我選擇了一條與衆不同的辭路—一條自己相當不感興趣的路—企圖藉以建立自己的聲譽。想要靠它名利双收原算不得什麽可恥之事，但求繪者總希望我免費奉贈，使這財從何發起！當時我很失望。以一個插圖畫手的眼光去觀察，我立即確定了他們所屬的類型而暗自派定了用場，事後我發覺他們對於這項決定並不喜歡。

『呵！你是……你是一個……』驚奇甫定，我急乎動問，模特兒一詞使我實難出口。它對當前的情景未免過於格格不入了。

『我們還沒有多少實地經驗。』那婦人說。

『我們必須找事做，心想你這一路畫家對於我們也許還能用得着。』男子解釋，繼又自稱所識畫家不多，往訪經常畫風景間或畫些人像的李維君猶屬平生初次與畫家結緣，他是在諾福克郡某地寫生時邂逅了他倆的。

『我們自己也不時動動筆。』她的話別具深意。

『這眞難爲情，怎奈我們已經不得不找工作了。』男子接下去。

『當然，我們已經不算很年青。』她在一層蒼白的微笑下自行招認。

爲欲加深我對於他的認識，他從一冊嶄新整潔的紀事簿裡抽出來一張名片，款式時髦無比，上面印着『蒙納克少校』字樣。這銜頭雖頗炫目，却未略增我對於他的認識。我的來賓立予補充：『我離開軍隊之後，不幸喪失了半生積蓄，事實上我們的所有已經少得可怕：』

『日子是難捱，從無片刻容人透氣。』蒙納克少校夫人哀哀訴說。

他們的談吐顯然力持謹愼，不欲過分誇張，以免有損紳士風度。我覺得出他們實欲承認處境的不利，同時據我推測他們縱處困厄之中，仍存欣慰之感—自慶優點猶存。憑心而論，他們確乎不無可取之處，不過這些長處均係偏重於社交方面的。姑舉一端，他倆足壯一間客廳之觀瞻。

由於其妻曾經暗示過年齡的問題，少校說道：『老實說，我們的年齡確嫌大了些，可是我們能保持美好的體態。』剎那間我發覺身材確屬他的優點；經他這麽坦率的一說反使年齡問題轉形輕鬆了。『她的身材最好不過。』他欣然的朝着妻子點頭，狀如一個飯後薄醉直言無諱的人。我只得像正在與他對坐共飲似的回答說，夫人的身材自然絕佳，而他本身的體態亦復美觀之至。我的讚揚引起了他的自許：『我們以爲你若想畫我們這類人物的話，那麽愚夫婦倒還像樣，尤其是她簡直是典型的書中淑女。』

他們的談吐舉止使我覺得很開心，爲了想多找一些

快活，我盡可能的隨聲附和。我雖自炊竟對這双不該加以任何批評的夫妻單做肉體方面的讚美—猶如誇獎待僱的牛馬或黑奴—却仍於對她平心觀察了片刻之後斷然的說道：「唔，不錯，她確是典型的書中淑女。」而實際上她則像張難看的畫像。

「你若喜歡的話，我們可以站着。」他站起來，氣宇軒昂的矗立在我面前。

我一眼望去，判斷他身高足夠六呎二吋，那付儀表堪稱典型的紳士而無愧。開業未久聲譽未隆的俱樂部若肯僱用他站在櫥窗內必可大收宣傳之效，而他居然放棄了較可一展所長的廣告工作前來就我，眞可謂之失算，我雖難洞察他們的一切，不過可以斷言，他們具有助人發財的能力(至於本身則反而致富無方)。時裝店，旅店老板和肥皂商店若在儀表如斯出衆的一双男女的胸前掛上「我們永遠樂用它」的招站那眞是有力無比的廣告。我不難想見他倆會經如何利用那付奪目的神采推銷公司大榮。

少校夫人默默枯坐着，顯然並不是由於羞矜而係由於羞澀，她丈夫見狀連忙提醒道：「親愛的，站起來呵！讓人家看看你是多麽帥！」她順從的做了，其實大可不必。她走到畫室盡頭再折回來，滿面通紅的朝着愛人雲眼。此情此景使我憶起了昔在巴黎偶然見到的一幕—某一天，我與友人過訪一位正在籌劃某劇演出的戲劇家，恰逢一名女伶登門自薦。她在他的面前款步姍姍一如少校夫人這樣的來回行走。少校夫人的步法確實美妙，但我無心鼓掌。目擊她這種人前來謀求低微如是的報酬，實在太不是滋味了。她的神采酷肖年入萬金的富人。依照其夫的形容，她是倫敦當代批評家公認的典型淑女，體態完美得堪稱無疵可摘，誠然，她的年齡雖已不復青春，而腰圍却仍纖細驚人，一双玉肘尤具古典之美，她的頭勢總保持着傳統式的偏斜度，姿態極美……但是她如何來找我！她何以不去一家大服裝公司裡充當試裝模特兒！我深恐這兩位嘉賓之來並非僅因爲貧所迫，同時也是由於愛好藝術。果眞如此可就麻煩了，待她歸座後，我表示謝意，並提起畫家最重視的模特兒品質與係緘默。

「唔，她會保持緘默的。」少校急急保證，隨又打趣的：「說我一直不准她多嘴多舌。」

「我並不是個惹厭的長舌婦，對不？」她這句話險些兒使我酸淚奪眶而出。我深深瞭解她像鴕鳥般將頭藏進丈夫的寬闊胸膛之際的心情。

這時，少校對我說道：「有句話也許不算太唐突—因爲我們應該相當生意經，對不？—當我娶她的時候，她是膾炙人口的「美麗的塑像」。」

「啊，親愛的！你也未免太……」少校夫人双頰突泛紅雲。

「該說，該說！我也想聽聽相當程度的介紹。」我插口。

「該說，該說！」—我平生從未聽過這種讚同聲。

「我想你們大概都知道這種工作會得累壞人」。

「唔，我們從不知倦的！」他倆熱烈的齊叫起來。

「你們以前有過經驗嗎？」

二人略現遲疑，互視了片刻。「我們讓人拍照過—拍過很多的照片。」她回答。

「她是說人們時常自動的邀請我們拍照。」他從旁解釋。

「是的，因爲你們確實漂亮。」

「我並不清楚人們怎樣想，不過大家總愛找我們。」

「我們總是收到免費的照片。」她面含微笑。

「我們應該帶些來，親愛的。」他說。

「我不敢確定還有沒有剩下，它們全被大批大批贈掉了。」她向我解釋。

「那上面帶着我們的簽名之類的東西。」他說。

「如今商店裡可還買得到嗎？」

「唔，有的。是她的照片—以前常常買得到。」

「現在已經沒有了。」少校夫人双目注地。

他們在贈人的照片上寫了些什麽那是不難想像的。我敢斷言他們的字一定寫得很漂亮，這夠多麽奇怪呵！我居然這樣快便能確定有關他倆的一切，他們若在目前窮得連幾先令幾便士這點零星小錢也要賺取的話，可見生活始終不會寬裕過。好相貌便是他們的資本，而他們亦確已盡量加以利用。從面部你看得出他們的愉快語調，受賜於廿載來的鄉居生活的空虛與心智的久憩。我可以想見他們昔日享用過的陽光充沛的客廳—其中擺滿了各種報刊而經常盤桓於斯的女主人却從不翻閱—還有那一片供她漫步其間的灌溉滋木修剪得多麽美觀。我亦可想見少校當年會在茂密的叢林中，如何行獵，又如何在深夜時分換上美觀的睡袍，在暖烟室裡暢談斬獲。我可以想像得到他倆的長靴和雨褸，呢衣和地毯—一綑綑手杖，一箱箱馬具和無數潔淨的雨傘。我彷彿親眼看見了他家僕從的形貌以及他們的大堆行李陳列在鄉村車站月台之上的情景。

他們所賞的小費爲數甚微，可是依然廣受愛戴。他們從不自己動手做事，可是依舊受到歡迎。他們隨時隨地都會現得那麽好看。他們滿足了一般人對於「相貌」、「體態」、「儀表」的嗜好。他們並不流於愚蠢和庸俗，而且頗以一表非凡而自豪，他們不只衣着漂亮，體態亦復優美，經常保持着動人的儀表—台型就是他倆的本錢。趣味如此高尚的人是理應有口飯喫的。我體會得

出即使身在毫無生氣的住宅內，如有他倆在座便足以促使生活愉快。目前，他們遭了某種不幸，本已有限的收入與日俱減，終於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被迫出外謀生。據我判斷，朋友們雖均喜歡他倆，却無解囊之意。他們的衣着風度和型態雖能取信於人，不過空空如也的偌大衣袋裡總得不時發出叮噹可聞的錢聲才行呵！他們之所以前來，無非希望我能在這一方面幫個忙。萬幸的是他們膝下猶虛，他們很可能希望保持双方關係的秘密。這大概就是他倆聲明『願意貢獻體型』之故。因若單是觀摩其容貌，他們的身份豈不要揭穿！

我喜歡他們—愛悅之情當不亞於他們的友好。他們如斯純樸，如果條件適合的話，我是不會摒拒的。可是，儘管他倆稱得上十全十美，却仍無法輕易贏得我的信賴，至少他倆都是業餘模特兒，而我則平生最恨這批人。不僅如此，我還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怪癖—喜愛模倣出來的人物而深忌模特兒的本身氣質恰如所飾的角色。表裡一致的缺點是極易失去象徵的能力—我喜愛外型善於表現各種氣氛，令人一見而悟其所飾何角的模特兒，至於他之是否名實相符確具那種品質，則屬無關緊要的問題。此外還有一些使我猶豫的原因。第一，我原已擁有兩三名模特兒，內中有個來自吉爾本的巨足青年已經供我作畫兩三年，如今依舊令人滿意。我將實情坦率相告，怎奈他們成竹在胸，深悉我處確有良機，因爲李維洩露了我將爲當代名作家非力文生的作品繪製插圖的消息。少校直陳希望我能在這件工作上予以機會。他們知道我即將爲這批作品的第一冊『魯特蘭朗布賽』動筆。我當即直言相告，聲明自己對於這件工作所寄的厚望—第一冊插圖關係全局，如果成績不能使得僱主—該書出版者—滿意的話，我將失去以後的機會，成敗在此一舉，我得特別小心準備，必要時我將另行物色模特兒，找兩三個十分優秀，各方面都能應付的通才。

『我們要不要時常化裝呢？』少校夫人羞答答的問。

『當然囉！它佔這項工作的一半。』

『我們要不要自備服裝呢？』

『唔，不必。我這裡多得是，模特兒可以隨心所欲的挑選它們。』

『你是說……你是說同一件衣服嗎？』

『什麼同一件衣服？』

夫人自顧其夫。

『唔，她只是弄不清，』他代爲解釋？『這些衣服是否大家公用的。』

我只得據實承認，又提起了其中頗有一些百年古物—在那個窄袴垂瓣的時代裡，它們也曾遮覆過塵世的汚

男垢女，裝點過當年的摩登身段。

『我們什麼都肯穿，只要它還合身。』

『唔，我會替你想辦法，在畫裡它們一定顯得很合身。』

『看樣子，恐怕我得爲這部現代小說多費點兒力氣啦！樣樣悉憑尊意好了。』她說。

『她在家裡有一大批衣服，若畫現代美人時也許用得着。』少校搭腔。

『唔，你在那些個畫裡一定顯得很調和。』誠然，這位淑女可爲那些中陳舊材料胡亂拚湊而成使我無意閱讀的枯燥故事增加生氣，但我無法否認一項事實—對於這件工作我已經擁有足夠的配備，目前所用的模特兒均屬合格之材。

『我們只是自思也許比較像個書中人物罷了。』她柔聲地說着站起身來。

她的丈夫隨之起立，站在那兒望着我，眼神裡隱含期待。這種表情出現在如此漂亮之人的身上眞太撼人心弦了。『能夠獲得一件……一件……眞是多麼合算呵！』他半吞半吐的盼我替他道出這個字，可是我辦不到，我根本摸不清其意何所指，最後他只得尷尬的說出來：『一件表裡俱佳貨眞價實的東西！一位紳士或淑女。』我當即表示同意，承認此言有理。這一來增加了少校表白的勇氣。他由哀訴轉入毫無造作的哽咽：『這實在太難受了，我們試遍了各種機會。』至此，少校夫人再也按捺不住心底的悲戚，驟然跌回椅上，淚如泉湧，他傍着她坐下來握住了她的一隻手。她趕緊用另一隻手揩乾了淚痕，抬頭直望過來弄得我尷尬不堪：『各種各式的職業我都覥顏的申請過了。等待，祈禱最後總成泡影。你不難想像我們在剛剛開頭的時候多麼悲慘！秘書之類的工作嗎？那何異於謀求爵位。我無論什麼也肯幹，我還強壯，跑腿，添煤，頭戴金邊制帽站在百貨公司大門口爲人開閉車門，在火車站上充當脚夫，做郵差……全無所謂。怎奈他們對我連看也不看，數以千計的與我一樣好的人早已佔滿了地盤。上起紳士下至乞兒，個個都在牢牢的抓住了自己的獵逐者。』

我極力使他們安心，他倆一面與我約定試工時間一面站起來，商談未已。全女士拎着一柄溼傘進來了。她來我處須先搭乘巴士到梅達維街然後步行一哩半。她外表一片潮溼凌亂。每見她來，我差不多總會油然而生驚異之感—她本身如此平凡，何以竟能冒充許多非凡之人！她本身如此渺小，何以竟能模倣浪漫角色！她只是一名雀斑滿面的倫敦女郎，却能矯扮各式各樣的人物—忽而貴婦，忽而牧羊女！既然擁有如斯才具，照理說總該是磐如銀鈴秀髮長垂的吧！而事實上則大謬不然。她既

不識字又復貪杯。不過她有兩三點秘訣，豐富的經驗，靈巧的双手，母性的機智以及活潑的想像力。她喜好戲劇，從不知榮譽爲何物—尤不識何謂忠實。我的嘉賓們第一眼看到的便是她那一柄溼傘。這使身無點污完美無疵的紳士淑女登時一愕。自從他倆來後雨就一直落個不停。

『我渾身全透了，巴士上人山人海，但願你們的寓所靠近車站。』全女士自言自語，我要求她儘速準備，她走進平時用慣的更衣室，在裡面問說這次要她裝扮什麽人。

『一位俄國公主，你還不知道嗎？』我回答：『就是双眸如金，身披黑色絨袍，住在倫敦平民區裡的那一個。』

『金色眸子嗎！多美！』她高呼起來，目送她退入更衣室的二位嘉賓神情至爲緊張。全女士每逢遲到總是自行化裝的。我有意讓他們多躭一歇，以便從全女士身上獲得啓示，依照我的要求化裝。我稱許她在我的心目中確係一位優良模特兒，十分的聰明伶俐。

『你以爲她像位俄國公主嗎？』少校發出驚呼。

『經過我一番潤色之後就會像了。』

『哦，如果必待潤色才會像的話……』他沉思，懷疑得不無道理。

『咱們不能太苛求，須知有很多人是根本無法造就的啊！』

『請看，這兒是位淑女。』隨着一絲含着說服意味的微笑，他攬住了嬌妻之臂：『天生的貴婦。』

『我才不是個俄國公主！』她微慍地抗議，顯然地她清楚有關俄國公主們的一些事情，以致不高興起來，剎那間我心頭懊悔，我與全女士相處不爲不久，却從來不必害怕引起這樣的感覺。

那位少艾女郎身披一襲黑色絨袍步出了更衣室，污痕斑斑的袍子低低地掛在她的瘦削肩胛上，淡紅色的掌端握着一柄日本扇，我說明在這幅畫裡她要擺出一付自他人頭上觀物的架式來。『我記不清是誰的頭了，但是沒有什麽關係，你就照樣做吧！』

『我還是隔着一隻爐子看吧！』全女士置身爐側擺起姿勢來—身子拔得很高，頭部微向後仰，扇子略略前傾，兩眼前瞩—若依我的偏愛來批評她的表情眞是出色嫵媚，異國情調洋溢而又充滿危險的氣氛，任她擺着姿勢，我伴送少校夫婦下樓去。

『像這種程度我自信也能做得到。』她說。

『唔，你認爲她很卑賤！但你必須承認藝術具有化鐵成金之力。』

他倆告辭時，心情顯然快活了不少，因爲相形之下他們的優越感增加了—他們是可資炫耀的素材實料。我可以想見他倆一定正在爲着全女士而驚慄，當我返室提

起他們此來動機時，全女士覺得非常好笑。

『唔，她若能充當模特兒，那麽我就能做簿記員了！』我的模特兒諷稱。

『她倒是十足的淑女風範。』我的話並未故存惡意。

『那就更糟了，名媛淑女是死板板身子不會扭動的。』

『她對於現代小說倒蠻合適。』

『哦，對啦！她對它們很合適！』我的模特兒語帶譏刺：『現代小說裡缺了她那豈不要糟透嗎！』因爲我平時常常當着她貶斥這一類作品。

少校夫人初次試工時，她的丈夫跟了來，希望能夠碰上臨時的機會。顯然，他是樂於伴她同來的。起初我懷疑他別有用心—可能是由於妬嫉和意圖監視—而頓萌倦意，若能證實此點，我決立刻結束彼此之間的交往。後來我才發現完全不是這麽一回事。少校之所以同來的原因，除了想碰碰機會以外，純係於無事可做。在彼此分開的情況下，他必然宣告失業，若干年來夫妻兩始終不會分離過。據我判斷，處此逆境之中，親密的廝守成了他兩最大的安慰，那種難捨難分的結合堪稱無懈可擊，這宗婚姻是絕對成功美滿的，足以鼓勵對於結婚喜懼參半躊躇不決的人，並使婚姻悲觀論者啞口無言，他們的居處簡陋無比—後來我發現這是唯一可以與其職業相稱的東西—我可以想像得出少校不願獨留的那間小屋如何悲慘，嬌妻侍側尚可相對遣愁，惟若孤身一人那就萬難忍受了。

過度機智使他在找不到工作的時候並不拚命逢迎取悅，當我全神貫注的工作無暇閒談時，他總是默默的坐候。其實我頗樂聞他的閒談。它—在不致阻撓工作的狀況下—可助我畫減少生硬呆板以及怪僻的氣氛，聽他聊天是項既省錢又夠刺激的享受，只有一點使我略感不寧—他們提起的若干人物我似乎一無所識。據想他一定會深深納罕我到底交了些什麽朋友。他從不自不諒力的奢談高深問題，因此我們的話題並非十分高雅，所聊的不過是皮革同美酒（馬靴啦！做馬袴的裁縫啦！如何弄到便宜的上好紅葡萄酒啦！）精美的火車與獵禽之術。關於射鳥一道，他的智識豐富得驚人，當他弄不通較大的問題時，便欣然改談較小的事物。鑒於我無法伴他神遊摩登世界，他便吃力的降低談話水準讓我跟得上。

這麽一個能夠輕易一拳將人擊倒的大漢，竟來向我曲意承歡，怎不令人感慨！他目注爐火，自動的批評起火爐式樣來，顯有窃笑我不善佈置房間之意。我表示如果身爲富翁必將重金禮聘他來傳授生活之藝術。他不時

發出微嘆，意似自嗟：『那怕你給我一間破敝如斯的陋室，我也照樣能夠弄出些兒名堂來。』逢到我只用他一人時，他總是駕自前來，這一點足資證明女性實在比較男性有勇氣，他的妻就受得住獨守小樓的岑寂滋味，同時她在各方面也比丈夫謹慎得多。她處處予以小小的保留，設法讓彼此之間的關係保持顯著的職業性，而不讓它友誼化。她希望大家明白她兩夫妻與我份屬老闆與僱員並非朋友。如果她亦會對我表示尊重的話，那純是爲着保持彼此之間的距離，實際上她永遠不會認爲我是優秀得堪與平等締交的。

每一次她都萬分緊張的坐着，聚精會神，能夠一動不動的坐上將近一小時之久，有如在鏡頭前面候人拍照。不消說，她是時常被人拍照的，但開麥拉前的良好習慣並不適用於畫室。起初，我極喜愛她的淑女氣質，而臨摩她的曲線，目覩筆端流出優美形像時也確乎令人滿意。然而歷時未久，我就發現她簡直是無可拖救的呆板，弄得我的作品像張照片甚至翻版的照片，她的身段毫無表情變化可言，而她本人亦復不識何謂變化。你也許會認爲那是我的責任；撮結應該在如何設計好姿勢，事實上，我每一次都把身段設計得極善傳達表情而她確也從無一次不賣力。怎奈她永遠是位眞正的淑女，即使當了模特兒依然是一付淑女形狀。她是個表裡一致的人，但也總是那麼一個人。有時我眞爲了她的自賞『名符其實』而懊惱，這一對夫妻都不知不覺流露了我能夠獲得他兩賞屬榮幸的想法。而我則發現自己反使畫中人物遷就她，却不要求她去改變自己的神態（在這一手上可憐的全女士自有高明的辦法）。無論我事先如何計劃安排，她在我的畫裡總覺太高—格格不入，有似身高七呎的美人—這與我的原意簡直大相逕庭。

至於少校呢，那就更加糟糕，我縱費盡心機亦難縮短他的身影，只有用來描繪巨人始能稱職，我是個崇拜『變』與『動』的人—顯世人多彩多姿。我好藉露骨的神態刻畫各種人物，平生最恨的是作品相於定型，爲了這一點意見，我曾與一些友人爭論絕交。他們主張人物畫家的作品必須定於一型，如果其型優美的話，泥守定型只會有利而無害，並舉雷菲爾和劉那度爲證，我既非雷菲爾亦非劉那度—也許只是一名年青的藝術探索者—却堅決主張在人物畫中無物能比性格的描繪更重要，當他們主張將人物一律畫成茫然之狀比較穩妥時，我厲聲駁斥（也許只是一種膚淺之見）道：『那究竟是誰的神態呢？』—它可以屬於任何人也可以不屬於任何人，結果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我將少校夫人畫過十多次之後，就越發肯定了像全女士這類模特兒之所以可貴，正因其身世寒微，同時秉

賦着奇妙難解的模倣天才，她的本相有如一幅舞台帷幕，可應要求而展開讓她粉墨登場，這種表演雖僅具有提示性，不過確實生動好看，雖然我明知她原極平凡而有時仍然難免不滿於她的表演，美則美矣却嫌乏味。我謹責依她體態畫出的人物表現之美殊嫌單調，這句批評使她很生氣。她自命能夠扮演各種性格不同的角色，常常指責我妨害了她的聲譽。

這類小小不快事件由於的兩位新知的一再光臨而減少了，全女士是個廣受歡迎的模特兒，從無失業之虞，因此我對於偶爾停用她並無歉疚之感，而可泰然的時常試畫少校夫婦。剛剛開始描繪這種貨眞價實的人，確很有趣—畫少校的褲子尤屬一件有趣的事。它雖然已成古董，却是眞材實料的道地貨色。「少校夫人的秀髮如斯整潔，令人不忍擱筆。她的矜持緊張中另帶一種特有的秀麗。她在畫中的姿態以一派淑女風範的側影及背影居多，當她屹立着供我臨摩時，總是自然而然的狀若置身宮廷畫師之前的女皇或公主，而使我煞費躊躇，不知應否描下這付高貴的神采，我將如何勸誘編者出版一部宮闈浪漫小說『白金漢宮故事』！有時冒牌貨與眞貨色不期而遇。逢我工作忙碌時，全女士或因應召或因想找機會，每每邂逅了她的勁敵，這種邂逅對於少校夫婦是不愉快的，因爲他倆根本把全女士視同婢僕。他們並非存心自高身價，而係由於還不懂得在職業圈內應該如何與人親善。我最初猜想他們一定樂於睦鄰，而誰料竟連少校亦復昧於此道。他們不肯搭乘巴士，永遠步行而且不知道另覓交通工具，她對卑賤的電車和紅葡萄酒毫無興趣。此外他們定還察覺了全女士正在竊笑不已，暗諷他們那付頭頭是道的神氣。全女士是個只要機會允許，喜怒必形於色的人。反之，少校夫人也痛惡全女士，儀容欠整，否則以她這種女性怎會對我公開宣稱不喜骯髒的婦人呢！

某天，我正對數名模特兒作畫，少校夫人不期而至—她已不時覷個方便的時間跑來閒談—我客氣的請求她爲大家烹茶，對於這件工作她已很熟悉，我雖然生活清苦，寓中食物有限，惟仍不時廿與模特兒們共享口福，她們也樂於摸觸我的薄產藉以小憩，有時還弄破了我的杯盤。這使她們自覺富有放浪形骸的氣息，當我再晤全女士時，她的行動令我大吃一驚—指責我請她烹茶跡近侮辱。她並未當場發作起來，反而興高采烈的故意取笑茫然靜坐的少校夫人，問她要不要在茶裡加上奶油和糖，聲音裡夾着乾笑。她在說話時裝腔作態，似乎也想當個上流人……一直搗亂到幾乎惹得少校夫婦動怒始止。

唉！他兩決心不動怒，那種可哀的忍耐道盡了他們對於職業的迫切需要，他們常常坐上整整一點鐘毫無怨言的等候我，也不時自動來確機會，如果撲了個空依舊

欣然的離去。我常伴着他們走到門口欣賞那幕壯觀的撤退。我曾試想爲了另找職業，介紹過不少畫家。但個個均以我能諒解的理由婉拒了。失望之餘，他們以更沉重的壓力回到我的身上來，令人焦慮不堪。我何幸竟被他倆引爲知音。對於畫家們說來他倆是不夠浪漫的。而當時鉛筆畫家則罕有道學之士，他們已經釘牢了我提過的好差事！他們暗自用心使自己的氣質適合那部小說的插圖。他們清楚這些圖片無需服裝的效果，也沒有古代的景物，一切都是現代化的，諷刺的，斯文的。我若肯錄用，那麼他們的未來生活即可無虞，因爲這部小說很長，全部插圖的完成歷時必久。

某日，少校夫人獨自來臨，解釋說她的丈夫因事進城，所以不能相伴同來。正當她以凜然的慣態靜坐之際，叩門之聲忽起。那種音響使我立即斷定來者必係一名失業模特兒。進來的青年一望可知來自外國，事實證明他原籍意大利，認識的英文只有一個字—我的名字，而發音還是亂七八糟，不知所云。當時我猶未遊過意大利，更不懂該語言，不過他的外型却還予人好感，他一面指手劃脚一面伊伊唔唔用那音調似均無異，却頗悅耳的話，使我明白了他所追尋的職業正是眼前這位女士在做的。起初，我並未爲其所動，只顧繼續作畫，毫無對他感覺興趣或者予以鼓勵的表現，但他固執的留而不去，雖然沒有强請收留之狀，而那双眼睛却令人想起一隻忠心耿耿天眞無邪的啞犬，他的態度煞像一名枉遭主人懷疑的忠心老僕。驀地，我發覺這種表情和態度頗堪入畫，乃命他姑且安坐，待我空了再談，他的服從態度使我腦海裡面又浮起了一幅圖畫，我一面作畫，一面觀察，陸續發現他那滿目迷惘仰望畫壇之態可以適合許多畫面—譬如說一名正在聖彼得教堂劃胸祈禱的人—未待畫完，我就在胸中自語道：『這家伙雖然是個不名一文的意大利人，却是一件寶貝哩！』

少校夫人臨行之際，他疾如閃電的穿過屋子搶上前去爲她開門，那凝視如斯純潔，使他狀若被比亞特麗絲迷住了的年青但丁。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從不堅持英國家庭裡的簡樸風氣，我突然發覺他是一名天生的良僕，而我當時也正需要一名用人，不過我供養不起一名專任的男僕；他同時還得充當我的模特兒，他若肯兼任双職的話我決心錄用，他聞言驚喜雀躍，而我之貿然予以收留亦未鑄成過錯，事實證明這個漂泊流浪的異鄉人，非但心地慈悲，並且也頗具『姿勢美感』。樂觀的天性引導他直覺的走到我家大門前，助他讀出了名牌上面的名字，他沒有介紹函件，全憑一己靖測而來！他從街頭看到了我家高大的北窗，斷定內有畫室，而畫室所在必有畫家！他懷着發財的美夢流浪到英國，同一名夥伴推着一輛

綠色小手車販賣廉價冰淇淋維生，冰會溶，友會散，他們終於拆了夥。這個小伙子穿着一條黃底紅條的窄褲，名喚奧命德，雖然面有菜色面目却還端正。一經換上我的舊衣頓有英人風度，這位青年足與全女士比美—她在我的要求之下，也能夠維妙維肖的扮成一名意大利人。

當少校夫婦看到奧命德業也根深蒂固時，她的面孔微呈一陣痙攣，這樣一名懶漢居然成爲她的英俊丈夫的競爭者豈不可怪！她首先嗅出了危險的氣息，而少校則仍一無所察，不過奧命德是那般手忙脚亂的熱心獻茶，我想她總該因爲我終於有了僕從而對我稍萌好感吧！他倆看過我照這名男僕繪成的數幅畫像時，她當即暗示說他倆對於此人的前來不沾機會絕不介意。『如今你該明瞭用我們畫出來的人物如何酷肖我們本身了吧！』她提醒我，微笑中含着勝利的意味，而事實上我發覺這正是他們的缺點所在，我用他倆作畫時始終無法擺脫其原型去表現心目中的角色。而我是絕不願意讓模特兒於入畫之後仍可被人識破的，全女士就從來沒有這種缺點，而據少校夫人的看法呢，則認爲我把她掩飾得非常合理，因爲她是那般粗俗，若在畫中原型盡失並不足惜，此猶之乎亡靈昇入天國，減少了一名凡人却增加了一位天使般有益而無損。

此時，我已動手爲一連串小說的第一部『魯特蘭朗布賽』繪製插圖，我將十幾幅作品—其中多件係以少校夫婦爲藍本的—送給出版商核閱，得到的結果是他們聲明這一部小說插圖算是特殊情形，由我隨心所欲去完成，至於以後各書的插圖是否仍將煩我執筆則容後議，憑心而論，擁有這麼一對貨眞價實的模特兒有時確屬一種安慰，因爲『魯特蘭朗布賽』裡恰有非常相似的人物有英挺恰如少校者，也有時髦得一如少校夫人者—同時還有大量鄉居生活的寫照。我得將它表現得富有幻想色彩，諷刺意味而又不脫通俗的形態，在不少畫面裡我想讓男性角色穿上短袴，下筆之前我先得決定幾件事—諸如男主角的外型以及女主角應該具有何類美妙的身材。該書作者雖曾略予指點，而我仍有修潤餘地，我將滿腔信心寄予少校夫婦，我坦率的一一相告，並說出自己對於模特兒人選遲疑難決。『呵，用他吧！』少校夫人甜蜜的低囑着，一面用眼睛看着她的丈夫，『還有誰比較內人更合格呢！』少校和我已經廝熟得交談之際無所顧忌了。

我並無回答這些吹噓的義務，只有善擇模特兒之責，我內心極不安定，故意略予拖延，並未立即解決這個問題。這本小說很長，人物甚多，最初，我只揀那些與男女主角無關的插圖先畫；男女主角一經採用之後勢須從一而終—我總不能使年青的男主角在一張畫裡七呎昂

藏而在另一張裡却是身高不過五呎九吋呵！因此我把這項決定延擱下來，雖然少校已不是一次的不斷提醒他看來可像別人一樣的年青，誠然，若只採取他的體型，確無衰老之態，此時我與奧爺德業已相處匝月，其間我曾一再要他明瞭他那付過份濃厚的鄉土氣息，將成爲今後彼此合作上的大碍。可是到了後來我轉而察悟他實屬一頗堪入畫之材。他只有五呎七吋高，但看來並不顯矮，起初，我簡直是備極秘密的用他來作畫，唯恐遭受另兩位模特兒的譏評。如果他們對全女士還要蚤之以鼻的話，那麽這樣一個殊少眞正價值的意大利人—僅僅出身於公立學校的街頭小販—竟也跨上了畫壇，將會使他們作何感想。

我若果曾對於少校夫婦略懷懼意的話，並非因爲懾於他們的欺凌，亦非由於他們業已根深蒂固的壓力逼人。事實上，這對男女如此多禮得令人堪憐，如此渾身上下充滿了神秘的對我尙望至殷，怎不惹人靖懼！因此，我極樂見傑克何立歸來，對於這一類事他永遠是個優秀的諮商者。他的畫技雖然拙劣，但是無人可以比他尤宜！參與此事。一年前他別英渡海前往某地一新耳目，最近始返國，對於他這種人我一向心存戒憧，不過彼此總算是多年老友，連月闊別雖免寂莫寡歡，年來我從未與高采烈過。

誠然，他帶回了新的見聞，但身上依然一襲陳年黑絨衣。歸來初夜，他就來到我的畫室裡相對吸烟，盤桓達旦。他自稱浪跡海外經年，一事無成，僅僅增加了些許見識，因此頗有空間一覽拙作，他想看看我所作的插圖，但過目之後大失所望，他頹然跌坐在我的巨椅上，双足交疊股下，目注我的近作，至少有兩三聲可辨的呻吟隨烟飄出了唇隙。

「你怎麽的啦！」我問。

「你怎麽的啦！」他反問。

「你把我弄糊塗了！」

「你的確糊塗！你簡直是神經錯亂！你這種新式作風究竟算是啥名堂！」他毫不客氣的拋過來一幅那兩位文質彬彬的模特兒恰在其中的畫，我叩問此畫是否欠佳，他答稱實在可憎之至，十足代表了我的平生低劣志向。但我並未理會他的侮慢，我亟欲明瞭他的評語眞意何在，這兩個人物畫得很老式，但據我猜測他所不滿者並不在此，因爲他無論如何不會知道我是有意如此的，我辯稱我的畫風一如往昔，而從前他不是曾經推許我日後必將有成嗎！「唔，它彷彿在什麽地方鬆了一枚螺絲釘。」他自言自語：「等一下，我會找出來。」我熱烈期待着，捨此之外那裡去找這麽一對充滿活力的眼睛呢！誰料最後他僅只含含糊糊的宣稱：「我看不出—我不喜歡你的人物造型。」這種話對於一位平生不屑討論「效

果」、「筆法」以及「價值之謎」以外事物的批評家說來，殊嫌空洞。

「你在看的那一幅，據我想，人物造型是很美觀的。」

「哦，他們並不美！」

「我用的是新模特兒。」

「我知道，他們不好看。」

「你能肯定嗎？」

「毫無疑問，他們的樣子很蠢。」

「你是否認爲我……我應該避免這一點呢？」

「不可能—用了這種人做模特兒必然畫出蠢相來，他們都是誰？」

我告訴了他，盡可能的詳述，他即毫無心肝的用法語下個結論說：「這種人早就應該趕出門去！」

「你從未見過他們，這對夫妻實在好！」我爲他倆辯護起來。

「有啥好看！不過何以你的近作件件因之而失敗，這倒使我想要見見他們。」

「沒有人反對過他們，出版人也很欣賞。」

「你們個個都是笨驢，而出版人尤屬其中翹楚，光天化日之下，切勿幻想羣衆—尤其是出版商和編輯們—會有什麽鑑賞力，你應該爲着懂畫的人作畫，別爲那羣畜牲工作，你縱不願爲了自己而檢點行爲，還請看我薄面，你一向的奮鬪目標並沒有錯—可是諸如此類的荒謬舉動萬不容有。」我與何立談起「魯特蘭朗布賽」以及其餘可能亦將由我繪製插圖的小說。他告誡我必須攀返舟中，否則勢將沉溺海底，一席話充滿了警告色彩。

我何嘗不知情況危殆，可是並未對那兩位朋友遽下逐客之令，他們使我深感煩惱。唯其如此，我更不欲僅因憤怒之故便把他們犧牲了。回顧過去，我發覺他們已經滲入我的生活非淺，畫室裡差不多隨時可見他倆的踪影。他們總是不敢碍事的並肩坐在一張陳舊的靠牆絨凳上，彷彿宮廷客廳裡的一双耐心朝臣。我敢斷言在氣候最冷的幾週裡，他們之所以逗留不去者爲的是借牠取暖。此際他們的嶄新儀表不復輝煌燦爛，令人無法不感覺他們的可憫。全女士一到，他們隨即離開。當「魯特蘭朗布賽」的插圖工作積極進行後，全女士來得更勤。少校夫婦圓滑的表示根據他倆猜想全女士必係用來扮飾低級角色的。我未置一詞，因爲這本書就在畫室內，他倆正擬一闖，而實際上書中人物盡屬最上流階級，儘管傑克何立對我忠告有加，我仍偶爾用上他們一小時。如果辭退他們事屬必行的話，以後的機會儘多，且待嚴冬過去再談吧！何立亦已結識了他們，不時相遇爐邊。他認爲這對夫妻很滑稽。得悉何立是位畫家他們便去設法拉

攏，對他暗示自己之貨眞價實，而何立的視線則橫貫畫室，一若遙望數哩以外的人，這對夫婦是他深痛絕惡的同胞—這種人處處守舊，足登漆皮鞋，他們的聲息令人談笑中止，又與畫室何緣！畫室本係供人鍛練眼力之所，但是有誰能夠看穿一對滿貯華服的衣箱呢！

他們令人極感不便的是最初我總遮遮掩掩不敢透露已經起用那名富有藝術氣氛的男僕的消息。後來他們雖已願意客忍畫家的怪癖—寧捨高尙的蹙眉丈夫於不顧，偏去掇拾一名街頭流浪漢—惟仍未覺察我於斯人居然器重至此，他們一再見他擺着姿勢讓我畫，但總以爲他所代表的人物只是一名街頭樂丐，若干事情都是他們始料未及的—有一次，我將爲書中某一動人場面繪製插圖，圖中有個馬車伕，我竟擬以少校充任這個卑賤的角色，我一再排除此念，賣在不願意請他穿上那種制服，同時亦難替他找到一套合身的制服。到了冬末某日，我方以飽遭輕蔑的奧侖德作畫—奧侖德善解人意，我亦得心應手，與會淋漓—少校夫婦又不速而至。他倆隨着一陣空洞的社交笑聲(實際上可笑的事是越來越少了)像對來自鄉間的遠客似的跨入畫室。那種態度總會使我想到一對禮拜甫罷，穿過公園中途被人堅邀返寓午飯的夫婦。我的中飯已經吃過，但他們願意留以待茶—他們確實需要它。當時我畫興方濃，加以天光漸減，模特兒準備不易，實不欲讓熱情冷却，工作停頓，於是乎請問少校夫人願否代勞備茶。這項要求使她登時面紅如火，她對丈夫投了一瞥，彼此交換着無言的意見，双方僅只楞了一下，少校隨即恢復圓滑的笑容結束了尷尬的場面。我非但不會因爲他們的自尊心受損而見憐，反而受了一頓結結實實的教訓。兩夫婦一齊動手取出杯盤，擺上茶壺，不消說，他倆必然自感是在伺候我的僕人。準備停當後我說道：『請你給他一杯，他累了。』她捧了一杯茶送給奧侖德。他在接受時神態宛若以肘夾定便帽的赴宴紳士。

斯時，我明白少校夫人眞是迫於時勢勉爲其難而以高貴的態度完成了這樁憾事，實應予以補償，我每見她受了委屈總有不知如何補償之感。我絕不能爲着敷衍他們再做錯事了。他倆使我的作品身價大跌—如今責我非僅何立一人而已。我曾把大批爲『魯特蘭朗布賽』所作的插圖送給出版商看，結果得到了比較何立之言尤重的忠告。出版社的藝術顧問宣稱我的許多作品並非他們所企盼的，而在這批畫裡恰巧大部份有着少校夫婦的身影。事實擺在眼前，倘不迎合出版商心意，這種成績勢將使我儘失以後各書的機會。我急如星火的對着全女士日夕趕繪，非但公開提拔奧侖德爲插圖男主角，並且於少校某晨來詢是否須完成上週裡用他畫了一半的插圖人物時，面告我已改變初衷—我將改用我的男僕完成它。他

面如土色的對我木立凝視：『你認爲他會像位英國紳士嗎？』

沮喪，焦燥，並且急於想繼續工作，我於是勃然答道：『啊！親愛的少校，我總不能讓你毀了呵！』

這句話夠多麼使人難堪！但他只站了一會兒，便默默無言的離開畫室，我吁出一口長氣，決心從此永別，只是我迄今猶未明白告以自己現正面臨作品被拒的危機。他也似乎並未體會到這齣戲已經散場，彼此間的合作，徒勞無功，而且在藝術的欺騙氣氛下，即使是最體面之物也會被世人認爲不像樣。每念及此，我就不禁煩惱起來。

我雖未欠薪，他倆仍再光臨，三天之後，這對夫妻又在畫室裡露了面。這眞是可悲已極！他們顯然別無生路，他們獲悉了與今後各書無緣的惡耗，便黯然與我商量。若在這本書裡猶難爲用的話，那麼他們的用途就頗不易斷定了。因此重覩二人之初，我不得不將他們此行目的，設想爲禮貌上的道別，如此假定令我一時窃喜，猶期可藉忙碌爲由不與周旋敷衍，使其知難而退。我確實很忙，兩名模特兒一同擺着姿勢，我則爲着一幅意圖令之一鳴驚人的插圖孜孜不懈。圖中魯特蘭朗布賽正撥了一張椅子傍着琴前的亞田薇茜亞坐下來，向正在彈奏一支艱深樂曲的她傾訴表情，以前我也曾用全女士畫過彈琴女郎，她深知如何擺出詩意盎然的優美姿勢，我希望兩位模特兒能在該畫中相得益彰，而我的渺小意大利青年亦確令人滿意。這双男女神態生動，青春之輝與喝喝情話使得畫面嫵媚非常。我只消依樣臨摩便成佳品，兩位嘉賓旁立凝視，我則時自肩頭投以親切之一瞥。

他們對於我的親熱表示並無反應，而我亦習於與人默默相處，依舊繼續作畫，僅因未能如願遣退他們—雖則我仍承認他倆至少是理想的人物—而略感不適，驀地，少校夫人的聲音發自我的身畔或頭上：『我希望她的頭髮能夠弄得好看些。』我愕然仰視，只見她神情奇異的注視以背相向的全女士：『你不會介意我觸及尊髮吧？』我乍聽之下不由自主的跳起來，本能的想到她也許會趁機傷害敵手而暗自心驚。但她立以令人終身難忘的一瞥—但願我能描繪它—使我鎭靜下來，隨向模特兒坐處走去，她的聲音備極溫柔，一隻手撫在全女士肩上，躬身攀談。世故的全女士也就欣然同意，任她解開凌亂的髮髻，但見她双手忽忽穿插了幾下頓使全女士的頭部美麗倍昔，我平生從未見過比它更英勇的助人行徑，少校夫人長嘆一聲轉身移步，一面環顧四周似欲找事來做，最後她以高貴的謙卑態度俯身拾起一塊從畫箱裡面落出的骯髒破布。

少校也在那兒尋覓工作，當他步至畫室彼端發現早

餐用具杯盤狼藉猶未收拾時，揚聲說道：『大概，我對這件工作總還不致於毫無用處吧！』聲音裡含着壓抑不住的顫抖，我以尷尬的笑聲表示同意，其後十分鐘裡，我一邊作畫，一邊聽着磁器杯匙的清脆微響。少校夫人協助丈夫洗淨了我的粗劣餐具，安放停當，嗣又澤及我的小小碗櫥，事後我發現那些刀子和寥寥可數的碟子件件史無前例的光潔。當我體會到這件事蘊含的千言萬語後，眼前的圖畫糢糊起來—那幅畫已泳於淚水之中了。他倆自承失敗，但不肯接受命運。他倆在迷惘中對既不公平而殘酷的價值律低下了頭，但是他們不願餓死。如今我的僕人成了我的模特兒，而我的模特兒則可能降爲僕人。他倆與僕人互易地位，讓他們高踞畫壇扮飾着紳士淑女，換上自己供人驅使。唯有這樣，他倆仍可留在畫室中—他倆竟至以這種方式無言的苦苦哀求我勿加驅逐。『收留我們吧！』他們一定很想說出來：『隨便幹什麼全行。』

鉛筆自我指間滑落，畫興全消，我揮退了一對迷惘驚惶的模特兒，然後與少校夫婦單獨相對，捱了一段最不舒服的時光。他的祈求只有極其簡單的一句：『噯，姑且讓我們替你工作，好嗎？』我怎忍目覩他倆爲我洗穢除垢！但基於惻隱，我佯爲許諾的用了他們一星期，然後贈送了一筆錢遣去，從此未再相逢。之後，我終於獲得了另外幾本小說的插圖工作，但我友何立一再惋嘆蒙納克少校夫婦已經使我蒙受終身之害—使我的畫風步入了歧途。如果這是正確的批評，我也沒有後悔，因爲我甘心爲這段回憶付出去如許代價。

在學校裡，孩子們首先學習一課課的書，然後參加考試。當他們畢業以後進入艱苦的社會裡，他們首先碰到的是測驗，然後再一課課的學習。

× × ×

一位旅客開車子經過德國南部的一座小市鎮，他看到有一個一人樂隊在一家屋子前面的方場裡奏樂，奇怪的是這所屋子，門窗都是關得緊緊的，好像屋內沒有人居住的樣子，這位旅客等樂師奏完以後，便拍拍他的背。

「對不起，」他說：「我可以請問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嗎？」

「我是在給我們的市長慶祝奏樂，」那人的回答：「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就住在這所屋子裡。」

旅客依然感到迷惑，他又問道：「那麼爲什麼市長不到窗口來向你致謝呢？」

「當我在這裡奏樂的時候，怎麼可能到窗口去呢？」樂師不耐煩地說：「你希望我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嗎？」

窮困的經驗（上）

Stephen Crane 著
微之 譯

夜已深了，細雨濛濛，使人行道在無數的燈光下閃耀着藍黃和鋼青的色彩。一個年青人沒精打采地緩緩躑躅着，他把手深深地插在褲子口袋裡，向市區可以用幾個銅板租到一個舖位的地方走去。他穿着一套陳舊的襤褸的衣服，戴着一頂沾滿灰塵，邊簷破損的圓頂帽。這一些日子以來，他吃的都是流浪人所能吃到的東西，宿的是無家可歸者可能得到的宿處。這時候他已走到市政廳公園附近，他對小孩子們在路上偶然加在他身上的喊聲：「醉漢」和「流浪漢」，已完全無動於衷了，他已陷入最深沉的沮喪狀態中。

微雨濕透了他大衣上的舊天鵝絨領子，當瀝瀝的衣服緊貼着他的頸項時，他感覺到生命中已全然失却了歡樂。他環顧四周想找尋一個程度較高級的流浪漢，他也許可以跟他分享當前的悲哀，可是投射下來的顫慄燈光只照出了一排排空寂無人的長椅，在潮濕中發着閃光，顯示了它們後面的一片潮濕的草皮。這一切表示出它們的經常顧客在今晚已奔向另一處更好的地方了。只有一羣衣着很好的布洛克林人結伴着向橋頭走去。

年青人徘徊了一會兒，然後懶懶地提着脚步走出了公園。最後當他進入了一羣衣服式樣突然降級的人羣時，他感覺到安心了，好像他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鄉一樣。他開始找尋衣服襤褸的人來跟自己的襤褸比較。在凱

賽姆方場裡，有一批毫無目的的人在一些酒排間和寄宿所前游蕩，他們憂愁，忍耐地站在那裡，使人們想起活像是一羣在暴風雨中的小鷄。他走過去跟這些人排在一起，緩慢地轉身來讓自己在這大街的流浪生命中佔一席之地。

在這寒冷與風雨交加的夜霧中，車輛靜靜地行駛着兩條人流沿着人行道淨過，黑色的爛泥沾污了人行道，使每一双踐踏過的鞋子留下了斑痕。頂上的高架電車停站時發出了鐵輪磨擦的尖銳聲，它在那人腿般的樑柱上宛如一隻蹲踞在街市頂的巨蟹。在旁邊的小巷裡有些紫色和黑色的陰暗帷幔，昏暗的路燈照射在上面像刺繡着的花朵。

一家酒排間開設在街角上。門前貼着一張招貼紙，上面寫着：「今晚熱湯免費！」。酒排間的搖門像巨大的嘴唇般地來回開闔着，當它那驚人而不知饜足的食慾大口地吞下一直闖入的客人時，它發出了滿意的碰擊聲，從各方面過來的人們像迷信的異教徒慷慨犧牲般地踏進了這家酒店，它似乎正用難以描述的態度微笑着。

年青人受了這招貼紙的引誘，也讓自己被它吞了進去。一個酒保把一隻盛着黑色啤酒的高杯子放在櫃台上，在它那高峨的杯口上堆起了泡沫，高過了這年青人的圓帽頂。

「先生們，湯在那一邊，」酒保慇懃地說。一個衣服破爛的矮小黃種人和這位年青人握住他們的高杯子，很快地向餐櫃那邊走去，那裡有一個滿身油膩的大鬍子和氣地用湯勺在鍋子裡舀起了熱氣騰騰的湯給這兩位乞食者，在湯的上面浮着些象徵性的鷄塊。年青人啜着肉湯，感到了一絲溫暖，他向那位活像是祭壇上的牧師在主持工作般的大鬍子笑笑。「還要添一點嗎，先生？」他詢問着面前的兩位可憐蟲。那個矮小的黃種人用敏捷的動作表示接受，可是年青人却搖搖頭，跟着另一個人走了開去，那人的一身令人驚奇的襤褸裝束，使他希望那人能知道什麽地方有便宜的寄宿所。

在行人道上他招呼那衣服襤褸的人說：「嗨，你知道那裡有便宜的睡覺地方嗎？」

那人躊躇了一會兒，眼睛盯視着路旁。最後他向街道的另一個方向點點頭，「我就睡在那邊，」他說：「當我有點錢的時候。」

「要多少？」

「一毛錢。」

那年青人憂戚地搖搖頭。「對我來說還是太貴了。」

在這時候有一個穿着奇怪衣服的人搖搖擺擺地向他們走過來。那人已醉態可掬，有着一頭蓬鬆濃黑的頭髮和鬚髭，他的眼睛流露着邪惡的目光。從較近的距離看來，他那殘忍的嘴唇線條，似乎剛因得到了一些可憐的食物，便滿意地閉了起來。他的外貌很像是一個浸漬在罪惡裡，笨拙地完成了使命的刺客。

可是在這時候，他的音調却轉變得像一隻搖尾求寵的小狗。他用懇求般的眼色看看他們，然後開始哼着一首乞憐的小調。

「噯，先生們，你們肯施捨給可憐人一二個銅板，護我去租個床舖睡覺嗎？我已經有了五個銅板。再有兩個就可以租個床舖了。現在，說老實話，先生們，你們肯不肯給兩個銅板讓我租一個床位？現在，你們知道當一個受人尊敬的紳士交了厄運的時候，他的感覺怎麽樣，而我——」

那個襤褸的人用泰然的神色瞪視着頭頂上一輛架空車，用沒有表情的聲音打斷那人的話——「喔，去你的——」

可是年青人却用驚訝而帶着詢問的口氣回答着：「嗨，你一定是昏了頭啦！你爲什麽不挑一個看起來像是有錢的那一類人？」

這位刺客型的人物，用他那不穩定的腿蹣跚着，並且間歇地用手去抹擦他那鼻尖上並不存在的幻想中的東西，一面用很長的一篇話來解釋心理狀態。他的話聽起來是如此的奧妙，使人覺得實在不夠高明。

當那人講完了這個題目以後，年青人對他說道：

「讓我看看你的五分錢。」

這一句充滿着對他懷疑的話，使這位刺客型的人物顯露出醉漢的悲戚表情。在這極度悲痛的氣氛下，他開始摸索着他的衣服，他發紅的手顫抖着。不久他用非常悲哀的口氣宣佈着，好像他已洩露了秘密似的——「我只有四分錢」。

「四分，」年青人深思地說：「好吧，你聽着，我在這兒是陌生人，如果你能領我到你的便宜寄宿處去，我會給你付另外的三分錢。」

刺客型人物的態度立刻在高興中興奮起來了，他的鬍髭也在情緒的激動中震抖着。他一把抓住年青人的手來表達他的快樂和友誼。

「好極了，」他喊道：「如果你肯這樣做，那眞好極了，我敢說你眞他媽的是個好人，我會一生一世都記得你，眞是好極了，如果我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報答你——」他用醉漢的壯嚴神態說着：「好極了，我會好好的看待你，我要永遠記得你。」

年青人掙回了手，冷冷地看着這位刺客型的人物。「噢，這就行了，」他說：「你快領我到那裡去——所有你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刺客用感謝般的姿勢領導着年青人沿着黑暗的街道走去。最後他在一扉窄小破舊的門前停了下來。他莊嚴地舉起了手。「看這兒，」他說着，他的臉上有着一種深沉而古老的智慧激動，「我把你帶到這裡了，這是我要做的事，是嗎？如果這地方對你不合適，你用不着對我發脾氣，對不對？在這裡住也許會覺得不舒服，你會嗎？」

「不」，那年青人說。

刺客悲劇性地揮動着他的手臂，領先跨上傾斜的台階，他們在一邊走的時候，年青人掏出三分錢給那刺客。到台階頂上，有一個帶眼鏡的人透過門上的一個小洞看着他們，他收取了他們的錢，把他們的名字登記下來，然後迅速地領着這兩個人沿着昏黯的走廊走去。

年青人剛走了幾步，立刻就膽怯起來了，因爲從這所屋子的黑暗和隱秘的地方突然有一股奇怪和說不出的味道進入他的鼻子，像是一種有翅膀的惡毒疾病向他攻擊着。它有點像許多人緊緊地擠在一個小囚牢裡發出來的氣味；這是從幾百張發臭的嘴唇裡吐出來的呼吸；是上千悲慘景色的表現。

一個只穿着一件短小的黃褐色內衣的人正睡意昏昏地沿着走廊踱步。他擦擦他的眼睛，打了一個大呵欠，他詢問着時間。

「一點半。」

那個人又打了一個呵欠。他推開了門，在這一剎那間他的身形在朦朧黑暗的室內顯出了一個輪廓。當這扇門打開的時候，他們三個人正好走到門前，一股惡毒的氣味從裡面衝了出來，使得那個年青人不得不像碰到强烈暴

風似的掙扎着。

過了好一會兒，年青人的眼睛才勉强能在屋內的極度昏暗中看到一點東西，可是那個戴眼鏡的人却很熟練地領着他往前走。一會兒之後，他把那個一跛一拐的刺客型人物安頓在一張床舖上。他又把年青人領到一張靠窗安放着的床舖，他又指示給年青人，那兒有一架像墓碑似的兀立在床頭的高櫃子可以讓他放衣服，然後他就離開了。

年青人在床上坐了下來，望望他的四周。在這房間的遠處角落裡有一盞煤氣燈，燃着一朵小小的橙黃色火燄。使室內的各部份都產生了許外龐大混亂的黑影，只除了煤氣燈頂上的那一部份呈現着一片朦朧的灰色，當那年青人的眼睛漸漸習慣於室內的黑暗以後，他可以看清在屋子裡密密地舖放着的床舖，以及那些匍匐在床上，靜悄悄地像死人般躺着的人形，他們也像一條已經刺傷垂斃的魚，盡了最大的努力在喘氣和打鼾。

年青人把他的圓頂帽和他的鞋子脫下來放在他身旁的櫃子裡，然後用他的那件陳舊而熟悉的上衣蓋住肩膀，躺了下來。他又把一床毯子拖過來蓋住上衣的一部份。床舖的上面罩了一層皮革製的被單，冷得像正溶化的雪。年青人躺在這塊又冷又硬的床舖上禁不住瑟瑟地抖了好一會兒。不過現在他身上的寒冷却也給予他一種寧靜之感，他在這一段空閒的時間裡，轉過頭來注視着他同來的朋友，他隱約地看到這位灌飽了酒的人四肢伸展地躺在床上，正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大聲打着鼾。他那潮濕的頭髮和鬍髭在昏暗中發着閃光，他那酒槽鼻子所發出的黯淡光彩正像是濃霧中的一點紅光。

在年青人身旁只隔一手的距離的另一張舖位上躺着一個把黃色胸脯和肩膀露出在空氣裡的人。那人的整個身子都已躺在潮濕的混凝土地面上了，只有一隻手擱在床沿上。在他的濃黑眉毛下，可以看到那人的半睜開着的眼睛。在年青人看來似乎他已跟這一具像屍體般的人交換了長時間的凝視，而那人像是在用他的眼睛來威脅他。年青人畏懼地退縮了一下，從他的毯子角落裡偷覷着他的鄰居。那人整夜都沒有移動一下身子，只是靜靜地像屍體般的躺着，似乎在等候外科醫師的解剖。

縱目望去，滿室裡看到的都是些裸露着的棕褐色肢體，在黑暗中伸展着；高舉着膝頭，手臂長長地掛了下來，垂下了床沿。他們多數都像是沒有生氣的泥塑木彫像。由於在他們的床邊兀立着一具墓碑似的櫃子，使這裡看

起來更像是一片墓地，所不同的只是這一座特別墓地裡都是些暴露着的屍體。

不過偶然也可以看見這些肢體在幻想的夢魘中狂亂地搖動着，並且伴同着從喉頭裡發出的呼號，咒罵和咆哮。在昏暗的角落裡有一個傢伙，在他的睡夢裡大概是受了恐怖災禍的壓迫，突然他開始了冗長的啜泣，然後又轉變成獵犬的狂號，使這遍立着墓碑，僵臥着屍體的冰冷室內，遍佈了悲慘的回聲。

那一種從尖銳的高呼開始，到最後衰落成爲憂鬱嗚咽的聲音，表露出那人很可能在睡夢中遇到了恐怖殘忍的慘事。可是在這位年青人看來，這不僅只是人在惡夢中的驚怖尖呼聲，它們正吐露着這個房間和這房間裡所有人物的境遇，也就是代表著這羣顛沛流離者的控訴。這一切織入年青人的腦海裡，跟他所見的景象混合起來，像是龐大的黑色手指，在這些光裸着的軀體上旋捲，使年青人無法入睡，他只好躺在那裡，從他那貧瘠的經驗中爲這些人彫刻傳記。那一個躺在屋角上的人到時候就從他睡夢幻想中的悲痛裡吐出一絲哀號。

（未完待續）

史密斯帶了一位朋友來家吃晚飯，他太太在事先關照他，叫他不要向朋友提出請他喝白葡萄酒，因爲家裡已經沒有酒了。可是史密斯竟然忘記了。

「老朋友，你要喝一杯白葡萄酒嗎？」他說。

客人臉色變得很紅，吶吶地回答道，他從不喝這種酒。

「胡說，」史密斯道：「你說的不是眞話。試一下怎麼樣？」

「不，不，我實在不想喝，」他說着，臉色更紅得發紫了。

等客人走了以後，史密斯太太對她丈夫說：「爲什麼你老是提起白葡萄酒，我不是告訴了你，家裡已經沒有酒了嗎？我連連在桌子底下踢你的脚你都一點也不知道。」

史密斯瞪了她一眼，「好太太，」他說：「你踢的不是我呀！」

大地的狂熱

歐文斯著　山隱譯

廿八、諾言

他們從聖奧格斯汀搭火車到康特茲，再坐馬車回巴特森；賽薇當初離開巴特森時，恨不得一輩子不再回這個鬼地方；現在馬車穿過叢林，矗立的廢氣塔赫然在望，又使她升起一陣歸來的喜悅。

在卡林敦老家住了三個星期，也整整做了三個星期的苦工，卡林敦僱來許多木匠和工人修理房屋，開墾田地和建造籬笆，而她的任務是用肥皂水和抹布洗淨工人留下的一切泥濘和污穢。

祇有在晚飯過後，她才有功夫和卡林敦坐在走廊裡撩天，或是同在他的田地上散會步；他一面散步一面向她指點要在這裡造一座牛欄，那裡修一間馬廐，好像這片產業就是他唯一生活樂趣。

「我們將來要長住在這裡嗎？」她問。

「也許有這一天，但要等許多年之後，現在我還要忙着鑽井。」

這次從聖奧格斯汀回來，使她對卡林敦的性格更增了解；家庭背景造成他刻苦自勵，工作不懈。她決定遵照他的意志，盡自己的力量幫助他。但願他知道節制，因爲過度的工作也是一種浪費。

× × ×

卡林敦在家裡住了三天，去油槽量油和核對油帳，回來時氣得臉色發青。

「他們簡直是强盜。」他說

「誰？」

「油罐車量油的人。」

「我不懂。」

他在桌上攤開油帳本向她解釋：

「我們的油價是根據含水量計算的，油槽的底是四週凸中間凹，如果量油的人把量尺故意插進油槽中間，那麽量出的水就比實際含量多，這樣使我每天損失一百元。」

「怎麽辦呢？」

「祇有自己派人量油，但沒有可以信賴的人，薛美特和喬賽都不在這裡，我想……」

賽薇明知他說這話的意思—希望她自動負起這件工作。她心裡雖然生氣，但還是忍不住問：她是否可以幫忙？

「這到不壞，」他說：「巴特森現在的治安很好，油田工人不會跟你惹麻煩，來，讓我教你怎樣量油。」

她試了幾次，量得的結果令他非常滿意。

× × ×

她的腰身一天比一天粗，但每天還是照常在油槽爬上爬下的量油，人們看到她這副樣子，常會不平地說：

「象沒有權力這樣支使你，簡直把你當成一名工人。」

但她平靜地回答：「油田裡再沒有人像他那樣努力工作，他需要幫手，我情願幫助他。」

感恩節來到，卡林敦去路州勘尋油田未歸，賽薇獨自在家用罷早餐，她覺得自己的身子越來越重，爬油槽盡了全身的力量，再沒有精神燙衣服和打扮自己。等到平常的衣服穿不上身時，她就做了一件套頭的孕婦裝，又寬又大，像只麵粉口袋。

「泥濘的女人，」她自言自語：「現在他看到我這副樣子總該滿意了吧。」

卡林敦駕着一輛嶄新的車子回家，一眼看見她隆起的大肚子，笑着用手摸了摸問：

「我們的小鑽井工怎麽樣？」

「快出來鑽井了，」她也笑着回答。

「也許你應該停止量油，」他的表情變得嚴肅：「油槽很滑，跌傷了孩子可不是玩的。」

「還早，」她氣憤地說；恨他祇關心孩子而不關心自己；「到時候我會告訴你。」

過了幾天，他又去亨伯勘尋油田，答應她一定趕回家過節，但並沒有另找人接替她量油工作。

× × ×

聖誕節前夕，賽薇雖然累得要命，身子又重，但還是振起精神，把屋裡佈置了一下，又在粗木桌上舖了一塊細麻布桌單，放了兩付餐具。

天黑了，她點起蠟燭，坐待卡林敦歸來，搖曳的燭光，照耀着聖誕樹上的小銀星，顯得非常柔和如果能隔斷鑽機的隆隆聲，那就更有過節的意味了。

當卡林敦抵家時，看見滿屋變了樣子，站在走廊裡楞住了，她把門關好拉着他在火爐前坐下。

「今天是我們婚後第一次同渡聖誕夜，」她說：「應該好好慶祝一下。」

他們在餐桌邊坐下，談起去年聖誕節的情形。「我很想念念教師。」她突然說。

「我寧願出一百塊錢，祇要能看見他，」他說。

「你一毛錢都不必花，象，你祇要托人帶個口信說你要見他，他就會來的，」說到這裡，她發現卡林敦變了臉色，站起來走開。

「讓我們把飯吃完，」她說：「我今天祇吃過一頓早飯。」

他倆默默地吃飯，賽薇知道不該提起傳教師惹他生氣；但自己陷在油田裡受罪，懷了孩子還得做苦工，這份怨氣也驚夠了。

她等他吃完飯，實在忍不住了。

「你到底準備怎麼辦？」她問：「你跟我，難道在油田裡住一輩子嗎？」

「賽薇……」

「住口，你驅使你自己，你驅使我，根本忘掉家庭生活；你每天在外面奔走，回家也不肯休息，一腦門子祇是想着油，油，油……，」她降低聲音：「我知道你出身貧苦，一心要出人頭地，但你不能過份折磨自己和我……」

他不耐煩地打斷她的話：

「你有了我，一個家，和溫飽的生活，你還需要什麼？」

她忍不住無聲飲泣。

「問題就是我並未擁有你，」她說：「我求你不要再管油田的事，讓我們兩人在一起，替我們的孩子建立一個家，我不要他在油田裡生長，我受夠了這種可怕的生活，隨時擔心爆炸和火災……」

「但是我們現在不能停手，」他繃緊臉說：「我們剛剛踏上成功的路，難道你要我拋下一切？」

「那麼你還要我一個女人—忍受多久？幾個月？幾年？一輩子？」

「不會太久了，我想，」他說

她終於攤牌：「我決定在最短期間離開這裡，不管你跟不跟我一道，我一定要離開。」

「我很抱歉，」他說；聲音裡全無屈服的意思。

他改變話題，談起亨伯的情形，一切跡象很好，極有產油希望，也許他們可以搬到那裡居住。

她縮坐在火爐邊，不理他的一套。

他停止說話，站起來開門出去。當脚步聲消失後，她走到窗口探望，看他站在距離房屋不遠的路上，眺望林立的井架，脊背微俯，一副疲憊之態。

「油！」她厭惡地說：「油，工作，他祇懂得這兩件事。」

× × ×

聖誕節清晨，值夜班和下夜班的工人紛紛來到卡林敦家，賽薇招待他們吃飯，卡林敦替他們倒熱威士忌酒，一面談起亨伯油田情形。

「那兒距豪斯頓很近，如果鑽到油，豪斯頓就會立時繁榮起來。」

懷特從撒拉脫加來。

「你最近去過傑寧斯嗎？」他問卡林敦。

「前不久剛去過，帶了喬賽幾天忙。」

「你看到傳教師嗎？」懷特問。

卡林敦迅速瞥了懷特一眼。

「沒有，怎麼樣？」

「我低是記罪他。」

卡林敦岔開話題，談起亨伯的情形。

傍晚，卡林敦接到亨伯打來的告急電話，井上出了事，要他趕快前去。

「你要快些回來，」賽薇說：「我快生了，我不要我的孩子生在油田裡。」

卡林敦答應她一定趕回來，於是迅迅離去，累了一整天的她，沒來及脫衣服，就上床躺下了。

× × ×

沉重的皮鞋和叩門聲把她驚醒。

「卡太太？」

「你是誰？」

「我是傑克，副警長。」

「什麼事，傑克？」

「他們要你去一趟城裡。」

賽薇起身打開門。

「誰要我去？」

「我也不清楚，據說是吉祥奶奶手下的一個姑娘，請你趕快去。」

她披了一件斗篷，爬上馬車，夜霧迷濛，廢氣燃燒塔的火光顯得特別黯淡。

「現在是什麽時候？」她問。

「近午夜，」他說；催馬上路。

「我情你從未去過像吉祥奶奶家那種地方，」傑克說：「但是你不必害怕，她們聖誕節停業，而且有我保護你。」

馬車在凡寧街一座二層樓房前停止，吉祥奶奶站在門口等她，滿臉眼淚。

「是馬蓓兒要你來，」吉祥奶奶說：「她喝了石碳酸，毒性發作後，才吵着要人把你找來，那副樣子眞慘極了。」

「爲什麽要我？」

「她非常佩服你，你自己不知道，」吉祥奶奶說：「記得你上次去梭耳湖的事嗎？她非常難過，等你走了才放心。前些時你剛來巴特森，她也很着急，聽到你結了婚大爲高興，她佩服你吃苦耐勞，在油田工作……」

「她在那裡？」

「樓上，你身子這樣重，留神慢慢走。」

吉祥奶奶在前面領路，爬上樓，穿過狹窄的過道，走進一間敞着門的小房間，裡面站着幾個姑娘，有年青的，也有半老的，大家滿臉淚痕。

賽薇隨着吉祥奶奶走近床前，馬蓓兒躺在床上痛苦的呻吟掙扎，兩個面色蒼白的姑娘分站在床兩邊，一人捉住她的一隻手，設法用濕毛巾敷在她的前額。

賽薇看出她已瘦得不成模樣，這都是萬惡的油田害苦了她，

「馬蓓兒，」她輕聲叫喚：「馬蓓兒。」

她依然呻吟不止。

「馬蓓兒！」賽薇大聲叫喚，不知如何是好。

「太遲了！」一個姑娘說：「她已經失去神志。」

「請醫生沒有？」

「去請了，希望就會來。」

「等不及了，」另一個姑娘說：「她急於看見你，好像有話要跟你說，你跟她過去很熟嗎？」

賽薇淒然搖搖頭：

「馬蓓兒，我對不起你。」

她代替那個姑娘抓住馬蓓兒的手，用力按摩想使血液循環，又把毛巾打個結塞進她咬緊的牙關。

吉祥奶奶站在旁邊口裡不住嘮叨：

「她是一個好孩子，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姑娘。」她伸手撥開馬蓓兒的眼皮：「啊，老天，她已經沒救了，我們替她換上什麽衣服？」她問賽薇。

她從床下拉出一口衣箱，打開箱蓋。

「我希望她有一件白衣服，」吉祥奶奶低聲說；翻了半天，就是沒有白衣服。

「你是她的朋友，」吉祥奶奶向賽薇說：「你說換上那件衣服好？」

箱子裡祇有一套像樣的衣服，是紅色的緞袍，賽薇瞥了一眼躺在床上的馬蓓兒，感到一陣頭暈。

「紅的……」一句話沒說完，她就昏倒地上。

× × ×

卡林敦在亨伯一直等到噴氣危險消除，然後連夜搭火車趕回巴特森，一脚跨上台階，迎面看到吉祥奶奶，奇怪，她來這裡做什麽？他心想。

「賽薇？」他叫道。

「別叫，」吉祥奶奶說：「鄧醫生在陪着她，幸虧湊巧，她才昏倒，醫生就來了。」

「她昏倒？我……」

「你見過我，象，我是吉祥奶奶，昨晚我的一個姑娘馬蓓兒吞了石碳酸，臨死口裡叫喚卡太太的名字，她去看顯她，過度刺激昏倒，幸好杜醫生從撒拉脫加趕來，馬蓓兒已經無救，正好救治她……」

「吉祥奶奶？」屋裡響起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要去幫忙，」吉祥奶奶說：「你自己燒點咖啡吃，打發時間。」

「我能……」

「不行，這不是丈夫該管的事。」

吉祥奶奶推開他關上房門。

他轉身走出房外，在草原上往來踱步。

這一切出乎他的意料，他許下諾言，答應在她生孩前帶她離開油田，現在孩子提早到來，害她在缺乏醫藥設備的油田中飽受痛苦，他譴責自己不該去亨伯，他必須履行自己的諾言。

他不能再在草原上兜圈子，回到房屋前舉手叩門。

「等一下，」吉祥奶奶叫道。

他等了一會，於是聽見嬰兒的啼哭聲。

「感謝上帝，」他喃喃自語。

房門打開，吉祥奶奶伸出頭。

「你回來得太快了，」她悻悻地說：「再安靜地等一會。」

「賽薇，她？」

「她沒事，你得了一個胖兒子，現在再出去一會。」

這次卡林敦直向鑽台走去，順便監督工人工作，打發時間。但決定離開巴特森幾天，讓賽薇換換環境。

× × ×

杜醫生在門口遇見卡林敦。

「她平安無事，孩子非常健康，」杜醫生說。

「多謝你，醫生。」

「她還在睡，等醒了以後你再看她。」

卡林敦將手搭在杜醫生肩膀上：

「我今天要帶她搬出油田，我答應過她的，你說會不會有危險？」

杜醫生考慮了一會說：

「搬與不搬兩者都有危險，但我贊成搬去貝蒙特，如果發作產後病症，也好住醫院治療……」

「我決定搬，如果你願意跟我一車走，」卡林敦說。

杜醫生幫助卡林敦把賽薇抬上馬車，卡林敦爬上車伕座，杜醫生坐在他旁邊，吉祥奶奶則抱着孩子坐在車廂裡照顧賽薇，車尾栓着杜醫生的馬，馬車緩緩駛上凡寧街，卡林敦心裡好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害怕賽薇在路上不幸……。

× × ×

馬車平安到達貝蒙特醫院。一路上賽薇昏睡未醒，護士將她和孩子送入病房，卡林敦這才鬆了一口氣。

傍晚時，護士告訴卡林敦說賽薇已醒。卡林敦緊張地隨着護士走入病房。

賽薇躺在床上，孩子睡在她身邊；她看了一眼卡林敦又看了一眼孩子。

「你覺得他怎樣？」她低聲說。

「是個好孩子，」他伸手輕撫她的面頰：「我請你一定希望他將來出人頭地，做個重要人物—比如德州州長……，但我祇要他做一個好油人。」

她虛弱的掀唇微笑。

他把搬離油田的事告訴她，等他講完了，她問：

「我還要不要搬回去？」

「不，」他堅決地說：「我已經累你受夠了苦。」

當他他轉身離去時，她喚住他問：

「馬蓓兒怎麽樣了？」

「他們今早把她葬在草原裡。」

「穿什麽衣服？」

「那件紅的。」

「可憐的她。」

廿九、毀滅

在他兒子落地還不滿四十八小時，卡林敦再度離家去油田—先到傑寧斯，找喬賽同去亨伯，那塊地方發展極快，人手不夠，所以要喬賽前去幫忙。

等他再回貝蒙特時，孩子已經牙牙學語，賽薇舉着孩子要他叫「爸爸」。

「你準備帶我們到那處油田去住，象？再回巴特森嗎？」

他伸手摟住她說：「我說過再不去油田住家，你不相信我的話？」

他從口袋裡摸出兩張，其中一張是豪斯頓的房契。

「這不算是豪斯頓最好的房子，」他解釋說：「但比巴特森的房子至少强兩倍，我已經僱工人把它大修，如果你不喜歡，可以賣掉再買一座新的，我的幾個吃油飯的朋友都住在那裡，我想你也許願意和他們的太太做鄰居。」

「我會喜歡的，」她說：「在巴特森住過，搬到什麽地方都會滿意，我們什麽時候搬？」

「大約一個月後，我們可以住在雷斯旅館等搬家。」

「雷斯旅館？太豪華了，住得起嗎？」

「再好的旅館也住得起，我在亨伯運氣很好，買了許多油田。」

他剛才從口袋裡摸出的另一張紙，是豪斯頓銀行出具的一萬元存單。

「這是開給你的家用錢，」他說：「我通知銀行經常保持這個數目。」

她仔細審視這張存單，不敢相信眞可以憑此支款。

但還有一件更使她吃驚的事。

「我替你買了一輛汽車……」

「汽車？做什麽？」

「許多油人都有汽車，我們不能落伍。」

其實他心裡的話沒有說出來：他要收起舊日面目，打進豪斯頓的上流社會。

× × ×

遷入新居後，卡林敦好似變了一個人，每天早出晚歸，不再去遙遠的地區勘察，他繼續租購更多的土地，但祇是圍在一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亨伯。

炎夏來臨，來自北部的工人把家眷送往涼爽的地方，然後也辭工回去歇夏，豪斯頓復歸平靜，採油業務陷入停頓，卡林敦不懂人們爲什麽會因天氣而離開工作，不管天熱、天冷、下雨或乾旱，他的鑽機永遠保持鑽進。

他恢復緊張的生活，當別人回家休息時，他白天黑夜留在井上，產量必須維持，他不能失去最有利的機會，賽薇開始煩惱，孩子正長牙，酷熱的天氣增加他的痛苦。

「我們能不能也去涼爽的地方住上些時？」她問。

「等到十月裡好嗎？」他說：「我帶你去歐洲，如果新井產油，我們就有足夠的錢環遊世界。」

× × ×

一天早上，卡林敦獨自在家，接到喬賽打來的電話：新井突然噴油，噴得如此猛烈，以致井口控制閥無法關

閉。

「她是一口最大的井，」電話裡傳來喬賽激動的聲音：「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井，至少有十幾萬桶，你最快什麽時候可以來？」

「下一班火車，」卡林敦說：「如果不出意外。」

賽薇去教堂做禮拜，保姆帶着孩子在草地上嬉戲，卡林敦留了一個口信給賽薇，抱起孩子吻了一下，就匆匆乘馬車去車站。

一路上心裡在想：油管已經接好，輸油到儲槽應該沒有問題，喬賽電話中沒有提到噴氣，沒有氣就不會有危險；……每天產量十萬桶，這是亨伯最大的井，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井。

在車站他聽見一個黑人站員叫喚他的名字。

「電話，卡林敦先生。」

又是喬賽打來的：

「我眞不願意意告訴你，象，井起火了，一個冒失鬼丟下一根火柴，我從沒見過這樣大的火，誰也沒有辦法，你最好趕快來！」

「一小時內一定到，」卡林敦說。

× × ×

喬賽坐馬車到車站接他，卡林敦爬上馬車，在喬賽身旁坐下，喬賽放韁揚鞭，馬車直向濃烟滾滾的井場而去。

「情形怎樣？」卡林敦問。

「糟透了，壓力太大，我們用盡方法，都不能控制火勢。」

「用過什麽方法？」卡林敦問。

「什麽都用到了—水，蒸汽；溫度太高，我們沒有辦法靠近。」

馬車駛近油井，祗見半空中升起赤紅的火燄，看熱鬧的人遠遠圍成一圈，但臉上和身上仍被火灼得發燙，喬

賽的話不錯，這眞是畢生難見的大火。

喬賽召集工人在樹蔭下集合，卡敦林伸手跟他們每一個人握手。

「我們一定得救滅這場火，」卡林敦說：「我出一百元獎金一個人，誰願意跟我去？」

一名工人走出行列，他說：

「我受不了這個高熱。」說完轉身離去。

其餘工人站着不動，叫卡林敦解釋救火辦法。

「我們可以試用在巴特森救火的方法，推着鋼板前進，後面用水和蒸汽澆淋鋼板，我們要添裝幾個鍋爐。」

他回頭命令喬賽：「救火祗要八個人，其餘的人叫他們裝鍋爐和打水。」

隔了一會他又告訴喬賽：「我已經派人去找薛羊特，救這場火生手辦不了。」

× × ×

下午工人搬來鍋爐，連夜趕工按裝，卡林敦不讓工人偷懶一分鐘，自己當然比工人做得格外賣勁。

他換上救火衣和高統鞋，滿臉鬍子和油泥，手臂和腿膝上的污泥結成硬塊，但他好似全然不覺，不停地掘土圍堵火勢蔓延。

「他永遠不會累，」工人們竊竊私語。

第二天下午，鍋爐按裝完畢，開始點火燒蒸汽，大鋼板也用架子裝好，用火車從豪斯頓運到。

「今天晚上來不及試了，」卡林敦說。

油人，記者和看熱鬧的男女聞言大爲失望。

「你明天一定試嗎？」他們問。

「當然。」

卡林敦躺在馬車上睡了一夜。

× × ×

賽薇初聽到火燒消息並不吃驚，油田起火是常事，在梭尖和巴特森都曾發生過，油田起火祇是開始的時候危險，過此以後，救火的人祇要小心謹慎，很少會受到傷害，何況卡林敦已曾經歷過許多次油井大火。

當天晚上不見卡林敦歸來，次日一大早賽薇寄了一封信到巴特森詢問，下午又打了一個電話到亨伯火車站，站長告訴她：

「卡林敦先生已經收到你的信，我請他是沒有時間回你電話，火場距車站三哩，據說火還沒有救熄。」

「你可不可以帶個信給卡先生？」賽薇問：「叫他回家休息一下。」

× × ×

薛美特清晨趕到，卡林敦叫他負責鍋爐，供應高壓蒸汽。

卡林敦召集工人。

「我決不要求你們做我所不能做的工作，」他告訴他們：「喬賽，讓我們先去看一看井口控制閥。」

他和喬賽並排站在鋼板後面，另兩個工人用水和蒸汽隨後掩護。卡林敦一聲令下，兩人推着鋼板一吋一吋地前進，高壓蒸汽的嘶嘶聲刺耳欲聾，噴得他們混身透濕。水氣和烟霧遮斷他們的視線，卡林敦祇有憑借地面的管線爲標誌，緩慢而小心地向前推進。

速度奇緩，一分鐘賽過一點鐘；當他們最後接近井口時，溫度太高，水和蒸汽力量太弱。卡林敦放下鋼板，將手伸向控制閥，相距尚有五呎，但手指上已經燙起了泡。

「回去！」他叫道：「讓我們回去！」

兩個人拉着鋼板緩緩後退，掩護的人繼續用水和蒸汽噴射。

退回鍋爐附近時，卡林敦舀了一桶冷水澆頭，消消火氣。

「我夠不到，」他說：「我儘量伸長手，但還是夠不到。」

大家非常洩氣，但誰也想不出辦法。

「讓我想想看，」卡林敦說：「你們現在去休息一會，鍋爐不要熄火。」

工人們紛紛找樹蔭地方躺下休息，卡林敦坐着不動，仔細觀察火勢，看了一會，居然看出苗頭，他發現不時

有風將火柱吹向一邊，露出一個缺口，救火人可能由此進入，逼近井口。

中午時，卡林敦想出新辦法；他知道午後有一陣穩定的風自海灣吹來！力量足夠將火柱吹向一邊，可以用一面鋼板先阻住火勢，另由三組人推着三面鋼板衝進去封閉井口。

他叫醒工人，把計劃告知他們；這個辦法非常冒險，但他們同意試試看，於是大家先吃飽飯，然後燒起蒸汽。

卡林敦又想起一個辦法—這個辦法未曾目睹但却聽人說過；就是用汽笛代替噴嘴，雖然聲音刺耳，但噴出的蒸汽更强也更集中。

卡林敦敦忙喬賽把汽笛裝上蛇管，試了一下，果然較噴嘴有效。

時近黃昏，鍋爐已燒至最高壓力，大家圍聚在一起，萬事俱備，祇欠海風。

薛美特在鍋爐邊迎上卡林敦。

「我不贊成派工人深入火場，」薛美特說。

「我不是派工人去，而是領着他們一道去，」卡林敦板緊臉說：「我決不要求別人做我所不能做的工作。」

他將手扶上薛美特的肩膀又接着說：「你見過比這口更好的井嗎？」

「沒有。」

「我也沒有，所以我才要這樣做。」

傍晚時開始起海風，風勢由弱轉强，將火柱吹向北邊。

「是時候啦，」卡林敦告知推鋼板的工人。

他和喬賽將手插進爛泥，然後推着鋼板領頭前進，另三面鋼板和掩護的人隨後跟上。

當井口的高熱使人幾乎不能忍受時，他遲疑地退後一步，但一想到油井，立即咬緊牙關，邁步向前。

烟霧和水氣使他看不見身旁的喬賽，祇覺得鋼板推進好似受到牽制，但他不能退後，繼續前進，於是感到身旁的牽制消失，兩人合力前進，世界上再沒有一個夥伴好過喬賽，但顯他們能忍受高熱，蒸汽和吵死人的汽笛聲……。

他們終於漸漸逼近地底的噴火孔，井口控制閥和管線已被火燒得不成模樣，卡林敦估計距離，再走幾步就可以推鋼板蓋住井口。

風勢突然轉小，火燄向回飛撲。

喬賽拋下鋼板，一把抱住卡林敦的肩膀。

「快出去！啊，天哪！快出去！風……」

卡林敦怒地向喬賽叫道：

「犧牲這口井？不，決不，抓緊鋼板。」

他感到鋼板繼續推進，好喬賽，亦夠朋友！

他計算距離。一個手式，兩人同時推鋼板壓蓋井口。

一股烈燄撲向他們，卡林敦祇覺得胸脯一陣火熱。

× × ×

賽薇不見卡林敦回家，又得不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必然親自救火，深入火場，她決定要阻止他，就是全世界的油也不值當冒這個險。

她急忙搭火車趕赴亨伯，才出車站，就看到濃烟蔽天，汽笛聲刺耳欲聾，她在巴特森會聽過這聲音，知道它代表什麼意思。

「趕快，」她央求馬車伕：「你能不能再快一點？」

車伕揮動皮鞭，馬車如飛疾駛，刺耳的汽笛聲突然靜止。

當馬車駛近擁擠的人羣時，賽薇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已看出來得太晚，她跳下馬車，奔向人羣：

「他在那兒？象在那兒？」

薛美特扶着她走出人羣。

「我不願意告訴你，象死了……」

「不，不……」

「他死了，和喬賽一起死在火中，我很難過。」

薛美特領着她走進工具室，讓她在象的椅子裡坐下，然後把事情發生經過告訴她。

「我應該早些趕來，」她哭着說：「我應該阻止他，」

「你來也沒有用。」薛美特說：「沒有人能阻止他—爲這口井！」

賽薇知道薛美特說得對，沒有人能阻止他，一股內在的力量驅使他如此。薛美特企圖安慰她，向她叙述卡林敦當時的勇敢行爲；但她知道那不祇是勇敢，而是一種狂熱。

黑夜降臨，迫使他們迅速料理善後，薛美特安排將屍體運往豪斯頓，他又打了一個電報到聖奧格斯汀，通知準備將象的屍體葬入卡氏墳場，他又派了一名守衛留守火場，等待再度撲救。

然後他陪同賽薇坐上馬車，她的臉和手被燭天的火光映得通紅。

「還有什麼事我能效勞嗎？」

「傳教師在那裡？我要見他一面。」

「我聽說他還在保寧斯。」

「請替我帶個信給他，說我要他來一趟。」

× × ×

卡林敦的屍體運回聖奧格斯汀卡氏墳場安葬，賽薇站在墳前，傾聽牧師祈禱：願卡林敦的靈魂永遠安息。

她心中一直盤旋着一個問題：爲什麼？爲什麼力量驅使他無止無休？

當送葬的人離去後，她和孩子留在卡林敦老家暫住幾天，她問自己：未來的歲月，究將何去何從？她痛恨油、油田和一切關於油的回憶。

她在卡林敦的土地上徘徊，她知道必須回到這裡，接管他遺下的產業，他生活在夢想中，她要使夢想成爲事實，這一切不是爲自己，而是爲了他和他的孩子。

× × ×

一天下午，傳教師來了；賽薇在窗口看見他沿着公路走來，連忙跑到門口去接他。

「我儘快趕來，」他說：「我在路州得到消息就一直趕來，」說到這裡，他停口注視她的臉，於是又接着說：「我眞高興你叫人找我來，象的死使我一生從未感到過這樣傷心。」

她回報他的凝視，他上了年紀，但容貌並未改變。

「他非常需要你，」她說：「我知道他曾發脾氣趕走你，但他非常需要你，我聽他提過許多次：寧願花一百塊見你一面。」

他們同走向墳場，在墓前站了一會，誰也不說話，因爲無話可說。

晚飯後，他們坐在走廊上，賽薇提出埋藏內心已久的問題：「爲什麽？」

「油沒有燒死他，」傳教師說：「是他自己燒死自己，一位預言家曾警告過我們，但我沒有力量勸阻他，他是一個好人，我和他一同來到油田，我想你也許知道這事；我們一同穿越叢林，」說到這裡，他發出微笑，於是繼續回憶：「他當時赤着脚，我們一直在一起，直到他變了性情，他要求太多，不是你，不是我，甚至也不是油。」

「我知道，但我還是不懂爲什麽……」

「我們不會懂的，一個人無法了解另一個人的意志。」

暮色籠罩大地，他打破沉默：

「你需要我幫忙嗎？」

「不。」

「如果你需要我幫忙，我可以留在這裡。」

「不必了，但我非常感謝你來看我。」

「那麽我就走了，有一班夜車從聖奧格斯汀開出。你也許還沒聽說，他們在路州靠海邊的地方發現油田，我的幾個朋友都已經去了，我想我也該早點去。」

他起身和她握手。

「我開車送你去車站。」

「不，我喜歡步行，我的時間多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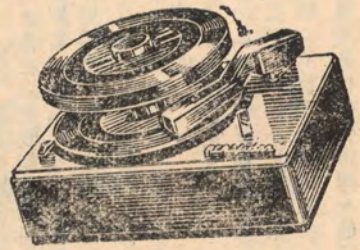
她向他道別，站在走廊裡目送他的背影消失。

（全書完）

名曲唱片

拾穗

介紹「高忠實度與立體聲」—拾穗即將出版之新譯叢



「拾穗」在三年前百期紀念時出版了一本「Hi—Fi譚叢」，書出後不數月即被讀者爭購一空，成爲「拾穗」叢譯中最受歡迎的一種。部份向隅讀者曾一再來函請求再版，編者因鑒於原書資料仍然有欠完整，而且Hi-Fi之進步極速，變化一日千里，如果不能充分補足新資料，則再版將失去其價值。於是一面搜集資料一面着手編寫再版本。而三年中Hi—Fi由統一唱片特性始，進而立體錄音機出現，單音槽立體聲唱片試驗成功，四音軌立體錄音帶問世……，進步之快，變化之多，實在使人目不暇給。再版的「Hi—Fi譚叢」中這些新的資料全部補充了進去，全書增至二十餘章，同時爲求切合內容，書名也改爲「高忠實度與立體聲」，其中補充的資料有第一章的概述，使讀者對何謂Hi—Fi能有一較完整的概念。第四五章增列最新及立體用之唱機與自動換片機。第七章中增加對立體唱頭之介紹，第八章唱片唱針之保養增加一倍資料。十四章中介紹幾種新式的特殊喇叭，有靜電式，離子雲式，電暈式等。錄音機部份增加立體錄音機，錄音機及錄音帶之使用及保養等。此外尚增加有立體唱片之誕生，各種不同之立體音響系統，立體音響與室內之佈置法，書後並附贈測速盤一只，可供讀者校正唱機速度之用。這是自由中國唯一一本最完整介紹Hi—Fi與立體聲的書籍，最合一般愛好音樂而又不願深究電子學者之參考用。現再版已出書。

蕭邦：E短調第一鋼琴協奏曲

鋼琴：波里尼 Maurizio Pollini

指揮：克萊斯基 Paul Kletzki

樂隊：Philharmonia 交響樂隊

廠號：Capitol SG—7241 立體

波里尼爲一極年青之意大利鋼琴家，現年尙不及十九歲，他在這裡的演奏有令人難以致信的表現。而蕭邦在寫作這首協奏曲時，也只不過二十歲，二人可謂旗鼓相當。波里尼曾在最近於華沙舉行的國際蕭邦作品競賽中獲得首獎，他將蕭邦的氣質予以表露無遺，在近代的鋼琴家中是頗爲罕見的，尤其是這樣年青的樂人，更是難能可貴。他和克萊斯基以及Philharmonia樂隊完成了一個極其美麗而和協的合作，其中充滿了生命力而不曾絲毫損及原作的詩意，尤其是慢樂章，氣質極佳，色彩美妙，實可稱爲本年度最優異的一張協奏曲唱片。克萊斯基爲一原籍波蘭之大指揮，對於祖國的作曲家蕭邦自然其有更深刻的認識。他在這裡既能造成應有的振奮，也能適洽的配合了獨奏者的作風。Philharmonia交響樂隊演奏極爲華麗。這張唱片僅有立體錄音，立體的效果極佳。

×　×　×

普可貴耶夫：第五交響曲

指揮：奧曼地 Eugene Ormandy

樂隊：費城交響樂隊 Philadelphia Orch

廠號：Columbia ML—5260（立體 MS—6004）

普可貴耶夫第五交響曲的首次演奏，係在一九四五年，地點爲莫斯科，由普氏親自擔任指揮。他稱這首交響曲爲：「一首描寫人類靈魂的交響曲。」樂評家謂：「普可貴耶夫的第五交響曲，與他的前四首作品均不同，它使人憶起瑪勒所說的話：『寫作一首交響曲，對我而言等於創造一個世界。』雖然第五交響曲是一首純音樂，且普可貴耶夫也一再聲稱它並無任何標題，他僅謂：『係一首關於人類靈魂的交響曲。』」

普氏的第五交響曲與第四交響曲之間相隔有十四年之久，第四完成於一九三〇年，係爲慶祝波士頓交響樂隊五十週年紀念而作，但於當年十一月初次演奏後，波士頓音樂界的反應極爲冷淡。普氏對此頗爲痛心，因而在七年後寫成了「彼德與狼」，作爲無言的諷刺，但這首作品立時就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第五交響曲首次在美國公演的時間，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時二次大戰方結束。「關於人類靈魂的交響曲」對我們有着特殊的含意，世界方自渡過它的黑暗時期，普可貴耶夫的這首交響曲，令我們感覺到它反映出了我們這一時代的苦難，就像悲多汶的「英雄」反映出他那一時代的苦難一樣。而普氏的第五也無異是他的「英雄」交響曲，也是在接受着戰爭的洗禮情況下而寫成的。這首作品是人類靈魂的掙扎與渴望的反應，在第一樂章中是騷動不安，第二樂章是强烈的諷刺。在慢樂章中是緊張與悲劇性的音樂，最後一章顯出隱約獲得了希

望的氣氛，但其中則仍然潛伏着對戰爭的恐怖。

這首交響曲的唱片有七八張之多，以奧曼地所指揮的一張爲最佳。他指揮下的一四兩樂章有極優異的成積，將原曲中所含的悲劇成份表露無餘。費城交響樂隊的演奏極佳，錄音良好。

×　×　×

舒伯特：降B調第五交響曲

B短調第八交響曲（未完成交響曲）

C長調第九交響曲

指揮：華爾特 Bruno Walter

樂隊：哥倫比亞交響樂隊 Columbic Sym. Orch

紐約交響樂隊 New York Phil. Sym. Orch

廠號：Columbia MS—618（立體 十二吋二張）

售價：美金十一・九六元

一般人多半只知舒伯特寫過一首未完成交響曲，而實際上他最偉大的交響曲作品並非是未完成交響曲，而是一首C長調第九交響曲，有時也稱之爲第七交響曲。依作品的次序而排，它完成於第八也就是未完成交響曲之後，故應列爲第九，但若以出版日期而論，則它又早於第八，因而也可稱之爲第七或第九，它有一個名稱，後人稱它爲「偉大的C長調交響曲」，是永遠不會變的。舒伯特於一八二八年完成此曲後不久便告逝世，生前並未聽過此曲演奏。

華爾特曾兩度灌錄舒伯特的第八及第九二交響曲，且均爲不朽之作。現於晚年再度重錄，其作風更爲柔和，抒情而又豪放戲劇性。欣賞十五年前他所指揮的第九交響曲的人，對於這張偉大的新作品將更會歡迎。華爾特在這裡指揮的速度較過去緩慢甚多，費時五十二分十秒，使舒伯特這首極其長大的作品不屈不撓的具有無比動力，無異這是一首偉大作品的偉大演奏。

第五第八二交響曲，華爾特也有極其優越的表現，第五交響曲的演奏極爲可愛。第八交響曲則演奏更爲强烈有力。二者的速度也較過去爲慢。第五第九係一臨時組成之樂隊所演奏，這些樂師們大部份爲近年來追隨華爾特從事錄音者，樂隊無法給予一適當名稱，故只好以唱片公司「哥倫比亞」稱之。「未完成交響曲」則爲上季華爾特任紐約交響樂隊客席指揮時所錄，二樂隊均能表達出指揮之要求，錄音清晰而醇厚，實爲不可多得之傑作。

×　×　×

悲多芬：F短調鋼琴奏鳴曲（熱情）

降A調鋼琴奏鳴曲（送葬進行曲）

鋼琴：雷特 Sviatoslav Richter

廠號：RCA Victor LM-2545（立體LSC—2545）

悲多芬一共作過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其中最有名者爲「悲愴」、「月光」、「華倫斯坦」，「熱情」等。熱情奏鳴曲作於一八〇四年，正當悲多芬創作的顚峯。它的一、三兩樂章中顯示出了强烈的情感衝突。中間第二樂章則趨向於較輸快的境地。雷特的演奏表現出他的獨特作風，使每一個音符都具有它的含意，由始至終彼此之間全都具有關聯。轉調的過程，連接用的樂句，都不再是塡充空擋的過門，它們也和音樂整個溶成了一體。演奏是令人驚奇的。

送葬進行曲則不如前者，變奏樂章相當做作，但結尾仍然極爲動人。勝利公司的錄音相當良好。

× × ×

有人出了很大的價錢買了一隻名貴的金絲雀。可是當他回家以後却發現金絲雀的一脚是跛的。他於是憤憤地把牠送回店去要求解釋。

「可是，我的朋友，」店主安閒地詢問道：「你要買的是歌唱家呢，還是舞蹈家？」

× × ×

太太對丈夫發牢騷道：「我今天跟瓊斯太太在街上對面走過去，可是她居然不跟我說話。」

「那可怪了，」她丈夫問道：「你昨天不是對我說過，你不打算再跟她說話了嗎？」

「就是這點才使我生氣，」太太回答道：「因爲我還沒有機會不跟她說話，她就已經不跟我說話了。」

× × ×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位大闊佬到教堂去向上帝訴述他遭遇到的一些困難：他所有的幾口油井產油量減少了百分之二，他所有的幾百萬頭牛約有百分之一生了小病，此外在他那龐大的牧場一角上有點兒旱災。

當他在禱告的時候，聽到鄰座上的啜泣聲，他聽到一個老太婆在向上帝訴窮挨餓。他於是掏出一千元的支票，塞在老太婆的手裡。

「拿去吧，」他說：「別在這裡用這些雞零狗碎的事情向上帝嚕囌了。」

西書評介

納粹帝國興亡史

細雨

原名：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作者：William L. Shirer
出版者：美國 Simon and Schuster
出版年份：一九六〇年
頁數：一千二百五十頁
定價：美金十元（臺灣有影印本，價新臺幣八十元）。

（一）「第三帝國」名稱的由來

如依照本書原名直譯，則書名應爲：「第三帝國興亡史」。但因一般讀者，對於「第三帝國」這一名稱，頗有陌生之感，所以不如將書名譯成「納粹帝國興亡史」。如此，則非但切合原意，而且能使讀者一目了然，不致因「第三帝國」一詞之費解，而減低此書對讀者之吸引力。

其實，所謂「第三帝國」，乃是德意志國土內，第三次權力大集中的一個象徵性的名詞。在西歷紀元八世

紀以前，德意志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名稱。在這一個區域裡面，散居着日耳曼民族的各部落，而尚無統一的國家形態。至西歷八〇〇年，「法蘭根」(Franken)部落的卡爾大帝(Karl des Grossen)，統一各部落，並蒙神聖羅馬帝國，策封爲神聖羅馬帝國所屬之德意志皇帝，這也就是英美歷史學家所稱之查理曼大帝，他所統治之德意志帝國，也就是德意志國土內所組成的「第一帝國」。西歷一五二〇年以後，由於宗教革命之興起。德意志各邦，重又分裂，且又引起歐洲歷史上有名之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直至西歷一八七一年，各邦方始在普魯士邦統治之下，結合而再成爲一個統一的帝國，尊普魯士王威廉一世爲德意志皇帝。此即歷史學家所稱之「第二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受到了割地賠款的痛苦，人心思變，於是「威瑪共和」(Weimar Republic)便應運而生。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以後，由於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威瑪共和政府」的弱點，全部暴露，德國境內的失業人數，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之間，已超過了六百萬人。這些情形，終於使納粹黨領袖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成爲德意志的總理。自此以後，納粹黨即逐漸得勢，進而至於造成一黨專政的局面。

德國巴代利亞邦(Bavaria)中的慕尼黑及紐倫堡二地，是納粹黨的發源地及大本營。在納粹全盛時期，每年九月初，紐倫堡必有納粹黨員的盛大遊行。屆時，人們可以在市面上買到一種紀念明信片，上面印有弗列特里克大帝，卑斯麥，興登堡和希特勒的半身像，並註有如下的說明文字：「大帝征服，公爵建立，元帥防禦，兵士拯救並統一」。此處所謂兵士，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爲伍長的希特勒。當時，這位士兵，不僅被崇拜成德意志的救主及統一者，並被視爲歐洲歷史上，以往英雄人物的承繼人，如：創立第一帝國的查理曼大帝，以及於一八七一年，建成德意志第二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這兩個帝國，在過去的歐洲歷史中，都曾放出過燦爛的光輝。於是，依照納粹黨自我宣傳的說法，這個恢復德意志過去光榮的納粹德國，便應順理成章地命名爲德意志國土上的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Reich一字，原係德文「帝國」之意，用在德文書籍上，當然毫無問題。後來Reich一字，用成習慣，甚至連英文書籍上，也以德文Reich一字，來代替英文的Empire了。

(二) 本書在歐美暢銷的原因

「納粹帝國興亡史」於去年秋季出版後，即風行一

時，成爲最暢銷書之一。美國時代雜誌，根據統計結果，將其列爲非說部暢銷書籍之第一位，直至今年此刻，依然保持第一位之記錄。

本書受人歡迎而暢銷的原因如下：

第一，是由於該書對於研究納粹德國所急欲求得解答的兩個問題，有了圓滿的答覆。這兩個問題就是：納粹組織爲何而誕生？以及納粹組織如何誕生？

要回答這兩個問題，並不是一樁簡單的事情，因爲納粹時代的德國，是最不容易理解的。這是一個神秘莫測而又披着基督教文化外衣的黑暗時代。他們培養野蠻的精神，以消滅每一點溫情的人道主義。

至於德國人民，爲何能在希特勒統治之下，並無多大怨言，甘心忍受極權政治的束縛，這亦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而，本書對於上述數點，均有正確的答案。這是本書有價值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是由於本書搜羅史料之廣博，及敘述各項細節之詳盡。

回溯過去的歷史，我們可以知道，任何一個大帝國，都不如德意志第三帝國那樣，給歷史家們留下如此浩瀚的史料。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德國崩潰得過份迅速，致使希特勒無暇焚毀全部重要文件。於是，有關德意志第三帝國的興亡史料，便十分完整地被保存起來，並由本書作者謝瑞爾(William L. Shirer)，花費了五年半的時間，整理及分析各項資料文件。這些史料中，包括納粹領袖及集中營受監禁人的證詞；納粹官員日記；秘密會議記錄；軍事命令；私人函札，以及所有納粹征服世界的陰謀文件……等等。

第三，是由於作者謝瑞爾本人曾在德國生活多年，對於德國的歷史文化和一切民情風俗，都非常熟悉而又有興趣。他自一九二五年起，便開始注意及報導納粹組織的活動。此外，有關希特勒個人生活及羅曼史，獄中生活，他在獄中所著的「我的奮鬪」(Mein Kampf)，他對戰爭的狂熱，以及他如何毀滅了他所熱愛的德國，都有詳細的敘述與評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本書中，能以明顯的筆調，澈底地透露出希特勒原有的野心和企圖。在「我的奮鬪」一書中，希特勒曾寫着如下的一段：

「僅僅祇要求恢復疆界至一九一四年時的情況，是政治上的一個大錯誤，同時也是不合邏輯的，我們德國人的命運和目標，是要解決法國，中止繼續向人多地少的南方和西方去擴展，而要把我們的眼光，更放遠到東鄰的廣大地區去。這個廣大的帝國，已經爛熟得不堪一擊。因此，我們德國非但要取得權利上所規定的領土，

而且更要取得我們優秀民族在擴展中所需要的一切」（納粹領袖們，曾互相指出，在必要時，可以將二千萬至三千萬的俄國人餓死，以便利德國民族的擴展）。

「我的奮鬪」一書，不僅喊出了希特勒對於無限止擴張領土的要求，而且它還說明：爲着要達到這個目的，德國必須處在一個集權制度與一些「負責的領導人物」統治之下，至於最後的行動決定，則必須取決於最高領袖一人。這一點說明，就包含着絕對獨裁的觀念，而此一觀念之得以深入德國人民之內心，就全靠在國內施以鎮壓或贏得人民之喝彩，並以德國之光榮前途的遠景，來要求全德國人民的一致擁護。這個遠景的主要部份，就是征服歐洲——或許，甚至於稱霸全世界。

對於這一點，謝瑞爾非但看透了希特勒的野心，而且還追本溯源地找出了希特勒此項野心的哲學根源。

誠然，德國曾產生過西方世界中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詩人，音樂家，如萊布尼茲，康德，勒新，哥德，席勒，巴哈，貝多芬等，但在十九世紀普魯士勃興時期中，影響德國文化及思想的重要人士，却是費希特，黑格爾，脫萊許克（Treitschke），尼采，華格納，戈比諾（Gobineau）以及休斯頓•張伯倫（Houston S. Chamberlain）。

一八〇七年，拿破侖擊敗普魯士以後，費希特在柏林大學，發表其有名的「告德意志國民書」，以鼓勵德國人民，使其勿因拿破侖之威力，而喪失德國人民的自尊心。他認爲拉丁民族及猶太人乃是頹廢的種族。只有德國人才有再生與復興的可能。他又認爲德國的文字最純粹又最原始，所以這一個新興而純粹的民族，將要開闢一個歷史的新紀元。希特勒拜讀了費希特的作品之後，就將這些思想，都吸收在他的「我的奮鬪」一書中。

一八一四年，費希特去世。他的柏林大學哲學講座的位置，便由黑格爾接替。黑格爾贊譽國家爲人類生活最高的表現，這種强烈的國家主義的觀念，遂爲俾斯麥的第二帝國及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造成良好的基礎。

再後的一位柏林大學教授，便是脫萊許克（Treitschke）。他從一八七四年起，到一八九六年爲止，一直在柏林大學，任歷史學教授。他所主持的講座，經常吸引熱烈的聽衆。有時，德國參謀本部的官員，也參加在學生之中聽講。所以他在當時的德國思想界中，影響極大，甚至及於日後的威廉二世及希特勒。脫萊許克認爲國家的觀念，就已包括戰爭的觀念，因爲國家的本質便是權力。

至於尼采之攻擊民主與議會，主張權力，贊譽戰爭，預言將會出現統治世界的優秀種族及超人等，均爲納粹思想，預先舖築了一條很好的道路。

對於納粹思想有極大影響力量的另外一位，是音樂家華格納。希特勒曾經這樣說過：「誰想了解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就必須先了解華格納」。但是華格納的眞正影響納粹思想的部份，倒不是他的政治主張，而是他那有輝煌成就的歌劇。他的歌劇中，含有古日耳曼民族的英雄神話，原始部落禮法，命運的意識，愛及生命的光彩等。這些內容，可以鼓舞起近代德國人的英雄意識和世界觀。這正是希特勒及納粹黨所最歡迎的東西。

華格納思想的淵源，則來自兩位偏激的哲學思想家，一位是法國的戈比諾，另外一位就是英國的休士頓•張伯倫。所以，這兩位國外哲學家，對德國的思想界及第三帝國的誕生，也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力量。

戈比諾的名著是「種族不平等論集」。他認爲德國人是阿利安族中最優越的種族。他在書中這樣寫着：「阿利安日耳曼人是最强大的動物……他所想的，所說的及所欲的每一件事，都有極大的重要性」。

張伯倫於一八九九年出版了「十九世紀的基礎」一書。他認爲種族乃是人類文明的重要基礎，也可以說是人類歷史的鎖鑰。他並認爲日耳曼種族有極優越傳統。該書出版以後，張伯倫在德國的聲名大噪，威廉二世且曾邀請張伯倫至波茨坦皇宮相見，傾談甚歡。

上述種種，均係希特勒思想的歷史背景及哲學根源。因此，當希特勒大權在握以後，便採取了最殘暴及最冷酷的行動，制壓個人自由，推行殘忍的奴工制度，設立奴工營，並殺戮戰俘及集體屠殺猶太人。

（三）對本書的總評及內容簡介

謝瑞爾的這部巨著，除了將納粹德國的思想根源，作了一番深入的探測以外，即對於其他一切有關納粹德國的大小事件，亦無不詳盡敘述，毫不遺漏。

從該書第一卷希特勒之崛起及第一章德意志第三帝國之誕生起，謝瑞爾的如椽之筆，細心地繼續作如下的描述：納粹黨之誕生，威瑪政府的內部分裂，啤酒廳政變，威瑪共和的末日，納粹當政，納粹外交的開始，猶太人的厄運，文明的災刼，走向戰爭，進佔萊茵省，肅清陸軍中的異己份子，合併奧國，强吞捷克，一直到瘋狂地進攻波蘭。在上述一連串的事件中，謝瑞爾是用最親切及最客觀的態度來處理這些史料。

最值得贊譽的，恐怕還是謝瑞爾在本書中的一項特殊成就，那就是他能以科學的考證方法，將當時舉世對於德國的謎樣猜測的許多神秘事件，加以澄清。譬如說路道爾夫•赫斯（Rudolf Hess）事件。赫斯是一個溫和而略帶神經質的人，他在當時的確需要和平，而於一九四

一年，親自駕了飛機，降落到英國去埋求和平。

謝瑞爾又將另外一個傳說，作了一次澈底的澄清工作，那就是在大戰爆發以前，一部份德國將領，曾有反叛希特勒的企圖。關於這一點，謝瑞爾認爲無此可能，因爲希特勒之能掌握大權，最初就是由於陸軍的擁護。納粹當政以後，希特勒努力擴張軍隊，採購武器，他命令陸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自十萬增至三十萬。次年四月一日，他又公開下令徵兵，並廢止凡爾塞和約的軍事限制，海空軍方面，也同樣奉令擴充。希特勒並鼓勵當時的德國化工業托辣斯「染料工業聯盟」(I.G. Farben)，研究製造出近代戰爭中最不可缺的兩種物資：汽油與橡膠。這兩種物資，德國一向是由國外輸入，但研究成功後，則汽油與橡膠二項，均可以由煤爲原料，以人工的方法來合成製造。於是，德國的海陸空三軍，都呈現出生氣勃勃，精神煥發的氣象，很願意接受納粹政府的控制。甚至於當希特勒採取血腥的整肅，派人謀殺威瑪共和政府的最後一任總理許萊歇爾將軍(General von Schleicher)，以及後來希特勒又假借罪名，將陸軍總司令傅里區將軍(General von Fritsch)免職的時候，軍方也沒有多大的怨言。此後。希特勒合併奧國，以及一九四〇年發動閃電戰時，陸軍更沉湎於希特勒勒所說的使德國的軍隊稱霸於歐洲的迷夢。

此外，本書作者謝瑞爾，又成功地否認了有關當時德國的兩個傳說。第一個傳說，認爲希特勒之進攻挪威，破壞其中立的狀態，是因爲恐怕英國的軍隊，先去佔據挪威，所以就使希特勒不得不搶先一步，以免爲英國所乘。事實上，當時德國所顧忌的，是三百萬人的法國軍隊，而不怕僅有十二師人的英國軍隊；第二個傳說，認爲希特勒故意讓英國軍隊，從敦克爾刻撤退，亦經謝瑞爾加以證明，與事實不符。

最後，還有一個極關重要的傳說亦經謝瑞爾加以駁斥。這一個傳說，認爲盟軍要求德國作無條件的投降，反使德軍人人抱必死之心，以至於戰至最後，方始停止。根據當時的情勢判斷，無論如何，希特勒必將戰至最後一局，而且與當時的德國作有條件的談判，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這部巨大的「納粹帝國興亡史」，雖然卷帙浩繁，但由於謝瑞爾的細心處理，所以內中毫無矛盾或不能呼應之處，可稱無懈可擊。該書對於各種資料之不偏不倚，平均採取，使各種事件之描述，輕重適宜，尤爲本書之特色。譬如：可怕的集中營故事與猶太人的處決；以及納粹內部的秘密與外交政策；或蘇尼黑時代的納粹組織與德俄互不侵犯協定，以及第二次大戰中所有偉大及可怖之戰場實錄，均一一詳述無遺。

對於這樣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凡是稍爲留心世界大勢及對一般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人，都將以一種先睹爲快的情緒來仔細欣賞它。

(完)

新書出版

序曲，音詩和管絃小品

生命的奇蹟

——拾穗音樂叢書又一巨著

全書三百餘頁

塑膠七彩封面

每冊定價二十元

——達爾文的自然世界

擷取科學精華

勝讀長篇大牘

每冊定價六元

右列兩書已經出版爲優待拾穗讀者照原價七折付款請交各地郵局「二五八七」劃撥戶小額郵票十足通用

名書推介

有人以不能生育延續生命而憂

有人爲子女衆多生活重壓而苦

何以不孕

本書爲本省產婦科權威喻景瑞醫師精心鉅著全書二十餘萬言闡述何以不孕及何以受孕之理論與方法吾人如欲調節生育締造愉快的人生樂園不可不讀此書

每冊定價十五元

拾穗讀者七折優待

款付「二五八七」郵政劃撥帳戶小額郵票十足通用

◉拾穗是贈送親友同學最佳的禮物◉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書名	定價	訂戶優待價
波城世家	24.00	16.80
薔綺表姐	12.00	8.40
滄海珠淚	4.00	2.80
春閨夢裡人	7.00	4.90
西洋歌劇的故事	18.00	12.60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5.00	3.50
交響樂的故事	20.00	14.00
玫瑰紋身	8.00	5.60
鋁的故事	6.00	4.20
白衣女郎	25.00	17.50
黑猫刼	9.00	6.30
慘劇的預演	5.00	3.50
糖的故事	6.00	4.20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7.00	4.90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	7.00	4.90
我們的地球	12.00	8.40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12.00	8.40
我們的朋友原子	5.00	3.50
西德總理阿德諾傳	25.00	17.50
朱門恩怨	25.00	17.50
盲者之歌	25.00	17.50
交響樂曲談叢	6.00	4.20
生命的奇蹟	6.00	4.20
序曲音詩管絃小品	20.00	14.00
南太平洋故事	20.00	14.00

訂閱拾穗月刊：　全年十二期五十六元　半年六期三十元

（國外每期另加郵費四元）

◉拾穗是自由中國發行最廣的雜誌◉

中國石油公司

嘉義溶劑廠

榮譽貢獻

石油化學新產品問世

（苯）—是一種用途最廣的化學原料，可用以製造最優良的塑膠，人造橡皮，酚，清淨劑，殺蟲劑等。

（甲）（苯）—是化學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用以製造人造泡沫樹膠，炸藥，塑膠，氨苯，苯甲醇，防腐劑，對位酞酸等。

（粗）（二）（甲）（苯）—是一種優良的溶劑，可從鄰位及對位二甲苯出發轉製聚酯樹脂和達克龍等。

（冰）（醋）（酸）—專利方法製成之有機酸，除供調味及食品加工方面使用外，工業方面爲染織，塑膠，藥品，香料，化工溶劑，凝固劑，脫水劑，軟化劑等製造所必需之原料。

（正）（巳）（烷）—國產提油溶劑，品質符合國際標準，價格比外貨便宜。

工業界人士如對以上五種新產品有興趣，欲獲得詳細資料，請逕函臺北市中國石油公司營業處或嘉義市民生路嘉義溶劑廠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甲)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乙)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丙)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丁)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臺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號之二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一) 代理現代化工學廠之外國購治權利專利之法方造製。

(二) 代理現代工學廠之建裝實驗工場以供製造之法方改良品質品產。

(三) 代理現有設備之更新建壞。

(四) 代辦工程作業之申請援美及分析資料等。

(五) 代理現代化工學廠之作業計劃、工程、裝安、試運輸等。

(六) 代理自動控制各項儀器儀表及統系之設計。

(七) 代辦裝安設備之項目等。

(八) 代辦裝安設備之項目（包括儲油設備及管油設備等）。

(九) 代辦工業用酵母菌細之養培及供應。

(十) 代辦重件裝安工程。

(十一) 代辦各種油石產品之分析及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前路館71號公司有限股份油石國中
技術組　高雄市高雄煉油廠

如查詢美國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 Corporation)各種產品之性能，規格，價格，或其他資料等，請逕洽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處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

電話：二五六三四——二五六三七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新臺幣六元正